刘夏/编著

上海滩风云人物

流氓大亨黄金荣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本书讲述黄金荣从崛起到衰落过程中的一个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曲折、波澜、变化中的上海滩。他的发迹史和发财史与重重黑幕密切相关，他凭借黑色财经活动和手中掌握的权势紧密结合，闯出一条商战之路。他依靠着权钱交易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是黑道商战捞取外财的“样板工程”。他的黑道人生和黑色商业帝国充满了神秘色彩和血腥味，同时又带有传奇性。


ISBN 978-7-5074-2380-8

定价：29.60元

www.citypress.cn

上海滩风云人物

流氓大亨黄金荣

刘夏／编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氓大亨黄金荣/刘夏编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74-2380-8

Ⅰ.①流… Ⅱ.①刘… Ⅲ.①黄金荣（1867～1953）=-传记 Ⅳ.①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2870号

责任编辑	张惠平
封面设计	久品轩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63421417　63400635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建工印刷厂
字　　数	318 千字　　印张 20
开　　本	787×1092（毫米）1/16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60 元

前 言

流氓大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十里洋场上海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一跃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流氓大亨"！

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青帮大亨黄金荣。黄金荣（1868 — 1953），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

黄金荣（1868—1953），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

黄金荣生逢乱世，却能够左右逢源。他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

门徒，扩展势力，欺压民众。由一个上海滩的瘪三变为一个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名人”。1927年，他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但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比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的“大”字辈还高。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

黄金荣在法巡捕房效力三十多年，直到近60岁时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民国36年，黄金荣80寿辰，蒋介石以及许多国民党大员都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

黄金荣活到85岁，他所经历的一生，正是中国由日渐瓦解的传统政体向新的体制过渡的时代，那是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近代帮会的首领，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转变其思想观念，但至少从现实利益考虑。他最终选择了与新政权合作，平安地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历程。

在他的万千徒众里，既有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流氓大亨，也有蒋介石、戴笠这样的“党国”要人。在他交往的人物里，有孙中山，也有黎元洪，还有当时的许多军阀。黄金荣支持过辛亥革命，破获过宋教仁被刺案，除掉过袁世凯的爪牙，逮捕过陈独秀，拒绝过日伪征招。他一生涉足毒、赌、嫖、盗、抢，一辈子“赚银子睡女人”，最后又写下了悔过书向人民认罪。

在租界洋场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黄金荣从崛起、发展到衰落，映衬着民国历史的传奇。这既是租界洋场冒险家乐园的一个例证，又是近代上海城市成长中活力与无序交互作用的结果。

纵观黄金荣驰骋上海滩的七十余年中，他的发迹史和发财史与重重黑幕密切相关。他的黑色财经活动和手中掌握的权势紧密结合，闯出一条黑色商战之路。他靠着权钱交易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是黑道商战捞取外财的“样板工程”。他的黑道人生和黑色商业帝国充满了神秘色彩和血腥味，同时又带有传奇性。

本书选取了黄金荣崛起、发展到衰落过程中的一个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曲折、波澜、变化中的民国历史。阅读本书，你将会看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神秘事件和黑社会的各种敲诈手段，从中领略一下当年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目 录

第十三章 “四一二”屠杀上海工人

第十四章 人虽退休势未减

第十五章 黄金荣霸占“大世界”

第十六章 绝不出山做汉奸

第十七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十八章 黄金荣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
黄金荣的捕快身世


旧上海景象

黄家一门，祖上没有出过什么名人，至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起，始有起色。黄金荣父亲黄炳泉年轻时任余姚县衙门的捕快。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刑事警察。作为衙役的公人，尽管地位要比一般老百姓强一些，但仍然算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黄炳泉因侦破过几个案件而在当地小有名气，曾升为江苏提标候补守备。黄金荣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也算是“世代从警”了。

一、父亲做捕快

黄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祖上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人物，要说黄金荣的身世，只能从他的祖父开始。

黄金荣的祖父是余姚衙门的衙役。当时衙门都有“三班”衙役，即“快班”、“皂班”和“壮班”。黄金荣的爷爷，在余姚衙门的“皂班”里当差役。“皂班”分“皂”与“隶”两种差事，“皂”是专管打板子、上夹棍之类执行刑罚的差

役；“隶”是站堂、喊道和听杂差使的差役。在三班衙役中，“皂”班的衙役地位最低，外快最少，上班时间最长又最不自由，算是衙役里的苦差事。而黄金荣的爷爷又是“皂班”里最不起眼的小脚色。他干了三十多年衙役，伺候的官老爷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官老爷们，有的善于溜须拍马因而升官发财，有的受到上司排挤而离职远调，有的贪污受贿引发民怨而锒铛入狱，正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老爷们发财了，黄金荣的爷爷沾不上光，官老爷们走了，黄金荣的爷爷仍然做他的差事。他站班一辈子，直腰变驼背，吼道上万次，喉咙也叫哑，来去送公文，腿脚也跑断。可怜他只能眼睁睁看别人油水捞足，风头出尽，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俗话说，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老天爷不发苦命人的财也没办法。就在黄金荣的祖父绝望的时候，没想到居然时来运转了。就在他又一次送走旧官，迎来新官的时候，这位新官不知道为什么看中了他，把他从“皂班”调到“快班”里，当上了“捕快”！这真好比是天上掉馅饼，地上出黄金。尽管同是衙役，“捕快”可是威风多了，暗地里也有油水可捞。黄金荣的爷爷越来越弯的腰板如今突然挺直了，猥猥琐琐的样子如今也好像没有了。他带着几个新手，正准备大干一番，报上司知遇之恩，可惜“苦命人到不了甜处”，他只当了一年，忽然就生了重病。这一下，万丈雄心转眼成灰，他害怕好不容易到手的差使会被别人抢走，就苦苦求告，要求老爷让自己的儿子黄炳泉接替他的位子。新官也心生恻隐之心，就准许了他的请求，于是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一步登天，做了捕快。

这个黄炳泉，要比他父亲机灵多了。他也读过几年私塾。父亲本来是“望子成龙”，希望儿子“一举成名”，长大后也像自己伺候的那些老爷一样，做个威风凛凛的官。但黄炳泉实在没有读书的天分，加上他看到自己的塾师，当初也是熟读四书五经，指望当官，结果屡考不中，又无钱捐官，熬到胡子一大把，头发变花白，最后只能做了“孩子王”，天天与几个小孩子讨力气，还整天“之乎者也”的一派穷酸气，惹人发笑。黄炳泉也就没有了读书之心。黄炳泉小时候常跟父亲去衙门。但他不喜欢父亲那个木头人似的工作，就那样在公堂上直挺挺呆立一两个时辰，烦都烦死了，连打板子也轮不到。黄炳泉最爱到“快班”里去听捕快们吹牛谈天，吹嘘他们如何侦查凶手，如何捉拿案犯，如何敲诈百姓。越听越入迷，恨不得自己立刻成为捕快，干一番大事业。一来二去，他读书是越读越没劲，几年之后，干脆不再受那“之乎者也”的罪了。

黄炳泉成年后，父亲处处托人为他谋事，但黄炳泉总以种种借口推托。他一心想做捕快，一有空就去衙门，或者到茶楼酒肆去接触三教九流，或者熟门熟路地摸遍整个余姚县的街头巷尾，就是不干正经事。这样混了几年，居然天遂人愿，父亲因病告退，自己如愿以偿。

还别说，黄炳泉天生是个做捕快的料，进衙门后，他靠着自己的聪明机灵，不出3年，做出了很多成绩，居然有了小小名气，成为余姚衙门“三班”中的小辈英雄。

第四年刚过立春，苏州府又出了件大案。有一位富绅家里失窃了几件价值连城的古董。吴县衙门派出捕快四处侦查，毫无结果。正在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际，有人推荐余姚县的黄炳泉，说他是破案能手，请来准能一举奏功。知府特地派人把黄炳泉请到苏州。黄炳泉也真不愧为好手，他带领得力捕快，经过种种曲折，很快就追回了古董，为苏州府立下大功。

黄炳泉是如何破获这件重案的呢？我们从头说起。

苏州城里有条富贵街，富贵街有个著名的常家大院。常家的祖先几代做过大官，才给后人留下这个气势森严的常家大院，大院里金银财宝无数。现任宅主名叫常宝卿，既不出去做官，也不愿做事，只是爱好古玩。也幸亏祖上留给他的金山银山，他才能够不用努力就享受锦衣玉食。

常宝卿到处收集稀有珠玉古玩，名人书画等等。为了保存这些宝贝，他在自己宅内建造了一间藏宝密室。整间密室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铁门铁窗，非常牢固，连苍蝇也钻不进去。密室的钥匙只有他自己掌管，密室也只有他自己能进。常宝卿每次进入密室时，还要把密室的门反锁起来，独自在里面玩赏。

常宝卿的密室里别的宝贝且不说，最值钱的是他祖先遗留下来的三件至宝。这三件价值连城的至宝是一件玉佛手、一件翡翠如意和一幅赵孟頫的立轴。常宝卿对它们爱如性命，每过几天，就要进去把玩一番。

这一天，常宝卿又启锁到密室内观赏自己的宝贝。像往常一样，他先逐一玩赏其他宝物，最后才把玩三件至宝。这时他才发现，那三件宝贝不见了！

常宝卿头脑“嗡”的一声，浑身一阵酥软，一屁股就瘫坐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清醒过来，扶着墙，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出密室，锁上门，报案去了。

由于常宝卿财大气粗，尽管不做官，却与苏州府尹称兄道弟。他这一报官，

大小官员不敢怠慢，纷纷前来勘察，但勘察来勘察去，一点蛛丝马迹都未寻着。

因为这件案子的确是匪夷所思。我们前面说过，这间密室的门户都十分牢固，密室的钥匙，也天天挂在常宝卿的腰间，日夜不离。而且密室的门也并非是打开锁便能开启的，还必须按准密码才能打得开。这些密码，常宝卿是默默记在心里，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可现在，门锁没坏，墙也没破，一切都原封未动，三件宝贝却不见了，到底怎么作的案，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出来。

常宝卿失窃案发生了将近一个月，苏州府上上下下费尽了心机，想尽了办法，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找到。苏州知府平日里受了常宝卿的许多好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自己出力的时候，却一点忙都帮不上，自觉心里有愧。何况窃案就发生在自己的治下，破不了案，也是颜面无光。可是手下的人，平日搜刮地皮个个神通广大、聪明绝顶；对付百姓人人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面对这个案子，却是人人草包，个个饭桶。

就在知府长吁短叹之时，有人推荐了黄炳泉。本来知府大人也不相信黄炳泉这个年轻人有多大能耐。无非就是在县里破了几个小案子，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就把他吹嘘起来。面对现在这样的大案，他未必能行。但既然府衙里无人可用了，让黄炳泉试试也未尝不可。于是一纸公文，调黄炳泉来苏州府。

恰好黄炳泉出门办案刚刚回来，得知此令，连气也没有顾上喘一口，立即赶到苏州府衙门报到，接手此案。

黄炳泉领了委帖和腰牌，穿上制服，带几个弟兄，轻装简从，来到常宝卿家，面呈衙门复查公文，然后独自与常宝卿进入密室。两人在密室内整整一天，黄炳泉弄清楚了密室装置。另外，对常家的情况也做了了解。出了密室，黄炳泉立即让常宝卿唤出两个人带走。这带走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家人，一个是女佣。他们都在常家多年，年纪已经不小。这两个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直吓得浑身哆嗦，连路都走不成了。来到衙门，又看到黑黝黝的刑具，阴森森的刑房，更是魂飞天外，全身筛成一堆糠了。

黄炳泉把二人叫进内室，说："我叫你们来，不是治罪。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不必害怕。今天叫你们来此，不为别的，就是要询问询问你们主人家的情况。你们实话实说就行。"黄炳泉好言劝慰，这两人方放下心来。于是黄炳泉就问起了常家的情况。还特别详细询问常家各个男仆女佣的姓名、籍贯、雇佣日期等等。

黄炳泉问道："你家主人近几年有没有雇过临时短佣？"

"年前，小奶奶生了一个小少爷，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刘嫂来做奶妈，孩子断奶后，刘嫂想辞回，主人因她做事本分利落，很喜欢她，便不让辞回，没有想到，前不久，她突然得急病死了，我家主人还送了她家人不少银子呢。"

黄炳泉又问："这刘嫂是谁介绍来的？"

"王婆婆。"

"这王婆婆为人如何？"

"王婆婆很会为人，上上下下都说她好，主人家很看重她。"

待到问完情况，已是傍晚时分。黄炳泉就叫这两人回到常家，并再三叮嘱他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不得与任何人诉说，如若他人问起为什么到衙门，就说是常老爷指派来衙门做活。

次日，黄炳泉暗派捕快，悄悄打听到刘嫂的棺木埋在何处，又派得力女捕快，妆扮成乡妇模样监视王婆婆。黄炳泉又亲自去见常宝卿，问："上次我来查看密室时，看到你拨号，这号如此复杂，你难道不会忘记？忘记了怎么办？"

常宝卿说："为防忘记，我有一张表，把拨号顺序记在上面，就放在书房抽屉的隔层里，有时忘了，就拿此表对照开启。"

"那刘嫂生前来过你的书房吗？"

"来过。"

黄炳泉心里有数了，不再问什么，立即回到衙门。不久，查找刘嫂棺木的捕快来报，刘嫂的尸棺不见了。然后，化装成乡妇的女捕快也来报，说王婆婆形迹可疑，她有个叫翠姑的干女儿常来走动，行动鬼祟。

黄炳泉即刻下令：逮捕王婆婆！

捕快们立即到王婆婆家，将其缉拿在案。开始自然是一推三六九，但毕竟年纪大了，经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得供出实情，说自己只是牵线人物，并不知实情。

黄炳泉厉声问道："你的干女儿翠姑是什么人？"

"翠姑是帮内人物，翠姑的姘夫是帮首，但不知他姓啥名甚。"

"你见过翠姑的姘夫吗？"

"见过一面。"

"他多大年纪，什么样子？"

"这人身材高大，五十左右年纪，满脸胡须，说话声音洪亮。喏，样子就

和这个人有点相似。”王婆婆指着黄炳泉旁边一个捕快说道。

“翠姑住在哪里？”

“东大街西门里。”

黄炳泉不敢怠慢，立即亲率十余名得力捕快，来到翠姑家，先包围院子，然后自己带人翻墙而人，将翠姑捉拿，并在她家搜出一部分赃物。

当夜，黄炳泉张灯夜审，翠姑不比王婆婆，坚不开口。把翠姑拖到刑房，各种刑具试过一遍，却仍然无效。软硬不吃，这可怎么办？黄炳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出去布置一番后，命人把翠姑拖到另一间房里，指着壁角里一个黑乎乎的人说道：“你的骈夫已经招供，你咬牙硬顶，白白受皮肉之苦，又有什么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招了吧！”

壁角里那人在阴暗不明的灯光里转过头来，只见他满脸是血，声音也变哑。口内嗡嗡发出声来：“我们既然已被捉拿，那也是天意如此。不如招认了吧，何必受皮肉之苦？”

翠姑虽然诡计多端，却没有想到黄炳泉施出的偷梁换柱这一招，自以为黄炳泉什么都已经掌握了。既然窝巢已破，姘夫已捉，那就实话实说吧。

于是，翠姑就把盗窃过程及藏宝地点等等，一一招供出来。

黄炳泉立即带人，将该盗帮帮首姚烈和窝藏的赃物，一并缉拿归案。至此，此案终于人赃俱获，真相大白。

这个案子，做的很巧妙，所以才难住了很多人。那么到底是如何做的呢？

盗帮帮首姚烈是此案的主事者，他作案无数，从来都是计划周密，谋定后动，所以从来没有翻过船。常宝卿秘藏的奇异珍宝，姚烈早有觊觎之心，但常宝卿家地处闹事之区，深宅大院，仆人众多。硬抢自然不行。常家密室，墙固锁键，以往的偷盗方法也很难奏效。但放弃实在又舍不得。

经过周密考虑，姚烈决定采取内线打人的智取方式。采用这种方式，需要同伙密切配合，还要有得力人选。好在帮中男女兼备，文武齐全，而且加上平时训练有素，各有专长，这时派上了用场。

刘嫂在该团伙中经过几年培训，是个胆大心细、慎于处事的得力干将。她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宁愿置亲生孩子于不顾，立誓效忠帮规。

盗帮由翠姑出面，重金买通了王婆婆，把刘嫂引入常家。刘嫂进入常家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赢得常家上下一致称誉，常宅主人对她没有了戒心，使她很容易地弄到常宅密室的密号顺序表。她又趁着王婆婆来常府之际，将

密号表口述于王婆婆。

王婆婆又来到翠姑处，将此事告诉了翠姑，翠姑急忙去通报帮首姚烈。

于是在晚上，姚烈亲自出马，扮作一个卖夜宵的小贩，来到王婆婆家。到了子夜时分，姚烈来到常宅，刘嫂早已等候。于是，两人进入常宅密室前，刘嫂手擎袖珍灯，姚烈用万能钥匙开启门锁，又在灯下拨转号码，随手一推，终于把门打开。

两人进入密室，在袖珍灯照明下，只见各种奇珍异宝，光彩夺目，就如同龙王的水晶宫一般。两人都是识货之人，摸摸这件，看看那件，喜的是心花怒放，摸的是爱不释手。

他们不像一般窃贼那样，面对财宝混了头脑。他们深恐携带不便，露了马脚，只选了最有价值的三件，带在身上，然后把密室门关上，把密号弄乱，径自走了。

隔了两天，王婆婆又来到常宅串门，用暗号通知刘嫂夜半出来。到了夜半，刘嫂来到王婆婆家，翠姑正在等候。翠姑便把一杯茶推到刘嫂面前，刘嫂不知里面有毒，端起便喝，喝完之后，略谈几句，便回到常宅。

刘嫂回到常宅，腹部突然剧痛起来，立时满地乱滚，额上豆粒般的汗珠直往下淌。还没等唤来郎中，已经一命呜呼，暴死在地。

刘嫂夜半暴毙，有人急告常宝卿夫妇，待他们来到房内时，刘嫂已暴死多时。常宝卿命仆佣们将其移到宅后，并告诉王婆婆，叫她的亲属速来认领尸体。

王婆婆早就在家等待冯姑姑的死讯，听到常家派人报丧，便带着一名帮内女伙，冒充刘嫂的亲属，来到常宅，表演了一套“猫哭耗子”的把戏。顺便又诈取了常家一笔钱财。

二、娇纵散漫的童年

黄炳泉自从破获了盗帮这个奇案，他在苏州府名声鹊起，知府大人对他也另眼相看，就留他在府衙里做捕快班头。

从县衙捕快到府衙班头，这对黄炳泉来说，好比是连升三级。在家乡的父母也因儿子的高升而倍感荣耀。黄炳泉虽然没有中举做官，但在家乡父老

的眼里，也算是出人头地了。过了几年，在熟人的撮合下，黄炳泉与姓邹的苏州姑娘成了亲。算是在苏州有了家。成家次年养下女儿彩凤，第二胎也是个女儿，可惜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再过几年，到了1868年，黄夫人又怀上一胎，黄炳泉特意备了香烛跑到城外的寺院，跪在观音菩萨脚下苦苦哀求讨个儿子。结果遂愿，于12月14日夫人果然生下了一子。黄炳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刚出生的男孩，后来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巨头黄金荣。

儿子出生，黄炳泉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子满月，要起名字，黄炳泉心中早有主意。“家有千金,荣宗耀祖,”黄炳泉想起自己读过的书,对夫人说道“人生在世，无非是‘富贵’二字。家有千金，才是富；光宗耀祖，才算贵。我想从这句话里各取一字，这孩子就叫金荣吧！”

黄邹氏没有上过学，加上从来对丈夫百依百顺，自然说不出反对意见。于是就给孩子定下了“黄金荣”的名字。

黄金荣自出娘胎，常常无缘无故哭闹，乱发脾气，吵得全家不得安宁。他是黄氏门中唯一的独苗，父亲宠爱、母亲惯纵、姐姐谦让，因此成了家庭小朝廷里的太上皇。全家人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他转。

有一次，吃饭时发脾气，把饭碗摔破后又吓得大哭。他妈怕他受惊，从屋里里捧来一大摞茶碗，让儿子一个个朝地下扔，叮当声响，碗片四溅，逗引儿子。平时，想啥要啥，父母也要啥给啥，满足他的欲望。

没想到黄金荣五岁那年，染上了天花。天花当时算是不治之症，很多人都因此而丧生。这下可急坏了黄炳泉夫妇。他们又是求医，又是求神，又是到庙里许愿，凡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希望老天爷帮忙，保住他们这个宝贝儿子。或许是他们的苦心起了作用，或许是黄金荣命硬，黄金荣活了下来。但脸上却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无数疤痕。黄炳泉夫妇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伤心的是才十几天功夫，一个好端端的儿子，便成了一个小麻子。过了些日子，黄金荣痊愈了，跑出门外去和邻居小朋友玩耍。那些小孩一看见他就愣住了，随后就开玩笑地叫他“麻皮”。于是，“麻皮金荣”就成了他的绰号，跟随了他一辈子。

且说黄炳泉在苏州，为苏州衙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难免有点趾高气昂，得意非凡。不料，因为他破了不少案子，惹怒当地匪盗、歹徒和地头蛇；也由于连连立功，引起同行的妒恨，在官兵匪盗的勾结下，使黄炳泉在查案时

左右为难，缉捕时连连失手。原来的知府已走，新上任的知府一次次责怪他，他一天比一天灰心，知道苏州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正当黄炳泉陷入绝望之中，他突然想起了一位好友在上海县衙门任职班头，于是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了上海。这一年是 1873 年，黄金荣刚好虚年 6 岁。这次搬到上海，给黄金荣日后独步上海打下了基础。

黄炳泉带全家到了大上海。起初住在漕河泾一带，以后又到南市张家弄、三牌楼的地方找了房子居住，并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开起一家小茶馆度日。这时，黄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黄金荣由于父母的溺爱骄纵，不加管束，任其散漫成性。他个子长得早，比同龄的孩子长的高大，加上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孩子们多不喜欢他。当时小孩群中喜欢香烟牌子和打梭角等戏耍。孩子们远远看到麻皮金荣来时，就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小麻皮来了！小麻皮来了！"就此一哄而散，不肯和他嬉玩。因这群小娃娃怕麻皮金荣蛮横无理，动辄打人，因此不愿和他接近。

黄金荣最喜欢玩耍的地方还是自家的茶馆。茶馆很小，只有两开间面积，放了八张四方"八仙桌"。老板娘黄邹氏亲自烧水、沏茶、招待顾客。小茶馆的生意还可以，到这里来喝茶的大半是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物。有自带干粮到这里来饮茶吃饭的码头工人，有来寻个地方品茶聊天、消磨时光的那些悠闲的人们，还有一些神秘的不速之客，在此碰头谋划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更有一群群大喊大叫的赌徒，常常聚集到这里打麻将、推牌九……

这一切，对黄金荣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黄金荣常常串了这桌串那桌，听了这边听那边，一个没事的人居然忙的不亦乐乎。

转眼又过了两年多，黄金荣已经 9 岁。黄炳泉夫妇担心这样撒着孩子最终会惯坏了脾气，恐怕会耽误前程，于是，就把儿子送到附近的一座庙宇内读私塾。

黄金荣进了私塾，从读《三字经》开始，这样很快就是半年。以后又读了《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论语》、《诗经》之类的东西，无非就是背书、抄书、写字这一套。之乎者也的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不留神背错了，还要挨打。黄金荣从小受父母溺爱，整天像野马一样乱窜，随便惯了，哪里受得了这种约束。连安安稳稳坐半个时辰都坚持不了，不是赖学，就是逃学。

黄金荣就这样"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地上学，有时因睡得太热，母亲不忍叫醒他；有时因吃得过多，装肚子痛而逃学。一个月里倒有十五天不见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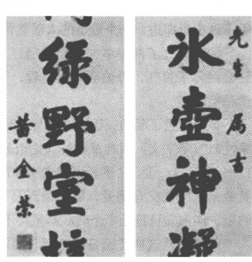
即使无奈坐在课堂上，也是心不在焉，无所收获。先生、父母都拿他毫无办法，任由他去了。五年私塾读下来，他的同学们早已熟读了《论语》、《诗经》，而他还读不通《千字文》和《三字经》。

黄金荣对读书不感兴趣，但对打牌却是极为着迷。他有空就到自家茶馆的后堂看打牌，而且一看就是半天。别看他读书读不进去，可是对于打麻将与推牌九之类，却是天资聪颖，一学就会，还能触类旁通。什么长三啦，天门、地角啦，只要一听就懂；麻将中一百四五十张牌，他用中指在牌底面上一摸，不用看就知道这是几洞几索几万，简直神乎其神。

黄金荣对社会上的各种奇闻轶事也是兴趣十足。他尤其喜欢听捕快破案的故事。父亲黄炳泉过去就经历过许多疑难奇案，于是就经常讲给黄金荣听，使他长了不少见识。在黄金荣家茶馆附近，还居住着许多武官、捕快、差役等，他们经常到茶馆喝茶，在茶馆里谈论。黄金荣一有机会，就钻到茶馆店内，去听他们讲述那些精彩的故事。捕快们在那讲得眉飞色舞，他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那捕快的英姿，那破案的神秘和有趣，都深深地打动和吸引着充满好奇的黄金荣。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当个捕快，做一番传奇的事业。

黄金荣在私塾几年里，书没有读通，字却练得不错。他最拿手的是写斗大的一个“福”字。握笔，运腕，摹仿老师的姿势和神气，“刷刷刷”，几笔下去，一个大字就出来了。他母亲每次看到儿子写字时的神气，就啧啧称赞：“我儿子的学真是没有白上，你看看，一会儿的功夫就写出这么大这么黑的一个字，真难得！”

每到年关春节，父亲小茶馆的帐桌旁就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叠裁好的红纸，矮胖的黄金荣捋起衣袖，悬腕起笔，摇头晃脑在桌上写着一个个“福”字。每写完一张，他母亲就拿着向茶客兜售一张，嘴里不住地夹着阿谀的笑声喊着：“我家‘金荣’给各位贵客送‘福’来了！”



黄金荣的题字

老茶客们为了面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壶茶的钱，买下送上门的吉利口彩。

黄金荣没想到自己胡乱写几个

字，居然能变成钱，就一张接着一张，越写越起劲，钱也越赚越多。一天下来，竟发了一笔“小财”。他双手捧着一大把钱，笑得脸上的麻子像一朵朵小花。父母望着小小年纪就能赚钱的儿子，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三、赌场初试身手

前面说过，黄金荣名义上是在读书，其实有一半时间用在泡茶馆上。

当时的茶馆里，一般有三类人：

一类是“老客”。天刚蒙蒙亮，这些孵茶馆的老客，已经手焐一把宜兴紫砂壶，坐在茶馆的八仙桌旁，开始了一天“皮包水”的生活。他们一般都有固定的座位。

另一类是地痞流氓之类。这是一些横眉怒目、满脸横肉的人，这些人几个脑瓜碰在一起，叽叽咕咕在商量一些害人的诡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还有一类是下层的等早工的苦力。他们随身带着几个芝麻大饼，各自泡一壶粗茶，边吃边喝，为的是填饱肚子，好去黄浦江码头背货箱，挨鞭子。

不到上午九点，这茶馆已是座无虚席了。

这是茶馆前堂，茶馆后堂还有另一番天地。

在前堂和后堂之间，有个屏风隔着。屏风后面，不时地传来“天知”、“毙士”、“胡了”、“清一色”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在赌博。黄金荣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这里，他每天一早便来到后堂，一看就是一整天，越看越上瘾，恨不得自己也亲自上阵一试身手。但因为他年纪小，也没钱，只好干瞪眼。

有一天夜里，黄金荣站在一个赌客后面看打麻将，及至中场，黄金荣前面赌客的牌已经放听。他前面的牌是三个一万，三个九万，其余则是两个九索，三万，四万，伍万，六万，七万各一个。这副牌放听的牌是二五八万。赌客悠哉游栽，心想二五八万三家都不要，谁抓谁放，说不定来个自摸。但站在后面的黄金荣可急坏了，他在心里直嘀咕，这可是一副好牌，千万不能糟踏了，要胡就胡清一色。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嘴里直嘀咕：打九索，打九索。这小声的嘀咕被前面的赌客听到了，心想：后面的小子心里野着呢，我本想打一副小牌胡了算了，可他却要我往清一色上凑，好，就听这小子的

话吧。当上家打出一个二万时，这赌客没有把牌推倒，伸手在母牌中捞出一张，一看喜不胜收，也是二万。于是，这赌客毫不犹豫地打出一张九索。

及至下家抓牌时，抓了一张一万，放了出去，没等赌客伸手，黄金荣在后面喊了一声“碰”。赌客回头看了看他，便把两张一万放了下来，又打出一张九索。赌客的大牌已经做成，并且放听，放听的牌是一四七万外加八万。黄金荣看到如此情况，嘴里又在小声嘀咕：自摸，自摸。前面的赌客点头会意，真的自摸。

看到这孩子小小年纪，对牌技这么精通，赌客又惊又喜，忙找出一条凳子，让黄金荣坐在自己身边观战。

看了没有多大不一会儿，这赌客两手向上一举，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张开大口打了个呵欠，对黄金荣说：“小朋友，你代我几把。我出去抽几口。”

早就想大显身手的黄金荣大喜，恨不能马上下手。但又一想，与这些老油子对垒，万一输了怎么办？于是就搓着手，说：“我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恐怕……”赌客看出黄金荣心思，便说道：“小朋友，你只管放手去打，输赢无所谓。等我回来，在你后面看着，我们做几副大牌，赢的钱统统归你。”

第一次上场，黄金荣手气居然特别好，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最后算下来，共赢了八块大洋。赌客也说话算数，把赢的钱统统塞进黄金荣的腰包。

原来，这个赌客名叫阿来，是当地的一个流氓头目。他手下有几个弟兄，几个一起，专门从事赌博出老千、骗人钱的勾当。他看到黄金荣小小年纪就有这么一手，很想把他拉进团伙里，所以故作慷慨，好引黄金荣上钩。

黄金荣尝到赌博的甜头，自然像是赴火的飞蛾、见了肉骨头的狗，打他走都不会走。两个人越来越亲密，阿来就想进一步调教黄金荣了。

第一次调教的地点选在一个酒馆。

当黄金荣按照约定来到酒馆时，阿来早已等在那里了。阿来见了黄金荣，连忙招呼道：“阿荣，来，来，来，认识一下几个好朋友。”

黄金荣定睛一看，一张桌前已围坐着三个年轻人，听阿来介绍后，都站起来点头打招呼。伙计连忙过去拉了一把空椅子，用搭在肩上的白毛巾掸了几掸，黄金荣也就大模大样地坐了下去。

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酒菜端上桌来，几个人风卷残云，海吃豪喝了一顿。黄金荣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猛喝猛吃。酒过三巡，阿来笑眯眯地侧过头，关

心地问："阿荣，你麻将打得不错，牌九怎么样？"

"也会的。"

"老弟呀，你知道啥叫会吗？"阿来哈哈大笑起来。周围的几个朋友也跟着笑，把黄金荣笑的莫名其妙。

阿来说："老弟，我让你看看怎样才是会吧"

他边说边从口袋摸出一副骰子，放在黄金荣面前，说道："来，老弟，你给我掷个九点。"

黄金荣蒙了，这怎么可能呢？想要几点就是几点，那不是神仙吗？

阿来说："你以为我在糊弄你吗？你看看吧"

他朝着对面一个斗鸡眼的青年点了一下头，说："阿明，你给他露一手。"

那叫阿明的青年便用筷子将自己面前的鱼肉骨头往两边一推，理出块空地来。随后，阿明右手抓过黄金荣面前骰子，捏在手掌心里，问黄金荣："老弟，要几点？"

"七点吧。"黄金荣半信半疑，吞吞吐吐地说。

"来啦！"那青年站起身，右手摇了几摇，然后五指向桌面一张，两粒白色的骰子落在红漆桌面上骨碌碌地转个不停。那青年在一边轻轻地叫："七点，七点！"

两只骰子好像通人性似的，先是一只停了下来，三点；另一只多转了几下，便在四点面上停了下来。

黄金荣见了，张大嘴巴合不拢，"哎"的一声惊叫起来。他捡起那两只骰子，左看看，右瞧瞧，与平常的骰子没有什么两样啊。他对阿明说："老哥，再来个红心五"

阿明二话不说，把两只骰子捂在两个掌心之中，上下左右摇晃几下，然后，右手伸了伸，嘴中吸了几口，五指钳住骰子，向桌上一掷。果然又是一只四点，一只一点。

"莫不是出神仙了吧！"黄金荣又惊又喜，学着大人的样子，双手抱拳，对阿明说："老哥，你怎么做的？"。

这时，阿来发话了："阿荣，这不是神仙，这是手法。其实学会这一手也不难，你这么聪明，跟阿明学学，你也会成神仙的。"阿来对着阿明闪闪眼，两人哈哈大笑。接着，阿来又把打麻将时如何偷牌，推牌九时，用啥办法做假等"赌经"介绍了一番，直听得黄金荣目瞪口呆。

半晌，黄金荣霍地站起来，双手往左右一拱，央求道："各位大哥，小弟今天才算见到了世面。如果大哥能把本事教教小弟。小弟没齿不忘。今天的客就算我请了。"他边说边从自己的内衣袋里掏出四块大洋，往桌上一拍。

"好，好，够朋友！"阿来大声喝彩，对周围的同伙说道，"我说阿荣不错吧，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气魄。将来准成大事。"

这顿饭越吃越高兴，他们边吃边谈，直吃到下午一点多。饭后，他们离开酒馆，穿过两条小弄堂，摸进一间暗洞洞的亭子间后，阿来让几个好手给黄金荣传授"赌经"真谛。经过半个月的精心传授、指点，加上黄金荣这方面的天赋高，又刻苦学习，终于掌握了全套赌术。

黄金荣首先把技巧用在自己家的后堂赌桌上。有时，家里牌桌边出现三缺一的局面，黄金荣自告奋勇地凑一家。他父亲黄炳泉先是不放心，而后见他次次大获全胜，便开始担心了。黄炳泉做过捕快，与那些赌徒打的交道不少，觉得自己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对赌博这么精，不是好兆头。赌的时间久了，恐怕要出大问题。于是，黄炳泉以后就不让儿子再上赌桌了。

四、输光了衣服

有了赌瘾的黄金荣只得向外发展，他与阿来一伙，四处赌博骗钱。那些赌徒，大多数都傻呆呆的，把钱输了，还以为自己运气不好。黄金荣他们一边数着赢来的钱，一边笑骂这些人真是笨蛋。可是有一次，黄金荣却"翻了船"。

这一次，黄金荣与阿明搭档搓麻将，他俩坐对门，用原来练好的互通"暗号"的办法赢钱。发暗号的办法很多，譬如对方已听张，是单吊麻将头"壹洞"，就用左手小拇指把左眉毛摸一下，对方会意，在适当的时候，掼出一张"壹洞"，于是和倒。要是听的是"万"呢，那就是用脚去踏对方，如果"索"……总之，每一种听法都有一种暗号。

按说，做这类的事情，次数不能太多。如果赢一次或者两次，就要撤退，另外再去骗别人。因为如果你老是赢别人，别人就会怀疑，骗术就容易被揭穿。但两个人赢得高兴，忘记了这个"规矩"，于是第三次又去了。

第三次去赌的时候，对方早做了准备。和上两次一样，仍然是黄金荣和阿明搭挡搓麻将。只是，牌桌下面放了只大火盆，说是寒冬腊月搓麻将，冻得慌，

用火暖暖身子。这一下，便把黄金荣下面的联络渠道堵死了，他不由得暗暗叫苦。

当他搓到第二圈时，黄金荣正想凑成一副大牌，听的是“一四七索”。因为下面的暗号已经不通，他便按两人约好的“密码”从上面联络。黄金荣刚刚举手装作揉眼睛，在自己的眉毛上摸了几下子，两个对手立即发话了：“小麻皮听牌了，听一四七索，对吧？”

听了这一句，黄金荣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手这么厉害，一下子便把他们的“密码”破译出来。黄金荣到底是黄金荣，小小年纪，有大将风度。他马上镇定下来，哈哈一笑，装作轻松样子耸耸肩说：“你们也太瞧不起我们了，这样下三滥的把戏，我们不会做。送给我一七索，我也不要。”

对手哈哈一笑，说道：“好，大丈夫说话算数，吐唾沫就是钉。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谁出一四七索，谁就是作弊！”

黄金荣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可就暗暗叫苦了。原先练好的办法已经不能用了，黄金荣有些心慌。心一慌，阵脚就乱，运气也走了，结果几圈下来，大输特输。黄金荣只得推说手气不好，要求停住，对手哪里肯依，说“前面几次你们赢了，为什么不歇手，现在输了就想跑，没门。”

黄金荣和阿明只得奉陪，直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对方看看赢得差不多了，双方才“停战”。一算账，黄金荣输了 50 块大洋。不但把前两次赢的吐了出来，还倒贴。

黄金荣头上冒汗，拍着胸脯说：“今天没带这么多钱，我给你们留张字据，明天保证送到。”

谁知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保证，嘿嘿冷笑几声，手指在板壁上敲了几下，门口立即拥进五六个壮汉来，不由分说，把黄余荣的马褂、长袍、丝棉缎裤以及棉鞋统统剥个精光，只剩下一条短裤。

两个壮汉架住黄金荣，像提溜小鸡似的扔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门，上了闩。这是看黄金荣年纪小，手下留了情。门里边的阿明，受的罪就更多了，原来对手早就准备好了。

这是寒冬腊月的天气啊，黄金荣光着身子，冻得簌簌发抖，牙齿打颤，也顾不得害羞了。他在路人的斜眼之中，一路小跑，奔回家中。

再说黄炳泉，眼看儿子整天鬼混，心里是又忧又急。这不，昨天夜里又是一夜未归，看样子，是该给他找个谋生的门路了。但这小小的年纪，他究

竟能干什么呢？

黄炳泉一夜未睡，正在担心焦虑的时候。灯影一闪，从外面撞进一个人来，光着脚丫，除了短裤，浑身一丝不挂，而且还直喘粗气。

黄炳泉看清来人，不禁一愣，想不到自己的宝贝黄金荣，如今竟落到这副模样，无名岁火冒出三丈，挥手便打。此时的黄金荣，已经冻得僵硬，连躲也不灵活了。黄炳泉骂道："一夜没回来，你弄到这副模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金荣咿咿呀呀半晌，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黄炳泉是与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吃喝嫖赌样样在行的过来人，瞧着儿子这般神态，已猜到八九分。他虎起脸，顺手抓过桌上的茶壶向儿子砸去。黄金荣头一歪，茶壶落在方砖上，砰的一声响，碎片散了一地。

里屋的黄邹氏听了，一手掖着衣襟急忙跑过来，一看父子这么对峙着，儿子冻着身子，心疼得不得了，骂丈夫道："你这个老不死的，先让孩子穿上衣服再说话啊，小孩子身子骨嫩，经得起这么冻吗？要是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说着，她直奔过来拉了黄金荣："阿荣，快到进被窝。"

又对丈夫说："吹胡子瞪眼做什么，有话慢慢说。"

本来，黄金荣是少不了挨一顿打的，可是，一连几天的发高烧，烧得黄炳泉这个"严父"心肠软了。当他从黄邹氏那儿了解到儿子赌博输光了衣服的时候，他想，必须马上给儿子找个工作了。要不，再这么下去，儿子下一次输掉的可能就不是衣服了。黄金荣病了个把月，好了，黄炳泉把儿子的出路也安排好了。

五、裱画店小学徒

黄金荣的大姐两年前嫁给了裱画店小老板。这家裱画店专向书画家们和笺扇庄承接各式楹联、屏条、堂幅和扇册，代为裱托。黄炳泉就把黄金荣送入他姐夫的裱画店，做一个小学徒，大了以后就做裱画司务。

黄炳泉要儿子去当裱画司务，目的是为了让他"身有一技，不会肚饥"；也想到有亲姐姐照顾弟弟，自然不会吃苦。那位姐夫也巴不得有一个与自己

有特殊关系的亲戚来当学徒，向现在的裱画司务学裱托本事，懂得“作弊”的诀窍，将来可以忠心耿耿地为自己的店发财谋利。

现在店里的裱画司务是钱悟利，绰号“钱巧手”。“钱巧手”，身穿一件干净的淡灰长袍，辫子整齐地在头颈绕了两圈，挽起袖口，伸出洗得雪白、瘦弱的双手，用纤长的指头，既小心又灵敏地把一幅幅字画裱成精美的笺幅。他用三色绫使足不盈尺的字画变化多端，用深色细边将屏条显得端庄挺直，用单色绫陪衬又可将横幅随意伸长或缩短。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让一幅纸皱色褪的古画恢复原状，还能将一张破损残缺的碑帖起死回生。

黄金荣以前到姐姐家里，也常常去看“钱巧手”裱画。他总是踮起脚，张开了阔嘴，跟在这位“画郎中”后面，一直看到天黑，要不是他姐姐送灯出来，边哄边赶他，他还不肯回家。

自从进裱画店向钱巧手叩头拜师那一天起，黄金荣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成为裱画司务，每天能像师父那样，吃好早点，坐在店堂里和人聊天。快到吃午饭时，才到里面作场去做准备工作。吃了饭，再瞌睡一个时辰，然后在哈欠声中，慢慢地动手。夏天天热，提前歇工。冬天早黑，无法干活。难得有一两天点着灯赶做夜作，还可以吃到一顿美味的点心……这就是好吃懒做的黄金荣对这手艺发生兴趣、连做梦也想当裱画司务的原因。

没想到正式进店当学徒后，遇到的事情和所做的梦完全相反。除了学艺外，还要帮亲姐姐做家务，将姐姐每日忙不过来的杂务如劈柴、烧火、淘米、洗菜、扫地、抹桌，一直到抱刚满周岁的宝贝儿子金寿等，他都要帮上一手。尽管不是出生于富贵之家，但从小娇生惯养的黄金荣哪里吃过这种苦？冬天累得他出汗湿透内衣，夏天忙得他汗来不及流；而懂得“三步留一步，恐怕徒弟打师父”的钱巧手，对老板派来向他学艺的学徒，更有巧妙的一手。他搭足架子，卖足关子，从来不教一点托裱本领，却要黄金荣去做永远做不完的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得了一场急病，遗憾地离开人世。这时，黄金荣已经 14 岁了。

黄炳泉在世的时候，日子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他一死，妻子为了丈夫死后哀荣，只能负债办丧事，丧事结束，债主把小茶馆变卖抵债，黄邹氏无处可去，只得另租一间小屋住下。

且说黄金荣，原本对学习裱画还有兴趣，没有想到真正到了店里当起了

学徒，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自古以来做学徒苦，黄金荣做学徒时也没有例外。第一年，他只学会了两件事：一是调糊，二是浸“潢纸”。调糊是把托裱用的浆糊要搅得不厚不薄，又稀又粘，而且绝对不许有像沙粒那样小的面疙瘩。调成之后，用手指去试验，冬天不许太冷，夏天不准有热度。黄金荣在师父监视下，先用木杵在木桶里捣和，又舀在中瓷盆里用小石杵旋揉。这个活计比老驴拉磨还枯燥。一百圈，一千圈，黄金荣左手换右手，右手调左手，转来转去，半天下来，双手再也旋转不动，而他的那颗大头已转得糊里糊涂。师父还不称心，常常借故要徒弟重调一桶。浸“潢纸”更是出人意料的麻烦，把装裱用的“潢纸”浸在用黄檗汁染黄的水里，不能浸得太久，又必须浸透。颜色不可太浅或过深，要恰到好处，否则纸质受损，色彩不匀，将会影响裱托的技工。自从学徒进门以后，师父忽然提出了最严格的规定：浸“潢纸”的水，一定要用城隍庙头门内那只义井里的井水，而且要“头堂水”，也就是每天三更以后从井里吊起的头十桶，方才能保持水的清洁纯净，符合浸“潢纸”的要求。夏天还好办，冬天天没亮，黄金荣就被从热被窝里喊起来，挑了一担空桶，揉着浮肿的眼皮，摸黑到头门去挑水。

这挑水的活计累得黄金荣十分狼狈。那只义井是附近住家合用的公井，形状与众不同，有品字形的三个大洞，同时可用三只吊桶汲水。黄金荣总是第一个到，一口气吊三桶，正好倒满一担，挑回店去。开始几天，他挑走后回到井边来，见已经有人在吊水，他就无法遵照师父要挑头堂水的嘱咐，他和人家商量，与对方吵架，都没有用。最后，他自己想出一个“妙方”：当他装满第一担水后，再把三只吊桶扔到井里去装好水，放在井旁，然后挽着扁担，把身体靠在井西边那只“惜字宝藏”的鼎炉旁，闭着眼睛等待。等到别人来吊水时，就气势汹汹地又是打招呼又是告诫对方：“这三吊桶井水，是我花力气打起来的。帮帮忙，不许动。动用一桶，罚你十桶！”他一面说，一面把一担水挑走。一路上加快脚步，到店里把水倒进木桶，又立即赶到义井，把那三吊桶水倒进桶里。不等别人动用，自己又抢着从井里打起三吊桶水，再警告一些等水的人不许偷用，然后挑起水桶回店。这样来去六回，把浸“潢纸”的水桶装满。

有几次，别人等急，用了他吊起的水，还补偿地把水装满，黄金荣却不讲情面，毫不让步，先是吵，后是骂，还把对方的桶摔破。大家对这个蛮不

讲理的小麻皮又是气，又是恨，暗地里骂他“没有人心的麻皮金荣”。

黄金荣在外面欺侮人，在店里却被人欺。姐夫要他向钱巧手学本领。钱巧手却总是在学徒调浆或浸“潢纸”的时候，单独一人做裱装中最主要的工作：有时把“潢纸”覆托在字画背面；有时为“挂轴”加镶绫绢天地和边框；有时又做外包首、前引首、中隔水和后拖尾的手艺。黄金荣总是只看到一个起头或结尾。两三年下来，只学会安装轴杆，为画册镶边框、上下加板面等起码手工。姐夫怪他不用功，师父还在店主面前嫌他笨拙，只能做粗活，学不会细工。黄金荣又怨又恨。有时候实在压不住一肚子火气，不管“潢纸”好不好，外甥哭不哭，双手腰里一托，干脆坐在门槛上，假装睡觉。

只有逢年过节，店里歇工，黄金荣在回家前，才抽空到外面去游玩散心。黄金荣最爱去的地方是城隍庙。在庙前，各种小吃摊散发诱人的香味，使“小和尚”更是馋涎欲滴，但是他每个月拿到的50文月规钱，除了剃头、沐浴，剩下只够他吃两碗炒田螺和一件“鸳鸯”（这里指面筋与百页合并的食品）。他恨不能发一笔小财，把所有小食摊上全部佳肴一口吞掉。他去得意楼，没钱上楼喝茶，就在楼前露天游艺场观看江湖艺人的惊险节目：有的吞剑，有的用刀猛砍自己胸脯，有的惊险而巧妙地耍着扯铃，也有把小孩身躯来个“踩肚子”、“绕铜丝”、“手脱臼”，予以残酷地摧残，而游艺场老板和被称为“地头蛇’的流氓，还有衙门里的差役，从这些穷苦艺人身上榨取和敲诈所得，上茶楼酒馆大吃大喝，吸烟赌钱。这些游手好闲者和吃官饭的人，纵情享乐也使黄金荣看了眼红，他怀疑自己吃尽苦楚、学习技艺究竟会换来多少好处，能有多大出息？至多将来成为像钱巧手那样的裱装司务，一个月收入只够一家糊口，一辈子休想穿好吃好，除了对学徒逞威风外，远不如小小捕快那样受人敬畏和奉承。

黄金荣就这样满腹怨气，窝窝囊囊地度过3年学徒生涯。你说他窝窝囊囊，他在3年窝囊屈辱的学徒期内，却始终不甘心永远委屈自己。他好几次回家向母亲发脾气，母亲要他耐心地学，还特地烧了大鱼大肉犒劳他。又劝慰他：一个人要先苦后甜，将来必定会交好运。慰劳和空话并不能减轻他的郁闷和焦躁，他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冲出这束缚他野性、压制他欲望的狭小樊笼。

终于，他熬到出师了。

出师那天，母亲特地在裱画店办了一桌“谢师酒”，感谢师傅钱巧手的培育。按照常例，学徒期满，应该擢升为司务。但是既是姐夫又是店主的小老板，

知道这个粗蛮的小舅子3年来并没有学到多少手艺，钱巧手的关子一点也没偷到。这样一来，他的小店不仅不能按照他原来的计谋替代钱巧手，店内反而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

钱巧手也是早有心机。他担心黄金荣成了当家司务后，不但要平分去自己的生意和好处，说不定还会夺走他的宝座。于是，就在“谢师酒”席上，他先客气地对黄金荣的母亲说了不少恭维话，又夸奖黄金荣做事勤劳，吃得起苦，接着语气一转：“不过，裱画这门手艺，看似简单，学起来却难。金荣徒弟的手艺尽管已经小有所成，但要想独立恐怕还欠火候。我的意思，今天名义上出师，是不是委屈他再当一年学徒，再历练一年……”他侧着头看看老板夫妇的脸色，征求他俩的意见，“当然，这得您的女儿女婿做决定，我这完全是为店里着想。”

黄邹氏没料到钱巧手会提出这个不合人情的要求。可是既然师父在桌面上当着众人提出此事，而作为店主的女婿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事情就难改变了。她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望望坐在身边的儿子，只要儿子答应，自己也就只能同意了。

黄金荣这些天来，心里乐滋滋的一直盼望“出师”这个日子，以为从这一天起，自己就能改变生活和地位，不用再委屈受气，也可以成为对人摆架子、显威风的司务，开始过起享乐的生活来。没料到，在这大喜日子却听到使人特别丧气的决定，刚才欢喜地大口大口喝下去的酒，现在在肚子里一下子变成愤怒的火焰，脸上的麻皮发紫。

他再也按耐不住性子，将酒杯在桌上重重一放，霍地站起，两手托腰，双目一瞪，说了句：“今天夜里，我就卷铺盖离开这里！”说完，又把刚放下的酒杯举起，对姐夫和钱巧手眼前一扬，算是敬酒，“今天我金荣出师，应当谢谢姐夫和师傅，在这3年里，你们照顾我，教我本事，我是心里有数，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说罢，脖子一昂，咕嘟一声，把杯里的酒一口咽下，“我既然出师，就是吃苦吃出了头，可以当司务了。既然师傅和姐夫嫌我多余，我也不想再留在这个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过，我出去以后，还望姐夫、师傅在别人面前多说我几句好话，不要断我财路，你们也有面子。”

谁也没想到，平时看上去窝囊、粗拙的麻皮金荣，今天居然做出这样果敢的答复，而且这一番又客气又挖苦的话，说得姐夫和钱巧手两颊通红。姐

姐气得流出了眼泪。只有母亲心里焦急和不安，轻声警告他："金荣，你要怎么办？"又说："不在这里，到啥地方去？"

黄金荣将酒壶拿过来，在自己杯里斟满了酒，对着大家，连拍三记胸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世界这么大，哪里也有我的容身之地。"说罢，一口气把酒喝完。转身走到里屋，把平时到义井挑水的水桶踢开，把浸"潢纸"的木桶推翻，卷起铺盖，谁也不理，气吼吼地拔脚就走。

黄金荣的学徒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章
上海县衙做差役


做巡捕的黄金荣

上海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畸形发展的大都市，其特点之一，便是流氓势力的膨胀。地痞流氓是因为社会失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恶霸势力。上海在开埠以前，就因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结构复杂以及地方吏治不力，致使地痞流氓势力猖獗。黄金荣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环境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抓住了时机，从一个流氓小瘪三一步步走向“辉煌”。

一、流氓群中做头目

黄金荣进入姐夫开设的裱画店当学徒是1883年，3年之后，学徒期满，却不想再干这一行了。他认为干这一行没有出息，于是想找门路改换职业。但黄金荣当时，既没有钱，也没有关系门路。出力的活计不愿干，体面的工作找不到。没有办法，就整天游荡，混迹在在南市和法租界、公共租界交界的典型流氓团伙“郑家木桥小瘪三”中，开始了他的混世魔王的人生道路。

此时的黄金荣虽然个头不算高，但长得十分壮实，椭圆的脸，胖墩墩的，他握紧有力的双拳，感到浑身是劲，准备打一番天下。

上海原来有一条宽阔的河流，叫洋泾浜，为黄浦江的支流，它西经周泾浜与苏州河相连，往东汇入黄浦江。洋泾浜因通洋泾港而得名，浜分东、西两段，浦西称西洋泾浜，浦东叫东洋泾浜，后来东洋泾浜逐渐淤塞，从此浦西段不

再冠以“西”字，而直呼洋泾浜了。洋泾浜上有9座桥梁连接两岸的南北交通，其中一座就叫郑家木桥。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清军前来围剿，这一带顿成战场。英国领事为阻止战火蔓延到租界，下令拆除此桥。到1856年，美国传教士泰勒为了方便教徒进出河南的基督教教堂，出资在木桥原址上建造了一座长10米、宽4米的木桥，上海人仍称它为郑家木桥。

郑家木桥一带，商号林立，各地商贾成交之后，就近到山东路麦家圈、福建路四马路一带逛妓院、赌场和燕子窝。久而久之，这一带就成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云集之处。于是，游民乞丐因这里茶楼酒肆、娼寮赌场毗连而时常出没，扒手小偷因这里各地商人成群也常在此聚散，流氓地痞们更是在这里呼风唤雨，聚众闹事。

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洋泾浜成了英、法租界（后来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英租界，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两国。这种格局对地痞流氓特别有利，这边作案，就跑到那边；那边作案，就跑到这边。这种制度的缺陷使做了坏事的地痞流氓能够很容易地脱身。于是郑家木桥就成了流氓们的风水宝地，凡行人行经或者商船停靠在这个地方，他们便一哄而上，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金银财宝、货箱皮包、耳环头簪、乃至衣服鞋帽，有什么抢什么。这些歹徒往往在英租界得手后，只需逃入桥南的孔子路即告无事，而在法租界作案后，只要避入桥北的英租界亦然。洋泾浜的有利地形，使得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们结伙成帮，各占地盘，形成了近代上海黑社会的一个雏形。

没有工作的黄金荣，就混迹于这个乌烟瘴气之地，很快成了众多的流氓地痞中的霸王。

黄金荣身材矮胖，结实有力，皮肤黝黑；一张田字脸，硕大无比，近似蛤蟆。口大容拳，但目光炯炯。他的父亲做过捕快，对黄金荣讲过许多与流氓地痞打交道的社会经验，加上黄金荣自己这些年的历练，他虽然年纪不大，处理起事情来却是溜光水滑，很得人心。不久之后，他又与流氓程子卿等人结成了流氓团伙，同恶相济，坏事做的更多了。

程子卿，江苏镇江人，幼时读过几年书。后来因为家里穷的混不下去，就带着妹妹来到洋泾浜这块风水宝地混生活，到处纠众作敲诈之事。这个人善于出鬼点子，因皮肤黝黑而人称“黑皮子卿”，他与黄金荣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程子卿的妹妹叫桃花，就住在郑家木桥附近的一条小弄堂里。这条弄堂附近有一座酒楼。黄金荣用骗或者抢的手段弄到钱后，很喜欢和同伙到酒楼里大吃大喝一顿。

这年冬天，大雪纷纷，一夜下来，路上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雪。这样的天气，出来走路的人很稀少，黄金荣他们的“生意”也不大好做。他们在外面等了足足一天，也没有发现“猎物”。身上冷得难受，就一起到酒楼里喝酒取暖。吃饱喝足，黄金荣穿过弄堂往家走的时候，恰好桃花出来泼水，两人的眼睛就对了光。桃花十六七岁的年纪，梳着油光光的一根长辫子，辫梢上还系着个大蝴蝶结。她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瞅了黄金荣一眼，就把他的魂勾住了。黄金荣本来就喝得醉意朦胧，现在心里就更痒痒的，心想：这个小姑娘，鲜活水亮的，要是搂在被窝里，那神仙也比不了。什么时候，我得想想办法，弄她一弄。

黄金荣虽然岁数不大，但他进赌场，嫖妓女，也算是见过场面的人。对付这样一个姑娘，当然是绰绰有余。不久，黄金荣打听明白了，这姑娘姓程，叫桃花，父母都已过世，家里只有一个哥哥和她共同度日。她哥哥叫程子卿，是在这一带混饭吃的泼皮，外号叫“黑皮子卿”。程子卿没有固定职业，有时摆摆地摊，有时卖卖苦力，有时偷拿扒窃，更多的时候，是寻衅敲诈，欺侮良弱，拦路抢劫，周围的人家都是敢怒不敢言。这人整天在外面转悠，每天总要混到深夜人静时才醉醺醺地回到家中，常常是倒头便睡，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身，胡乱扒两口泡饭就又出门鬼混去了。桃花呢，一个人在家，寂寞难耐，便常常坐在家门口看人来人往。

黄金荣少动心机，便和姑娘搭上了话，一来二往，你有心，我有意，两人便如胶似漆了。后来，黄金荣又送给她一个黄亮亮的戒指，是铜的，外面扫了一层金水，姑娘以为是金的，对黄金荣好感大增，两人更加热乎了。

黄金荣自从勾上桃花后，常常傍晚时分钻进她家去，俩人关门在屋里鬼混，约摸程子卿快要回来时，就分手溜走。邻居都知道这事，可是没有一个愿意管这份“闲事”的，所以，“黑皮子卿”一直蒙在鼓里。

没有想到有一天晚上，黄金荣正和桃花在床上的时候，程子卿突然在傍晚就回家了。听到又急又响的敲门声，桃花吓得缩在黄金荣的怀里直发抖。

黄金荣天生胆大，只见他毫不慌张，套上裤子，披好衣服，趿上鞋子，打开后窗，跳了出去。待到桃花点灯，拉开大门时，“黑皮子卿”已等得不耐烦，

盘问起来。桃花毕竟没有经验，三句两句就露出了破绽，在哥哥的紧逼之下，她不得不说出与黄金荣上床的事。

程子卿是专门靠打架斗殴拦路抢劫吃饭的，无事都要找事，何况他觉得现在自己吃了“亏”。他狠狠地训斥了妹妹之后，一个念头马上在他头脑里涌了出来：何不教训一下这小子，并借此敲他一笔。

于是，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程子卿聚集几个弟兄们，手持木棍，在弄堂里埋伏下来。天寒地冻，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黄金荣与同伙等人在酒楼喝过酒后，正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猛不防从那边冲出几个人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来人面目，他已被掀翻在地，狠挨了一顿棍棒和拳脚。黄金荣是老油子了，尽管不知道对方是谁，但知道他们不是来报仇就是想要钱。便把头一抱，身子一蜷，一声不吭挨打。

这些人猛打一阵后便先后扬长而去，只有程子卿还留在黄金荣身边，一边踢他一边嚷道：

“狗娘养的麻皮，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竟敢欺侮到你爷爷头上，今晚先给点厉害尝尝。回去后立即拿一百块钱来，地点还在这里，明晚我来取。这样，咱们两清，不然，小心你的狗命。”

黄金荣一听就知道是谁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爬起来，顾不上分辩，撒开两腿就跑。回到家，也不敢叫母亲知道。自己舀水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就赶紧上床了。睡了不到两个时辰，黄金荣一翻身，觉得浑身疼痛，就醒了。想起昨晚被打之事，他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了。他想：“黑皮子卿”让我拿一百块钱去谢罪，我哪里拿得出。不拿，他肯定要找人对付我。我也有弟兄，和他斗一斗，未必就怕了他。可是这样的冲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弄不好两败俱伤。听说程子卿也是个人物，如果能够和他化敌为友，和衷共济，不但郑家木桥的天下就是我们的了，而且与桃花的事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对，就这么办，大丈夫能屈能伸，挨了一顿打换来一个天下，值！可是，“黑皮子卿”愿意和好吗，不愿意怎么办？他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

天放亮，黄金荣便穿好衣裤，把自己仅有的八块大洋装在衣袋里，直奔“悦来”茶馆。

到了茶馆，人还不多，他挑了一张桌子，坐下来，要了一壶茶，慢慢地品。他知道，不久，上海衙门的捕快叶浩山就会过来吃早点。黄金荣因为经常做一些无本“生意”的缘故，免不了常与这些捕快打交道。有时候，黄金

荣他们抢或骗失了手，落到捕快们手里，少不了要“孝敬”这些捕快。捕快得了贿赂，就睁只眼闭只眼，装模作样把这些流氓们训斥一顿，然后放走。打交道的时间长了，做贼的老鼠和抓鼠的猫就成了一伙，混得越来越熟。现在，黄金荣就等叶捕快。

果然。一会儿叶捕快就进来了。黄金荣连忙向前，笑脸相迎。叶捕快是什么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麻皮是有事相求。他也不说破，就大模大样坐下来，要了早点，慢慢吃起来。黄金荣在旁边伺候叶捕快吃完。叶捕快要了茶，慢慢品着的时候，黄金荣从口袋里拿出八块大洋，放在桌上。

叶捕快看到钱，两眼放光，却故意装作不懂的样子说：“黄老弟，你这是何意？”

黄金荣于是一五一十把自己想让叶捕快帮自己与“黑皮子卿”说合的打算说了出来。叶捕快一听，拍着胸脯道：“这事好办，这个‘黑皮子卿’我也认识，我说什么他不敢不听。至于这个，老弟是太瞧不起大哥了。”叶捕快边说边用手捂着那八块大洋往黄金荣身前推过去。

黄金荣连忙止住，说：“大哥对金荣仗义，金荣铭记在心。平时，小弟就应当时时孝敬大哥才是。虽然小弟平时手头也不宽裕，但今日这点心意，务必收下。不受，那就是看不起小弟了。”

叶捕快哈哈一笑，把大洋放进衣袋，然后拍着黄金荣的肩膀说：“你这位小老弟，平时就仁义，做事地道，老哥我心里亮堂着呢。今天这点小事，不必担心，老哥给你打包票”

“谢谢叶大哥，以后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小弟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黄金荣忙着说道。

“好样的，有你这句话，大哥就满足了。”

当天，叶捕快就找到程子卿，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居然把“黑皮子卿”说服了。于是黄金荣与程子卿就由对手变成了同伙，强强联合后，便成为郑家木桥一带无可争议的霸主。

黄金荣他们其收益的主要对象有二：一是来此地贩运各种农产品的农民；二是洋泾浜两岸的商家。前者要留下买路钱，后者要交纳“保护费”。除此之外，有时会要做些“抛顶宫”（抢路人的高级呢帽子）、“剥猪猡”（抢剥路人衣服）、“剥田鸡”（抢小孩的绒线衣等）、“背娘舅”（用绳套住被害人头颈背至角落，待昏迷即抢剥去衣物）等勾当。

由于流氓们同捕快相互勾结，经常来此的商贾、旅贩和农民们，有怨无处诉，有苦没法说，为了免遭麻烦，便主动向流氓中的最有势力者行贿送礼以寻求庇护。这些流氓中的强有力者往往成为团伙帮派中的头目，逐渐形成流氓中的小金字塔，小地盘服从大地盘，小头目服从大头目，产生出盘根错节的地方恶势力。黄金荣在程子卿的帮助下，横行霸市，聚赌狎妓，成为洋泾浜两岸小有名气的黑社会头目。

二、上海县衙去当差

黄金荣尽管在郑家木桥一带有了点小名气，但要流氓，搞敲诈毕竟不是正当职业，没有什么出头之日。黄金荣也知道，别人表面上怕他，实际上恨他。而且，好不容易弄到手的银子还得拿出很大一部分给那些比流氓还贪婪的捕快们。他想，要想有出息，出人头地，到衙门里找个差事当当，或许以后有成为人上人的机会。怎么办呢？黄金荣又想到了叶捕快。

这一次，黄金荣把这些日子积攒的钱财，倾其所有，又找几个弟兄借了点钱，备足一份厚礼送到叶捕快的家里。

叶捕快看到如此多的礼物，又想到从前黄金荣在茶馆里的交情，便拍着胸脯说道："小老弟，你放心，不出半个月，老哥一定给你谋到一份值堂的差使。"

之后，黄金荣便万般巴结叶捕快，隔三差五地到叶家去送礼和客套，在叶捕快等人的推荐下，1888 年春天，黄金荣终于在上海县衙门里谋到了一个值堂的差使。

然而，值堂并不是轻闲之职。衙门里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全都会轮到头上。比方，农民的粮食收上场了，衙门里就要派值堂去征收，哪家被偷盗了，衙门里也要派值堂先跑去保护现场；有时还要拘禁罪犯、急收公文，还有说不清楚的杂务。黄金荣由于初入衙门，"肥差"自然是轮不到他的，一开始，他被派去送公文。那时，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每天得有人送公文到松江府去。

第一次，黄金荣接了差，送公文往松江府去。松江府治所离上海县城有一百多里路。来回全靠两条腿，确实够辛苦的。

清晨三点，黄金荣常常是穿上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启程出发了。

这时候，天黑漆漆的，提着灯笼走出门，一阵寒气袭来，黄金荣接连打

了好几个喷嚏，他皱了一下眉，把腰带扎紧，踏上了行程。街上静悄悄的除了偶尔走过一个人外，只听见自己的脚踏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响声。

虽然天气还冷，但毕竟是春天了，走着走着，天色微明，黄金荣浑身热了起来。他也无心观看路旁田野的景色，急急赶到松江府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

黄金荣把公文送到府衙门的号房里，趁着等回文的间隙，他来到城里吃饭。吃完饭，略逛一逛，时间已不早了，黄金荣匆匆赶回府衙门，从号房里拿到了回文，稍作休息便往回赶。

等到他赶回上海县城时，天色已晚，城门已经关了，城门下还有两个等开门进县城的。他们喊了好一阵子，才看见看门的人提着灯笼，懒洋洋地出来，将城门开了一条缝。

“对牌！”看城门的人喊了一声，那两个人赶紧从门缝里各递了一角小洋钱进去，黄金荣也把对牌交验了。看城门的人这才开了门让他们进城。进了城，黄金荣握着对牌，回头看了看，心想：这看门的人也在想着法子捞钱，没有对牌，有银子也行。看来，只要心眼活，哪里都有捞钱的机会啊。

春去秋来，已是半年过去了。黄金荣整天奔波在上海县——松江府的路上。赶早换黑，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

黄金荣的铺盖已搬到衙门里来了，一是为了省些房钱，二来早去晚归也很方便。自从他得到了值堂的差使，他寂寞多了，没有时间打麻将，也没有时间出去会程桃花了。郑家木桥的那一帮弟兄，现在更是难得见面。每天回到衙门，尽管身子累得要死，黄金荣的头脑却不闲着，他半躺在床上，抽着烟，独自在想心思。他想，我花钱费力，找进衙门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跑腿吗？整天干这样的营生，累得要死又没有什么外快，哪里比得上在外面快活？可是，在外面快活是快活，一辈子能有什么出息呢。自己不就是想出人头地才进衙门的吗？当前要紧的是，赶快摆脱目前的窘境呢，脱离掉送信的差事。

黄金荣知道，要想摆脱这个差事，要靠自己，自己必须干出些成绩来证明自己。

这天，黄金荣送信回来，刚到衙门，叶捕快过来了，说道：“阿荣，这些日子跑松江府真够你辛苦的，今天大哥帮你讨个好差使……”

黄金荣不顾劳累，一跃而起，急问：“什么好差使？”

叶捕快说：“县老爷把一个案子交给了我，我想，你到衙门后，一直在外

送公文，没有办过案。这次，我就向老爷要求让你和我一起办这案子。”

然后，叶捕快就介绍了案情。原来虹口松云里住了一家陈姓人家。老大名叫阿福，还有个弟弟叫阿亮，弟弟阿亮从小给父亲的姨太太做养子。不知道是天生柔弱，还是后天的教育不得法。这阿亮身体多病，为人懦弱，从小常被哥哥阿福辱骂，他也不敢吭声。阿亮就是一个药罐子，天天吃药，病却一直不好。姨太太没有子嗣，对阿亮十分疼惜，便在大前年给他娶了亲，新媳妇叫阿眉，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孩。

前不久，姨太太撒手西归，陈家就只剩下阿福、阿亮弟兄两个了。阿福挥霍无度又心术不正的人。他短短几年功夫，就把把父亲留下的财产挥霍一空，看看没有来钱的门路，就打起了弟弟的主意。

阿福去买了些鸦片烟回来，逼着弟弟把鸦片吃下去，阿亮便死了。阿福随即把弟弟的财物占为己有，这还不够，又把弟媳阿眉卖到了妓院。阿眉的父母知道了，便告到上海县衙门，要求找回女儿，惩办阿福。

听完叶捕快的介绍，黄金荣问道：“这家伙把弟媳妇卖到哪里去了？”

“具体哪里还不知道，总是卖到妓院里去了吧！”

“那怎么办？”黄金荣问。

“你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早上我来叫你，你跟着我学一学，就会懂了。”

黄金荣兴奋的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早，黄金荣跟着叶捕快来到虹口，找到了松云里，问到了陈阿福的家，可是他家门已上锁。邻居说他好几天就离家了。当问到阿福的弟媳妇阿眉的时候，邻居说：“听阿福说，自从她男人死后，她熬不下去，逃走了。”

这可怎么办？阿福跑了，阿眉不见了，我们的案子怎么办？黄金荣毕竟是个新手，到此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叶捕快拍拍他的肩，说：“小老弟，不要急，咱们先打听一下别的线索吧。”他们在附近继续打听，果然有了线索，据说阿福平日里常到福州路一带的妓院去玩。

两人急急赶往福州路，路上，黄金荣问道：“大哥，福州路这么长，我们难道挨家妓院去搜？”

叶捕快笑笑说：“阿荣你说，现在这黑心阿福为了钱把弟媳妇阿眉卖了，她能到哪里去呢？阿眉穷人家的孩子，听人说，长得也不好，你说，她能卖到哪里去呢？”

黄金荣对妓院并不陌生，他分析道：“这妓院也有等级，‘长三堂子’是

高级妓院，里面的妓女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并且人也很漂亮。到这里面玩，要花大价钱的。比‘长三堂子’稍便宜些的是宁波妓院,再低级的就是‘野鸡’了，她们晚上都被老鸨赶到马路旁拉客，这些人最苦，赚的钱最少。”

黄金荣咽了一口唾沫，继续道：“别的地方我估计阿眉也去不了，大概只能卖到最低级的妓院——野鸡窝里吧。”

叶捕快笑眯眯地说：“对对对，小老弟一点就通，是吃这碗饭的料。”

黄金荣跟着叶捕快径直来到福州路上一条小巷子里，叶捕快已熟门熟路地走到一家门前。他俩走进门,上了楼梯。这楼梯陡而窄,挂了一盏铁皮洋灯,昏暗异常。上得楼后，黄金荣偷眼一看，只见楼上就只一大间房，当中用木板隔了，便成了两间。房间里面，靠隔板的地方安设了一张木板床，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床前摆了一张桌子，桌上零乱地放了些劣质化妆品。

黄金荣虽不是第一次进妓院，但这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简陋龌龊的地方，如果不是来办公事，他一霎儿也呆不下去。

一会儿，上来两个女子打招呼，两个女人看不出多大年纪，头发乱蓬蓬，脸色黄灿灿，眼皮松答答，赤着脚，拖了一双皮鞋，看样子她们刚刚做完床上之事。她俩都满脸堆笑，前来问贵姓。

“我们是衙门里的，来办公事。你们家鸨母呢？快去把她叫来！”叶捕快恶狠狠地对她们说。不一会儿，鸨母上来了。“有一位叫阿眉的姑娘卖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没有看见？”叶捕快开门见山。

鸨母笑着说：“没有这件事，我家就只有这两位姑娘。”

黄金荣看到了鸨母的神情，早已耐不住性子，冷笑道：“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是有公事在身，你要老实点。”

“实在是没有啊，老爷。”

“前些天有个姓陈的送来一个人，有这事吗？快说！”叶捕快猛地拍一下桌子。鸨母吓了一跳，慌忙说道：“老爷，你说的这个人我确实不知道了。要是我见到她，怎么敢隐瞒呢，老爷明鉴。”

“你还敢狡赖，我打听得明明白白，你如果不把人交出来，我们先要在这里搜一搜。”叶捕快铁青着脸吼道。

鸨母装出一脸委屈的样子道：“两位要搜，只管搜就是了。难道我有这么大的胆，敢藏一个人？”

犹豫了一下，她又说道：“我老实说了吧，人是送来看过的，因为身价没

谈好，他已领走了。”

“你说说看,他会把人卖到哪里去？”黄金荣毕竟没有经验,冒冒失失问道。

“说不定他会把人弄到南市‘强盗金秀’那里去了。”

此时，坐在一旁的叶捕快突然大吼一声：“黄捕快！不要与她罗嗦，把人押到巡捕房里再说！”

黄金荣愣了一下，心想，还没有问出个子丑寅卯，怎么就要抓人，而且还要抓到巡捕房。他疑惑地看着叶捕快，发现叶捕快正在向他使眼色，恍然大悟，马上更加凶狠地对鸨母说：“既然你不说实话，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装模作样要上前锁拿。

老鸨是什么人，迎来送往，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她连忙满脸堆笑，一边骂两个妓女不会招待，一边从楼下拿了一大把钱来塞进梁、黄两人手中，嘴中连说：“两位公事辛苦，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今后还靠多照应。这事我一定再去打听，有了消息我再来报告！”

叶捕快这才站起身来，边走边说：“看你态度还老实，就饶了你。”说着与黄金荣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出门走了一段路，黄金荣悄悄地对叶捕快说：“大哥，佩服，怎么给想到这一手的。”

“阿荣，做我们这行，就得随机应变。这里面的事我们是管不着的。只有用巡捕房来吓吓她，才能挤点油水出来。”

“那这阿福的事还要追吗?

“追还是要追的，不过人如果真的卖到南市金秀那里就讨厌了。这金秀是‘开门口’的，为人心狠手辣，虽是女流之辈，可是交接的朋友多，很不好对付的。”

黄金荣把此事暗暗记在心里，回到县衙后，黄金荣立即出去找郑家木桥的弟兄们，问他们有没有认识金秀的。其中一个弟兄还真的认识，而且交情很深。黄金荣喜出望外，问道：“如果有一个人被卖到她那里去，她肯交出吗？”

那弟兄说：“一般是不会交出来的，但如果是我去通融，说不定她能卖个情面给我。”

黄金荣当即拍桌大笑：“好，好，今晚我请客，待到阿眉弄出来之后，了结这件案子，我再谢你。”

这弟兄还真有一手，到了金秀那里，甜言蜜语一番，还真的起到了作用。

阿眉不几日便被交到黄金荣手里。

由于黄金荣终于把陈阿福的弟媳妇阿眉领到衙门结案，受到主子的褒奖，被认为是干练有能耐，很有一套的人。而黄金荣呢，终于脱离信差这个苦海，能够办案了。

三、租界里面大开眼

自从黄金荣办了阿眉的案子之后，黄金荣就升了一级台阶，经常跟在叶捕快屁股后面，进餐馆吃白食，到戏馆看白戏，不花钱逛赌场和烟馆、妓院，也算是混出一点样子来了。

由于黄金荣为人善于察言观色，又年轻勤快，叶捕快办什么案子，也愿意带着他。这一天，叶捕快办一件案子，需要到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去打交道，又亲自带了黄金荣当下手，一则让他认路，也让他到十里洋场的租界去见见世面。

按照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除上海知县经过租界时准用仪仗外，其他中国官员必须事先向领事馆领取照会，才能通行。穿军装制服者尤为不准。前些日子，江苏“学政道”来上海巡视学校，途径租界时，仪仗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印捕没收，还逼令下属脱下官服。从这以后，上海县衙门里的差役，单独去租界，都要换上便装。

黄金荣和叶捕快就换下捕快制服，穿了短衣长裤，合坐一辆可以通行英、法两个租界的“大照会”黄包车。他们穿过法租界，抵达公共租界。一路之上，叶捕快作为向导，指指点点，叙述这些地名的出典。外滩是英国军队进入上海后最早控制的地区，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前，矗立着曾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铜像。因为他帮清朝政府商借英法两国军队镇压太平军有功，租界当局立像纪念，让他代表大英帝国，在死后仍高踞上海滩，一直用虎视眈眈的目光威胁着中国百姓。外滩面朝黄浦江一带，高筑起一幢幢大石砌成的大厦，开设起一家家外国银行——美国的花旗，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还有日本、帝俄的。每家银行前，都挂着各国国旗。在公园桥旁的外滩公园门口，挂着蓝底白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大木牌。黄金荣他们只能在车上隔着铁栅翘首窥看，只见在那仅供

洋人玩乐的幽雅树园里竖着英国人马嘉理的纪念碑，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军有“功”的英、美将军华尔和戈登建造的“常胜军纪念碑”。他俩来不及看到公园的全景，就被在园门口看守的印捕驱走。

离开外滩，他们又向前行进到界路（今河南路）的公园，只见一队骑着骏马的万国商团的洋兵，在空地上练习射击，也有不少洋人在跑马。另一处，有一对对洋人夫妇在玩“五柱球’。叶捕快一一指给黄金荣看：“那是‘靶子场’，那是‘抛球场’，都供洋人练武、游玩。”

到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叶捕快要车夫停在划定的地区，带了黄金荣卑躬屈膝地进了巡捕房，到总写字间去递呈公文。黄金荣在屋外等候，听到近处刑讯室里传出惨厉的叫喊。黄金荣偷偷打听，原来有 3 个中国学生，与洋巡捕发生口角，被押进巡捕房，有两个被罚打二百大板，主犯被判“荷枷一月”，说要等洋巡捕被扯坏的“警服”做好后才可开释。看了这几个青年的惨状，黄金荣既感到这些人可怜，又认为他们不识时务，现在的洋人，势力最大，连官府都怕他们，这几个青年不是自讨苦吃吗。

叶捕快办好公事，走出巡捕房，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带着黄金荣继续游逛。他们首先去看的是“跑马厅”。

这“跑马厅”是怎么来的呢？四十多年前，英国人在上海开辟了租界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运送鸦片和信件的马匹，成立“跑马总会”，赌博玩乐。这块场地，占地五百多亩。当初，这里原是个小村落，有一个“跑马总会”的洋会员，骑了一匹马，在这里兜了个大圈子，他骑马在前，有人跟在后面，在他马蹄踏过的地方，打上木桩，再用绳子圈起来，绳圈里的地方就作为跑马厅场地。这一圈，就把不少乡下人圈在了里面。洋人给钱，要他们往外搬迁。老百姓安土重迁，很多人不想要钱，不搬。被英国人用枪逼着，全部押解出去。

叶捕快一边走一边对黄金荣介绍着。黄金荣不由感叹：这外国人，真是横啊。这上海，外国人耀武扬威，中国人缩头缩脑，哪里还是咱们大清国的天下啊。

黄金荣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想在心里。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周围十里的上海县城，破破烂烂没有一点活气。十里洋场的租界，热热闹闹人气旺盛。两者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自己原以为做了衙门的捕快，就很了不起了，哪知道天外有天。看看自己与那些养得肥头胖耳的洋兵印捕相比，自己多么猥琐可怜。

这一次租界之行，给黄金荣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回到衙门很多日子，他一直都在回味这繁华之地。

过了一些日子，黄金荣独自承办了一件棘手的诉讼案。

这件案子是这样的：

上海县城东门下，有一家叫富达的商行，老板汪金友，他与英商安格鲁洋行签订了代购美国花旗面粉三万包的合同，注明是“红狗牌”商标，但事先并无货样，仅以书面契约为凭，先付一半定洋。几个月后，三万包面粉由洋船运至十六铺。堆栈以后，汪老板打开粉袋查看，发现袋内居然全是发霉变红的面粉，包包如此。他当即去洋行交涉。安格鲁竟无理强辩：“我们完全是按照合约办事。合约上早已写明，你们所定的是红色喂狗之食料”，汪老板只好向县衙门起诉，告洋行欺诈之罪，要求归还定洋。衙门的三班就命黄金荣去公共租界，传讯洋行大班安格鲁。

黄金荣藏好公文传票，沿着上次叶捕快带他的路线，来到英国领事馆。在门口站岗的印捕不许他踏进大门一步，他只得在铁门外等候，街上的冷风吹得他瑟瑟发抖。他又气又急，心想，我黄金荣在外面办案，走到哪里都是笑脸相迎，怎么这租界就这么难进呢。但生气也没有办法，黄金荣知道，按租界工部局所订的会审章程规定，中国地方官无权在租界内拘捕或提讯人犯，如若必要，必须经领事馆加签，由租界巡捕房发给“公堂牌票”，才合手续，否则就是非法“越界捕人”，捕人者反被捕，并送公堂惩办。

黄金荣在外面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后，才有传话出来，命他先回衙门，“公堂牌票”随后送到。不料，一个月以后，还是音讯全无。黄金荣发急，生怕上面责怪自己工作懈怠，叶捕快却毫不在乎地拍肩安慰他说：

“这是常事。洋主人怎么会听凭你知县大人使唤？”

又过了一个月，英国领事馆非但没送来传提安格鲁的牌票，反而由租界里的会审公廨发下提审汪老板的传票：案由是安格鲁洋行控告汪老板悔约，所定之面粉按时到沪，却故意不予提货，也不付款，迄今该货因储藏过久变质，成为红色粉末，要求商行赔偿一切损失。

外国人对上海衙门的要求可以不理不睬，上海衙门对外国人的要求可是不敢怠慢。县衙门立即将汪老板拘捕，将其改为被告，送租界审理。

黄金荣和工部局派来的巡捕，押着汪老板到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这“会审公廨”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自从英国与清政府订立不平

等的《南京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后，又进一步订立了《洋泾浜章程》，规定洋人在中国犯了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可不由中国官厅审讯，而由英领事自行审判，“会审公廨”便是他们掠夺中国司法权的产物。“会审公廨”由上海道宪派员与英国领事组织一个法庭，洋陪审官的话就是法律，穿着清朝官服的中国谳员只是驯顺地旁听的陪客。公廨不但保护犯罪的洋人，而且有权审讯无辜的中国百姓。

黄金荣押着汪老板进入公廨，交由“会审公廨”审理。会审结果自然是汪老板败诉，除要在限期内向安格鲁洋行付清货款外，还要罚款一倍，并负担全部诉讼费。

黄金荣回到衙门，把这结果告诉叶捕快。叶捕快摇着头大笑，说出其中的奥秘：“我早就料到这个结果了。租界是洋人的天下，租界里的洋老板，每月向工部局纳税，养肥那些洋官洋警，他们能不庇护自己的主人？你别看咱们那些官老爷在老百姓面前个个威风八面，可是在租界，屁也不敢放，洋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公廨和巡捕房别看不替中国人做主，每月还要向租界里的中国人征收烟捐、赌捐、花捐、房捐，还有地皮捐、巡捕捐，各种营业执照捐，加上各种各样罚款，分给大家，你看那些巡捕、洋老爷不是个个吃得油光满面？我们这里，哼，十个人加起来也不如他们一个指头！”

这一番话说得黄金荣又心猿意马起来，禁不住想：如果我黄金荣有幸到租界里做个巡捕，不是比现在这个捕快好一千倍吗？

这些年的经历使黄金荣明白了一个道理：上海滩就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百姓怕官吏，官吏怕洋人，到租界里在洋人的手下当差，就离着做“人上人”更近了一步。

四、法租界里做华捕

就在黄金荣挖空心思想要进入租界当差的时候，事有凑巧，正好传来法租界总领事警务处招收华捕的消息。

法租界为什么要招收华人巡捕呢？

原来，1899 年，法租界当局与清政府达成扩展租界的协议，北界拓至北长浜，西至顾家宅、关帝庙，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东至城河滨。

法租界成立初期，百业待举，但资金匮乏，法租界当局为了开拓税源，公然应允妓院、花船、赌场和烟馆营业，以便开征“营业税”。

久而久之，法租界当局发现，将烟税花捐承包给有能力的地痞流氓，或与之深交者，便容易有效地收到捐税。于是，他们开始物色此等人物，并与之订立契约关系，承包的流氓只要按约完税，那么租界不仅将允许他们的合法生存，而且将承担保护他们的义务。这样，租界和黑社会势力逐渐开始结合了。

随着租界的扩张，人口猛增，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外国巡捕不谙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内幕，难以有效地控制社会，以后所招募的外国巡捕也形同摆设。而上海本地的地痞流氓之流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底细，尤其熟悉黑社会各团伙的内幕与布局。租界与这一类人物的“联姻”，无疑将会扭转租界对治安问题一筹莫展的局面，大大改善对上海社会的控制。总之，法租界当局为了确保租界的平安，放弃了司法公正这一道社会公正的最后堤防，而心甘情愿地引入流氓势力，这是他们招募华捕的目的。

听说法租界招巡捕，这可把黄金荣高兴坏了。他特地到城隍庙前殿八大皂隶前叩头，叩头，再叩头，虔诚而慷慨地许愿：若有发迹之日，当重修庙宇。第二天，他换了一套整洁的长袍，到法租界公董局设在公馆马路的总巡捕房去报名。但是报上名后，再也没有消息。黄金荣非常着急，忽然想起，母亲黄邹氏租住的房子，邻居有一个陶婆婆，听说她的儿子就在法巡捕房做翻译，托托他的门路，也许能够成功。

也是天遂人愿，黄金荣的母亲黄邹氏经常给陶家洗衣服，日子长了，陶婆婆对黄邹氏深有好感，言语中常流露出可以帮黄邹氏一把的意思。正巧黄金荣遇到这事，黄邹氏就托陶婆婆替儿子黄金荣在巡捕房中通融一下。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巡捕房内打个招呼，黄金荣果然被录取为三等华捕。被派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

这十六铺码头位于水陆交通要冲，是商品集散地，商情繁忙。中外许多大轮船公司，像怡和、招商、太古等，都在这里建有码头。每天进出港口的大小船只，多得不计其数。卸下装上的货物，在码头堆积如山。各种商行、土行、妓院、茶楼等，在岸上比比皆是，互相招揽顾客。形形色色的人群，在此川流不息，从一大早就开始，嘈杂的喧闹声直到深夜。除此之外，许多

地痞、流氓、无赖聚集此地，不断扰民滋事。不是抢夺货物，就是偷人腰包，打起架来，死伤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让路人胆战心惊。他们各霸一方，无恶不作，搅得整个地区不得安宁。

当时的十六铺地带虽非租界，但那里是法租界和南市交接的地带，是一处真正的“华洋杂居”之地。巡捕房为了租界的利益，也涉足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因而巡捕们出资，在黄浦江边盖了一座“望江楼”茶馆。内有32副白木茶座，是巡捕和三光码子们休憩、议事、问案的地方。与之应运而生的是被称为“三光码子”和“望江楼出身的人”。“三光码子”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协警”，他们是华籍巡捕的助手，往往不分昼夜，为巡捕冒险，办事跑腿，在其中捞取好处。“望江楼出身的人”则是华籍巡捕和一批三光码子的合称。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后，当然也就是望江楼的常客了。

第三章
警匪勾结拓势力

黄金荣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法租界步步高升。黄金荣靠的是什么？是警匪勾结！黄金荣本人最大的才华，就是善于利用黑社会势力，纵横捭阖，亦官亦盗，拓展势力，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旧上海景象

一、扩充租界当打手

上海法租界是法国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于1849年4月建立。

作为租界“政府”的公董局，于1862年成立，它设在法国领事馆（今金陵东路2号）里。公董局“有权”维持法租界的秩序，加强警力，清除腐败行为。然而当时公董局的官员，多数是早期殖民者中的冒险家充任，他们“事业”的中心，便是敛财聚宝，这决定了法租界的“政府”只能是合法犯罪的堡垒。

这些官员不仅纵容一般犯罪行为的横行与存在，而且还直接与上海的黑社会发生协作关系，从而助长了上海黑社会势力的扩张。

黄金荣进入巡捕房当华捕时，正值法领事馆扩充租界地盘的时候。法国人强制世代祖居在宁兴路一带中国百姓的住屋，钉上法租界的门牌，还挨家挨户强征“地皮捐’和“房捐”。这些措施激起了民愤，居民奋起反抗，纷纷将帝国主义在自己家门口钉上的门牌拆除，扔进粪坑。于是总巡捕房就派出法捕，带了安南巡捕和华捕赶去镇压，强制执行。

做了巡捕的黄金荣穿了捕房发给的号衣，胸前左右有两个写着号码的圆圈，单排扣上装，腰束两吋半阔皮带，头戴红缨帽，黑绑腿，快靴，手拿警棍，加上他在衙门当捕快时练就的一副骄横的神气，比起那些骨瘦如柴、满面烟容、牙齿乌黑的安南巡捕，显得威武而神气。

他们奉命出发，到达宁兴路时，黄金荣等在法捕指挥下，想把带来的门牌钉到各家门口。居民们奋力阻止。两下起了冲突，混战起来。巡捕举棍猛击，居民拾起砖块乱掷。

法捕威胁要开枪对付百姓。黄金荣等华捕手握警棍，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劝说居民：

“你们这些人啊，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把你们住屋划进租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以后遇到兵荒马乱的时候，洋人就能保护你们。你看外面那些有钱的、做官的，哪个不想往租界挤啊！”

“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福不享，有祸遭殃！敬酒不吃吃罚酒。法国人可是好惹的？要是再不肯钉牌，法国人开枪，死了可是白死啊。就是不死，抓进巡捕房去，也要吃苦头！”

在武力的威胁下，很多住房门上都被钉上了洋号牌，随即又被迫交付地皮捐和房捐。老百姓有的边哭边付，有的边付边骂：“我们住在自己地皮上，倒要向洋人付捐？天下还有公理？”

法巡捕完成了钉牌和收捐的差使，趾高气扬地凯旋而归。黄金荣回到巡捕房，也分到从捐税中抽成所得的几百文奖酬。

过了半个月，黄金荣又跟随法捕，到宁兴路西面一块荒地去。那边有几家农户和三四处坟地。公董局意图出廉价侵占这片土地，兴建新屋，开辟通向八仙桥的马路。消息早已传出。当巡捕到达时，几家农户和一两百个坟主，已经严守在祖居几代的屋舍和祖墓前，他们据理力争，气愤填膺地指责法捕。

但羊对狼怎么能够讲通道理呢？在法捕的指挥下，黄金荣等人，带着一大批地痞恶棍，把这些百姓一顿乱打，然后两人架一个，拖到外面。这边，早有人举起钉耙、铁锹，把房舍推倒，把坟墓掘开。

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抱头痛哭。

黄金荣面对这些“愚昧”的百姓，懒得再像以前那样劝说。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咎由自取。脑子不清楚，只能一辈子做“人下人”，受人欺侮。不就是几间破房子吗？不就是几处破败的坟地吗？能值几个钱？连皇帝见了洋人都害怕，小百姓就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想与洋人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既然知道结果是无法改变的，聪明人就应该识时务，借此机会，讨好洋人，说不定会得到好处呢。何况洋人还给补偿。黄金荣摇着头，觉得同是中国人，自己与这些愚蠢的百姓实在不是一类人。这些人都是“刁民”，愚钝不懂事理，与他们讲理是讲不通的，他们只怕棍棒，只服从棍棒。看来，从今往后，只能用棍棒与这些“刁民”“讲理”了。

从此以后，黄金荣在处理与百姓的冲突时，更加勇敢，更加凶狠。

不久，黄金荣又参与了对小车工人的镇压。

当时，上海陆上交通工具除了马车、黄包车和轿子外，只有一种被称为“羊角车”的独轮小车。这种车子轮子是木头的，走起来吱呀作响。但由于在租界，马车只许洋人乘坐，黄包车和轿子的价钱很是昂贵，而且不能载货。所以独轮小车就成为最实用的代步工具。但是租界当局觉得这种车子样子丑陋、行驶喧闹、招摇过市、有碍市容，实在影响租界的形象，便硬性规定：从早晨八时起至晚上八时止，小推车不准在热闹街道通行。而且还对这种小车课以重税。

前几年，工部局在这些辛苦终朝的车夫身上曾一次次加捐，今年，又宣布车捐从每辆 400 文增加到 630 文。小车工人忍无可忍，互相约定，在规定加捐之日，全体三百多个车夫，到外滩总会前会合，预备请愿，并派人去劝阻个别仍在推车的车夫，使上海滩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英、法租界巡捕房立即派出印捕、越捕和华捕分别把劝阻者逮捕，送到“会审公廨”，戴了木枷示众。这件事更加引起全体车夫的震怒，集体涌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围在门前大声抗议。英、法领事发了慌，出动了大批巡捕前来镇压。两下对峙起来。由于洋人不得人心，租界上的居民、店员和工人，都纷纷赶来支援车夫。英、法巡捕骑着高头大马，手执大刀，向车夫猛砍。车夫赤手空拳抵抗，许多人受伤。

黄金荣他们也举着警棍，与洋人一起镇压群众。群众则举起杠棒扁担，拾起砖瓦石块反抗。洋人巡捕寡不敌众，纷纷退却，一些外国银行和洋行的门窗都被砸碎，洋人都吓得不敢露面。

巡捕房眼看招架不住，租界当局便调动“万国商团”，架起大炮。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兵舰也鸣炮响应，还派出军队登陆威胁。车夫们在枪弹的淫威下，虽然被迫退却，但经此一闹，租界当局被迫暂时取消加捐。

在这一场格斗中，黄金荣也吃了亏，身上挨了几下石头。他才明白，这群车夫不像一般居民那样力弱可欺，幸亏见机得快，逃避得快，虽说挨了几下，身上也没留下伤痕。

这次冲突过后，警务处对受伤的巡捕加以慰问和抚恤。黄金荣没有受伤，不在奖赏之列，但从这件事情上，黄金荣感到洋人赏罚分明、体贴下情，加重了自己对洋人的报效尽忠之心，而对那些车夫却平添怨恨。因为，由于他们反抗加捐，将减少巡捕们每月应得的奖励。

为了报复和泄恨，也为了捞回损失，黄金荣把从小车工那里受的气出在所有车夫身上。在没有公差的时候，他有时也上街巡逻，帮助安南巡捕撬车夫的“照会”。巡捕房规定值勤的安南巡捕每月至少撬照会 30 张。黄金荣发现有的黄包车没有“大照会”，或发现有的车夫不在划定范围内停车，他们立即抢步过去，以违反交通规定为由，不由分说，把车子的“照会”撬走。没有“照会”，车夫就不能做生意，还得自己掏钱要车行再捐一张。黄金荣把“照会”带回巡捕房，按战利品多少获得一笔笔奖赏。

而租界公董局和巡捕房通过几次与居民冲突事件的教训，认识到由洋人出面对中国居民明目张胆的镇压和欺榨，会引起不可收拾的民族仇恨和对立情绪。他们于是想出了“以华治华”的办法：在华人中豢养一批忠实的鹰犬，专门唱白脸，让他们勾结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和地保，到各处去惹事生非，欺压良民。而公董局作为帝国的代表，天主的信使，则唱红脸，出面保护居民利益，骗取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荣誉。于是，租界当局从现存的华捕中选择能干的委以重任。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忠诚、服从、工作巴结、连连立功的黄金荣由华捕被提升为便衣侦探——“包打听”。

二、勾结流氓租界邀宠

黄金荣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刑事处当了便衣探员。

这大自鸣钟的地名，现在泛指金陵东路以北、延安东路以南、紫金路以东到黄浦江这一带。1865年法租界公董局在原福州会馆旧址上建造了3层大楼，中间有座高高的钟楼，装有当时上海第一台大自鸣钟。巡捕房的正式名称叫法租界北区巡捕房，租界时代，楼前曾矗立原来法租界总巡麦兰的铜像，因而俗称麦兰巡捕房，一度曾做过法租界的总巡捕房。

巡捕房刑事处下面有几个股：

一是采访股，专门负责保安。

二是外勤股，专门“抄把子”——就是在大街小巷搜身检查行迹可疑者，同时检查赌场和烟馆。这是往外冒油的好差使，要钱有钱，要“土”有“土”。

三是正俗股，又名花捐班，那是专门管妓女收“花捐”的事，那是块肥肉。

四是“强盗股”，专门对付抢劫绑架强盗窃贼的。这儿油水也特别足，可以做两面生意，既吃原告又吃被告，让两方都拿钱通路子。

黄金荣进了刑事处，被分到强盗股。黄金荣在这些华探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所以在强盗股里地位最低。但是强盗股的巡捕算是捕房里最有权势的人，进了强盗股，就好比拿到朝廷令箭和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对许多事情可以生杀予夺，一手包办。这一年，正好是公董局公告调整华捕待遇，除20两纹银月薪外，每服务满五年者每月加3两，满3年加6两，满20年，连本俸带加薪，每月可得三十多两。黄金荣没想到进巡捕房不久，就名利双收，权势全有，犹如鲤鱼跳进龙门。他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眼光准，他决心在这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舞台上，大显一番身手，做一个众所瞩目的头牌角色。

黄金荣记起父亲黄炳泉在世时，曾把他多年的阅历和中国衙门复杂内情，作为经验告诫黄金荣：自古以来就是狡兔死，走狗烹。抓强盗的和做强盗的，看似不共戴天，其实是互相依存。抓强盗的是不能把强盗抓尽，那样自己就没有饭碗了。抓强盗的要学会把强盗作为自己晋升发财的帮手。所以，要想天下太平，财源茂盛，对匪盗流氓就不能严加镇压，而要学会收买、利用，互相帮衬，坐地分赃。黄金荣本来就是郑家木桥的流氓瘪三出身，与租界中

的流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他就要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大显身手了。

自从进了强盗班，黄金荣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走起路来，头昂得高高的，说起话来，本来就很响的嗓门调子更高了。

这天，他沿着老北门大街向北走着，前面不远便到护城浜了。虽然此时天色尚早，但浜边已热闹非凡。从浦东、南汇、奉贤等县的农民，有的挑着时鲜的菜蔬，有的摇着小木船，运来豆萁柴、稻草柴，聚集在这一带等着货物出售。

黄金荣刚走到郑家木桥，突然听到桥北有凄厉的女声高声呼喊："抓强盗啊，抓强盗啊，强盗抢包了。"他往前一看，只见一个短打扮的青年人手里拿着一个坤包向这边跑过来，这人后面，有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后面边追边喊，想来是那年轻人偷了她的钱包。可是女人哪里比得上小伙子，眼看越追落得越远，只能不停地喊。但是，大街上许多人只是静静地观看，却没有人上来阻拦年轻人。

黄金荣知道又是小流氓在寻衅闹事了，仔细看看，不认识这人，于是乘其不备，一脚踢过去，正踢中那年轻人的脚脖子，年轻人一跤摔个狗吃屎。

黄金荣一脚踏在这人的背上，喝道："小瘪三，有眼无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把东西拿过来！"那年轻人抬头一看，见是个巡捕，只得乖乖听命。

等到后面的女人气喘吁吁的赶上来，黄金荣问明情况，归还了钱包，女人千恩万谢地走了。这时黄金荣又对那年轻人喝道："跟我到巡捕房走一趟。"

年轻人只得跟着黄金荣走，一边走一边不住地哀求："大哥，帮帮忙，放了我，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有啥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定当效犬马之劳。"

黄金荣心里一动，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平时做啥生意？你们一起还有多少人？"

"我叫丁顺华，南汇人，是摇柴船的。我手下有二十多个徒弟。"

黄金荣一听，我何不借这个机会，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呢？于是，他缓和了口气，问道："你们常在这一带活动？"

"是。"

"你认识'黑皮子卿'吗。"

"认识，认识，我们还是好朋友呢。"

"呵呵，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我和'黑皮子卿'是多年的朋友了，你

既然是他的朋友，也就是我黄金荣的朋友。咱们今天相逢，算是有缘分，你去把程子卿叫来，跟我见见面。我在巡捕房供职，有什么事可找我。”

原来这丁顺华虽是南汇农民，但学得一手好拳术，最近几年在郑家木桥一带也算是一霸了。

黄金荣自从与丁顺华结识，在加上他原先就认识的程子卿，三人组成了一个黑白勾结的团伙。黄金荣通过这二人，遥控指挥这一带的流氓瘪三，作为他在巡捕房的本钱。这些流氓瘪三，则借助黄金荣的力量欺行霸市，欺侮百姓，敲诈钱财。

从此以后，黄金荣又经常到郑家木桥来，那些寻衅闹事的小瘪三看见师父过来，都按黄金荣的眼色行事，至此，黄金荣实际上已成了这一带的流氓头子。

例如，有时，黄金荣让眼线纠合瘪三们去抢劫作案，事先他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然后将作案者一网打尽，等事情平息后，黄金荣再设法将眼线保释出来。有时，黄金荣在法租界的繁华地公馆马路商业区出巡，事先派小流氓闹事，待黄金荣到达时，小流氓们便大叫一声“黄老板来了”，随即抱头鼠蹿，黄金荣也会装模作样严加训斥。久之，法租界刑事处对黄金荣另眼相看，认为他最有办法，而黄金荣在捕房中的地位也愈加巩固，并在华捕中崭露头角。连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也因为他能降服流氓，维持治安而塞钱送礼，到后来，甚至按月给他送钱，将他视为“保护神”。

总之，黄金荣暗中制造纷乱的局面，流氓帮着黄金荣放圈套，演假戏，让法租界闹得鸡犬不宁，然后再由他出面消除这种纷乱的现象，这是黄金荣早期博得名声的主要手法。

三、设计圈套买名声

上海县城西北门外，原来有一条河，这河上有一座桥，叫八仙桥。为什么叫八仙桥呢？这里有一段传说。

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桥，只有一个渡口。这渡口，地处荒落，人迹稀少。某个冬天的晚上，一位庸医来到此地。这位庸医，虽是一个好人，但医术很差，给人开了药，不但治不好病，常常反而加重病情。日子一久，找他看病的越

来越少，他最后连饭钱也挣不出来了。无奈之下，就想选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跳河了事。他深一脚浅一脚向河边走的时候，忽瞥见不远处有七男一女八个人在河畔围坐，喝酒取乐，身旁还放着由荷叶衬垫的大块羊肉。医生一天没有进食，早已饥肠辘辘，被酒肉的香气所诱，想前去要点东西吃，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当他走近时，却发现那8个人瞬息之间人影全无，只留下一堆羊骨。医生恼恨之余，拿起羊骨扔入河心。不料从河里冒出一阵烟雾，羊骨蓦然变成一座拱桥，横跨两岸。医生惊喜之余，猜想那些乞丐定是铁拐李、吕纯阳、曹国舅、何仙姑等八仙的化身，而留下的荷叶还在散发清香。冬天不可能有新鲜荷叶，定是仙家之物。医生就连忙拾起，珍藏在怀。回家后，将叶片掺在药中，抢救危急病人，一服即灵，起死回生。于是这段八仙赐赠仙荷叶的故事，一时传遍上海。医生从此病家不断，那座拱桥也就被称为八仙桥。

后来八仙桥被划进法租界。八仙桥附近有一家酒铺，招牌名为“得意楼”。由于八仙桥的传说，来往客商，每每闻名而来瞻仰这已经改观但与八仙有关的仙迹。有一些远方的善男信女还常常到此许愿求子。“得意楼”凭借仙光，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要说法租界的酒楼，数这里人气最旺。

就在黄金荣做了包打听之后半年多，一天，得意楼进来了二十来个客人，客人打扮成各式各样，拥入店堂，分桌而坐。因为这里外来的陌生客人非常多，所以没有人对他们特别注意。这一伙客人要了满桌菜肴，七吆八喊，盛酒的串筒遍地乱扔。他们足足吃了两个小时，最后醉得七倒八跌，不付酒账，就要扬长而去。堂倌上前阻止，客人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恶声毒骂：

“我们一群祖宗到你小店来喝酒，那是看得起你们。不问你们要钱你们就赚了，还要老子付钱？”

这人边骂便伸手一搡，把堂倌推倒在地，其他伙计向前讲理，被这伙人噼里啪啦一顿好打。酒楼里顿时盘碗与酒菜齐飞。一连三天，这伙人天天光临，顾客们都吓得不敢上门。一时间，酒楼门庭冷落，生意清淡，天天蚀本，这可急坏了掌柜的。

掌柜的找人打听，知道了这事是郑家木桥流氓瘪三。想要去巡捕房报案，有人劝他说：“千万不要报案，一报案，就得罪了这群流氓。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天天和你捣乱。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你有产业，他们是光棍一条。巡捕房又不能天天派人来把守。你得罪了他们，你这酒楼就不要想开了。”老板急得要哭，连连道：“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这人给他出主意道："大鸣钟巡捕房最近来了一个叫黄金荣的包打听，听说他很有办法，你何不请他出面试一试？"

掌柜无奈，只好亲自去拜见黄金荣，请他出面。黄金荣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吧，我包你无事。"

第四天，那伙人又接踵而至，正畅怀吃喝时，忽见店门外闯进一个身穿长袍的麻脸青年，昂立在店堂中央，怒睁双目，环视四周。那些人看到他，像老鼠见猫，个个萎头缩颈，互相使个眼色，招呼一声，撇下满桌酒菜，悄然离去。不料那麻脸抢前一步，当门一站，双手托腰，拦住这伙人，骂道："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居然敢在这里吃白食？想得倒好！留下钱再走！"

这些原来横行霸道的人居然一声也不敢吭，个个低眉顺目像小绵羊一样，其中两人，从口袋里摸出几两纹银，往柜台上一放，还赔着笑脸道："这是三天的酒菜钱，不够，下次补来。"说罢，像一群受惊的老鼠，狼狈逃出。

这麻脸自然就是黄金荣。酒楼掌柜见黄金荣有这么大的力量，又惊又喜，连忙把他让到楼上，百般奉承，千般恭维。黄金荣微微一笑，道：

"这不算什么，小事一桩。不过，我也不能天天来你这里。这些小瘪三又全是亡命之徒，不要逼他们走绝路。我看，以后白食不许他们吃，是不是留一张桌子，几个位子，送两串筒'竹叶青'，一碟发芽豆，应付应付，就当恤老怜贫做好事，算是请他们抱抱台脚，也省的别的流氓瘪三来捣蛋！"

"得意楼"掌柜至此哪有不答应的道理，连连打躬作揖。当他恭敬地要请黄金荣吃酒的时候，黄金荣袖子一挥，嘻笑一声，扬长而去。

见此情景的酒客们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巡捕真不错，通情达理又仗义。不像别的巡捕那样只知道欺压人。"

一传十，十传百，顷刻之间，八仙桥一带店铺和居民都知道了黄金荣的大名，说他是个仗义秉公的"包打听"。

从那天以后，果然有一两个瘪三天天上门喝酒。先几天他们付账，店老板拒收，后来就毫不客气吃了就走。半年以后，他们却吃了不走，待顾客散尽，就有一帮瘪三小偷，拿了偷窃、扒窃所得，在这里交赃。以后几十年，"得意楼"就一直成为法租界南段盗贼们公开而又秘密的销赃之处。

四、破获宝物失窃案

法租界外上海县衙管辖区，有一家程记文玩店。这家店主要出售清朝的古董文物，其中有一件镇店之宝，是乾隆年间的玉如意。这玉如意长达两尺，工艺精美，异彩熠熠，堪称绝世珍品。曾经有英商平和洋行的买办、巨商朱葆三出价五万两购买，被程老板婉言拒售，推说是祖传无价之宝，留作纪念，仅供世人鉴赏。谁料就在八仙桥得意楼酒店事件不久，玉如意竟然失窃。

程老板惊惶万分，马上向县衙门报案。上海知县令三班捕快四处缉拿窃贼。一月之内，毫无线索。一天，程老板接到一封匿名信，告密说：盗窃玉如意者藏身法租界内。县衙门即将此案转投法国领事馆。领事交给大自鸣钟巡捕房承办。巡捕房的十多名华捕在写字间内议论此案，都说此案难办，没有人愿意接差。法国督查见状大怒，骂道：

“看你们平日耀武扬威，怎么遇到案子就成了缩头乌龟了。我们法国人养着你们，可不是叫你们吃闲饭的。你们如若觉得干不了这个差事，那么请辞职。”

这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话，骂得十多人满脸通红，噤若寒蝉。但他们想到如果自己接了这个案子，最后破不了，那就更加丢人。所以仍然没有一个人吭声。

黄金荣看火候差不多了，就说：“要破这个案子，需要从长计议。希望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试一试。”

法国督查有点半信半疑：黄金荣才做便衣巡捕半年多，比这个巡捕房的任何一个人资历都浅，别人不敢接这个案子，这个年轻人能行吗？

其他巡捕则是既高兴又暗地讥笑。高兴的是有人出面接下难题，解了他们的围；讥笑的是这个黄麻皮不知天高地厚，为了出风头不知死活。如果限期内不能破案，看他怎么交差。

黄金荣也不多说，自此之后，私行出访，来去无踪。结果，不到半月时间，他就向上级报告：“玉如意的线索找到了。”

“太好了！”洋官高兴得跳起来，“黄，了不起！窃犯抓到了没有？”

黄金荣摸了一下脸上的麻子：“我安排了‘眼线’，‘眼线’报告说，他知道赃物藏在哪里，但他有个条件：玉如意可以交还，但不能再抓人，而且，

失主还要付一笔悬赏。如若不答应这个条件，想动手捉人，他们就不客气将宝物毁掉！”

洋官只要找到赃物就算完成了任务，万事大吉了，哪管什么窃贼是谁？至于悬赏，也不用自己出一分钱。立即满口答应。

于是洋官把要求通知程老板。程老板立即向衙门和巡捕房销案，另外差人送五千两纹银到停舶在郑家木桥的一艘空船上，取回放在船舱底下用蓝布包裹着的玉如意。

珍宝失窃和归还的过程，神秘莫测，没人知道黄金荣是怎么破的案。通过这件事，黄金荣不但获得程记的奖酬，而且名声鹊起，在洋人心目中地位大大提高。

据说，几年之后，有人看到北京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到黄公馆来拜客。黄金荣和他双手紧紧相握，盛情款待。交杯敬酒时感谢李三为玉如意这件案子出过大力，帮过大忙。至于如何出力，如何帮忙，就没有人知道了。

黄金荣追回宝物不久，巡捕房对街一家广货店又出事了。这家广货店是一个姓王的商人新开的，预定九月十六开张，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只等这一天了。等到九月十六早晨，王掌柜早早起来，和伙计们忙碌开张事宜。忽然有人发现，挂在门口的那块金字招牌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昨天白天还在，肯定是夜里被什么坏人摘去的，目的肯定是想破坏这个开业庆典。这可怎么办？现订做已经来不及了。庆典请柬早已经发出，推迟庆典也不行。如果没有招牌，这又开的是什么庆典呢？老板和伙计无计可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关上大门，在店内团团乱转。店外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有的同情，有的嘲笑，有的安慰，有的咒骂。这时，程子卿过来献策：“我看你们不用急，人人都知道对面巡捕房的黄金荣为人义气又有办法，去请他出来，肯定能平安无事。”

王掌柜在众人怂恿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随着程子卿穿过马路进入捕房，但是没找到黄金荣。他们又急又忧，正垂头丧气走出捕房大门，忽听到从对街传来一阵热闹的喧哗声。店老板以为又生意外，急得脸色煞白，抬头一看，原来有一群瘪三，敲锣打鼓，把招牌送了回来，并端端正正挂在门口。店老板又惊又喜，呆若木鸡。

那程子卿，在一旁翘起拇指，大声赞叹：“三国里的张飞，当阳桥大吼一声，喝断桥梁。看黄金荣，不用露面，只提他的名字，就把人吓退！”

王掌柜喜出望外，急忙回店，对送回招牌的瘪三非但不予追究，还发给

红纸包的喜分，作为赏金。接着大放鞭炮，开店大吉。店主恭立门口，欢迎顾客进门，又不断朝对面巡捕房连连拱手。鞭炮似乎为黄金荣而放，人们都在为黄金荣喝彩。

巡捕房里的法国督察长不断听到人们对黄金荣的赞扬声，就把他升了一级，而且还奖给他一笔钱。黄金荣表面上谦逊，心中暗喜不已。他慷慨地把酬金分给手下人那帮人，博取大家对他的尊敬和服从。

有一次，黄金荣忽然神色严肃地向督察长透露一个情报：据他的眼线探听到，有一个盗窃团伙要在租界内外进行抢劫。督察长听后非常紧张，立刻要翻译布置，派出探捕，化装埋伏。特别指派黄金荣带领华捕和暗探，监视外滩十六铺一带。

这十六铺一带，鳞次栉比地耸立着许多外国银行大楼：只见每家银行挂着自己本国的国旗，有星条旗的花旗银行，红白蓝旗帜的法兰西银行和东方汇利银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太阳旗的横滨正金银行，帝俄的道胜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和荷兰银行。

一大早，黄金荣就带领人马，来到最繁华的地段。他还特意关照手下，只许活捉，不许开枪。自己身为总指挥，自己穿一身短打，躲在树后的隐蔽处。

他们一直等到中午过后，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抢劫的动静。有人开始熬不住了，问黄金荣是不是情报有误，或者是走漏了消息，劫匪不敢来了。黄金荣摇摇头，不动声色，只是说："离黑天时间还早呢，耐心等待，会有机会立功的。"

下午三时，外滩大自鸣钟猛响三下。黄金荣发出要手下注意的暗号。就见有两个商人从荷兰银行出来，每人臂下夹着一个皮包，皮包鼓囊囊、沉甸甸，看样子有不少钱。两人匆匆出门，走下石阶，走到黄金荣栖身的左右树木后面，突然闪出十来名劫匪，冲过马路直向商人扑去。这伙人，围住那两个商人，有搬胳膊的，有抱腿的，有抢包的。那两个商人猝不及防，人跌倒，包丢掉。眼见劫犯抢劫得手，黄金荣从容地把辫子一绕，口吹警笛，向窃盗们发动攻击。埋伏在四处的便衣探捕一哄而上，向窃盗包围而去。窃盗好像早有警惕和准备似地，把抢到手的包扔在地上，只抓了几把零星洋钱，拔腿四散逃跑。捕探随后追踪。霎那间，外滩一片混乱，行人四处逃避，在一片混乱中，窃贼溜走了。

黄金荣这才赶到失主前，查看损失。幸亏出警及时，劫匪慌忙之中只是

胡乱抓了几把钱，损失不大。

黄金荣准备就鸣笛收兵。这时，有个捕探带过来一个刚抓住的劫犯，押到黄金荣面前报功。

黄金荣一看，连忙对捕探说："兄弟，怪我没有交代明白，这位是我派进去的眼线，自己人，快放了。"说着又抱拳朝对方拱手，"对不起，顺华兄弟，明天请你到八仙桥'得意楼'喝三杯压惊。"

这件抢劫案破得及时而成功。黄金荣因此而名声大扬。不久之后，黄金荣升为巡捕房探长。

第四章
苏州娶回了桂生姐

黄金荣做巡捕的时候，曾经被迫辞职。辞职后他去苏州“打天下”，没想到，山不转水转，黄金荣竟然在这里又遇到了桂生姐，并且把她娶回了上海滩。在桂生姐的协助下，他开始了自己“辉煌”的人生。



做巡捕探长的黄金荣

一、金荣撂挑子

黄金荣做了巡捕房探长以后，每日9点钟起床，盥洗完毕后出门，他不穿制服，不佩手枪，也不去巡捕房办公，而是去望江楼喝茶。望江楼中，每个华探都有固定的座位，好像是办公桌。黄喜欢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他往固定的座位上一坐，便有被称作“三光码子”的流氓瘪三前来汇报、问候和打听消息。日子可以说是过的有滋有味。当他正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时，却突然受到了冲击。

这事要由法租界爆发的一件震动上海滩的反帝暴动的“四明公所事件”说起。

19世纪末，上海城老西门外，有个庄子，周围是一圈两人来高的围墙，严严实实地裹住里面的房舍、树木。南面两扇乌黑的大门，终年关闭，一个月也只是偶尔打开几次。门额上钉着一方大匾，上面写着“四明公所”四个大字。原来，这“四明公所”是宁波同乡会建的寄存棺材的地方。门前还有一大块荒地，也是宁波同乡会的墓地。

宁波人当时有30多万人旅居上海，是上海外来人中数量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在当时的上海滩上人称“四明帮”或“宁波帮”。这30多万人中每年每月变成“鬼”的，除少数“魂归故乡”之外，大部分都留在这公所里。在所里呆了几年，如果无法“叶落归根”，那便被抬到门外的墓地埋葬。

1878年，法国人使用武力，强行拆迁四明公所，与数万宁波人发生激烈冲突。不料法国巡捕开枪，打死7人，打伤几十人，宁波人毫不退让，准备坚持斗争到底。后经清政府官员出面调解，法租界当局同意赔7000两银子，清政府的上海道褚心斋和南洋通商大臣沈官保等，与法国领事订立合约，明确该处为华人所有，租界当局不得占用。不料，1898年初，法国领事自藻泰突然给中国道台蔡和甫一纸照会，其中说：“此地为贵国租予法国，即应归法国管理。且中外公例，地方不便之事，官厅可以改革。四明公所史冢逼近居民，人鬼杂处，易生疫疠，于我侨民实属不便。希道台阁下急速处置此事，本领事翘首以待。”

这一下，在上海的宁波同乡闻悉大哗。浙江宁波籍的富商闻人叶澄衷和严小舫二人，以总董事名义出面，上告道宪。

这叶澄衷也算是上海滩的一大名人。他出身农家，父早死，同乡带他来上海木器业当学徒。他生性好强，不受驯服，就改行在黄浦江摇舢板，来往于浦东浦西，并贩运果品食物，在船上向乘客兜售。一天，有一外国军官搭乘，遗留皮囊，他代为保存，原物奉还。军官给他报酬，他坚决不受。军官允许他上洋船贩货。后来，有个西商来上海开设五金铺，缺少华籍经理，见叶澄衷能干老练又谙英语，就邀请他担任此职。

叶澄衷既任五金铺经理，又兼营其他土洋商品，数年内，成了富商。他为了经商方便，还出钱向清政府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因此，上海道宪对以叶澄衷为代表的上告，不敢贸然判断，着令静修办理。可是上海百姓忍无可忍，遍发传单，反对法租界无故掠夺“公所”之地。而法租界当局也竟狂称：“中

国甘心退让，台湾、旅顺、胶州，均唯命是从，区区会馆，何足道哉？”法领事督察还派了探捕团兵，擅自将四明公所的围墙拆毁。

宁波同乡见朝廷官员不能保护国民产业，便自动发起罢工。一时，商人停止交易，匠人停止工作。法大马路家家闭户，连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也纷纷响应，凡宁波人所开商店，一律罢市。在旧上海，宁波人开的商店一旦罢市，整个上海滩市面就黯然失色。法租界当局见此情况，即令大自鸣钟巡捕房派出几名法捕，手持洋枪，沿街巡查，进行威胁。又从兵舰上调来百余名水兵，分道弹压。又命令黄金荣等一些华捕在四明公所一带，严加把守，驱逐行人。有不服者上前交涉，便将对方击伤，顿时造成紧张局面。

叶澄衷于是发令通知各行各业，准备与法人决一死战。法领事恐兵力不足，发电报到香港讨救兵。

上海道宪也眼见事态扩大，无法制止，只好飞禀总署。总署既不敢得罪洋人，又无法说服百姓，眼看局面无法收拾却无能为力，只是要求下面“从容开导”，“相机办理”，一点办法都拿不出。

素以公正闻名的知县叶廷眷，单身匹马，骑至“四明公所”，进行劝服，同时要法租界当局严守界址，不得擅动。法租界当局见此情景，愿出搬场费十万，并由华官以其他地方交换代替公所。宁波同乡死不同意，愤然而起者万余人，准备分头攻打法租界所有巡捕房。上海道宪惶悚不安，出告示阻止。

不料法领事在第二天上午，派出百余名士兵，带了两尊大炮，前往四明公所，要对守卫四明公所的百余中国百姓进行镇压。两下相激，引起了更大的反抗，人们手持杠棒，对洋兵怒喊：“谁敢拆一块砖头，就要谁一条狗命！”法国兵虽有武器，可是面对愤怒的百姓，也不敢造次，吓得急忙退回，和黄金荣等一起躲进巡捕房。中国百姓在叶澄衷指挥下，反守为攻，大小商店一律闭门。住在法租界的居民也迁徙一空。无数英勇义士，直奔小东门巡捕房，将其墙垣拆毁推倒，用砖石怒击法兵。法兵鸣枪还击，我爱国同胞被杀害者达十五人。

法租界当局知道此次暴动事件是叶澄衷为首，必须将他谋害，才能平息。于是派黄金荣等数十名包打听，四处探听叶澄衷的行踪，准备暗中下手。黄金荣穿了便衣，潜入八仙桥和小东门一带，向他的小弟兄们布置，在方九霞银楼四周设下暗哨，随时报告叶澄衷的行动，妄想乘其外出之时或不防之机，

即下毒手。不料，黄金荣脸上的麻皮标记被人识破，他和小弟兄们鬼鬼祟祟的样子更引人怀疑。于是，有人要谋害叶澄衷的可怕新闻，一传十，十传百，顿时传遍上海滩，激起更大的公愤。不但罢市停工，连在洋人处当仆人、为洋人裁衣的裁缝、为洋人烧饭的厨师也纷纷辞职。

平时耀武扬威的那些洋老爷，吃不到饭，穿不上衣，连每天大便都发生了问题，就纷纷向领事求援。法租界当局一面仍派兵守驻各处，假装威武地禁止华人通行；但另一面又悄悄向各方面传言：法方不是非要占用"四明公所"不可，而是想得到南马路一带土地。不料因此更激起中国百姓震怒，识破他们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清政府害怕重又肇事，便派出官员与法租界当局会商：以八仙桥向西十里之地让给法人，遭毁坏的四明公所围墙由法赔偿，公所永远由宁波同乡执业。至此，风潮才得平息。

在这次事件中，黄金荣因执勤不力而受上司斥责。

接着，由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举起反帝旗帜，怒击平时盛势凌人的洋鬼子。上海租界也受到这声势浩大革命力量的威胁，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杀尽洋鬼子"的标语。那些曾在小刀会、太平军占领上海时纷纷逃入租界的避难者，害怕这块乐园也会变成战场，又纷纷离开。

黄金荣因为在四明公所事件里吃到苦头，预感到他的靠山并不像自己原先想的那么可靠。

正当黄金荣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之时，又遭到巡捕房领班徐安宝的排挤。

徐安宝和所有头目一样，对为他效忠尽力的部下，深为得宠和信任；一旦部下功成名就、声誉超过自己时，便感到不满甚至嫉恨。他本是黄金荣的上司，可是不到两年，眼睁睁看着下属的威风竟压倒本人，洋人对黄金荣的信任也渐渐有超过自己的趋势。他又是愤恨，又是嫉妒。出于发泄，忍不住在洋主人面前进行挑拨和毁谤："黄金荣破了不少案件，可是怎么从来没抓住一个罪犯？他对那些窃贼、流氓和瘪三，是无可奈何，纵容，还是有意包庇？"

法国督查长把黄金荣叫进总写字间，脸上保持过去宠信的笑容，也显露怀疑的眼色，把徐安宝的话照说一遍。

黄金荣知道法国佬对自己的态度突然变化，是领班在一旁挑拨的结果，他实在无法回答，只好用生硬的语调答复洋主，借此嘲骂领班："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督察长既然疑心我和流氓匪盗串通，那么徐领班是我的头目，难道他也和我一鼻孔出气？”

不料这一下犯了大忌。在洋主人心里，为他效命的走狗，对老百姓可以张牙舞爪，呲牙咧嘴，横眉怒目，但对上司只能摇头摆尾，低头听命。看到黄金荣今天这种冒犯的态度，自然引起反感，原是婉转吩咐的话变成了严厉的命令，通过徐安宝的翻译，更成为恶声的责骂：“租界里的流氓瘪三全是祸根。限你三天之内，全部铲除，否则，把你也判为通匪论处！”

租界里的流氓瘪三是黄金荣的左右手，黄金荣再怎么凶狠毒辣，也不肯对这些人下手，就强硬地拒绝：“谁愿意做这事谁做，我不做！”

督察长没有想到黄金荣敢当场抗命，皙白的脸孔涨得通红，一对碧绿的眼珠闪忽着，大怒道：“你竟然敢违抗命令，你，你不配当包打听！”

黄金荣这一阵正为租界的安危担心，也为自己是不是继续做密探、当洋人殉葬品而犹豫不决，加上今天突然遇到难题，还受责斥，正如火上浇油一般。就如同他当年从裱画店出走一样，现在他又就把心一横，从口袋里摸出包探卡，朝桌上一掼，说了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就走了。

二、戏院看场子

黄金荣又回到家里。

他考虑再三，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到苏州去另开码头。苏州是父亲发迹之地，地方好，人头熟，托亲访友，谋一个差使，十拿九稳，满有把握。而且自己现在在租界也已出人头地，此番返回父亲的故里也算是衣锦荣归，可以为当时狼狈离乡的父亲扬眉吐气。

黄金荣到郑家木桥去和程子卿、丁顺华告别后，带了“三光码子”徐福生作为自己的帮手，一起去苏州闯天下。

父亲生前在苏州有个拜把兄弟，叫刘武琦，他原来是苏州县城里一名地保，当年与黄炳泉过从甚密。太平军攻打苏州，衙门的人四散逃离，刘武琦趁机打劫，专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混水摸鱼，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他以此为资本，一心从商，成为生意人。

黄金荣和徐福生一起找到刘家，希望刘叔叔能够帮自己谋个差事。刘武

琦听说过黄金荣在上海的“事迹”,希望黄金荣在自己门下当差,成为得力帮手,就推说当今乱世，吃衙门饭朝不保夕，劝黄金荣改行换业，暂时屈就在他开设的天宫戏馆管前台。因为常有一帮地痞恶棍到戏院来看白戏，喝茶不付钱，需要有个像黄金荣那样牌头硬的人挡门压阵。黄金荣答应了，徐福生就在戏馆里当一名茶房。他们两人上下搭配，得心应手。

天宫在苏州算是有名的戏馆了。原来公演京戏，可是有名的京角难邀，也就演出苏州滩簧、南京红局。无锡滩簧的著名女艺人青宝姑娘也曾在这里演出，轰动一时。暑夏季节，由弹词艺人说书。戏台不大，台前的池座摆上三十来张方桌，可坐两百多个看客。看客进戏馆不用买票，由站立在院门口招徕的案目带引，在近戏台的桌旁一坐，茶房过来伺候茶水，看客买几根茶筹，票资就包括在茶钱里头。还有小贩在池座里来去周旋，送上瓜子、水果、糕饼。看客一面看，一面吃，一面聊天，加上台上锣鼓，使整个戏馆喧闹一片。

黄金荣在租界巡捕房当过包打听，捏过卡，收罗过爪牙，打过天下，当年也曾是一号人物。如今到了苏州这么个小地方，在小戏馆里当管事，自然有英难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可是转念一想，天无绝人之路，当年从姐夫的裱画店出走，不是也赤手空拳吗？但凭着自己的双拳，硬是打下了一片天下。现在的处境可是比当年好多了，英雄豪杰就要有白手起家的勇气。这样一想，他就精神百倍，陡增新打天下的信心。

有一天，三四个过去常来看白戏、吃白食的地痞，知道戏馆里来了个新管事，就故意来寻衅，掂掂对方斤量。当徐福生举起长嘴茶壶为他们泡了四杯龙井，摸出茶筹收茶资时，其中一个地痞却指指自己的脸说：“你小子新来的吧，认认大爷这张脸吧。这张脸就是茶钱！”

徐福生一句话不说，把茶杯收回。地痞大怒，伸手去抽他耳光。福生把胳膊一挡，那地痞的手就像打在棍子上，正在呲牙咧嘴的时候，徐福生霹雳巴拉连抽了地痞十几个耳光，把地痞打得晕头转向，口吐鲜血。

一起来的几个地痞见同伙吃了亏，一哄而起，围住徐福生就群殴。徐福生放下茶壶，把肩上的抹布一绞，当成武器，与几个人对打起来。这些小地痞哪是徐福生的对手，不大一会，个个鼻青脸肿，东倒西歪。看事不好，他们就想开溜。正在乱成一团时，黄金荣过来，伸出一条胳膊，像铁栅栏一样将对手挡住，麻脸上的一对大眼鄙夷地一横：

“哼哼，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以为这天宫是什么地方？我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天宫刘老板请我来压场子。今天让你们认识认识，你们如若不服，我们到外面去较量，不要打扰各位看客太太平平看戏。”

那几个地痞本就是欺软怕硬的主，现在这么多人都吃了亏，听到黄金荣的名字，看到这副架势，立刻矮了半截，像泄了气的气球，屁也不敢放一个，狼狈跑开。徐福生因这次在天宫戏馆闹打地痞大快人心，人们给他取个绰号“闹天宫福生”。刘武琦见黄金荣办事可靠，就把戏馆一切事务全部托付给他，黄金荣也俨然以天宫老板自居。

这几个地痞虽然让黄金荣打怕了，但他们后面的靠山，老头子曹安昌咽不下这口气。心想：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黄金荣再厉害，毕竟是外地来的。你打了我的徒子徒孙也就罢了，可是这许多日子，也没有来拜访过我老头子。难道你以为我就是那么好惹的？

曹安昌想继续派人去天宫捣乱，无奈看看自己的徒子徒孙，没有一个中用，于是他放弃正面冲突，暗地里下手。

不久，天宫从无锡请来竹匠出身的陈金齐演出“对子戏”，曹安昌暗中买通苏州衙门，要以男女同台演戏，有伤风化为罪名，前去逮捕，借此捣乱天宫。衙门里也有刘武琦的人，这人把消息透给了刘武琦。刘武琦于是先走一步，要黄金荣去找承办此事的叫马如龙的捕快通融。这一去，黄金荣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人。

三、苏州遇婊子

马捕快住在玄妙观附近一排小平房里。推门进去，天井花坛里种着一棵清香扑鼻的桂花树，小客厅布置得干净简朴。马捕快不在，出来招呼的是捕快的妻子桂生姐。黄金荣见了一呆：原来这人竟是南市一枝春的烟花女子林桂生。

黄金荣与桂生姐是在黄金荣进了租界做巡捕时认识的。黄金荣做了法租界巡捕，有了钱，一有空就出入欢乐场所，在酒店他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但身为‘包打听’，就不能公开去寻花问柳，只得偷偷摸摸地到南市一枝春街一家“烟花间”去发泄情欲。

在这里面，他遇到了林桂生，相貌虽然平平，她的眼神却有迷人的魅力，黄金荣与她一见如故，两人打得火热。有一夜，她向他诉说：鸨母因为她接客少，不赚钱，要把她卖掉。黄金荣虽然喜欢她，但因为挣的钱马上花掉，并没有攒下钱，无法为她赎身，只好哼哼哈哈，不作回答。两个月后，黄金荣再去找她，老鸨告诉他：林桂生已经出嫁到苏州，黄金荣有些失望。没想到，山不转水转，黄金荣竟然在这里又遇到了桂生姐。

两个老情人见面，都非常激动。当初曾经恩爱一场，后来突然不告而别，今天又突然重逢，自然都高兴异常。黄金荣见林桂生不再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梳了个“保娘姆头”，发髻上插了一排桂花，不施脂粉，布衣布裙。但一对眸子，依旧那样机灵锐利，显得干练精明。

可是现在两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当初的情人关系，所以都压抑住了自己的感情。当家的不在，林桂生自然也认出黄金荣，但她现在已为人妻，不能对其他男人露出一点亲热和轻浮，只像是曾经相识的朋友那样大方地接待黄金荣。听黄金荣说明来由后，先默默地一面用手指在桌上画着圆圈，一面微微颔首代丈夫一口答应帮忙。

黄金荣见了故人，话语特别多，滔滔不绝叙述自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种种功绩，又眉飞色舞说起自己在苏州打天下、坐江山的抱负。桂生姐出神细听，望着黄金荣，目光中又和过去一样露出无限钦羡和爱慕。

过了几天，在马捕快的调解之下，黄金荣拜见了曹安昌，一老一少握手言欢。接着，曹安昌派了三四个徒弟到天宫来，客客气气送给戏班一块绸匾，还付了加倍的茶资。当演员上台，每开口唱一句，就报一阵彩声，使全戏馆的看客都目瞪口呆，为这奇特意外的场面暗暗吃惊。

黄金荣感谢马捕快的从中调解，特地带了一些礼品到马家。

黄金荣这次见到了马捕快本人，却发现夫妻两人就像颠倒了阴阳：妻子豪爽、精干，具有男性的轩昂气度；身为捕快的丈夫却躲躲闪闪，庸庸碌碌，倒像个保身怕事的细弱女子。

深入交谈之后，黄金荣才明白这事全亏桂生姐。马捕快怕两面不讨好，本不愿介入此事，是桂生姐硬逼丈夫促成好事的。马捕快谢绝黄金荣送来的礼品，还表示以后天宫戏馆再发生类似事件，请老板自行处理。黄金荣见主人坚不收礼，便热情相邀到天宫看戏，马捕快也一口谢辞。桂生姐用目光责备丈夫不通人情，自己笑着连声允诺，当晚就约了小姊妹到天宫去看戏

捧场。

从此，黄金荣为了能多接近桂生姐，常常请她看戏，坐在台口正中第一桌，桌上摆满水果、糕点，瓜子和蜜饯，自己还在一旁殷勤相陪。桂生姐也想与黄金荣多谈心，就以答谢黄金荣热情好客为名，礼尚往来，邀请他到家里吃便饭。马捕快每次总说衙门有事，匆匆扒了几口，放下筷子就走，留下了黄金荣与桂生姐对酌。桂生姐请黄金荣喝她亲手泡酿的桂花酒。一口进嘴，醇香甜润，黄金荣赞不绝口，两人边饮边谈。桂生姐伤心地叙述自己沦落为烟花女子的经过后，又倾诉老鸨如何逼她嫁给苏州的马捕快。那时，她天天等黄金荣，不见他来，以为黄金荣对她也是逢场作戏，没有真心，便咬咬牙出嫁。想从此改邪归正，做个良家妇女，可是心里总是惦记着黄金荣。黄金荣也表示自己并非无情，实在是忙于公务，如果能抽空去看她，见她有难，那肯让她跟别人？非但错过机会，而且在巡捕房劳而无功，最后一气之下离开，到苏州来打天下，没想到却与桂生姐重逢，真是缘分不散，只可惜她已经正式嫁人，而自己也没有当日的威风。

“我知道你是英雄好汉，暂时落难，自有出头之日。不像我，一个女人，看来要在这小地方受一辈子苦，”桂生姐沮丧地叹息。

“马大哥人品不错”，黄金荣翘起拇指，故意试探。

“唉，也太老实了！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桂生姐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人家吃衙门饭的，都有财有势，八面威风。他呀，缩头缩脑，胆小如鼠。我替他出了不少主意，告诉他怎么怎么做，可他就是不敢做。人活一辈子，就应该活个潇洒痛快，可他倒好，树叶掉下怕打头，捧着金碗讨饭吃。人家说他想当清官，我看他是碌碌无用，死心塌地当奴才！我原以为有当捕快的丈夫，像屋子有了栋梁，可以替我争气。没想到他窝窝囊囊，一点没出息，反让人瞧不起。真要被他活活气死！跟着他，我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黄金荣不胜感慨地长叹一声，也不知道是为桂生姐遇人不淑而惋惜，还是感叹马捕快这样的庸才竟能娶到如此贤惠能干的妻子。

桂生姐越说越激动，酒后口吐真言：“像你金荣，年纪轻轻就出人头地。他真及不上你一个指头！难道是命里注定，我要吃苦？”

黄金荣这与众不同的“落难英雄”又使虚荣的女主人动情，心地不正的女主人也用话挑逗引起客人的邪念。往事难忘，旧情复发，两人再也顾

不得礼义和伦理，双方投视邪狎目光后，彼此征服了对方。从此，两人交往不绝，黄金荣把马家作为消遣之处，桂生姐也借他发泄对丈夫的不满和怨恨。

四、重走老路子

黄金荣来苏州，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年。自从黄金荣离开上海以后，法租界里案子时有发生，闹得鸡犬不宁，但巡捕们办案不力，巡捕房万般无奈，迫切需要黄金荣主持破案，这时，中华大地又闹起了义和团运动。突然有一天，当初排挤黄金荣的徐安宝陪着法国督察长，到苏州天宫戏馆来找他。

黄金荣不冷不热地招待他们看戏、吃饭。酒过三杯后，徐安宝说明来意："自从闹起义和团，上海租界比过去更热闹，本来离开的人全都回去，还增加了几万。人多了，事情也多，巡捕房忙不过来……"

"还有那帮流氓"，法国督察长用生硬的中国话补充，"自从你走后，天天闹事作案，我们派了许多人手，都管不了……"

黄金荣跷着腿抽烟，一句话不说。他自然清楚，那帮天天闹事的流氓一定就是他的结拜弟兄和他们的手下。

"我们这些日子，老是受领事的训斥。我们现在才知道你金荣的本事。你走了，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如今奉命来请金荣兄弟，是不是仍旧回上海，帮忙办事？"徐安宝窥视一下黄金荣冷漠的神色，见没有反应，赶忙又奉承几句，"你结交广，手脚快，是巡捕房不可缺少的一只鼎！临来时，副总监说，只要你肯回去，一定重用你，升你当领班，管外勤股和强盗班。"

黄金荣一听，心花怒放，重回上海是他一直蕴藏在心底的愿望，在苏州两年，身在苏州天宫，心在上海捕房，在夜里做梦也和结拜兄弟一起作案分赃，常常高兴得笑醒过来。可是想起当时被逼出走的情景，又余怒未消，也就不愿轻易答应。他压住自己内心的想法，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半推半就说："我在苏州过得很好，天宫老板也不肯放我。让我再商量商量，想一想吧。"

他对苏州并不留恋，天宫也不是他久留之地；依依惜别的只有桂生姐。他一定要再去和她相会几次，不是商量去留，而是话别和相约。

桂生姐知道这意外的消息，高兴得皙白的面颊升起红晕，连连向黄金荣庆贺："恭喜！恭喜！你早就应该回上海，苏州这一屁股大的地方，哪里盛得下你这个大英雄啊。这一次你东山再起，一定比过去更有出息。不出三年，保你金玉满堂，荣宗耀祖！"

黄金荣眯着眼乜视对方，声音里充满离别之情："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

想不到桂生姐立即豪爽地回答，豪爽得使人吃惊："离开？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黄金荣一时目瞪口呆，大吃一惊："你跟我？你可是老马兄弟的老婆，有夫之妇呀！"

"我要他写休书，和他分手，"桂生姐仿佛胸有成竹，早就有打算似的。

黄金荣却顾虑重重："他肯吗？"

桂生姐显出大丈夫的气概："管他肯不肯，我说了，他不肯也得肯！"看金荣搔着下巴沉吟不语，就直率地追问，"是不是你不肯？想趁此把我扔掉？"不等对方回答，就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已经怀孕了！"

黄金荣正想发誓自己不是负心汉，听到桂生姐说出这后一句话，又找到了一个推卸的借口："那他更不肯放你走了。"

桂生姐忽然柔情地瞅着黄金荣，说得又慢又轻，像是蜜语，又像是暗讽："这孩子是你的。"

黄金荣又惊又喜，但又感到如释重担的宽慰。

"如果他知道这是谁的孩子，不也就死了心？"桂生姐又牢牢盯视他，"事到如今，你不会狠心把我扔掉了吧？"

黄金荣低下头，一面用手指甩着辫尖，一面沉思，又一面把想到的难题提出："我把你带到上海，见到父母、亲友，怎么交代？'朋友妻，不可戏'，说出去，你我名声都不好听。"

"这还不容易？"桂生姐早就想出了对付办法，"我这里，一走了之，只有姓马的心里有数，外人都不让知道底细。到了上海，你对外人另编一套我的身世，说我是苏州林家的独养女儿。父母要招你做女婿，你不肯改姓，两人就逃了出来。反正我到上海，躲在家里，帮你料理，出出主意，不出去露面，我不在乎有没有太太身份，只求一辈子跟着你享福，就心满意足了！"说罢，走到花坛前，把已经落花的桂花树的树枝一根根拗下，表示她离开苏州的决心。

黄金荣既感激她对自己的真心诚意，又钦佩她对事情的机灵深谋。他庆幸自己意外地得到这个能干的旧情人，却一时不知该如何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突然，他双膝跪下，对天发誓，两人一定白头到老，决不变心。

黄金荣带了桂生姐到上海来拜见婆婆。他俩事先商定，假造身世，金荣娘毕竟见多识广，一见媳妇的长相、装束和仪态，以及她随身携带的简便行装，就猜到她来历不明，明里不戳穿，暗中表示不愿两代人同住。就推托住屋简陋而又狭窄，配不上在外国巡捕房当包打听的儿子媳妇当闺房，要他们另找新屋。

桂生姐见婆婆对自己不太亲热，她也不愿今后受长辈管束，就怂恿丈夫另外寻找住房。

离开两年多，上海起了很大变化。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后，洋人气势剧升，租界地位随之提高，比过去更加繁荣。外滩一带的洋行，除了原有的怡和、沙逊、旗昌外，又新增了鲁麟、安利、瑞记、太古等，它们专门输入洋货换取白银，在小东门外的一条街道上，还开设起一家家专售洋货的行号，这地方后来就被称为“洋行街”。黄浦滩一边的路灯也都改装为电灯，代替原来的煤气灯。

比起公共租界来，法租界显得冷落安静。除了十六铺一带堆栈栉比，八仙桥、公馆马路稍有商业外，大都筑造供法侨和中等以上华人居住的洋式住宅。马路两旁树木成荫。在公馆马路两旁街沿上，还盖起“晴不必戴帽、雨不必撑伞”的有顶走廊。以后，领事馆又把原来的路名改换，大多以法国侵略中国的将军、官僚的名字来命名：如福煦、拉斐德、迈尔西爱、环龙、喇格纳、吕班、爱棠……连差遣安南巡捕到上海来的安南总督杜美，也封赏马路一条。公共租界与此不同，英殖民者除了纪念他们有功的侵华将军如赫德、戈登等外，凡自南到北的，都冠以中国省名，凡从东到西者用中国的府、县为名。在南京路和北京路周围有江西、山东、山西、四川、浙江、河南、贵州、广东……几乎罗列中国各省和主要城市。

周游了十里洋场后，这花花世界的美妙景色使黄金荣喜形于色，令桂生姐心花怒放。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大的享乐，也可以施展追求荣华富贵的本领。她一面浏览一面增加信心，一定要帮助丈夫在这大都市里大干一场，而自己以贤内助身分充当一名幕后英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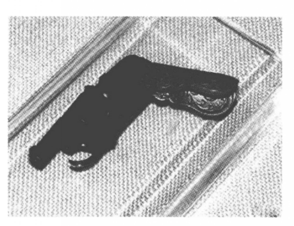
黄金荣又特地带桂生姐到城隍庙去玩耍，告诉她自己当学徒时的种种遭

遇；又带她到前殿去看菩萨，还得意地告诉她："我当初只想当个皂隶，看来不久就能升做城隍老爷！而你就是城隍奶奶！"

他们在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老北门护城河旁租了一幢房子。桂生姐虽然初到上海，但很精明地购置家具用品，为她的金荣安排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家庭。

第五章
法租界里展才华

进入巡捕房后，黄金荣利用其手下众多的流氓爪牙，为法租界的治安服务，赢得了殖民者主子的赏识。早期法租界巡捕房总巡对黄十分信任，黄金荣得到殖民者的赏识后，便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步步高升，成为法租界公认的最得力的警员。


黄金荣用过的手枪

一、探明间谍杀人案

黄金荣这次回到巡捕房，真的受到重用，身兼外勤股和强盗股两个部门的领班。黄金荣一报到就去郑家木桥找他的结拜弟兄丁顺华和黑皮子卿，把他俩介绍进巡捕房，作为自己的帮手。又从苏州调来闹天宫徐福生当郑家木桥瘪三头脑。

紧接着，一件法国女人被杀的案子交到了黄金荣手上。

原来，法租界杜美路九十四号一家住宅里，住着一家法国商人。一天下午两点左右，女仆捧了牛奶蛋糕到楼上女主人卧室，房里挂着绛紫色天鹅绒窗帘，室内显得暗沉沉的。床边柜上放着一枚钻戒，床上放下了罗纱帐。

女仆撩开帐门，发现脸色苍白、尖鼻子的女主人躺在床上的鸭绒被窝里。女仆叫了主人一声，不见回答，以为是睡着了。便放下蛋糕走出卧室。等到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女主人的动静，女仆就有些怀疑，重新进入卧室，发现女主人还是原样躺着。女仆伸手一拉，发现女主人身体已经冰凉。急忙掀开被子一瞧，看见女主人身上被刺三刀，还有把刀插在她的胸部左侧未取下来。

当黄金荣赶到现场时，两个法籍探长与一条警犬正在勘察。从现场看，既没有打斗破坏的痕迹，又没有失窃的迹象，问女仆，也是什么动静都没有听到过。看来，凶手应该是个十分熟悉情况的人。

这家里，有一个52岁的男主人，现已失踪；一个女仆，就是报案的那个；还有一个女孩子，15岁。

法医验尸后得出结论：女主人几小时前死亡，凶手是个男人，应该是受过训练，因为三刀刺得都有力准确：咽喉、肺和心。嫌疑最大的是男主人，他是宅中唯一男人。巡捕房鉴别科检查刀柄上的手印，与男主人在物件上的手印相同。几乎可以断定说凶手就是男主人。

不一会儿，督察长赶到，他听完汇报后，立即指示三位探长：尽快破案。

黄金荣看完杀人现场回到巡捕房已是凌晨三点了，他与两个法国探长一起分析案件。最要紧是找到嫌疑犯，抓住男主人，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可是怎么找男主人呢？那两个法国探长支支吾吾，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黄金荣想：看来指望这两个笨蛋是不行的。还是我自己来吧。要是这案子被我探出来，就可以压倒这两个高鼻子探长，说不定还能再升一级呢！

天刚亮，黄金荣就来到“得意楼”，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一会儿，他手下的五六个“三光码子”来了。黄金荣开口就骂：“他妈的，又出案子了。死了一个法国女人。可是那些法国人是笨蛋，破不了案，就把事情推给我。”

黄金荣骂骂咧咧地把案情介绍了一遍。然后布置道：“事情出在法租界，但打探网要张开，上海滩各个角落都要去探，看凶手还能飞出上海滩？”

“那人手不够呀！”趁黄金荣停止说话的功夫，一个“三光码子”惴惴地咕噜了一句。

“人手不够？找你们手下那群瘪三啊？让他们人托人，人找人，四处去打

听打听，打听到有重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有事，我罩着他们，现在该是他们替我出力的时候了。”

黄金荣的破案的拿手好戏就是“发动群众”，现在他再次提醒手下人，要会运用这个法宝。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黄金荣得到一个线索：

一个小瘪三在英租界发现凶手与一个地址有联系，并打探到这个地址住着一位女人，没有结过婚，却有一个女儿，已经18岁了，在一家洋行当打字员。

好不容易搞到这条线索，自然要顺藤摸瓜，黄金荣亲自出马，找到那当打字员的姑娘，终于揭开了一些秘密。

原来，这姑娘的母亲虽然没有结过婚，却与那位男主人是二十多年的情人。他们生下这姑娘，由母亲独自抚养。也就是说，男主人其实是有两个家，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大约十天之前的一个夜里，男主人来到情人家，姑娘听到他在妈妈房里说悄悄话，出于好奇，就躲在窗下听了起来。男主人说什么清朝大臣李鸿章到上海来了，慈禧太后给李鸿章一道密旨的抄本，他已弄到手了，不小心让他家里的夫人看到了。那女人是属于法国情报部贝当少校领导的。

“那你妈到什么地方去了？”黄金荣问。

“他们早就走了，说是乘船到天津了。”

联系到自己掌握的一些情况，对照姑娘所说的，事情的前因后果终于探清楚了：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1900年，法国与英、美、德、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借口为保卫在北京的公使馆与侨民免受义和团的进攻，攻打天津东面的大沽口，天津战事激烈，张德成领导义和团众在紫竹林与侵略军血战三昼夜。天津失陷。

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电召李鸿章北上北京，李鸿章来到上海，却逗留不动，给慈禧上了奏折。各国政府都想知道李鸿章的目的，来上海是主战还是议和。因为上海有租界的缘故，英法两国的心情最急切。摸清了这个底，就好进一步对付清政府。

那男人明着是个法国商人，其实是英国间谍，被杀的高鼻子妇人，则是法国情报人员。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到慈禧太后给李鸿章的密旨。大概这份密旨已经到手，两人争夺起来。于是丈夫杀了正宗的夫人，带着地下妻子，逃跑了。

这件案子破得如此出色，法国督查长与贝当少校满意地翘起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连声叫好。黄金荣听了，心里像六月天里吃冰淇淋那样舒适，麻脸上泛出黑油油的光彩来。

二、窃取国家机密

间谍杀人案虽然破获了，但对法国人来说，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来往的绝密情报却没有到手。贝当少校很不甘心，就要求法国租界总监帮他物色人才，继续窃取这份情报。

法国总监连连摇头："你要我找一两个破案高手还可以，如果让我找间谍，我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贝当说："其实办这件事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只要这人有影响力，头脑灵活且手下有一大帮人就行。对了，那个华人探长黄金荣我看就不错，要不就请他试一试？"

"这不一定能成啊，"总监叹道，"如果在法租界办案子，只要我说一声，他没有不听的，可是这件事一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二超过了他管辖范围，他不愿意干怎么办？"

贝当想了想，问道："黄金荣最喜欢什么？"

"钱和女人。"

"有喜欢的就好。"贝当说，"我们就满足他这两个小小的愿望不就行了。"

第二天上午，总监通知黄金荣到总部办公室听候吩咐。黄金荣进去一看，总监的旁边还坐着贝当少校，心里疑虑起来："这家伙又来干什么？上次的案子不是了结了吗？"

贝当连忙起身，让黄金荣坐在自己身边，亲热地和他寒暄。贝当又通过翻译告诉他想了解的事情。

黄金荣一听连忙拒绝："少校，不是我黄金荣不愿意干，实在是不好办呀！你知道，慈禧太后可是皇上的母亲，权力比皇帝还大。李鸿章是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而我只是上海法租界一个小小的探长，我哪里能探出这样的军国机密呢？"

贝当少校早已料到这种情况，继续说道：

“黄探长，从上次案子可以看出，你是个有能力的人。这次我相信你也能完成任务。这次如能完成此任务，为大法国争光，你以后的前程无限，我和总监敢打保票。至于经费吗，那是很充足的，只要你办成此事，我决不会亏待你的。”

黄金荣沉思不语。

贝当趁热打铁，说：

“黄探长，今晚我在六国饭店请客，并有几位漂亮小姐作陪，这个销魂夜不可错过呀。当然，总监也作陪。”

黄金荣至此已经明白，这件事情是非做不可了。这两个法国人已给足了自己面子，如果自己再推辞，那就不识相了。想到此，站了起来，说道：“你们如此看得起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搞到密令。”

这个贝当少校也真是“慧眼识珠”，把事情交给黄金荣去办，的确是人尽其才。黄金荣在洋人看来，是条地头蛇；在上海的中国地界来讲，他又是有洋主子撑腰的强龙了。这蛇与龙的结合体，要办点事儿，还不容易吗?

当天夜里，黄金荣派人接来了流氓头子陈世昌，共商大事。

这陈世昌，绰号签子福生。原来常常在南市天后宫外摆一个地摊，用三根红木签子插在地上，供游人用竹圈投套，套中的可得几只角子。他的外号就是如此而来的。后来，陈世昌入了青帮，成了青帮中“大”字排行的流氓头子，手下有几百名门徒，在上海各地集市场所，干套签子行当。现在的陈世昌已不是当年的签子福生了，他同黄金荣一样，抖起来了。黄金荣与他结交，两人互相利用，狼狈为奸。

黄金荣和陈世昌平日难得相会，今儿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了以后，要相商一桩机密大事，天机不可泄漏，黄金荣挥挥手，让伺候他们的姘头小喜出去。

小喜十分乖巧，她点好烟灯，放好烟泡泡，便扭着腰肢出去了，将小房子的门带上，在一边望风。

房子里的床中间，放着一只椭圆形的烟盘子，烟盘子当中点着盏烟灯，灯边交叉放着两支斑竹细竿烟枪。烟盘子两边，躺着黄金荣和陈世昌。两人各拿一杆烟枪，喷云吐雾。

陈世昌拿烟枪指着小喜的背影说：“阿荣，你从哪里寻到这样一个尤物的，看样子就不错，好眼力。难怪你现在没时间到我那里去乐一乐了，原来家中藏着这么一位娇娘啊。”

黄金荣显得很大度地说："大哥笑话了，咱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啊，什么你的我的，小喜你如看上了，就带回去吧。"

"哪里哪里，老哥我不过说说而已。君子不夺人所好，更何况我阿荣老弟的女人，我更不敢沾手了。"

黄金荣笑着点点头，从自己枕头底下掏出一筒龙洋，他将银元放在陈世昌枕头边，说："大哥，这是五十块，你先收下。"

"这是干什么？咱们兄弟之间还用这个？"陈世昌装作不懂地问。

"大哥，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这几块银元是给你手下人喝杯茶的。等事情办完，我再重谢。"黄金荣把银元往陈福昌面前推了推。

陈世昌瞟了黄金荣一眼，微微一笑，用烟枪杆将龙洋卷筒往旁边推推，说："有什么为难的事，你老弟还摆不平？恐怕老哥我帮不上什么忙吧。"

黄金荣连忙恭维道："谁不知道老哥神通广大，在小弟我这里是难题的，老哥一开口就马到成功。这个忙，非老哥帮不了小弟。"黄金荣就把事情一五一十交代了出来。

陈福昌默默听完，开口道："阿荣老弟，那个老佛爷给李鸿章的什么电谕，听说已让英国人偷走了。李鸿章自己还有一个奏折，等我回去后，派个人给你把这个奏折草稿弄出来吧。"

"老哥打算怎么弄？"

"我手下有个人，是太监的亲戚。让他进京一趟，保险把事情办清楚。"

两人一直商量到深夜。陈世昌走了以后，黄金荣又寻思开了。他感到，自己在上海滩的力量，还是太小。比方这件事，自己只能求流氓头子陈世昌。自己要想闯出更大的局面，还要继续扩充自己在上海滩的势力。

黄金荣这两天由于等陈世昌的消息，一直没有到巡捕房上班，他不是陪姘头睡觉，就是找几个人来赌钱。这天，丁顺华急忙赶来，扒在黄的耳边悄声说道："那人已把东西带来了。"

黄金荣一听知道陈世昌派人办的事已经成了，便急忙把那人请进客厅。那人从裤腰筒里取出一沓卷成长条的白纸，双手递过来。

黄金荣接过白纸，展开一看，正是李鸿章上奏慈禧太后的奏折。其中有这么一段：

"……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到列强情形，随机应付，

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臣昧死上闻！”

黄金荣用手指谈弹弹纸片，问道：“有没有抄漏的？”

“不会漏。东西拿出来后，我叫表弟照着抄，他抄好后，我又核对了一遍，才拿来。”

“你表弟是什么人？”

“我表弟是上海县衙门签押房里的录事，写得一手颜体字，托他通过一个师爷买到这个宝贝的。”

对方把“买”字拉得很长，黄金荣也会意地点点头。他理解这拉长声调的含义。可是，点头之后，眉头便打起结来，麻脸布满了乌云。心想：“这种事情可是大事，最怕泄密。有两个人知道就不得了了，现在已有三四个人轧在里面，不妙！”

但表面上，黄金荣像没事人一样，说道：“兄弟这事办得漂亮，我心里有数，不会让你吃亏的！这是三十块大洋，你先收着。今天回去向陈大哥打个招呼，对他说事情已办妥，过几天我去当面谢他。这事你不要再和别人说起，后天夜里，你和你表弟去宝山路功德坊十七号领赏，我再给你们每人一百块。不要忘记，功德坊十七号。”

说着，黄金荣掏出一张三十元大洋的钱庄银票，递给对方。对方接过仔细地看了两遍，这才弯腰点头告辞出去。

黄金荣目送那人出客厅，出大门，回转身来抓起沙发上的奏折抄本，直接去向贝当少校当面汇报，领功受赏去了。这一次，黄金荣又出了一次风头，法租界当局为了嘉奖他，特地为他安排了假期。

三、恶狠狠杀人灭口

黄金荣在得到了李鸿章给慈禧的密折之后，尽管在法租界大出风头，可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他知道，此事绝对不可外泄。中国人最恨吃里爬外的人，自己虽然是法租界巡捕，毕竟也还是中国人，要是这件事情泄露出去，自己便成了千古罪人，连租界当局也保不住自己的。而且人死了，还留个卖国贼的骂名在身后，想想就不寒而栗。

幸亏自己留了一手，让办理此事的人过两天再去领赏。趁此机会，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把那两人干掉，一了百了。

黄金荣下定决心之后，就找来两个最近投靠自己的流氓去完成。

不一会，两个穿黑衣黑裤的人就站在黄金荣的面前，他们俩一个姓顾，一个姓张，都是最近来投靠黄金荣的，黄金荣趁机让他们办桩事，看看干得是否漂亮，再决定是不是收他们。

黄金荣自然不会告诉他们做掉那两个人的真实原因，只是告诉他们到哪里去，见到那两个人说什么才能引他们上钩。最后告诫他们：

“你们能不能到我门下来，就看你们这件事办的如何了。如果办得干干净净，有赏；如果出了纰漏，那要自己担待。”

两个人唯唯诺诺，领命而去。

晚上 8 点钟左右，功德坊十七号门口来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进门以后，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条，递了过来。

姓张的流氓接过打开，只见里面有两行字：

见字后付来人银元壹百元整

黄金荣

姓张的将条子看完，放进自己的衣袋中，对旁边姓顾的流氓递了个眼色。姓顾的会意一笑，忙说：“黄老板早已交代过了。我们早已把钱准备好了。请哪一位上楼点数，另一位先生在这里略坐片刻。”

说着走在前头引路，上楼而去。刚才那位拿出条子的人毫不怀疑，跟着后面。姓张的流氓请同来的年轻人坐好，自己也紧随而上。三人走完一道狭窄的楼梯，进入一间小房，姓张的流氓在后面，顺手将房门关好插上。那人疑惑，正要回头想说什么，后脑勺上被什么东西一击，顿时失去了知觉，瘫在地板上。

姓张的流氓从屋角里拿过一块破布，硬塞进他的嘴里。这时，姓顾的流氓已准备好一只麻袋，两人将地板上的人装了进去。接着，用麻绳紧紧地扎好袋口，拖到屋角放好。

随后姓顾的流氓出门，站在楼梯口叫：“下面那位小老板上来一下，帮着拿一拿。”

正在楼下客堂里孤坐的年轻人，正在想着一百块银元到手该怎么花呢。虽然听到楼上有点响动，但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忽然听到让他上去相帮拿银元，高兴得一步三级，登登登地跑上了楼去。

这一次是姓张的在小屋里，只等年轻人进去。姓顾的跟在后面。年轻人迈进小屋，没有看见同伴，也没有看见银元，很是疑惑，正要开口询问，只听见耳后一阵风，头上被重重一击，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闷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两个流氓如法照搬，同样往他嘴里塞进了一块破布，把尸体装进了麻袋。然后，一人背一只麻袋下楼，把麻袋放人早已在门口准备的一辆三轮车上，又拿了两把铁锹，把堂口的一大垃圾堆，铲了一半盖到麻袋上。于是，运尸车就成了垃圾车。

然后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连夜赶到到吴淞口，把麻袋和垃圾一起倒进了大海里。此时，已是下半夜，正好赶上大海退潮，麻袋与垃圾被潮水一卷，进入东海深处。事情干得极为利落，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两个流氓高高兴兴去向黄金荣交差，黄金荣详细询问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高兴地说："不错，你们'脱手'很干净，没有留下什么把柄。很会办事，以后就留在我这里当差吧。不过……"

黄金荣话头一转，说："百密一疏啊，你们做事之前一定要考虑周全。比方说，连夜拉出去就不好。要是路上碰上巡捕或清兵巡逻检查，那就会带来麻烦的。如果弄一条小舢舨，从河里运出去，危险就少多了。在河上还有个好处，看事不好，可以把麻袋扔到河里去。还有，你们没有在麻袋上绑两块石头，这样很容易在海中飘上来。这些细节都要考虑好啊。如果考虑不好，弄不好事情就会露馅。"

"是是是，还是黄老板想得周到，我们兄弟今后一定多跟黄老板学习，多多历练，为黄老板把事情做好。"两个流氓不住地点头，他们的的确确衷心佩服黄金荣的高明，周到。

黄金荣要给他们赏钱。两人一齐跪下，把他们原来商量好的话说了出来："黄老板，赏钱我们不敢要，只求你就收了我们俩做徒弟吧！以后，你叫我们上刀山下火海，我们绝不会说个'不'字。"

收徒弟的事，前些日子黄金荣曾经考虑过。以往，要办有些需要人手的事情，有时还得求陈福昌这类的流氓头子，受人制约不说，自己的势力也发展不起来。如果有了徒弟，徒弟再收徒弟，那就像滚雪球一样，力量越滚越大。自己就可以在上海滩真正耀武扬威了。

现在，但经他们俩一提，正好挑起了他这一个想头。想到这儿，黄金荣向跪在面前的两人点点头说："收徒弟的事，老早就有人向我提过。前些日子太忙，还没有好好想过。你们容我好好想想，过些日子给你们答复。在这期间，你们若无处可去，就先替我跑跑腿，办办事，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两个流氓见有门儿，便恭恭敬敬地九十度一鞠躬，退出客厅。

四、抓捕江洋大盗

这一年秋天，法捕房接到一个案子，法总监指名要黄金荣去侦破。原来光绪年间，太湖一带有个的大盗，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常在月黑风高之夜打家劫府，人称"黑风"。"黑风"手下也有一伙人，个个都精明强悍。这伙匪徒来往于无锡、苏州、昆山等地，屡次作案，均未破获。这次，"黑风"带人在常州抢劫了一个富商，所获极其丰富，里面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宝贝。失主因当地捕快软弱无力，而托人求救于上海法租界，并许下重金悬赏。租界巡捕房认为这是一件油水很足的买卖，而且一旦破获，还可以大大提升自己的声誉。于是接下了这件案子，委派名头最响的黄金荣负责侦破此案。

其实，黄金荣过去破案虽多，但主要的是安排喽啰破假案，捞名声。真刀真枪的事情干得不太多。这次接到这个差使，是又喜又怕。喜的是，法国人信任自己，看来在华捕中，自己算是第一头牌了。如果能借此机会，破此大案，那自己的地位在法租界便更加牢固了；怕的是，这个案子不比其他，对方是个大盗，需要硬碰硬，万一抓捕不遂，自己可能要吃大亏的。

黄金荣合计了几天，先命丁顺华、程子卿放出眼线，以摸清"黑风"的去向。经过两个星期的打探，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黑风"等得了大批珠宝金银后，知道这次案情重大，决定先分了钱财一面隐蔽，一面享受一番。"黑风"带了大部分珍宝潜至苏州，躲入了相好家以避风头。黄金荣摸清虚实后，带着人马直奔苏州。

去的这天是下午，风不大，但气温骤降，虽是深秋季节，已感寒气透骨了。赶到苏州，已是半夜时分，万籁俱寂，人们沉入梦乡之际。

黄金荣一行五人，个个都穿上黑色紧身衣裤，沿着苏州城里的小巷匆匆向城西枫桥镇奔去。他们径直越过上塘河上的枫桥，穿过几条小巷，停在了一堵矮墙外。

黄金荣一纵跃上矮墙，潜至窗外，用手指戳破窗纸，只见屋内有一个三十开外的彪形大汉正搂着一个妖艳的女人在喝酒。

听声音，那汉子已经喝得醉意朦胧，说话都口齿不清了："我的心肝宝贝，你跟着大爷我，保你今生吃香喝辣，绫罗绸缎随意穿。大爷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我是什么人你也知道，你若对大爷三心二意，瞒着我偷人，那就休怪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哎呦呦，大爷喝醉了，在说醉话呢。我就是大爷您的，怎么敢三心二意呢。您就是借我熊心虎胆，我也不敢。您能常想着我，不忘了来看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您说呢，大爷！"

说着，那女人撒娇地就势倒在那汉子的怀中。

那汉子迫不及待把女人放到在床上，熟练地褪去她的全身衣裤，露出一个白晃晃的身子。汉子三下两下扒下自己的衣服，一口吹灭灯，在黑暗中，顿时一连串的淫声浪语。黄金荣如何不明白里面在干什么？他并不行动，静待时机。大约过了两刻钟，里面的动静渐渐止了，这才把手一挥，招手下围上来。

不料那大盗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立即察觉到窗外有异声，顾不得别的，扯起一件衣衫胡乱穿上，自己一纵身跳到门后。

黄金荣他们正要准备破门而入，没想到门突然自己开了，一个黑影冲出门来。几个人上前一扑，把黑影扑倒在地，却是软绵绵的，原来是一床棉被包着一个枕头。就在众人一愣之际，"黑风"已夺门而出，身子一纵，飞上矮墙，运用轻身功夫，在矮墙上飞速逃离。

黄金荣不敢犹豫，喊一声"快追。"来不及等弟兄们，自己率先紧追"黑风"不放。

黄金荣小时候，曾经跟父亲练过些拳脚，虽没有飞檐走壁之本领，但凭着一股亡命劲，倒也没让"黑风"甩掉。"黑风"事起仓促，出其不意，狼狈逃窜，加上酒色所淘，功夫已经减了大半。眼见甩不脱事后追兵，心生一计，突然回转身来，趁其不备，飞起一脚，朝紧追不舍的黄金荣踢去。

黄金荣果真措手不及，心一慌，躲闪不及，被一脚踹倒。幸亏那大盗慌乱之中，用力不大，没有受伤。黄金荣在此之际，哪里肯轻易罢休，忍着痛爬起身来，从紧身裤管里拔出匕首，朝黑影逃去的方向追去。追到一座寺庙，里面黑糊糊地看不真切。正踌躇间，只听见寺内传出凝重的钟声，在宁静的晚上，这钟声尤其显得庄重，不同凡响。黄金荣猛到想起，这就是有名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只是此时他并无闲情观赏。他悄悄地跃上钟楼，借着月光，查看周围的动静了。

这时，月色清朗，大地一片银白。只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往北窜出寺院，黄金荣立即追出院去。

追了不远，前面出现了一条河，大盗“黑风”跃入河中，泅水逃跑。虽然深秋天冷，黄金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跟着跳下河，泅水追捕。刚一下水，只觉河水冰冷刺骨，黄金荣竭尽全力支撑着，好容易游过河。“黑风”看见用尽力气也没有摆脱后面这人，知道遇到硬茬子了。干脆停住脚，不逃了，乜着眼，等黄金荣靠近。指着他骂道：“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你以为大爷真怕你啊，你不给大爷留活路，大爷今天就要你死！”恶狠狠地向黄金荣扑去。

黄金荣一见这架势有点心慌。想，我虽学过点拳脚，其实武艺不精。对付小瘪三还凑合，要想对付这大盗恐怕要吃亏。且慢，等我施展缓兵之计，先拖住他，等我的弟兄们上来再擒拿这小子吧。想到这里，黄金荣双手抱拳，说：

“壮士且慢，我来此地，是为捉拿一个惯偷。这惯偷人称‘草上飞’，武功虽不怎样，可是轻身功夫了得。我越追越怀疑，看你的身手，实在不像那惯偷。可是又怕丢失线索，故而紧追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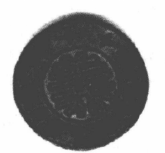
“黑风”一听，顿时放松警惕，说道：“你也太莽撞了，大爷堂堂大汉，怎么会做小偷小摸之事。你现在知道错了，赶紧去抓正点子吧。”说着转身想走。黄金荣在说话时，已经四处乱看，发现几个黑影已经包抄过来，知道是自己的手下已经赶过来，胆子顿时壮了，哼哼冷笑两声，道：“不要走，正点子就是你！”大喊一声：“弟兄们，一起上啊。”几个人一拥而上，擒获了大盗“黑风”。

押着“黑风”，他们搜到了“黑风”窝藏的财宝时，天色已经大亮。一行人于是来到苏州府，将黑风暂押狱内，并派人火速赶至上海，向法租界

巡捕房报告消息。然后几人在苏州大吃大喝大嫖，直玩得昏天黑地，醉眼迷离。

因为此案，黄金荣更加受到法国主子的青睐。以后，凡遇巨案或别人破不了的案子，巡捕房当局必将此重任交给黄金荣。而黄金荣也不负主子的期望，一般案子到他的手中，都能迎刃而解。

第六章
开堂收徒当帮主

旧上海青帮徽章

在上海滩，人们把未曾入帮拜老头子的流氓叫做“空子”。清末民初以来，上海成了青红两帮活动的大本营，帮徒众多，山头林立，杂乱无章。黄金荣虽在洋场里混了多年，前些日子一心巴结洋人，忠心耿耿地为洋人卖命，帮会的事倒忽略了。所以如今的黄金荣仍然是“空子”身份，“空子”自无再收“空子”为门徒的道理！如今，重回上海滩，他已经“财势两旺”，要在上海滩上摆开更大的局面，不广收门徒是应付不过来的。

一、霸占酒楼做香堂

要开堂收徒，第一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选什么地方呢？黄金荣早就看好了，那就是现在黄金荣当差的巡捕房附近的鑫宝茶楼。

这个鑫宝茶楼的老板名叫杨子易，上海本地人。他开设这爿茶楼花了一笔很可观的资金。茶楼内部既有清洁的“雅座”，又有安静的“幽室”。这些高级的设施，原是专供有钱有势的流氓享受的安乐窝，同时也是抽吸大烟的胜地。

因为茶楼地方宽敞，为了招揽茶客，还在楼厅中间搭有一个小戏台，专邀本地曲艺人每日定时说唱。有唱东乡曲调的，有说浦东文词的，有唱杂曲的。前来闲坐喝茶的茶客们，泡上一壶香茗，聆听各种曲艺，心旷神怡，自得其乐。艺人的说唱所得，按照卖茶多少向茶楼老板提成分拆。在旧上海一般茶楼都有这班贫苦艺人的足迹。鑫宝茶楼有了这班艺人的配合，其营业倒也不错。

因为离巡捕房近，黄金荣就经常来鑫宝茶楼，在雅座间里休息。自然，那一班狐朋狗党，也常来这里向他汇报情况，听取指示。有时他们也在这里分赃劈把，摆台聚赌。杨子易过去视这雅座如同摇钱树一般，如今这些五丧神、七煞鬼越来越多，过去一班殷实的老茶客来得越来越少，生意每况愈下，他愁锁双眉，有苦不敢说。

黄金荣对杨子易，初见面时还打个招呼，随口叫声“杨老板”，随着恶势的膨胀，对他就有些白眼，不论杨子易如何低眉顺目，极力巴结，照样爱理不理的。如今，黄金荣想攫取这茶楼，于是就施出鸠占鹊巢的流氓伎俩来。

对于敲诈勒索和强取豪夺的那一套，黄金荣自然是非常熟悉。简单说吧，如果流氓看中了某个产业，想要霸占，使用的手法往往是这样三种：

一种是“移尸入门”，把人家的死人搬到你家里来，然后说你谋杀。面对无缘无故出现的死人，主人既感到晦气，又一时撕扯不清，加上执法者又被流氓买通，主人那是有口难言，少不得最后着了流氓的诡道。

第二种是“栽赃入室”，把盗窃来的赃物放在你家里，然后贼喊捉贼。遇到清明的世道，这办法自然行不通，但在官匪勾结的时代，主人自然要倒大霉。

第三种是“勾奸买奸”，让被捉拿在案的强盗诬陷你，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一旦被有意诬陷，主人那是有口难辩。

地痞流氓要使用这种办法，其对象一般都是殷实富户和客商大贾。这种办法一旦使出，主人就得服服帖帖地依他条件，任其敲诈。如若不依，顿时横祸飞来，顷刻遭殃，小则倾家荡产，大则家破人亡。

以上介绍的是大行当，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小的行当。

如看到对方穿的衣服笔挺，而又像乡下人模样，正在街头走路，旁边就会走来一个妇人，突然在人家脸上打了两记耳光，弄得人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到神魂稍定，这妇人便会说你手脚不清，当街调戏了她。在

你有理难说、欲待分辩的当儿，边旁里又窜出一个横眉立目、粗声大气的男人来，照样在你脸上又打两记耳光，诬你调戏他的妻子。弄得你有口难分辩，有苦无处诉。这时，他们便把被打的对象扯到茶馆里或僻静的地方，又三三两两地凑了上来，这个帮凶作恶，那个解劝做好，有的扮红脸，有的装白脸，从诬陷开始，直到讲好价钱为止。有钱要拿钱，无钱剥衣裳，目的达到，才放你脱身。然后，流氓们便把得来的钱，当场分赃，彼此弄顿饭钱。

还有一种，就是在集市场所看准了对象，便把自已的皮夹子暗地里放在对象的衣袋里，来个反咬一口，硬说是对方偷摸他的皮夹子。人赃俱获，岂容“抵赖”！揪住脖领，拳打脚踢，硬是当作扒手，被打得昏头转向，六神无主。然后拖了来到弄堂里或老虎灶小茶馆里，吆五喝六，吓唬一阵，一个做歹，一个做好，软硬兼施，把对方的钞票全部掏空，给他们受用。如你拿出的钱不称心，还得剥你大褂，拳脚把你打走。

黄金荣为了要使杨子易心甘情愿把鑫宝茶楼双手供奉于他，当然要在他身上用一些手段，到那时他就不得不俯首就范。几个地痞流氓，要这样做主人都防不胜防，何况黄金荣这样黑白通吃的人，他看中的产业，只需略施小计，主人就得乖乖奉上。

这天早晨，鑫宝茶楼刚开门营业，值堂的伙计们正忙于揩椅抹桌、洗壶擦杯。老板杨子易照常坐在柜上招呼茶客，突然间听得楼梯蹬得震天响，抬头一看，一大批不三不四的人涌上楼来吃茶。杨子易知道这是一群流氓，他们来肯定没有好事，但又不敢拒绝。

这批流氓们上得楼来，身未坐定，嘴上已在对骂。值堂的正在送茶递杯，双方早已擂桌摔杯，砸凳掷壶，大打出手，吓得杨子易和值堂的躲避不迭。这批流氓初则拳来脚去，继而拔出匕首和三角小斧等利器，相互打起来。

杨子易他们那里敢向前，只好偷偷派人到对面的巡捕房报案。可是也怪了，本来三步两脚就会赶到这里的巡捕，今天却是怎么也来不了。

这边，扑通乒乓、稀里哗啦热闹非凡，不到半个时辰，殴斗结束。待到声平浪静，杨子易和值堂伙计们才敢移动颤抖的脚步出来。往楼上看望时，不由得失声叫起苦来。眼看到死尸倒卧，鲜血涂地，桌破椅断，杯盘狼藉；在一片血腥气中，检点一下，整整死了六个人。还有一个已被打得不死

不活，尚未气绝。这从天上飞来的横祸，凭空地落在鑫宝茶楼老板杨子易身上，这怎么办呢？这时去报案的伙计回来说，他去巡捕房，一个人也没有。听说全部出动办什么案子去了。好不容易辗转找到领班黄金荣，说是一会就到。

果然，没有多大一会儿，黄金荣来了。看到眼前的情景，勃然大怒，责问杨子易为何不制止斗殴，反而任其闹出人命？现在，事情已出，血案已发，首先要追究杨老板知情不报的责任。

杨子易和伙计们又是哀求，又是辩解。黄金荣大手一挥，说道：

"我们与杨老板也算是邻居，我们也知道杨老板是一个守法的人，决不至于勾结坏人为非作歹。但是，如今在你的酒楼里死了六条人命，如若法国人追究下来，我们也难以替你分辨啊。我看这样吧，尸体就由杨老板负责收殓，我去向法国人汇报，自然尽力为杨老板开脱，可是法国人到底怎么处理，我们也做不得主啊。"

杨子易到此，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对黄金荣是千恩万谢，拿出钱来给黄金荣向法国人打点。黄金荣坚决不收，说光是这场飞来横祸，就让杨老板损失不少了，我哪里敢再让您破费。再说我黄金荣维持一方治安，为奉公守法的老百姓出力那是天经地义，我一定会向法国人据理力争的，钱就不必了。

黄金荣走了，杨子易愁了。流氓们闹翻了鑫宝茶楼，损失还在其次，如今却要负责这六条人命，这叫杨子易怎能吃得消呢？迫不得已，只得购买了六具薄板棺材，雇人收殓死尸，那一半死的送医疗治；再要伙计们打扫破壶碎盅，整修桌儿板凳。

黄金荣眼见杨子易的脖子已被套上绳索，只要随手一抽，就可葬送他的性命，这座茶楼即可到手。但是，这种"毒辣"办法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使用的。最好是让杨子易心甘情愿地把茶楼双手奉献于他，而且要落人彀中而不自觉。

杨子易在这场泼天大祸临头后，对这鑫宝茶楼已感到"弃之不舍，食之无味"了。六具尸棺和半条死人的医疗费用，已使他够受的了，以后万一再来重演一番，那如何得了？杨子易每想到此，不觉就毛发倒竖。

一天晚上，杨子易踱到澡堂前正要洗澡，正巧碰到澡堂老板苟利嘴。苟利嘴原名苟少仁，因为人能说会道，又善于看风使舵，别人平时叫他"苟利

嘴”。这澡堂和茶馆平时虽不来往，但彼此总有一面之交。苟利嘴对这次鑫宝茶楼发生的人命事件，倒也怀有“兔死狐悲”之感。苟利嘴叹道：“杨老板，想不到这场横祸会飞到你头上来，真是霉头触到了家！在目前的环境下，你我当老板不如做伙计，当老板不但要冒种种风险，还得看人嘴脸，受尽乌龟气。我早有心想把这爿澡堂出盘给人，做个伙计来度度太平日子。”

杨子易说：“苟老板说的正合我意啊。与其整天提心吊胆做老板，不如踏踏实实做伙计。我有心把我的茶楼盘出去，可是一时又找不到人来接手。苟老板也帮着我打听打听吧。”

说来也巧，有一个绰号叫“阿土”的人。这个阿土混在鑫宝茶楼里，原是给杨子易当值的帮闲，后来看到黄金荣来到鑫宝茶楼的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于是趁势附和，倒在黄金荣脚下。由于此人常在黄金荣跟前拍马奉承，供他使唤，讨些小账来混口饭吃，虽然生活艰苦，但却是个知足常乐的乐观派。因为他常常供黄金荣作当差使唤，耳朵也比别人灵通些。他听到黄金荣说要收一批门徒，想找一处地方开香堂的消息，便来告诉杨子易道：“杨老板，我听得黄金荣要招收一批门徒。你既然想要盘出茶楼，不如把这茶楼双手恭奉于他，待他收受门徒时，投拜在他门下。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可是一次大好机会啊。你该当机立断，不要坐失良机。”

杨子易听了阿土的一席话，想起澡堂老板苟利嘴的劝告，又想起目前的处境，认为阿土言之有理，就打定主意，把惨淡经营的鑫宝茶楼，忍痛割舍，献给黄金荣。

二、举办开香堂大典

这鑫宝茶楼既已被黄金荣攫取到手，他就在这鑫宝茶楼的招牌上加添“荣记”两字。这样一来，就堂而皇之地做了鑫宝茶楼的正式老板，并把鑫宝茶楼作为香堂，准备收徒了。

开香堂的礼节和拜师仪式是十分隆重，非常繁琐的，要有几十个以上的“空子”，才能开一次香堂，举行一次拜师仪式。黄金荣这一次在鑫宝茶楼收受门徒，共收了九十九名。为什么不收一百，单收九十九名呢？这因为流氓体系中有个忌讳，收单不收双。其道理在何处，谁也说不清楚。

投师入帮也是有规矩的，必须事先托帮内人引导带领，发给一纸入帮志愿书，填明自己入帮的志愿和本人的一生履历。介绍人把这纸入帮志愿书交给引见师，经过引见师调查考核获得批准后，再具正式帖子面呈老头子，经过老头子批准后方可拜师。

拜师帖子正中写着“信守不渝”四个字，帖子里面上首写：“投拜某某某老夫子大人门下”，下面写：“甘心情愿”四字，又在老师名字旁填写门徒家庭三代的姓名，帖子末后具名某字排行“门生某某某谨具”，帖旁再写：“引见师某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办过这样繁琐的手续之后，再封上贽金十元或二十元，一同呈交给传道师，传道师再交给“师父”过目。

按照帮会开香堂大典的规矩，凡开香堂，还需要老头子的同辈人，同门兄弟到场，这叫做“赶香堂”。赶香堂的人越多，说明人气越旺，老头子的面上越光彩。但黄金荣是“空子”，既没有同辈，也没有同门兄弟，所以特地请了杭州、上海等处的青帮头子，以及虞洽卿、金廷荪、曹显民、陈世昌等好友，还有巡捕房时原头头脑脑，也来凑凑热闹。一些英法租界里有名的老板，为了在生意上靠靠黄金荣的流氓牌子，也挽人投帖，前来送礼道贺。也幸亏黄金荣势力大。所以，黄金荣这次开香堂，来捧场的人还是很多的。

开堂收徒仪式定在1901年农历十一月一日。

这天早晨，天气晴好，绝大的一轮旭日从东面蒙蒙地升了起来，黄浦江江面上浮漾着一江朝雾。而澄蓝的天上，只有疏疏落落极薄的晴云，有的白得像新摘的棉花，有的微红似美妇人脸上醉酡的颜色。一缕寒风，把江心的雾网吹开，白茫茫的水面上，便露显出几只叶样的渔船来。

一大早，黄金荣就来到鑫宝茶楼，这里已被改作香堂。这是前几天，黄金荣指派手下早就布置好的。

堂外，请了一帮乐人。只听得声如细管，曲逐箫随，悠悠扬扬，悦耳动听。一帮手下人忙忙碌碌，来往穿梭不断。

进入香堂，黄金荣眼睛一亮，只见茶楼装饰一新、富丽堂皇、悬灯结彩，地上满铺地毯，四壁人物画屏，琳琅满目，旁设紫檀座椅，铺以锦绣铺垫。香堂正中的案桌上，燃起了足有十斤重的一对舞龙嬉珠红烛，光焰夺目；古铜炉内檀香满炉，青烟缭绕，香气四溢。香案的上方，有一副“关圣帝

君”的画像，那关公满脸美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前方，仿佛要射穿什么。

在关老爷画像的两旁，还贴着一幅对联：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

黄金荣视察一圈，觉得满意。不久，赶香堂的人陆续来到，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而后黄金荣陪他们一起到楼上喝茶。

十点钟光景，大典开始，一阵鞭炮过后，“老头子”黄金荣身穿蓝底青花缎袍子，外罩一件寿字团花马褂，头戴红珠顶瓜皮帽，脚着双梁粉底黑直贡呢鞋子，满脸红光，从楼上下来。他的身后跟着“赶香堂”的十几个人。黄金荣在厅堂居中的一把太师椅上坐下，其他人分坐在两旁。

坐定之后，赞礼人高呼：“启山门！”

随着喊声，茶楼的正厅大门吱呀一声打开，恭候在门外的徒儿们手捧红帖，由引见师引领，鱼贯进入大厅。这些徒儿，有名的有陈三林、金九龄、程子卿、马祥生、丁顺华、鲁锦臣、曾九如、朱顺林、顾玉书等，都是替黄金荣鞍前马后跑腿，立了不少功劳的。

引见师首先把徒儿们引到关公像的香案前，磕三个响头，而后再到老头子面前再磕三个响头，最后在赶香堂人面前也磕了三个响头，这才归队。

磕头完毕，赞礼人又喊：“开香！”

司香的执事便把桌子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徒儿每人一只，拿在手里。

赞礼人看看香分好了，喊了声：“下跪！”

徒儿们齐刷刷跪下，有两个执事双手捧了只盛满清水的铜盆，让每个人就着盆喝一口，这在仪式中叫做“净口”。“净口”的含义，就是要新进山门的徒儿以后遵守帮规，不得胡言乱语。

净口完毕，赞礼人又喊道：“启问！”

这一喊是提醒了黄金荣，可以开口询问了。一直板着脸的黄金荣，脖子上的大喉结动了一下，然后打着官话厉声喝问道：

“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强迫你们入帮？入帮并没有好处，要严以律己，你们一定要知道，并且要做到！”

跪在下面的徒儿们立即齐声答道：

“入帮是自心情愿！”

黄金荣又说：“你们入帮以后，如有违犯，定要按家法帮规处置，你们能

办得到吗？”

“甘受约束，誓守帮规！”底下又是一阵喊叫。

问答完毕，赞礼人马上亮开嗓子喊道：“收拜帖！”

原先端铜盆子的两个执事，这时已换上两只红漆圆盘，端到每人面前，各人双手将那红帖呈出，恭恭敬敬地放在盘子里。

看看帖子收完，赞礼人又喊：“发折！”

几个执事，向跪着的门生每人发一本小折子。

按照规矩，小折子上面应当写着帮内三帮九代名称和帮内排行字辈，还写上门徒的名字排行。另外，还写着帮内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内最重要的东西，帮内每个门徒都要秘密珍藏，不能让门外人观看，如泄秘密，按家法处理三刀六洞，毫不容情。这个小折子中的“海底”盘答术语，每个新收门徒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应答如流，便于应付。发给这个小折子，是帮内对每个门徒是否真诚笃信帮义的一个重要考验。因此，这个小折子虽亲生父母、同胞兄弟和共枕夫妻也不得过目。但黄金荣自己并没有入帮，也不知道他发的这个折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发完小折子，赞礼人喊了声“礼成！”

徒儿们跪在地上，又连磕三个响头，从地上爬起来，相互道喜。赶香堂的人也拱手向黄金荣道贺。

开香仪式到此算结束，接下来是开宴。茶楼上下摆开酒席，一伙人大喝大嚼一顿。筵席酒费概由新进门槛的门徒按人分摊，黄金荣这次开“香堂”，收了近百名门徒，每个门徒贽金最少十元，可能还有几十元、上百元的，白花花的千余元银元又落入了黄金荣的腰包。大家吃得酒醉饭饱之后，彼此各奔东西，从此新收的门徒向人敲诈，如有麻烦，自有老头子出面撑腰。

三、拜师求教学规矩

黄金荣香堂开过，门徒收了，但还是有一件事不太如意。那就是他既非青帮，又不是洪门，所以这个香堂开得不伦不类，不算是正宗货，尽管他现在势力大，没有人敢当面笑话，但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

有机会，还是应该找着“老头子”拜师的。自己拜师，不是为了借助“老头子”的势力——现在又有哪个老头子赶得上他黄金荣呢。自己拜师，也不在乎什么在帮与辈分——虽然这对别人很重要。自己拜师以后，不但可以使收徒的事合乎规矩，更重要的是，可以掌握帮会内部一整套活动控制，学到使自己的码头不断兴旺发达的本领、门道和路子。

主意想好了，那么找谁呢？

他想到了“赶香堂”来的杭州青帮头目李休堂。

想到做到，黄金荣当晚便到六国饭店去拜访李休堂。

黄金荣写了一个拜帖，包了两根金条，不坐车也不带随从，只身步行到李休堂下榻的六国饭店。

进门一见面，黄金荣便把大红拜帖双手奉呈。李休堂接帖子在手，让进黄金荣到房内，请他上座，黄不肯坐，要李先看帖子。李休堂只得打开帖子看了一遍，见上面写着“晚生黄金荣叩”，便直摇手道：“使不得，使不得，你我本是兄弟，怎么称起师父与门生来？不行的，万万不行的。”

他说着硬要递还拜帖。

黄金荣双手推回，掏出两根金条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恳求道：“请让我把话讲清楚，你再做决定不迟。”

“那你说说看。”

黄金荣恳切地说：“你也晓得，我是做巡捕出身，虽说如今做了巡捕房领班，在上海滩也算是有点头脸了，但也只会探探案子捉捉人，别的事一点不懂。前些日子，我手下几个人的劝我在上海滩头拉支队伍，这样也好相互照应。几个人一起哄，便开了香堂，推我坐‘老头子’交椅。说句良心话，我对这帮会之事实在是一窍不通。收了徒儿恐怕也难做。想来想去，你是帮里人，是我老前辈，再说，我们还是同乡，我今天是诚心诚意地拜你为师，你一定要收我这个学生。这两根条子，就作为我拜师的进门礼吧，礼轻心意重，您暂且收下。以后我再继续孝敬您。”

李休堂也是积年的老狐狸了，知道黄金荣现在这番话是肺腑之言，不是客套。他是真心拜师——自然，是对他有所求的，才这么屈尊拜访，而且还来个大出手——送两根黄灿灿的条子。

但是，照帮内规矩，拜师不是这个拜法呀。这像什么？偷偷摸摸，无人知晓，好像见不得人似地。李休堂自然也知道黄金荣心里是怎么想的，无非是觉得

自己堂堂的大探长，再像那些年轻的流氓一样拜师会丢他的脸面。

想到这里，李休堂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黄老板不必客气，你我是同乡好友。你的码头发达了，我也可以沾光。咱们沪杭两帮，一起打天下。拜师的事，不要再提。我年纪比你大，我就不客气了，做你的大哥吧！你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说出来，愚兄一定鼎力相助。”

说完，便把拜帖硬退给黄金荣。在黄金荣的再三要求下，他收下了两根条子。

黄金荣见差不多了，便开口求教：“大哥，你讲讲，这青帮是怎么来的？”

黄金荣是想从头听起，李休堂也就不再推辞，便把青帮的起源和发展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接着，李休堂又讲起青帮的帮规、十禁、十戒、十要、传道十条和家法十条。

李休堂讲了很多，黄金荣听得津津有味。黄金荣这人有一个好处，他肯学习，不会的肯向别人求教，现在，他觉得自己的两根金条没有浪费，学到了不少东西。

最后，黄金荣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老兄的教导，金荣受益匪浅。今后小弟遇到问题，一定还向老哥求教。”

李休堂越讲越兴奋，这时竟忘情了，居然对黄金荣的“帮”品评起来：

“我说老弟，要晓得青帮有个特点，男女兼收。有了女徒弟，便可以另辟蹊径，做些色相上的生意。我看你的门生当中，还没有雌儿，这个缺门，得想法子补上才好啊！”说完，李休堂哈哈大笑起来。

黄金荣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大哥，你的指教，我一定记在心里。将来，我这码头发达起来，决不会忘记大哥的。”

四、接纳杜月笙

黄金荣自从做了“帮主”以后，流氓瘪三纷纷投靠，而黄金荣也乐得借此扩充自己的势力。黄金荣一般把入帮者分作门徒和门生两档。所谓门徒，是经过开香堂大典，拜过“老头子”的；所谓门生，是指不经过开香堂的仪式，只是通过介绍人搭桥，投一个红帖子，封上份贽金（一般比门徒高一倍）的入门者。还有一种特殊的门徒，只要备个帖儿，附份贽金，托介绍人把红帖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1951年8月16日)，原名月生，后因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图为青年时期的杜月笙。杜月笙进入黄公馆之后，善于察言观色，精心侍候师母，胆大心细，头脑灵活，为人慷慨，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本领，得到了黄公馆男女主人的青睐，渐渐脱颖而出。

子投递给“先生”就行，连面也不用见，像蒋介石就是属于这一类门徒。关于蒋介石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一说杜月笙的事情。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滩的流氓世界形成了黄、张、杜三大亨的新格局，这里面的张啸林、杜月笙都是出自黄金荣门下。

杜月笙生于1888年，比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杜月笙幼年时父母双亡，被舅父收养，童年便染上赌博恶习；15岁时到上海，在十六铺的一家水果行中当学徒。因结交流氓歹徒，嗜赌成性，很快被撵出水果行。此后在十六铺一带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又到郑家木桥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当黄金荣已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时，杜月笙还在洋泾浜两岸苦苦挣扎。后来，杜月笙在陈世昌介绍下，拜到黄金荣的门下，才使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这一天，杜月笙一大早穿着整齐，跟着陈世昌的徒弟黄振世来到八仙桥同孚里，走进了黄公馆。

这时，黄公馆里进进出出的流氓瘪三为数不少，黄金荣对杜月笙也没有特别留意，问了杜月笙一些情况后，觉得这小伙子还够机灵，就将他留下了。后来让他做了跟班。黄金荣每逢外出，必是带上杜月笙，不是让他拿外衣，就是叫他拎公文包。黄金荣到浴池去洗澡，也命杜月笙在一旁侍候。在外人眼里，他简直成了黄老板的心腹，其实杜月笙明白，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跑

腿的而已。

有一年冬天，黄金荣过生日，按照惯例，门徒等手下人都要备好礼物前来拜寿，但杜月笙却是迟迟未到。因为杜月笙非常勤快，有眼色。平日伺候黄金荣，那是眼明手快，无话可说的。如今黄金荣的生日大事，居然不见他踪影，很是反常。黄金荣有些纳闷，便问手下人怎么回事。有知情者说：

“杜月笙没有做到生意，(指没有抢骗的钱)，跟着他的一些小弟兄伙食费用都没有，他把自己的衣裳拿到当铺去换钱了。因为没有衣裳穿，所以不能来祝寿了。”

黄金荣听了这些话,暗暗感叹：小杜为人还真讲义气啊。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杜月笙在黄公馆，不但伺候黄金荣，对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也是百依百顺，极力讨好。桂生姐也经常在黄金荣面前说他的好话。所以黄金荣就让杜月笙到十六铺，去管理赌台，杜月笙干得很好。接着，黄金荣又派他向停泊在码头上的民船讨码头钱，向花烟间、燕子窝和赌台收月规钱。杜月笙对工作认真，对手下平和，最终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

在杜月笙入黄公馆的最初十年中，黄、林夫妇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处处给予照顾，使得他逐渐独立门户让他丰满羽翼。1915年杜月笙结婚成家，新娘子沈月英，苏州人。黄金荣和桂生姐算是大媒人。后来1929年，杜月笙又相中了在黄金荣的荣金大戏院里唱戏的当红须生姚玉兰，黄金荣从中撮合，成全了杜月笙的心愿。自然，初出茅庐的杜月笙也对黄金荣忠心耿耿，策划张啸林的加盟，涉足鸦片业壮大实力等，为黄金荣在上海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张啸林加盟

在杜月笙加入黄金荣门徒之后，张啸林也前来加盟。

张啸林，浙江慈溪县人，为杭州机房班出身，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张啸林在杭州时，曾考入杭州武备学校，与张载阳等为同学。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大八股党里的季云青，正受茶园的委托，到杭州去邀请名角，就与张啸林结识。他见张有侠义之气，不愧是江湖好汉，就与他结为兄弟，当知道张啸林不能在杭州安身时，就带他到上海，拜青帮大字辈

安徽人樊瑾成为老头子。于是张啸林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下一辈的青帮分子都称他“张爷叔”。张啸林看到十六铺码头货物进出很多，觉得可以趁机捞油水，就到这里来打天下。在这里，他与杜月笙结识，并议定在此共同负责商船安全，合伙平分保护费。



流氓“三大亨”之一张啸林。张啸林 1877 年出生于杭州，原名“小林”，发迹后，改名为张啸林，取“猛虎啸于林”之意。

有一天，一帮广东流氓前来争夺码头。与杜月笙他们发生了一场恶战。双方流氓在码头大打出手，刀棍横飞。杜月笙身材单薄，也没有学过什么武艺，只是凭着一股狠劲猛冲猛打，加上他们团伙人数少，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所以被打得落花流水，各自奔逃，杜月笙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丢掉了码头。

张啸林将杜月笙背回家中，赶紧找医生诊治，精心护养。当时张啸林也很穷，没有钱，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典当，支付药费，杜月笙深受感动。不久，杜月笙伤好。他们再到十六铺码头，寻广东帮打架，以报前仇。这次，张啸林发挥了威力，运用在武备学堂所学到的功夫，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因而他们重新控制了码头。

不久，上海新开河码头建成，但外省的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通过张啸林等人的关系，纷纷到别处卸货，这就等于砸了稽征吏的饭碗。

这班稽征吏到处打听，原来是张啸林在船商中暗地捣的鬼，砸了他们的饭碗，决意要把张啸林擒到手，结果他的性命。一天，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被驻该处的稽征官发现，就立即纠集十余个稽征巡警，不问情由，把张啸林拽进稽征局内捆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准备夜深人静时，把他扔入黄浦江中淹死。

当天下午，张啸林的老婆娄丽琴得知他被稽征局捉去，便急忙找到杜月笙，求他及早设法营救。杜月笙听说后，一面叫手下弟兄到稽征局打听虚实，一面和几个头目商量如何营救张啸林。

大家认为，如果白天去抢救张啸林，稽征局里有几支老爷后膛枪，难以得手，不如等傍晚时分，巡警们都下了班，再冲将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大家计议已定，随即挑选了数十个流氓，到了晚上，杜月笙率领流氓一齐冲入稽征局，救出了张啸林，然后一哄而逃。

张啸林脱险回家，休养了数日，就去找拘捕他的稽查头目报仇雪恨。

一天上午，那个稽查头目照例出来巡查商船，正独自走到江边时，突然前后窜出十几个人，不问情由，把他掀倒在地，一顿拳脚，又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到江边，一声号子，奋力往江里一抛。此时，江畔正好泊来一艘大粪船，只听“扑通”一声，金狮狗被抛到大粪船中。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已饱尝了大粪的滋味儿。金狮狗爬出大粪船时，张啸林等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上海呆不下去了，张啸林只好携着妻子又回到了杭州。

不久，张啸林听说武备学校的那个同学张载阳靠父亲之福，居然当上了浙江省省长，就去专诚拜访，诚心投靠。张载阳不忘同窗之情，盛情款待。但眼见张啸林已沦为流氓，声名狼藉，无法在自己身边安排个一官半职。便给他介绍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说以后张啸林在上海有什么事，尽可找何丰林帮忙。张啸林有此靠山，更是肆无忌惮。于是他带了妻子娄氏回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听说以前的老朋友杜月笙已在黄公馆发迹了，便马上拜访，并要求杜月笙把自己荐在黄金荣的门下。杜月笙为了报答张啸林救命之恩，就把他引见给黄金荣。

黄金荣因为张啸林是青帮“通”字辈兄弟，只是一般地招呼，并未十分注意他。张啸林也不便过多地埋怨。

后来，张啸林为争夺鸦片贩运权，同黄金荣的得意门生金廷荪等人发生殴斗。杜月笙出面调解，而且请出青帮“大”字辈人物调停。黄金荣这才了解到张啸林与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以及在上海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有关系，不想把事情弄僵，就以“黑心钱公平分”为由，大家和解，互相合作，共享其利。张啸林这次算是进了黄门，与黄金荣的关系加深了一步。

几年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把张啸林和黄金荣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22年，黄金荣因争风吃醋，打了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被何丰林的部队逮捕，关了起来。后经张啸林与杜月笙四处奔走、上下打点，最终把他给救了出来。黄金荣万分感激，取消辈分，与他们结拜为生死兄弟，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幢房子。

第七章
夫妻同心发黑财


旧上海的堂会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黄金荣和桂生姐结合，真算得上是"天作之合"。两人都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所以互相帮衬，取长补短。在桂生姐的协助下，黄金荣的财越发越大，心越来越黑。黄金荣成为上海帮"第一帮主"，桂生姐成为上海滩著名的"女大亨"。

一、"贤内助"出主意

桂生姐真不愧为女中豪杰，自从她成了黄金荣的"贤内助"以后，给黄金荣出了不少主意。

有一次，巡捕房得到风声，有一帮从四川来的盗贼，窜入租界、行窃盗抢。黄金荣奉命，四处查缉，但找不到影踪线索，就到处布置眼线。三天之后，他在"日新池浴室"当老板的眼线，匆匆赶来告密：有三个浴客，行迹可疑，黄金荣马上带了包探们前去日新池。

黄金荣没有料到盗贼们在外面放了哨。一行人刚刚向浴池围去。一个角落就传来一声尖利的唿哨。浴池里的盗贼闻声，披衣而起，跳出后窗，越上屋顶。黄金荣他们紧跟不舍，和两名属下一起上屋追踪。

不料川贼居然有枪，开枪射击，将一名属下击中。属下跌倒，向下翻滚时，把黄金荣也从从屋顶带落到地上。幸好黄金荣压在下手身上，只是脚受了重伤。

黄金荣伤了左脚后，走动要有人搀扶，就在家中休养。好在有桂生姐在旁侍奉，他也落得消闲。

桂生姐一面为他抚摸伤处，一面体恤地劝解："这一次真是危险啊。如果那枪打中的是你，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替洋人办事，只要卖力，不能卖命。你就是送了命，又有谁念你的好呢？以后，有好处的事抢在前面，没好处的落后靠边。记得我的话，好吧？"

黄金荣颔首微笑，很是感激桂生姐对自己的关切，觉得这个老婆真是不简单，钦佩她对世事的卓识，把贤内助的话牢记在心。

桂生姐这时已经怀孕在身，由于不能出外，就专门找个娘姨服侍。黄金荣左脚受伤，她捧着大肚皮，撑着身子，顾不得腰酸脚肿，和娘姨一起细心照顾，虽然动手的是娘姨，但她处处体贴地看管，使丈夫减少了不少痛楚。

不久，她自己怀孕八个月，就分娩，养下一个男孩；可是先天不足，婴儿又瘦又小。

林桂生为儿子取了个名字"福宝"，大名叫"钧培"。她知道黄金荣对福宝的"种"有些怀疑，然而是从她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她的骨肉，总要欢喜，而且有了福宝，她在黄家就有了地位，自己非但是黄金荣的元配，还能传宗接代，将来全部家产都属于她所有。

林桂生确实算是女中"豪杰"，她非但要做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在社会上扬名，帮丈夫招财进宝。于是，她去结交老城厢的女大亨史金秀，结拜十姊妹，她从史金秀那里学到了不少只有女人才能做到的种种白相人手段，自己也俨然变成了女大亨。

桂生姐不仅是贤内助，还是个孝顺媳妇。她虽和婆婆分住，逢时过节，总提了一只藤篮，装着一包桂圆和一包核桃，代金荣去探望。听到婆婆要做寿，就要丈夫拿出一笔钱办酒席，还向郑家木桥众弟兄和巡捕房一班朋友发帖子，打秋风；又从得意楼包了八桌酒席在茶馆里请客。黄金荣有些吝啬，她慰劝丈夫一定要摆场面，自己在巡捕房里也有面子。结果，收到的礼金，除去开销，

还赚进不少。黄金荣翘着拇指称赞妻子“既做人情，又有油水。”

桂生姐乘机怂恿丈夫：“你和郑家木桥这些兄弟串通，自己作案自己办案，这一套戏法迟早要拆穿。而且，派出去缉查捉人，要担三分风险，也犯不着。最好办一些十拿九稳的案子，既吃太平饭，又能坐享其成。”

在巡捕房稳做稳拿的差使是征收三捐：赌捐、花捐和烟捐。俗语说：“烟酒嫖赌，四大皆空。赌鬼输赢对冲，酒鬼醉后发疯，嫖客倾家荡产，烟鬼一命送终。”而租界当局却允许开设赌场、妓院和燕子窝，只要按期付捐，听任它们公开毒害人民。每月捐费总数可观，但只抽出百分之一作为奖励，分发给大家“香手”。

桂生姐表示不满：“马无野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你靠巡捕房里分下来的‘财香’，能有多少？靠这点钱怎能发家？”

“闹天宫福生已经想出办法”，黄金荣在贤能的妻子面前表功，“他预备派人出去，到赌场燕子窝去抱台脚，还去给妓院撑腰，要他们在每月交捐割外，再送我们一笔‘俸禄’。”

桂生姐讥嘲地微微一笑：“那也只能给你那帮小兄弟香香手，你自己呢？光靠几笔有限的‘俸禄’，能发大财？”

黄金荣觉得桂生姐的话有道理，可又想不出好办法，只能用一对大眼看着桂生姐。

“依我看”，桂生姐边说边用手指在桌上画圈圈，这是她想主意时的习惯手势，“你可以在烟土上动动脑筋。譬如说，人家贩卖烟土，你去轧一脚，或者插一手，一笔私下外快能抵几百、几千次奖赏！”

黄金荣听了，高兴得手拍大腿说：“对！”他跳起来，恨不得立即就干。

二、越“禁烟”越发财

正当黄金荣兴致勃勃要在烟土上大干一场、大赚一票时，忽然传来消息说，宣统皇帝登基后，继续慈禧太后遗旨：清政府和英、法在沪领事订立禁烟条约，限定在两年内杜绝烟毒。

黄金荣怅然若失，泄气地跌坐在椅子上。桂生姐用牙紧咬下唇，一对灵活的眸子牢牢盯住桌上的那盏美孚油灯，怀疑地轻声自问：“真会禁烟？”接着，

是两声讥讽的冷笑。

中国原来并不种植罂粟，不生产鸦片。鸦片战争后，毒品随着炮弹一涌而进，上海土行林立，“燕子窝”丛生。走进“燕子窝”，能看到阴暗烟灯后面的如鬼人影。那些沉沦于烟毒的何止千万。他们一个个弯腰弓背，萎靡不振，鸠形鹄面，最后丧身败德，倾家荡产。开设在三马路福康里的中法老药房于光绪二十九年还公开在《新闻报》上刊登广告：“大土减价，每箱价银 760 两，每只 26 元。吗啡出售，狮马、白牌、绿牌、云水，新牌俱全。原箱出售，价格公道恭请赐顾。”而租界当局只顾征收烟捐，不但不予干涉，还加以保护。

这一次，忽然又公开宣布禁烟，难道清廷政府和英、法等殖民者真的宁愿断送自己利益，为民除害？还是在禁烟的烟幕后面酝酿更大阴谋而谋取厚利？

桂生姐要黄金荣利用职权，探悉内情。

法国驻沪领事向公董局总办和巡捕房警务总监以及司法室先说明条约的内容：禁烟为一必要事宜，公共租界分两年四期，法租界规定八个月四期，在限定期内将烟杜绝。至于禁止办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有情况，可采取不同方式。总监督经过深思熟虑，向黄金荣提出：“你是专门管收烟捐的，我们法兰西地界究竟有多少燕子窝？”

黄金荣一时记不清具体数字，信口胡编一下：“大约六七百个，比公共租界多，”接着惶恐地问一句，“都要禁掉？”他担心禁绝以后，非但巡捕再也要不到烟捐，他自己和弟兄们也捞不到抱台脚的外快油水。

总监督先肯定地点点头说：“当然，非禁绝不可。”又怀疑地望望他的下属，“还有没登记的吧，一家也不能漏掉！”

黄金荣心里明白：的确有几家没有正式登记，而是由他的弟兄们私下收费，把交纳的捐钱作为对抱台脚的贿赂。这一次，这些未登记的更要让它们漏网，免得断绝自己的财路。

总监督又安排下一步计划：

“不要一下子把燕子窝全部关门，否则那些烟鬼不都要死掉？我们也要讲些人道！”他换了口气说，“我们法租界决定用分批分期抽签的办法，中签的限定在三个月内歇业。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每天都要如实向我报告。”说到最后两句话时，从他碧绿的眼珠内闪烁出既信任又严厉而贪婪的目光。

黄金荣完全明白总监督的心思。这个禁烟办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捞到比

烟捐多几百倍的好处。

于是，他亲自出马，把法租界划成几块，要每一块里的燕子窝老板先到他这里来报到。他面带奸笑，话带暗示地一一吩咐：

“我们要抽签了，抽到谁，谁就倒霉。到那时候勿怪我们巡捕房不留情面。”

那些老板从黄金荣的笑容和话音里，窥察到他心里的用意。当场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到了晚上，就悄悄地到老北门护城河黄家去交给桂生姐一包贿赂。黄金荣从全部贿赂里拿出三分之一分给弟兄，另外三分之一替总监督存进银行。到了抽签之日，让平时交捐最少或贿赂较差的一些燕子窝中签，命令他们马上停业。

一次次抽签，一次次受贿。谁想轮到最后一批，谁就得交出最大的贿金。燕子窝越禁越少，黄金荣和他上、下同伙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

禁烟的第一个步骤还未结束，总监督向黄金荣宣布第二个步骤和执行办法：“禁烟，要燕子窝全部歇业，从此巡捕房就收不到烟捐。我们算了一下，两个租界要损失十九万银洋。这笔钱过去是作为建设上海、为上海人造福的经费。以后怎么办？”

黄金荣等人都做出垂头丧气的样子，假装为公董局和上海滩担忧。

“我们为了弥补此项巨大损失，决定将房捐增加 12%。按照两个租界的居民住屋数统计，可得银洋十三万！”

黄金荣顿时眼睛一亮，佩服外国人的巧计妙算，可是一进一出的两个数字相比，仍使他不安：“烟捐上损失十九万，房捐增加三十万，还少六万呀！”

总监督没有立刻回答，用手掌轻轻地摸着额角，让手臂掩盖露在嘴角的微笑。他轻声地宣布决定：

“我们把燕子窝禁绝，可是还没有动那些贩卖鸦片的土行膏店。他们每一家每年的进账比一百家燕子窝还多。在他们正式歇业以前，向他们每年加抽执照费两成。我们算了一下，总数可得七万多，和增加的房捐合在一起”，说到这里，将摸头的手伸出两个指头，“二十万！”

黄金荣也在心里打了个算盘：二十减十九，禁烟结果反可赚进一万！他又马上想到：外国人明里获得好处，自己也要在暗中得到油水。回家和桂生姐商量以后，即刻到各家土行膏店去，先答应店主介绍一些已经歇业的燕子窝的烟客，直接到土行来买烟土，使土行增加进益，又不记入账册。自己就在这额外的收入里分到一成的佣金。这样一来，已经中签的燕子窝，表面歇业，

暗中营业，上海烟民并未减少，而土行膏店营业却由此大振。其中得到更大好处的还是租界当局，在禁烟的冠冕堂皇名义下，既未损失银钱，还有更多收获。

可是，黄金荣万万没有想到，上海滩那些土行膏店在禁烟后营业大振，竟又引起租界当局眼红。他们在禁烟命令下，又采取一个断然措施：规定在一个时期内，土店不准续开，并由各国在沪之洋行，合设一家烟土专卖处——洋药公司，要各土行膏店所有存货全数售归该公司，并垄断外洋运来之鸦片，由公司独揽专卖权利，贴上印花，名为真土。市情涨落价格由公司擅定。转手之际，洋商们在禁烟上大发其财。由此，外地土商为了逃避洋药公司盘剥，常暗中偷运，于是私贩烟土之盛，前所未有。

燕子窝不准公开营业，土行膏店又逐渐停业，黄金荣的收入越来越少，眼看即将断绝财路。小兄弟们也走投无路，纷纷围着黄金荣要主意。黄金荣摸着麻皮，唉声叹气。桂生姐用手指在桌上画了几十个圆圈，然后和丈夫商议："洋行公司我们没有份，是不是在私贩生意上动动脑筋？"

"要我去私贩烟土！那怎么可以？我是巡捕房包打听，要捉私贩，哪能自己去当私贩？"

桂生姐笑而不答，回身到厨房，烧了几样莱，又到邻近酒店去买了几两酒，分装在两只蓝边大碗里，夫妻二人，在美孚灯下，边饮边谈。桂生姐献计献策，黄金荣被酒香和蜜语熏陶得摇头晃脑，拍手叫好，酒沫四溅。

黄金荣就照桂生姐的谋划，依计而行。于是，上海滩上，一起起抢土案件不断出现。

有个武进米商陈金书，看别人私贩鸦片，获利很多。自己也禁不住诱惑，投身这一行。有一次，他运米到上海后出手以后，就用手中的一部分钱私下向十六铺一家土行购得烟土 10 包，携带回乡。当他乘坐"鸡公车"途经徐家汇西行时，一个华捕和穿便衣的徐福生突然上前拦住，以"抄把子"为名搜查。从包袱中搜获未贴洋药公司印花的私土，就以私贩烟土之罪，把陈金书拘捕。陈金书叩头求饶，两人铁面无私，非要把陈金书押进巡捕房治罪不可。

陈金书眼看无法脱身，只得咬咬牙，把身上所有的钱款拿出来，塞进这两位巡捕口袋。两人才松了口，将陈金书放行。

待陈金书走后，二人先把贿款平分，然后一个将两包烟土带回捕房交公，徐福生则把其余八包送到护城河畔黄金荣家里。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行人稀少，在街头巷角传来小贩凄凉的叫卖声。黯淡的煤气街灯，罩射着显得空旷的马路。

一辆马车，在这条僻静的马路上级缓驶来，车上装着酒坛。一个粗汉驾车，离一丈路远，有两条人影紧紧尾随。来到路口时，遇到巡逻的安南巡捕和华捕，举棍拦阻。驾车的在上面打招呼："送酒到前面酒店。"这时，后面一条人影赶上来把钱塞进华捕口袋，华捕做个手势放行。

马车继续前行。正要走近一家"土行"时，突然从暗处窜出来几条黑影，分头抢劫车上酒坛，驾车的吼叫："你们敢抢劫？"带头抢货的徐福生恶声反诘："你们敢运土？"车后的两条人影也追赶上来拦阻，被徐福生等人挡住，一阵混乱。杜月笙带了另外三个弟兄，须臾之际，把酒坛敲碎，从里面挖出一包包烟土，塞进带来的麻袋里，肩上一扛，四散逃跑。然后在预先约定的一条小弄堂集合。

穿过弄堂，到另一条马路，那里停着一辆马车，大家连货带人跳上车厢，逃亡似的回到黄公馆。

在一个黄昏，夕阳把黄浦江染上一层淡红的波光。一艘挂着太阳旗的日商轮船，停泊在浦东码头。从汉口来的乘客纷纷上岸，缉私营将他们拦在码头上，翻箱倒箧，一个个严格检查。

有个身穿大褂的生意人，立在船舷上，向下探视，像在寻找熟人。等下面检查完毕，有个巡捕慢悠悠上船，与这个生意人打个暗号，站在一起，低声交谈。没说上几句，巡捕口袋里塞进一卷钞票。巡捕会心一笑，对客人做个"放心"的手势，又大摸大样地走下舷梯，和缉私营的兄弟，勾肩搭背嘻笑着离开。

生意人回到舱里，喝酒抽烟，一直等到天黑。约摸七点钟左右，刚才上船的那个巡捕换了便衣，带了一个弟兄，坐了小船，从外滩划向浦东，停靠在日轮旁，上去帮生意人取下两只大皮箱，放到小船上。

船驶近外滩时，突然一条小船急速靠了过来。小船上有七八个蒙面大汉，手执斧棍，跨过船来，其中有个身躯结实的大汉拿着手枪，把船上的几个人逼在一边。生意人先前未作预防，而且势不敌众，只得眼睁睁地让对方把两只皮箱抢走。

这群蒙面人抢走皮箱，转了几个弯，看看后面没有人跟踪，就进了黄公馆。桂生姐打开皮箱一看，里面是1万两川土，乌黑锃亮，香气扑鼻。他把2000两，

分给众兄弟，把其余 8000 两锁进铁箱里。

那生意人被抢，也不敢责怪缉私营兄弟，而且已经付出的保护费也难以收回，可是为了向货主交代，只得向巡捕房报案。这样的案子，巡捕房自然是破不了的。

这样捉拿私贩、没收烟土、明抢暗夺的案件不止五次、十次地发生。一批批毒品赃货，使护城河黄金荣家的那幢房子成了强盗贼窝和钱财宝库，烟土钱财堆满了屋子。

三、控制鸦片交易

鸦片是既是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也是用来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侵略者通过贩运鸦片获得巨利，以充军费。

为此，法国殖民者和外国鸦片贩子，相互依靠，沆瀣一气，把大批鸦片用法国军舰护送运到上海，在法租界卸货上岸。他们在各自的利益上，均订有合约，法国人方面要收取运费，首先要保证鸦片安全无损，如有被盗窃而发生意外损失，法军方面要按照合约规定给予赔偿，但即使如此，有时仍不免被人盗窃。

一次，法国兵从军舰上卸下一百五十箱鸦片，押运到长浜路法国军营时，检点之下，竟缺少十箱。这十箱鸦片，价值万金，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于是军方要求法国总监予以追究。法国总监急忙唤来黄金荣，不问情由，一顿训斥，并限三天内要将窃去的十箱鸦片完璧归赵，如有差池，撤职处分。黄金荣对主子打躬作揖，并满口答应，负责追查。

黄金荣对这十箱鸦片的去向，心里是一清二楚、了如指掌的。因此，他敢在总监跟前拍胸脯，追查失物。他知道到了晚上，把兄弟们自会来上门报赃。结果果然如此。于是他的腰板骨顿时硬起来，隔天便反向法国总监提出质问："既然有武装押运，为何还让人偷去？如今被盗窃的十箱鸦片完璧归赵，以后如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我黄某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法国总监眼见失物复得，也不予追问，并向军方提出："以后如再发生此事，由军方自己去处理。"

被窃去的十箱鸦片交还了。但以后的鸦片仍然丢失。因为法国兵人数毕

竟有限，在这码头上人员众多，明抢易挡，暗盗难防。况且偷鸦片的流氓头儿早有打算，这次虽然给了黄金荣的面子，缴还赃物，以后还是照偷不误，弄得那些武装押运鸦片的法国兵防不胜防。

为了使法军包运的鸦片不受损失，法国总监向军方头子提出了一个“坐收渔利”的良策，就是把用军舰运来的鸦片，交给中国人去包销，每箱鸦片给军方提取规银一百两。如若每月有五百箱来货，军方就有五万两白银收入。法军头子听了总监的计策，不由笑逐颜开。高兴的是，一来驻军的饷银有了着落，二来再无鸦片被盗窃的烦恼，恨不得马上付诸实施。

一天上午，黄金荣照常去捕房办公，翻译曹显民通知他，总监要传见他。黄金荣走到总监的办公室，却见总监面现笑容，对着黄金荣把手一摆，叫他坐下。然后，法国人对着曹显民说了很多法国话，说罢以后，曹显民咧着嘴对黄金荣道：“金荣，你交大运啦！法军叫你开公司，给鸦片贩子包销鸦片。法国军方言明在码头上交货，每箱鸦片收取运费一百两。你赶快答应下来，内容细节双方订立合约时再作商量。”

黄金荣听了曹显民一番话，拿不定主意。他平日虽然反应敏捷，但这事猝不及防，脑筋顿时变得迟钝了。他向来是惯做不花本钱的生意，现在听说要他花钱买鸦片，正坐在沙发上犹豫，曹显民又道：“晚上在你家再谈细节。”

于是黄金荣就答应下来，离开了总监办公室。

晚上，曹显民来到黄家，坐在小客堂里和黄金荣详谈包销鸦片的事。曹显民道：“金荣，要接这尊大财神，眼前非你不可，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若每月有五百箱来货，除按规定每箱付给军方一百两银子外，我们卖出去每箱也赚它一百两，那么每月就有五万两银子的收入；如能提高售价，还可多赚。现在得先要找寻几个有钱的老板来垫出一笔资金。好在这注生意有利可图，这几个老板看来也不难找寻。”

黄金荣听了曹显民一番话，顿时心动，他压住内心的欢喜，推脱说：“这是大事，我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曹翻译走后，黄金荣对桂生姐把事情一讲。桂生姐手一拍道：“这真是老天爷要叫咱们发大财。这么好的事情，你怎么不赶快答应呢？你现在赶紧去对法国人说，咱们做这单生意。”

黄金荣哈哈大笑：“急什么？是咱们的财运跑不了。我如果显得急不可待，恐怕法国人要提高要价的。何况，这桩生意，除了我黄金荣，其他人想做也

做不了。”

次日，黄金荣在曹显民陪同下，乘车来到法军头子的办公室。双方商议包销鸦片事宜，并签署了鸦片的合约。合约除正文外，还附有两个具体条件：一是货到之日，必须先交货银而后提货；二是卸货上岸，由买方自己负责。如发生意外损失，不得向卖方提出交涉。黄金荣当然一口应允。

接下来，黄金荣便去物色人出钱，成立公司。最后选定了桂生姐的好友，上海滩女大亨阿金、“青帮”中“通”字排行的流氓金廷荪两人来与自己合办。于是一个闻名全沪的毒窟——三鑫公司的招牌，就张挂出来。

三鑫公司的“鑫”字，是由三个金字拼成，取了三个投资人相同的一个“金”字。当下，三鑫公司的三个股东，还议定了分工：金廷荪管理进出业务，阿金委托女婿范同春管理财务，黄金荣总管。三家合作得尚好，正当他们日进斗金之时，孀妇阿金却自动退出了三鑫公司，是嫌钱太多了呢，还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就不得而知。阿金退出后，杜月笙和张啸林马上插进来，分承了一份股金。

杜月笙插手进来当然是很好理解的。张啸林是因为同浙江省长张载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关系特别“铁”，上海又属这两个人管，因此巴结上他们，对三鑫的生意当然是有利而无害的了。另外，上海的另一实权人物俞叶封也同张啸林关系不错。而这张啸林也特别能干，上任不久，即把各个关节疏导得畅通无阻，张啸林依靠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人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由黄金荣发放通行证。这样，黄、杜、张三个流氓头子各显神通，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的首脑，大发其财，三鑫公司就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

三鑫公司的年收入大约是5000万元。有人做过统计，1916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的收入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2%、16%，真可谓富可敌国了。

那么，三鑫公司为什么这么赚钱呢？这不但与他们经营的是获利丰厚的鸦片业务有关，还与他们善于利用黑白两道势力，“合理”经营有关。

三鑫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鸦片烟商提供保护，并收取费用。三鑫公司所经营的主要是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提货由公司职员在巡捕的保护下进行，负责运送的是公司的汽车，沿途还有安南巡捕武装押运。鸦片入库后，由公司和捕房分别开条盖戳，并从烟土商那里得到了保护费，保护

费通常占鸦片总值的10%。烟土商们缴纳了保护费，就如向保险公司保了险一样，如果鸦片被抢劫偷盗，能得到照价赔偿。

公司开展的第二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交易。它与法租界当局协商后规定，只要租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有公司的三鑫印花，否则不能作为商品出售，这样公司出卖印花可以得到大笔钱财。鸦片商人虽然要缴纳保护费和印花税，但却可避免鸦片失窃，由此得到租界和流氓帮会的双重保护，同时这笔钱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他们都愿意依附在三鑫公司的门下，保证自身利润的获得。

三鑫公司的第三项业务是收取法租界的烟馆的保护费。公司宣称对租界内的烟馆、燕子窝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都必须向公司缴纳烟枪税大洋3角，公司才保证其正常营业，如果发生烟馆、燕子窝遭其他流氓骚扰或被巡捕冲击事件，公司会全额赔偿其所遭受的损失。公司还雇佣数十名流氓打手为检查员，专门轮流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若发现少报、隐瞒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不仅如此，三鑫公司也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它直接设有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实际上成为了包销鸦片的超级大型土行，向且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

总之，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力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的贩毒不仅在法租界的鸦片市场独占鳌头，而且三鑫公司还插足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不仅如此，其业务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他们的业务涉及的地区越来越广阔。

四、做赌和娼的总后台

黄金荣不但控制鸦片生意，而且开办赌场，经营妓院、浴池。上海滩有名的赌场、洗澡堂、妓院都有黄金荣插手，可谓财源滚滚。

法租界的赌台，过去或遭到黑道的打劫，或受到巡捕房的冲击。自黄金荣担任探员后，他便与赌台老板达成协议，黄金荣负责维持秩序，不准黑道敲诈赌台；而巡捕房方面，黄金荣与之约定：只捉“前和”，不碰“夜局”（黑社会暗语，日场叫“前和”，夜场称“夜局”）。白天，黄金荣让小喽啰等充当

赌台的客人，如有巡捕见后捉入班房，不久即放出。而真正的大赌客则玩夜局，万无一失。这样，既能应付舆论，保持租界良好的“秩序”和“声誉”，赌业也照样繁荣。自然，赌台方面每月都要向黄金荣和捕房付出巨额的“保险金”。最得益的当然是黄金荣，他既得实惠，又赢得了好的名声。所以，法租界的赌台大多以黄金荣为后台老板。

此外，黄金荣和他的徒弟们，还直接开办赌场赚钱。赌场的开办由马祥生负责，他用黄金荣这块牌子，依靠法租界巡捕房的权势，到处去物色合适的地点。只要看中，就带着一帮兄弟前去交涉。他们文武皆备，软硬兼施，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们。没费多大功夫，房子就全齐了。准备赌具的事，像麻将、牌九之类的传统赌具，都可以从市面上买到。他们还从国外引进一种新颖的“轮盘”赌具。赌法别致，更容易引起赌客的兴趣。对有的赌具，还要进行加工改造，安装上绝密机关，使庄家赢得更轻巧些。关于安全问题更是小菜一碟。平时可由兄弟们分头负责，必要时可请巡捕房出面干预，每月给巡捕房分一部分赢利就是了。用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在申吉里、宝裕里、同孚路一些地方，开办了四五家赌场，一时轰动上海。

黄金荣开办的最有名的一家赌场，名为“商州乐园”。它位于四马路与西藏路交叉的一条里弄内，是一座三层楼房建筑。

一楼主要赌牌九和扑克牌等。这是为社会下层的人准备的。牌九是老一套的东西，但扑克可是当时的新鲜玩意儿。此外，还有什么十三张、二十一点和老虎吃角子的赌法。

二楼是轮盘赌，这是地道的洋式赌法。在这儿赌博的，以有钱人居多，大都是追求新鲜感，是以赌取乐来的。赌的方法很简单，从国外买来一个大的轮盘赌具，其底盘上有许多格子，赌客就向格子里下赌注，等到赌注下够后，庄主便转动轮盘，当轮盘一停下来，指针所指的那一格，在此格中下注的赌客便是赢家，其余都是输家。赌具自然是早已设计好的。赢家是少数，输家占绝大多数，而庄主总是赔得少，赢得多。

三楼以搓麻将等为主。到这里来的都是些大财主，是真正来豪赌的赌客，他们一掷千金绝不皱一下眉头。一方赌客到来，并非一人，总有几个随从帮手。每次下注，出手都很大方，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上万，有的时候还有下几十万的。而且一赌就是一个通宵，不赌出个高低，是绝不会罢休的。

“商州乐园”赌场戒备森严，几个彪形大汉把守在门口，检查可疑的来

者。楼内每层都有两三个流氓，不停地巡逻，对付捣乱的人。他们都带有匕首、短棍及手枪等武器，气势汹汹，可谓戒备森严。

"商州乐园"赌场为赌徒想的很周到。赌桌上不用现金交易的，赌客们必须先到出纳台，用现金、首饰物品、房产契约等一切值钱的东西，换取筹码，上桌赌博。赌场从中抽取一定的费用。赌完以后，赌客们可用筹码再换成钱、物。顶楼上还专门设了一个典当柜，为的是让赌客随时到这里来典当各种物品。而且每一层又都设有餐厅、酒吧，不仅出售酒、饭，就连自杀用的安眠药也为赌客准备好了。每层还开有单间客房，供嫖客、妓女和烟客们使用。除此之外，整个弄堂里还开了好几家服务性场所。弄堂口是一家菜馆，既可做生意，又可以为赌场招徕赌客。紧挨着有一个妓院，公开招揽嫖客。再往里走，还设有烟馆等。

上海滩的妓院业，也可算是一种很赚钱的行当。黄金荣看到这个行当很有油水，很快就插手其间。

当时租界当局效仿法国的法律，规定允许在租界设立妓院，正式营业，不过要按规定缴纳一定的花捐。于是，各种妓院在租界层出不穷。

1891 年，仅法租界内就有妓院 250 家，妓女达 2600 人。到 1920 年，娼业又有很大的发展，两个租界内的妓女共计 61141 人。据《申报》统计，伦敦城每 960 人中有 1 名妓女；柏林是 580 人中有 1 名妓女；巴黎每 481 人中有 1 名娼妓；芝加哥每 430 人中有 1 名妓女；东京每 250 人中有 1 名娼妓；而上海比例最高，每 130 人中就有 1 人是妓女。

妓院多了，麻烦也接踵而来。这些妓院都有帮会的背景，不仅有帮派的特点，还雇有一些保镖和打手。他们为了生意的竞争和帮派间的矛盾，总是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洋人巡捕不熟悉中国的民情，对这类事情管理不力，希望有人来专门管理妓院，承包花捐税收。

黄金荣就主动承包了法租界所有的花捐。他派手下到处敲诈勒索，不仅能完成花捐定额，往往还会有丰厚的剩余。至于受贿、罚款的收入，就更不用说了。此外，黄金荣还指使、支持徒弟们，大肆开办妓院，直接获得利益。他的徒弟马祥生，不但开赌台，也开妓院。

桂生姐也以自己的名义在一枝眷街上开了家"烟花间"，属下等妓院，每天也有相当的收入。其他门生开办的妓院，也不在少数，月末年终也都要给师父分些红利。

黄金荣依靠巡捕房和那班徒弟，来管理和控制这么多妓院。他还常常调动华捕，对各个妓院检查、罚款。他的徒弟很多，在各处配合行动。他们打着黄金荣的旗号，对妓院进行监视和敲诈。分头到各妓院去“抱台脚”，吃俸禄。他们还可以肆意闯进未驯服的妓院，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若有不如意者，便纠集同伙前去。各妓院都害怕黄金荣的权势，不敢有丝毫得罪。他们不仅要如数上交花捐，还要时常用钱孝敬黄金荣和他的徒弟们。

五、开设浴池赚钱

开浴池也是桩赚钱的买卖。南方的气候潮湿闷热，人们身上总爱出汗冒汗，因而很多人愿意到浴池里去泡泡搓搓，洗个爽快的澡。所以，浴池的生意一直很好。黄金荣为此也开设了两三家浴池，既方便自己洗澡，也为他赚了不少钱。

黄金荣的生活方式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水包皮，皮包水。所谓的“皮包水”，就是早晨起来孵茶馆店，与朋友一起吃茶吃点心，交流信息。所谓的“水包皮”，就是傍晚或晚上进浴池泡澡。

黄金荣当了包打听后，一般每天早晨七八点钟起床，先到法大马路郑家木桥转角的茶馆，坐在他的专用座位上，跑堂便会沏上一壶碧螺春或者龙井，然后吃点心，边会见手下的眼线和各色人等，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纷至沓来，由他当场处理。通常如侦查案犯、策划抢劫、分赃劈把，也在此决定。

中午黄金荣回到寓所用餐。到下午三四点钟出门，由手下人前呼后拥，到八仙桥日新池浴池洗澡。进得澡堂后，先入汤池泡上 30 分钟，直泡得皮肤红胀，心跳加速，然后进入浴室，接受搓背、敲腿、扦脚与捶背、按摩等全套服务。同时，接待三教九流。说话内容因人而异，从寒暄接待、谈正经生意，到杀人贩毒均有。

这日新池浴室就是黄金荣最早的产业之一。坐落在宝昌路和敏体尼荫路（今淮海中路、西藏中路口）转角，为法租界的中心地带。日新楼为 2 层建筑，楼下为澡堂，楼上是茶馆。后来，有了些商业眼光的黄金荣见如此好的地段只开个澡堂茶馆，太可惜了，便毁屋建成黄金大戏院。黄金荣下午的“水包皮”便改到民国路、浙江路（今人民路、浙江南路）转角处的逍遥池。

逍遥池是黄金荣指使其得意门生金廷荪，在上海支胜桥开办的。金廷荪也不马虎，细心建造，还专门开了浴池房间，设立了特殊的服务。黄金荣对这个浴池比较满意，因而经常到这里来洗澡。逍遥池楼高3层，设施更现代化，场面也更有气派。尤其是休息室装饰华丽。逍遥池的老板金廷荪是黄金荣的门徒，师父上门来是天大的面子，自然分文不收。

黄金荣每天去逍遥池时，身上必带二三十元银币，分赠地头上的瘪三，从1角到1元不等。每当黄金荣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乞丐队便派出代表去领受赏赐。长期下来，黄金荣便赢得了江湖下层的好感。

黄金荣洗完澡，进入休息间，躺在烟榻上，便由程锡文等负责装烟，烟瘾后打个盹。手下门徒都知道师父的这一习惯。等黄金荣醒来，手下人等，向黄汇报三教九流种种情报，请示定夺。张啸林、杜月笙、金廷荪等也常常相聚于此，商量各种要事。

自黄金荣“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生活方式固定后，从杜月笙、张啸林以下，上海滩上一般的黑道人物均竞相模仿。一时，每日早晨，十几家有名的茶馆中，聚集着从各方汇拢的白相人；而下午的高级浴池中，则到处是五大三粗、横眉竖目的地痞流氓。

第八章
收留盗贼做“司令”


收盗贼做“司令”的黄金荣

黄金荣通过控制租界内的烟、赌、娼，财源滚滚而来。但他还是不满足，继续挖空心思寻找来钱的门路。他看到妻子桂生姐的那些结拜姐妹们利用坑蒙拐骗偷的方式弄钱的办法，很是羡慕，也想在这方面施展一下手脚。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建立了一只“得力”队伍，这使他又开辟了一条赚钱通道。

一、芳菲姐妹的手段

黄金荣自从开堂收徒做了帮主之后，势力扩展了。但青帮头子李休堂也指出了他一个弱点，就是门徒中没有一个女人，这在干某些事情时是不方便的。从此他就把这事放在了心上。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不久之后，他居然就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女徒弟，而且一找就是两个。这要从一件案子说起。

一天晚上，黄金荣在同孚里黄府抽大烟。这同孚里黄府，是上海滩闻人大亨们建造的第一所公馆，开了大亨们自建公馆的先例。下面先介绍一些这个“黄公馆”：

黄府规模不算大，一共有三层楼。进正门过天井后就是个客厅，客厅布

置得中西合璧，富丽堂皇。一套红木椅、炕、几，垫着大红呢毡。正中间放着一张紫檀木的八仙桌，覆盖一张鱼虫花卉的湘绣围帔。客厅两厢却是配着紫红丝绒的沙发。四周墙壁，挂满了名家字画，楹联立轴。王石谷的山水画与西洋裸女图相对。客厅正中的墙壁挂着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巨幅彩画。两边是一副泥金绣字对联，上书：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骋时无忘赤帝；

青灯照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一楼还设有两个厨房，上厨房由陈永森负责，专门管理黄金荣夫妇和贵宾们的饮食；下厨房由马祥生领衔，供应公馆上下和一般朋友的吃喝。下厨房人多，摆着两张桌椅，忙时一天 24 小时连轴开席。

二楼除了黄金荣夫妇的卧室外，还有接待密友的小客房兼办公室。

三楼有仓库，存着成千上万的金银财宝、古玩珍品，以及枪支弹药。这里大门一关，能抵御得了大队人马的攻击。

且说这天黄金荣在公馆内抽完大烟，正准备上床睡觉，忽然有仆人来报：签子福生陈世昌有要事相商。

黄金荣一听陈世昌深夜来，肯定有事，便让仆人通知客人在客厅等候，自己马上就到。

不一会儿，黄金荣从楼上下来，见到客厅里除了陈世昌，还有一位胖墩墩老板模样的人。黄金荣还未开言，陈世昌就连忙起身发话了：“阿荣老弟，这么晚了，打扰你休息了。”

“陈大哥，你我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事直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黄金荣拍着胸脯说。

“好，我说我这老弟是爽口人，不错吧？”陈世昌回头对老板模样的人说了一句，等黄金荣来到近前，又说，“阿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钱老板，一直在汉口做丝绸生意，家财万贯。也是我多年的至交。他的儿子前些日子来上海，上了人家的当，这不，特来求你帮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世昌把事情讲了。

原来，钱老板的儿子钱少爷，携资十万来上海滩采购绸缎。少年人来到这纸醉金迷之地，自然首先要游逛一番。一天，游逛之后，钱少爷在一家茶馆去喝茶，遇到一对姿色艳丽的姐妹。钱少爷本是个好色之徒，如今见到了

这上海滩别有风情的美女，哪里按捺得住，早已神魂颠倒，两只色眼盯住这对姐妹，目不转睛。

这两个美人似有意似无意，偶尔含情脉脉地向他瞟上一眼，直把这钱少爷惹得三魂丢了两魂半，想要上前勾搭，但又不懂上海滩的规矩，怕出漏子，不敢冒昧。等美人离开的时候，他连忙结了账，尾随在她俩后面。

两位美人似乎没有看到身后有人跟踪，只是有说有笑，还不时你推我一把，我打你一下。那娇姿浪态、吴侬软语，直撩得钱少爷心痒难熬。这时，一个美人身上突然掉下一件什么东西，钱少爷定睛一看，是一块绣花手帕。真是天赐良机，他忙上前一步弯腰拣起，喊住两位美人。美人惊讶回头，看到钱少爷手里的手绢，连声道谢。钱少爷乘机与其攀谈，并请她们第二天晚上到天蟾舞台看戏，两位美人一口答应。

约定之后，钱少爷这晚上就没有睡好觉，一方面为自己的艳遇狂喜，另一方面又怕美女失约，自己空喜欢一场。第二天晚上，他早早等在舞台门口，焦躁不安。两位美女果然守约，又一起来了。钱少爷心里的那个高兴就不用多说，便将自己家世和盘托出，并打听到这对名门闺秀姐姐叫高雅芳，妹妹叫高雅菲。

从此，少爷天天请芳菲姐妹外出游玩，所到之处自然是花钱如流水，把姐妹俩哄得眉开眼笑。半个月后，芳菲姐妹与少爷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少爷便租一私宅，金屋藏双娇。上海滩的女人真是不同寻常，她们的千般柔情，万种风姿让钱少爷乐不思蜀，将采购绸缎之事丢到了九霄云外。

钱少爷享受齐人之福也就两个来月，携来采购丝绸的巨款已化去一半，其中光为芳菲姐妹买首饰，添衣服就化去一万多。不料有一天，少爷忽然接到汉口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丧，速归。”钱少爷见了电报，慌忙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奔丧，姐妹俩依依不舍，温柔无限，但也深明大义，帮他一起打点行李，还特地将剩下的五万元银票，帮他锁入皮箱，三人还约好了后会之期，依依惜别。

钱少爷一进家门，见父亲健在，大吃一惊，忙追问谁发的电报，家人都莫名其妙。钱少爷似乎觉出了事情不妙，慌忙打开皮箱查看，剩下的五万银票果然不翼而飞。钱少爷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

赵老板知道儿子丢失巨款，一时也顾不得训斥，急忙同儿子找到陈世昌，想尽快追回钱款。但这片地盘属法租界，陈世昌也无能为力，于是找到黄金荣。

黄金荣一听，心中已明白了七八分，但他不能白干这件事，替人帮不要钱的忙呀。于是，他打着哈哈说："陈大哥来上门，我黄金荣不敢不尽力。不过，这事情实在不太好办呀，那对姐妹既已得手，不知跑到哪里了，不容易追啊。"

钱老板听其语气，忙笑道："我人虽在汉口，可是早听说过黄老板的大名。人人都说黄老板讲义气，够朋友，所以我才敢来拜访你。可是因为来时匆忙，没有准备上门礼物，这两根金条不成敬意，还望笑纳。日后钱票追回，再当重谢。"

黄金荣看目的达到，就转换了口气，说："钱老板是信得过我黄金荣，才找上我的门。我黄金荣别的本事没有，就是重义气，何况你和陈大哥是至交，也就是我的兄弟。我黄金荣就是把上海滩掘地三尺，也一定为你找回这笔钱。三天后来听消息吧。"

第三天晚上，钱老板和陈世昌双双来到，黄金荣把银票递到赵老板手中说："钱已追回，又存到钱庄上去了，这是银票，请你查收。"

钱老板此时自是异常感激，又送了一笔钱给黄金荣，才了却此事。

黄金荣侦破此案，没用吹灰之力。因为法租界内的地皮瘪三、江湖人士，他是了如指掌，案子一出，他大致能够猜出是谁干的。如果是外来江湖人士在这里做案，他只要通知手下一查，很快就会找到案犯。现在，借着这个案子，黄金荣除了得到钱财以外，正好趁机把芳菲姐妹收到了自己门下，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二、用计收服窃贼头

黄金荣借着钱少爷的案子，找到了高雅芳、高雅菲姐妹，把她们偷去的五万元银票索回，并且向她们透露了自己有意收她们为徒的想法。也不知道是芳菲姐妹内心怎么想，只是推说：她们是义父养大的，做什么事都需要听义父的。这事得告诉义父，如果义父同意了，她们很愿意靠乘黄金荣这棵大树。

原来，她们的义父叫高飞鸿，是江浙一带著名的江湖人士。姐妹俩是他从孤儿院领养来的，待两人长到十一二岁时，高飞鸿就开始给她传授各种江湖上坑蒙拐骗的手段。这次高飞鸿携二女来上海，本想捞一笔钱，让芳菲姐妹远走高飞，不落痕迹，而他自己要留在这十里洋场玩耍一下。但是，他哪

里想到自己的对手是黄金荣，案子刚发，芳菲二女还没有来得及逃跑就被抓住了。但这时他仍然没有想到逃跑，他认为自己一没动手，二无赃证，与官法无涉，奈何他不得。却不知道黄金荣是流氓出身，那会和你讲什么官法王法、江湖规矩。

黄金荣从芳菲姐妹口中得知他们的义父的情况及住处之后，马上派人抓他进来。一开始，黄金荣笑脸相迎，说出了想收芳菲姐妹为徒，这个案子也不再追究。不料高飞鸿也算是条“汉子”，不愿投在这个“流氓大亨”门下。黄金荣立时翻了脸，说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别怪我无情。于是严刑拷打，苦苦相逼，高鸿飞依然没有屈服。黄金荣用心观察，没有两天，就找出高鸿飞的弱点了。这高鸿飞也是鸦片烟鬼，他虽然能受皮肉之苦，但他受不了失去鸦片烟之苦。这不，今天，他正在犯烟瘾。

黄金荣也是烟鬼，他是烟中的精鬼，精鬼遇到高鸿飞这烟中的饿鬼，一瞧便明白了对付方法。他设下了一个圈套。

在一间小房子里，黄金荣正在威逼高鸿飞，小房子的门虚掩着，开了一道缝，一阵阵鸦片烟的香味从门外不断地飘进来。高鸿飞耸起鼻孔猛吸了一口气，原来像瘟鸡一样耷拉着的脑袋，慢慢地抬了起来，嘴角的口水拖得更长了，鼻涕也多了许多。

一个探员推门进来，将一包鸦片膏放在黄金荣面前的桌子上，向他汇报道：“刚才在下边抓到一个烟贩子，缴到一包云南黑土。这烟贩子苦苦哀求开恩，说他愿意立功赎罪，提供线索，您看这事……”

“带他进来！”黄金荣说。

只见一个弯腰曲背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一进来便扑在黄金荣的面前求情：“老爷开恩！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全靠我挣钱糊口的，我一人坐牢，全家都得饿死。我有一个重要消息，有个鸦片窝存放着十来斤大土。我可以领你们去抄了来。我讲的句句是实话。”

黄金荣瞪起双眼，把他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地扫视了几遍，说：“你不要耍滑头。若要骗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若真要是立了功，我放了你。我黄金荣说到做到。”

“小人不敢扯谎。”

“什么时候去？”

“老爷，本来是可以马上去的……只是……只是我的烟瘾起来了，浑身上

下没一点力气，请求老爷让我抽一口，我立即带你们去。”

“好吧，只要你不骗人，就在这里抽几筒，抽完就去办事情。”

烟贩子欢天喜地接过几丸烟泡与烟灯烟枪，蹲在墙壁角落里，吱吱吱地抽起来。那鸦片烟的香味，一缕一缕传到一旁看着的高鸿飞鼻中。他不由一口又一口地往肚里咽口水。有好几次，他想从凳子上站起来扑过去，抢过烟枪，哪怕吸上半口也好。但他到底算是一号“人物”，意志力到底压过了烟瘾，尽管眼泪鼻涕潸然不止，仍然没有动弹。

等烟贩子过足了瘾头，随探员出去搜缴鸦片窝以后，高鸿飞再也忍不住了，向黄金荣喃喃地恳求道：“让我也抽一口，过过瘾头吧！”

黄金荣似笑非笑地扫了一眼高鸿飞，说：“我黄金荣是个爽快人，只要你识相，答应我的要求，不要说抽一口，随你抽个饱。在我这里抽鸦片最保险，啥人也不敢来管。”

“好吧，我答应了。”

“好，我相信你是条汉子，在江湖上也是有名气的，做事情不会失信的，只要你答应了，烟你尽管抽。我还有更好的印度土呢……”

黄金荣话未讲完，高鸿飞两手腕一交叉，右脚上前一步，头一低，来个江湖大礼，口称“我高鸿飞投在您门下了”。

黄金荣笑了，脸上的每个麻点都灿烂生花，原来这是黄金荣的火攻计，是他设下的圈套，那烟贩子、探员和自己同演了一出戏。

三、开办“盗贼培训学校”

黄金荣收服了高鸿飞，就让他与两个义女见了面。三人一商量，觉得黄金荣是棵“大树”，投入他的门下，不会吃亏，也就心甘情愿进了黄门。

义父女见过面之后，黄金荣在一间密室里单独接见了高雅芳。因为当黄金荣第一次看到高雅芳的姿容以后，心里就不禁神魂颠倒了。二八年华的高雅芳正是含苞待放的年华，面部的器官、躯干和手臂，好像天生配就的，是那么匀称，那么细腻，那么光滑。她两道修眉下面，是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从眼睛里射出的媚光，可以淹没任何一个好色多情的男人。

最好看的是她穿的那身旗袍，经过名手剪裁，特别贴身、特别舒服，两个胸峰在里面起起伏伏，若隐若现，充分展现了女性的魅力。

黄金荣好不容易才收敛住邪思，克制住情欲，咽了一下口水，说道：“高小姐，你义父已经答应，你意下如何？我黄金荣对你，可是早就情有独钟啊。”

高雅芳眼睛一转，媚光四射，热情地答道：“黄探长，小女久闻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上海滩的大英雄。这次一接触，您便探到我的行踪，实在高明，我佩服。我们姐妹跟义父愿意投到你门下，追随左右，效犬马之劳。”

“好，太好了！”黄金荣大叫了起来，一把拉过高雅芳的小手攥在自己的大手中，摩挲个不停，“你就做我的女司令吧。再找几个人，你训练她们，成立一支队伍，在上海滩大干一番。”

“不，司令还是先生您当，小女只是个跑腿的。我一定按先生的吩咐尽力去做。”

“哈哈，我只能当个幕后指挥。其他的一切事情，都要你出头啊。”黄金荣听到周雅芳叫他先生，而不称他探长，便晓得这女人确实是心甘情愿做自己的门生了，高兴地一拍大腿，“跟着我黄金荣干，我决不会亏待你！”

高鸿飞父女投到黄金荣门下，便在黄金荣的支持下，在肇嘉浜与法华泾汇合的湾子边，建了一所培训学校，专门培养“人才”。这所学校外面围着一圈高墙，黑洞洞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孤儿院的牌子。孤儿院里是高氏父女精心挑选的几十个女孩和姑娘，她们有的是被骗来、拐来的，有的是花银子买来的。几个月来，经悉心训练，一支队伍已初具规模。

这一天，高鸿飞陪着黄金荣亲临现场视察，高雅芳正在里面讲课：

“一般住大公馆的人家，午餐与晚餐最为讲究，主人们都在餐厅里用膳，佣人们有的在旁伺候，有的刚回到自己下房吃饭歇息。门房守卫、传达也在这个无客来访时刻，偷闲片刻，悄悄离开办点私事。

“公馆里的上下人等都以为门口有传达守卫，而且人员又多在房内，外边人绝对不会上楼进卧室的，所以，太太、小姐们下楼时，连提包、钥匙也不放好，只管扔在梳妆台、衣架或沙发上。

“这时，你进门容易，上楼也无人管，拿到东西以后，还可以从橱里取件水獭皮大衣穿在身上，大模大样地走出大门口。这时，即使门房看到，也被这副昂首阔步、目中无人的高贵劲儿慑服，不敢上前盘问，反而会不住地点头哈腰、行注目礼呢！这叫攻其不备……”

高雅芳的这番高论，折服了黄金荣，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禁不住佩服自己有识人之明，每个麻点子窝里，都充满了笑意。

高雅芳看到黄金荣，马上迎了进去，将自己精心训练的“成果”，向黄金荣一一介绍。她说：

“黄先生，我们有六七个出类拔萃的姑娘经过严格的训练，已成为空空妙手，可以开始独立“操作”；还有七八个，稍逊一点，可以做拆梢、放白鸽、眼线等几票生意。可是，这些人大多不是本地人，即使是本地人，也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对于上海茶楼酒馆店铺戏院等去处的内幕还是生疏的，非得有人开导不可。我们父女合计了一下，要是叫别人来讲，恐怕泄露了秘密，不太方便。所以，还是请先生自己来讲一讲。”

“那你来讲好了！”

“我是个外来户，上海滩生疏。要是让我讲杭州、宁波，我可以讲三天三夜。至于这里的情况介绍，非劳您的大驾不可喽！”高雅芳说完，莞尔一笑，笑得黄金荣夺魂摄魄。

黄金荣怕自己按捺不住，不敢再看，只是说：“我同她们不见面为好。”

“为什么？”

“你想想看，这批人将来散到上海滩各个角落，人多嘴巴就杂，如果讲出去是我黄金荣在背后牵线指挥，这就不好。要是闲话传到法国巡捕房、工部局去，那就更不好，这种事情，我是万万不能出面的！”

周雅芳也点点头，觉得黄金荣是对的。俗话说“大盗不操戈”，要老头子亲自给这帮虾兵蟹将指点，是划不来的。万一黄金荣牵扯进去，大树就倒了。

“那怎么办？”高雅芳也犯起难了。

在一旁的高鸿飞说：“我看今天请黄先生将上海滩茶楼酒馆的情况，讲给我们听听，我们再把情况给孩子们介绍。这几天，也让雅芳带这些小把戏去实地看看，熟悉一下门路。”

黄金荣赞同：“对，就这样办。再说你们父女来上海时间也不长，也需要熟悉熟悉情况的。”

四、好色总管丢宝贝

在黄金荣的幕后操纵指使下，芳菲姐妹俩及她的学生们一起做了不少案子。下面就说几件著名的。

有一次，光绪皇帝兄弟载沣亲王准备赴德国柏林考察，于是从天津海道启程，要从上海乘海轮。这次亲王路过上海，英法两国租界当局特地为载沣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按规定，租界是禁止中国官民军兵携带武器进入租界或过南京路的。但这一次为了欢迎载沣亲王的到来，破例通融，让载沣带的武装卫队开上南京路，一直护送到外滩的汇中饭店下榻。

载沣亲王一行住进公共租界的汇中饭店。等轮船开航的前一天，黄金荣的徒弟、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陆连奎送来消息，说是亲王在汇中三楼包了五个大套间，亲王自己住在中间，亲王的总管住在边上一间。黄金荣立即把这个消息悄悄送给“紧急待命”的高雅芳和其义父，于是一出好戏上演了。

这天傍晚，亲王的管家吃完饭后，倚在后阳台边上，一边用牙签剔牙，一边欣赏黄浦江的晚景。猛然间只听得吱呀一声，隔壁房间的阳台门开了。管家好奇，向阳台看去，想知道是什么人住的。老半天，出来一个时髦女郎，露着酥胸，圆圆的乳峰高高耸起，看得这总管大人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心想这上海滩真是花花世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就有这样的好戏可看。总管心里怦怦乱跳，继续看下去，就见那女郎又把长统丝袜退下，身上只剩下一条米色的三角裤头。管家只觉得喉头发紧，正想仔细看时，女郎已披上一件长丝绒睡衣，一条衣带在纤腰上随便打了个结子，一扭屁股，从阳台消失了。

这时夜色已经笼罩了汇中饭店大楼的阳台，总管心里痒得难熬，离开阳台不舍得，不离开吧，天又黑了，又能观赏到什么呢？

正在犹豫之际，隔壁房内的电灯“啪”的一下开亮了。总管想起自己房内也有盏电灯，便进房扭亮它。等他再次来到阳台的时候，隔壁阳台上已放了一把藤椅，椅上坐着那个女郎，两条玉腿交叉叠在一起，情态十分闲适。那女郎这才突然发现对面阳台上的总管，就向他眯眼点头一笑，双手拢了拢披肩长发，伸了个懒腰，随手从阳台上拿起一包香烟，从中抽出一只叼在猩红的嘴唇上，点火抽了起来。

不知是心理作用的缘故，还是香烟特别。那香烟的缕缕馨香从对面直向总管鼻孔里钻，这种烟香撩拨得总管心痒难熬，恨不得纵身一跳，过去抱着那女郎亲嘴。只见那女郎又伸手，抽出一支烟，塞在自己朱唇上，再抽出一支，扔过阳台，掉在总管的膝盖上。他连忙拾起，如获至宝，向对方弯腰致谢。之后，夹起烟吸着……原来这支烟是一支麻醉烟，总管吸了没有半支，就步履蹒跚地挪到床边，一头栽在床上，呼呼睡死过去了。

夜里十点钟左右，总管揉了揉眼睛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定神一回想，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然后慢慢回忆起傍晚的事情，忙起来检查行李，发现锁在大箱子里的几件宝贝不见了。

总管不敢隐瞒，急忙禀报载沣亲王，然后，向汇中饭店报失。再由饭店方面通知公共租界巡捕房。巡捕房派人打开总管隔壁房间的门，早已是人去房空，哪里还找得到人！这个案子，就这么成了无头案。

高雅芳亲自出马，把载沣亲王的宝贝弄到手，自然是交到的黄金荣手中。黄金荣选了其中的几件宝贝，在法租界巡捕房总监生日那天，送给了他作为生日礼物。

也不知道是黄金荣能干还是这礼物起到了作用，五个月之后，巡捕房又提升黄金荣为督察员。督察员的位置虽在督察长之下，但可以“督察”一批包探与探长，有些时候还操着生杀大权，原先与他平起平坐的探长，这下子可要弯腰拱手，巴结到他的门下了。

五、洋行老板失钻戒

不久之后，公共租界就发生了一件奇案。

一天，住在公共租界里的洋行老板约翰逊在家里举行派对，租界内的外国人、有头有脸的中国人来了不少。整个家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中午时分，所有的人都去餐厅吃饭，仆人们也都在那里侍候。

这时，女主人的贴身侍女上楼到女主人的卧室里找一件什么东西。侍女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高贵的小姐斜靠在床上，正在看洋文报纸。这小姐二十来岁，气质高贵，穿一件紫色丝绒旗袍，长统丝袜一直套到大腿窝，脱了高跟鞋，两腿交叠着，一边哼着什么，一边看报。

见侍女进来，她便放下报纸，向侍女笑了笑。侍女找好东西，正要出门时，那小姐叫住她：“喂，你把太太这双皮鞋拿出去擦一擦。太太和我约好，开完派对要出去玩玩。”侍女不敢怠慢，忙提了皮鞋下楼去了。

等女主人送走客人，回到房内休息的时候，那侍女送上一双锃亮的皮鞋，并问：“太太，您今天下午出去，穿什么衣服？”

“出去？我没打算出去啊。”

“可是刚才一位小姐说您约她出去呀。”

“什么小姐？”

侍女把刚才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女主人觉得事情蹊跷，忙去卧室各处查点。衣橱里衣服一件不少，只有梳妆台的抽屉开了，藏在里面的一只钻戒、二百多块钱不见了。

法租界里，黄金荣欣赏着镶嵌着足有五克拉钻石的戒指，脸上笑成了一朵花。他对站在面前的一位妙龄少女说：“雅菲，你一点也不比你的姐姐逊色呀。说说　你是怎么得来的？”

高雅菲扭扭腰肢，娇声娇气地说：“你的眼睛里只有姐姐。人家的本领本来就不比姐姐差嘛。这么点小事，还难得倒我？”

一边说，一边嗤嗤地笑，把盗窃的经过说了一遍。

这一天，那个外国人家里人来人往，她大摇大摆的走进院子里，根本没有人过问。她走进厕所里呆了一会儿，便直接走进那洋行老板太太的卧室里，随手带转房门，三步两脚地走到三门大橱前，拉开橱门，伸手取下橱内挂着的手提包，打开，拣出把钥匙，再转身去开梳妆台抽屉。

抽屉里有一叠钱，她随手就装进自己口袋。然后拿起里面的一只红木珠宝匣子，一按按钮，顶开顶盖，发现躺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便不慌不忙，取过来，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一套，关上顶盖，放回抽屉，把抽屉锁上。

正想离开的时候，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她灵机一动，往太太床上一倚，随手拿起床上的一张洋文报纸，装作一本正经地看报纸。

等侍女离开，她便跟在后面下了楼，大模大样地走出大门口，扬长而去。

听完，黄金荣高兴地不停摸着自己的麻脸：“唔，不错不错。你门槛贼精，头脑灵活，不愧是我黄金荣的徒弟。如果你和你姐姐能够多给我调教出几个像你们这么聪明的学生，我黄金荣可就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哈哈哈。”

六、巧设色诱骗局

上海有一个名叫程明普的人，此人三十七八年纪，家有一妻一子二女。这人继承了一家绸缎棉布店，由于自己经营得法，店铺生意红火，赚了不小的钱。

黄金荣侦知了这个对象，就由林桂生出面，托人把一个叫桃花的姑娘介绍到程明普家里当佣人。这天，经常走大户的王妈妈来到程家，程妻和她谈了一会儿家常，就托她举荐一个女佣帮助料理家务。

王妈妈说："巧得很，有人托我，她乡下亲戚的一个姑娘，想找一份活干。我看那孩子，身子骨还壮实，人品又端正，手脚也利落。我明天陪她前来，你看一看，如果看中，不妨先试做半月或一月。"

次日，王妈妈陪着桃花来到程家。桃花身穿土布衫，腰围土布裙，脚穿土布鞋，虽然土里土气，打扮的很整洁，模样也周正。虽然说话不多，却是句句中听。程妻便以为是从乡村新来的妇女，肯定比城里人可靠，就让她留下。

王妈妈走后，程妻询问了桃花的情况。小萍老老实实，说是杭州人氏，因家里困难，只好投奔上海的亲戚，亲戚就介绍了这份工作。言谈之间，夹杂些杭州土话。考察结果，程妻很是满意，就留下了他。

这桃花就是黄金荣的盗贼学校毕业的。由于她经过了精心的培训，因此比一般人更适应。来到程家后，她聪明勤快，对家务各事都做得有条不紊，什么都抢着做，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很得程家上下人等的喜欢。程妻觉得找了一个称心的女佣，心里很是欢喜，便把她留了下来。

桃花在程家干了几个月，出脱得越来越漂亮。那种老实本分的乡下人模样越来越淡，穿衣打扮开始向上海人靠近。程妻以为姑娘爱漂亮，只要活干的好，别的不必计较，所以对桃花的变化也没怎么在意。

程明普虽然为人持重，但对桃花也很是赞赏。桃花把程明普所穿的衣服洗熨得挺挺括括，鞋帽掸刷得干干净净，吃饭时服侍得分外周到，程明普对她也暗中称赞不迭。

渐渐地，他注意到桃花的眼睛经常往他的身上溜，似乎在向他暗示什么。再仔细看桃花，发现这姑娘越看越耐看，毫不逊色于大街上上浓妆艳抹的那

些“淑女贵妇”。心思就有所活动。

有时，趁成妻不在身边，桃花便有意到他面前做事，在谈话中或报以轻佻的微笑，或秋波微扫，娇态渐露。程明普虽说老成持重，怎禁得住眼前这个色、香俱佳的女人引逗，渐渐地就被她勾住了。

一天，正是程明普的岳丈寿诞之日，他的老婆带着儿女前一天已回娘家，行前约定待程明普料理好店内业务，便到岳父家“暖寿”。

傍晚时分，程明普回到家更衣，走入卧室，叫桃花开柜取衣。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桃花怎肯放过！就在程明普面前舞媚弄姿，大献殷勤。程明普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见此，怎不心动，况且老婆又不在家里，面对送上门来的活色活香，哪能拒绝，落得眼前快活。就这样，程明普就落入了圈套。

两人虽然事出仓促，却是鱼水谐和，如胶似漆。当场海誓山盟，事后约定了续会的日期。再过一个月，桃花向程妻提出辞职，说是家里有事。程妻虽然不知道她和丈夫有那层关系，但觉得这姑娘最近越来越妖媚，这样长期下去，留在家里，终究有害无益。如今她主动辞职，落得顺水推舟，假意敷衍一番，便让她离开自家。

桃花到程家帮佣，目的其实就是要逗引程明普。现在目的既已经达到，自然不会再在这里浪费时间。桃花在离开程家之前，偷偷在程明普的衣袋里放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事已至此，你的情况我也知道，若不弃我，愿作偏房长伴终身，永不后悔。但我不能在你家继续帮佣，因为时间一长容易败露。倘若事情败露，于你面上无光，不若借个小房子同住，彼此都方便。”

程明普看罢，觉得桃花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处处为自己着想。她辞职也不要紧，自己的生意很好，手头也宽裕，讨个小老婆，给她钱吃用，也无甚要紧。

于是，程明普就暗地里拿出一笔钱给桃花，嘱她先去租小房子，购置家俱，一经觅定，写信到店里来告知。

不久，桃花来信，程明普按照信中的地址去找，发现桃花果然租了房子，置办了家具。看到程明普来到，桃花喜不自胜，迎上前来。仔细看桃花，也不像做女佣的样子了，打扮的与时下的时髦女郎相类，楚楚动人。程明普越来越迷恋她了。可是程明普是个惧内的行家，每晚必要回家住宿，不敢有半点违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和桃花白日相会。好在桃花贤惠，善解人意，

对他晚上来不来宿，从不计较。程明普越发信任她。

桃花在程明普面前，处处小心谨慎，不但施出全身解数讨取他的欢心，而且绝口不谈他老婆的醋性话，凡事委屈，不计尊卑。有时还帮助程明普出出店里的主意，往往也很中肯。这使程明普把她看作知己。这样同居将近半年光景，程明普就把店内盈余的部份黄金和银元，贮藏在桃花处，以备将来方便。

此时，桃花见目的已达到，就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一天晚上，她叫来几个同伙，把小房里的东西席卷一空，连夜逃走。待程明普来到一看，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一间空房。到了此时，程明普才恍然大悟，心中虽然叫苦不迭，但又不敢对自己的老婆吐露真情。只得托人暗暗访查，后来有人告诉他，桃花与上海滩大亨黄金荣有关系，于是只能自认倒霉。

第九章
刀切豆腐两面光

黄金荣能够从一个上海滩的小流氓成为威风八面的大亨，与他善于观察风色，见风使舵是分不开的。黄金荣一生中注意广泛交际各界名人，处处为自己留后路。资助孙中山成为黄金荣一生中的得意之举和政治资本。另外，他对来到上海滩的许多名人权贵也是极力巴结。



迎接客人的黄金荣

一、黄金荣结交孙中山

晚清时期的上海法租界，进出自由，当局还标举民主自由，反对清政府

及后来的北洋政府迫害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暴行。租界当局宣布：只要革命者不藏军火，就可以自由往来，受到保护。

那时，中国早期的革命者为逃避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的迫害，多以法租界为根据地。革命者栖身法租界，自然对手握治安大权的黄金荣格外重视，而黄金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乐得与革命者阵营进行交结。例如，黄金荣曾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1910年6月29日，孙中山秘密来到上海，住到了宋嘉树寓所。在这里他见到了在上海联络帮会工作的陈其美。陈其美兴奋地对孙中山说："现在上海的青帮和红帮一样听命于孙先生，可以为革命所用！"

孙中山很高兴，说："反对清政府，我们要尽力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除了帮会，还要从其他方面发展力量。"

陈其美说："现在的法租界里，中国人的势力最大的非黄金荣莫属了。这人我们一直想与他拉上关系。如果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在上海做事就方便很多。"

孙中山一听，很感兴趣，问："这个人为人如何，是否可以为我们所用呢？"

这时宋嘉树插嘴说："听说这人很能干，手下有一大帮徒弟。为人还算是开明的。让他加入我们恐怕做不到，但让他给我们一些方便应该行得通。对了，他的徒弟徐福生与我有来往，他是广东人，替黄金荣做鸦片生意。是不是先安排你们见见面，询问一下情况？"

孙中山同意了。

第二天，徐福生被约到宋嘉树寓所。

徐福生当年，跟随黄金荣到苏州"打天下"，与黄金荣关系密切。黄金荣发迹，他也随之"抖擞"起来，在这上海滩也算得上一号人物了。他知道孙中山也是广东老乡，正在从事反清革命，对孙中山很尊敬。一见面，就说："中山先生，我久闻您的大名，知道您干的是砍头的买卖。我徐福生敬重像您这样的英雄，很愿意为您效劳。"

孙中山握着徐福生的手，笑着说："徐先生，不必客气。孙文干革命，不为一己之私，目的是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共和，让中国人民都挺起腰杆，过上好日子。可是孙文才疏学浅，要想完成驱除鞑虏的任务，需要各位有识之士的帮忙。徐先生也是我中华豪杰之士，想必愿意为革命出一份力。"

徐福生忙说："孙先生有什么吩咐，我徐福生一定效劳，万死不辞。"

孙中山说："徐先生豪爽磊落，孙文佩服。听说，您的师父黄先生也是当今的豪杰之士，不知道他对革命是什么看法。"

徐福生一听，就明白了孙中山的意思，说："黄先生为人仗义，对孙先生也是仰慕已久，我想，他肯定也愿意为孙先生效劳的。我回去，一定把先生的愿望转达给黄先生。"

孙中山很高兴，立即在书房磨墨挥毫，书写了一把扇面。一边把他递给徐福生，一边说："请你把这个送给黄先生，略表我的敬意。"

徐福生出了宋寓，立即拿着扇面来见黄金荣，转达了孙中山希望有机会相识之意。黄金荣是十分愿意结交名人的，听了十分高兴，愿意拜会这位著名的革命家，于是便约定了时间。

6月的一天，孙中山由徐福生陪同来到了黄金荣家。这天的黄金荣穿戴整齐，举止尽量文雅稳重，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他亲自到弄堂门口迎候。见了面，二人寒暄一番，黄金荣邀请孙中山到自己楼上的会客室。坐定后，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孙文从事革命，需要各地豪杰之士的帮忙。我知道黄先生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希望黄先生对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多加帮助和保护。我们一定会铭记黄先生义举的。"

黄金荣满口应允，说："一定，一定，请孙先生放心！金荣责无旁贷，理所应当。"

这次会面不久，黄金荣即拿出一千块银圆，同时，还募集了其他一些企业家的钱，共计有三千多元，托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孙中山收到钱，特地写信向黄金荣表示感谢。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这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入住宝昌路408号，黄金荣率领部下，暗中站岗巡逻，进行保卫。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孙中山起程赴宁，并就任大总统职。黄金荣闻讯，立即召秘书杭石君起草祝贺信，然后令杭石君亲自送往南京面呈孙中山。

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为了扩充军饷，需要大批经费，便四出奔走，请人资助。同盟会成员鲁督察与黄金荣同在巡捕房共事，平时为革命党活动事也常与黄金荣打交道。鲁督察向黄金荣开口，要他解囊时，他毫不犹豫，慷慨允诺。

可是黄金荣一时筹不到大笔款子，也不愿动用自己的积蓄。他知道给革

命党提供经费无异是下一笔赌注，或者数倍获利，或者全部输尽。便决定从赌场上去攫取这笔钱，才是名副其实，即使亏了，也亏不了自己的老本。

法租界的赌场都向巡捕房登记，而且由桂生姐和他的门徒抱台脚，加上江湖上遵行“好马不吃窝边草”，不好再去“敲竹杠”和“赚财香”，他便将目标转到声称“鸦、雀、鸨”绝迹的公共租界去。

一天夜里，在四马路会乐里旁一条小马路的暗弄堂里，一家私设的赌场内，突然出现杜月笙和徐福生。他们带领几个弟兄，大摇大摆，一进门口，就找赌场老板：“识相点，借一千鹰洋。”

老板因为自己赌场是私开的，不免心虚，但对杜、徐二人素不相识，吃不准来路，就假声假气笑着请教：“请问老大是哪一帮？”

徐福生故作神秘，又以恫吓口气：“是‘革命帮’！”他指指弟兄们，“他们口袋里都带炸弹，只要你说个‘不’字，就会把这里统统炸光。巡捕房还要抓你进去坐班房，罪名一是私开赌场，二是窝藏乱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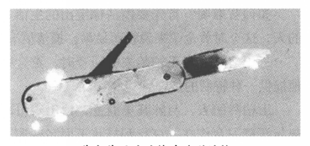
老板吓得脸色发青，手脚发抖，二话不说，从里面捧出两小袋银元。杜月笙命令手下，带着银元扬长而去。临走拍拍老板的肩膀：“记你一功！”

黄金荣就把从赌场敲诈来的钱，供作革命经费。他想，自己为上海光复也可说是尽心尽力。不管动机如何，钱来自何处，总算自己有所贡献了。

1923年冬，孙中山等人自澳门抵达上海时，法租界当局曾阻止上岸。黄金荣据理力争，使得孙中山一行得以在太古码头登陆，进入莫利哀路寓所。黄金荣还在中外人士、各团体代表前往拜见孙中山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拜见结束后，又陪同孙中山登轮船而去。在此之后，孙中山为了在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仍与黄金荣保持着联系。

资助孙中山成为黄金荣一生的得意之作和政治资本，直到80多岁时，他还说：“我在40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你要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二、暗杀袁世凯爪牙


黄金荣用过的特殊造型的枪

不久，辛亥革命胜利，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料，内阁大臣的袁世凯，觊觎皇位，一面挟制宣统皇帝退位，一面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并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府，孙中山赶回上海，决定起兵讨伐袁世凯。

孙中山讨袁，陈其美是上海现成的总司令人选，但在京沪之间，有一个名叫徐宝山的率领一支剽悍的部队驻扎镇扬一带，是对革命党人的巨大威胁。

徐宝山是盐枭出身，凶残成性，骄恣横暴，百姓称他为徐老虎。他在扬州建造了一座名闻江苏的“虎园”。清廷奈何他不得，许以高官厚禄，招安为两淮盐务缉私统领。他原是洪帮的山主，降清后遭到帮会弟兄反对，他利用职权，竟将同帮兄弟杀戮殆尽。辛亥革命爆发，他摇身一变，宣布独立反正，乘机截夺枪炮军粮，又不断地向孙中山索械要饷，壮大自己的力量。袁世凯篡位后，徐宝山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效忠，不但接受了袁的25万元赠款，并送自己的儿子去北京做人质，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内担任侍卫武官。徐宝山就是这样一个凶残奸诈之人，此次革命军讨袁，必将受到他的破坏。

陈其美派王柏龄带了一笔厚礼来找黄金荣，请黄金荣想办法铲除徐宝山这只猛虎，为革命党人出兵扫清障碍。最好做到事先不惹敌方注意，事后也无线索追究。

黄金荣听到王柏龄的叙述和要求，一声不响，只用手轻搔麻皮，低头思考。他想，自己与革命党中的许多头目都有交情，而且革命党里有不少是帮里弟兄，也有一番情谊。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日本勾结，对法国疏远，对我黄金荣这样的巡捕房探长，更是从不放在眼里，从来没分享到他们一点好处。两下比较，还是应该帮助革命党。

他对王柏龄说："三天之后来听回音吧。"

回到家，黄金荣与桂生姐商议。桂生姐沉吟片刻，又召来杜月笙，几个人共同密谋如何向徐宝山下手。商议的结果是：如果公开行刺，不但容易暴露，而且徐宝山不轻易露面，很难有机会，只能智取。

如何智取呢？首先要摸清徐宝山的生活习惯和嗜好，和平时与他有来往的人。这个对黄金荣来说轻而易举。摸清情况后，他们便定下计谋。

三天之后，当王柏龄来听回音时，黄金荣一字不漏自己的计划，只要求他提供一种特制的炸弹。

王柏龄回去，与陈其美商量，请出四川制作炸弹的专家黄复生。他过去曾与汪精卫合作在北京行刺摄政王而名闻遐迩，这次按照黄金荣的要求，费了半个月时间，亲自制造出一颗"特别炸弹"。

1913 年 5 月下旬。一个身穿蓝袍黑褂的中年客人，手持上海顾松记文玩店老板的名片，求见徐宝山。从公馆里走出一名卫士，问明情由，知道是与徐宝山熟识的老板托此人专程送来的一只小铁箱，里面藏着一只元朝的古董花瓶。黄金荣他们探听到徐宝山购买古董的习惯：徐宝山为防刺客，一向是要求古董商先送上货品，如果选中，三天之后到衙内领款，如不中意，原物退还。徐宝山与商人从不直接见面。那卫士接过铁匣和一个信封，便去送给徐宝山。

那天，徐宝山正在"签押房"理发。听说有人送来古董，急于观看，等不及理完发，就把铁箱放在膝上，先拆开信封，随便读了一下关于古董的说明和报价，然后从信封中取出钥匙去打开铁箱。

钥匙插进锁孔，刚转动半圈，突然从铁箱里隐隐约约发出嘶嘶之声。徐宝山莫名其妙，正在诧异，就见从箱缝里钻出一缕刺鼻的黑烟。徐宝山恍然大悟，知道其中有诈，一挥手将小铁箱朝远处抛去。铁箱刚出手，蓦地红光一闪，爆炸了。炸弹威力巨大，徐宝山来不及躲避，和理发师一起被炸身死。

暗杀徐老虎一事，顿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非但大快人心，而且传说纷纭。有人说是袁世凯恐徐宝山出卖自己，设计陷害；有的说是洪帮头目对叛逆者的处罚，而这些谣言的来源，都出自王柏龄。黄金荣却因此获得一大笔巨赏。

陈其美除掉徐宝山之后，袁世凯十分痛心。陈其美决心继续给袁世凯的爪牙们以凶猛的打击。于是策划暗杀袁世凯在上海的鹰犬，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为什么要刺杀郑汝成呢？

原来，这郑汝成是北洋水师中的一员悍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得势后，郑汝成随即投袁，并深得袁世凯赏识。辛亥革命爆发后，郑出任袁世凯大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后又升任海军少将、中将。由于郑汝成忠心报效其主，在上海捕杀革命党人有功，袁世凯便委任郑为上海镇守使、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以及海军上将等要职。郑汝成的存在使革命党在上海的活动很困难。

革命党人的暗杀手段很厉害，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革命党人下决心剪除郑汝成的消息传到镇守使所在地龙华，郑汝成惶惶不可终日，整日躲在禁卫森严的衙门内，轻易不敢外出。

1915 年 11 月 10 日，日本天皇加冕典礼，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盛大庆典。袁世凯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而作为袁世凯亲信大将的郑汝成当年也曾随使考察日本海军，在日本被授予旭日中绶章。如此隆重的庆典，郑汝成当然不能不去。但要去日本领事馆就要经过法、英两租界。租界是革命党人的集散地，如横穿上海，郑汝成害怕遭到革命党人的暗算。

这可怎么办呢？郑汝成拿着日本人的请柬，反背双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显得非常烦恼。

副官见状，知道郑汝成的担忧，就建议说："大人，陆路有危险，咱们何不走水路呢？"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走黄浦江水道呢？看革命人奈何得了我？"郑汝成被身边的副官一提醒，顿时如释重负，于是穿上黑色礼服，在副官和卫兵的陪同下，悄然登上汽艇，沿黄浦江顺流而下。不长时间，郑汝成坐船抵达了外滩，看看四周没有危险，马上钻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小汽车内，向外白渡桥急驰而去。过了渡桥，就是日本领事馆了。坐在车中，望着日本领事馆上空的太阳旗在风中飘动，郑汝成暗暗庆幸自己神机妙算，革命党人肯定没有料到自己的行踪。

但是，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十分热闹，郑汝成的汽车不得不放慢速度缓缓驰人桥中央。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颗炸弹从天而降，落在车旁，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将郑汝成的汽车震翻，汽车玻璃震碎。

郑汝成吃了一惊，想赶紧躲藏，但却卡在汽车里，动弹不得。这时，就见一位青年过来，举起手枪，对准车内就是一阵猛扫，郑汝成连哼一声也没

顾上就倒在血泊中上了西天。青年在一片混乱中从容离去。

当天晚上，那个开枪的青年，在法国巡捕的保护下，在十六铺码头上登上了一艘法国货轮，驶往广州方向去了。黄金荣也收到了陈其美送来的银票。

三、破获宋教仁被刺案

1913年，黄金荣承办侦破了他一生中最为轰动的一件谋杀案。他亲自把暗杀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迅速逮捕归案。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夫，湖南桃源人。为同盟会骨干，才气纵横，能力超群。

自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醉心于责任内阁，试图通过政党的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达到执政的目的。为此，他改组成立国民党。经过他的不懈奋斗，1913年初，国民党在正式国会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宋教仁兴高采烈地到上海活动，准备组织内阁，出任国务总理，以与袁世凯角逐政权。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钟，宋教仁先生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先生的陪同下，从寓所抵达北火车站，他要搭乘10点45分的特别快车到南京，然后转乘津京路车由天津到北平，出席国会。

当宋教仁等人缓缓走向检票处时，他们根本没有注意，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正鬼鬼祟祟紧随他们身后。

10点40分，距离开车还有5分钟，廖仲恺担心地提醒道："遁初兄，你的所作所为,击中了某些人的要害,有人很恼火。坊间传说,有人想要行刺与你,望兄倍加珍重，千万有所戒备。"

宋教仁坦然一笑道："光天化日之下，为政治竞争，恐怕没人敢于做出这等卑鄙之事吧。我以为行刺怕是一种讹传吧。何况，就算真有人想行刺，我也不能因此而卸去责任。诸位就到这儿吧，咱们后会有期……"

宋教仁的"后会有期"这句话刚说出口，躲在办公室与售票房附近的戴鸭舌帽的家伙，掏出手枪，向着宋教仁的肚子，"砰"就是一枪。

宋教仁双手痛苦地捂着肚子，踉跄地跌倒在地。

那名凶手，动作敏捷，穿一身黑色军服，得手后立刻趴在地上向左右连开两枪，用以吓阻追捕。然后，趁着人群大乱之际，急速站起，穿过大半个候车厅，一路逃走。

宋案发生后，举国震惊，袁世凯先发制人，制造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陈其美和黄兴是主凶的谣言，企图嫁祸于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即致电国民党本部和上海交通部，命令“党人合力查究”宋案真相。

黄兴、陈其美、于右任等更是要求租界当局严查凶杀，并悬赏 1 万大洋，黄兴、陈其美发布公告称：“此案发生虽在内地，难保该凶手不藏匿租界，应请执事严饬得力探捕，加意侦缉。如能拿获正凶，澄清全案，准备赏银 1 万元，以为酬劳。”沪宁铁路当局也出赏银 5000 元，陈其美尤其高呼：“不甘心，这件事真不甘心。”

23 日上海民众为宋教仁出殡，送行者 3000 多人，沿途街道的两边站满了悲伤的市民。黄金荣带领手下人全部出动，随行保护，一直到晚上 6 时。

由于大出殡必须经过法租界，而送殡行列中便有陆军混成旅和海军队的全体官兵，租界当局规定中国军队不许进人，因而形成了僵局。黄金荣去租界对头脑据理力争，方才允许破例，只是不能携带军械。宋教仁遗体一直送至闸北，入葬宋公园（今称闸北公园），至今宋教仁墓仍完好无损，为上海史迹之一。

陈其美与宋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宋教仁的遇害，对陈其美震动很大，他正为遽失良友而伤心。于是，陈其美迅速采取行动，联络有关方面的同志和朋友，请他们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侦破宋教仁被刺血案。

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打探的头目，同时在上海又有广泛的交际和雄厚的实力，所以，陈其美也嘱托黄金荣追查刺客。

3 月 23 日的深夜，黄金荣已经睡了，忽然有人进来喊醒他，报告英租界巡捕房打电话给法捕房，说是在湖北路迎春坊妓女李桂玉的家里，抓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可能与宋教仁血案有关。英捕房要求法捕房明天早晨派人去搜查他的家里，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据。

应桂馨，宁波人，时年 49 岁。为青帮大字辈，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无耻之徒，时为袁世凯任命的“江苏驻沪巡查长”。由于应宅文元坊地处法租界，故英捕房立即电告法租界警务处总监事，总监命令火速搜查应宅。

黄金荣飞速带人直扑新北门外徐家汇路文元坊北弄 2 号，这幢 3 层建筑

的门口挂着“江苏巡查长公署”和“共进会”两块牌子。

他先将应宅团团围住，敲开门后，命令任何人不准走动，等候查验。程子卿等即开始搜查。不料搜查的结果是没有找到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只言片字，急得黄金荣如热锅上蚂蚁。

这时随同搜查的国民党上海交际处长周南陔心生一计，他向黄金荣耳语几句后，便沿路走进软禁女眷的厢房。只见厢房里应桂馨的大小老婆早已哭成一团。

周南陔人内后，低声说道：“我是应大哥的知心朋友，在捕房做事，刚才在捕房里已与应大哥接过头，大哥让我告诉你们，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出来的。只是有些秘密文件，不可落到他们手中，他要你们立即给我转移出去。”

看到女人们还有些疑虑，周又机密地说：“快点，快点，如果让巡捕房搜去，大哥的命就保不住了。”

这时一个小妾站起来说：“我是晓得的，就在这里。”只见她走到墙角，拉开活动地板，取出一只小箱子。周如获至宝，出来交给了黄金荣，黄打开一看，策划暗杀的文稿、信件、密电码本等全在箱内，有政府总理赵秉钧和部下洪述祖的往来电报、信件，上面有秉承总统袁世凯的旨意，要应桂馨执行刺杀宋教仁的命令的详细内容。

找到证据后，黄金荣又在想那个直接实施杀人的武士英会不会也在这里呢？真是无巧不成书，搜查时应公馆的闲杂人等均暂时关在底楼的西厢房内，还没来得及过问。

密件找到后，黄金荣便到底楼用随随便便的口吻问道：“啥人是武士英？”同来的西人探长认为这是白费劲，凶手怎么肯在此时露面呢？岂料黄金荣的话音未落，立即有人答称：“有！”这个小个子大约是过分紧张所致，好像是出操的士兵，站得笔直。

武士英明白自己暴露后，立即蹿出客厅翻出墙去，这时黄金荣一马当先，立即拔腿追赶。

应家客厅后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厨房，厨房之后，又是一个小小的天井，连接着高逾丈许的后墙。这一路没有一线灯光，黄金荣凭听觉感到那人穿过厨房，准备翻墙逃跑。黄金荣暗中作了准备，待那人纵身扳上墙头之时，黄金荣一个箭步窜上去，几乎捉到了他那两只悬空的脚。

可是那人身手异常矫捷，一个引体向上，左脚一跨，便越墙跳到墙外的

地上。黄金荣哪里肯放过，急忙爬上围墙。借着微弱的天光，他看见那人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要逃。黄金荣急中生智，纵身向下一扑，就扑在那人的身上。那人被这么一扑，又倒在地上。黄金荣趁其慌乱把那人紧紧抱住，那人两只胳膊被约束住，慌乱中仍做困兽之斗，这时，其他助手赶到，齐力把那人制服，押回应家客厅。一审，果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原名吴福铭的武士英。

解到捕房，黄金荣连夜继续审问，武士英供出了应桂馨指使他刺杀宋教仁的经过：

应桂馨给了他 1000 块钱，一张照片，一支手枪和六颗子弹，并且拨了四个人相助，其中一个叫叶玉如，一个叫杨什么仁，另外两个则忘记了名字。应桂馨要他带这四个人到北火车站，依计行事，刺杀照片上的人。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要去刺杀的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天快亮了，黄金荣命武士英在口供上签了字，然后押入囚室。

4 月 25 日，上海地方法院宣布正式开庭，审理应桂馨、武士英行凶杀人案。可是就在头一天晚上，拘押在中国监狱的武士英，竟然用红头硫磺火药“自杀”了。事后查明，这是“被自杀”：那些致命的火柴头，是有人逼他吃下去的。

7 月 25 日，应桂馨居然从狱中逃跑了。事先，他用大量的金钱贿买“典狱者”，同时，他的一批手下，里应外合，越狱成功，让他逃了出来。

黄金荣知道这事很不寻常，里面的水很深。

应桂馨越狱后直接逃往青岛，住在租界里面，隐名埋姓，平时很少露面。

一天，应桂馨从北平乘快车回天津，结果被袁世凯的特务发现行踪。当他坐在头等车厢时，忽然从门外闪进来一条大汉，手一扬，砰地一枪，打死了应桂馨。

距离应桂馨之死不到一个月，赵秉钧在天津督军衙门宴客，当场中毒死亡。这是袁世凯派人暗中下的毒。

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相继被袁世凯害死后，宋教仁案的线索一个个中断，现在剩下的另一人物洪述祖就成了关键人物。陈其美和黄兴等人，希望黄金荣能够快速将洪述祖拿获。

洪述祖原是内政部秘书，是赵秉钧直接使用的，就是他亲自出面去找应桂馨帮忙刺杀宋教仁的。可以说，他在这一案子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宋案”发生后，黄金荣等人在应桂馨家中搜出了应桂馨与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和函电稿。上海的《民主》、《民权》等报都把袁、赵二人的照片登了出来，

并在下面标着“袁犯世凯”、“赵犯秉钧”的字样。

洪述祖一看，知道大事不妙，于是在宋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傍晚，悄悄逃离了北京，回到天津家中。但在这里，他仍感到不安全，又乘火车逃到青岛德租界。

果然不出所料，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国务院，要求拘留洪述祖。袁世凯知道此人已经溜之大吉，可表面上却“大张旗鼓”地命令警察总监王治馨将洪述祖捉拿归案。警探自然扑了空。

洪述祖如同丧家之犬，剃去胡须，改装易容，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王兰亭，还向德国胶州总督递交要加入德国籍的申请书。总督却下令扣押他，并准备把他作为杀人犯引渡给北京。袁世凯为了表明自身“清白”，马上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赶往青岛，将洪述祖押回北京。

洪述祖知道这一去，就会被袁世凯当做替罪羊处死。眼看这回在劫难逃，他慌了手脚。不料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他闻知了德国警务长要卖一座住宅，正为没有买主而发愁。他马上托人表示愿意买下这昂贵的住宅。警务长也是“知恩必报”的人，忙到总督面前为洪述祖讲好话。

结果言敦源来到之后，胶州总督又不同意引渡了。这样，洪述祖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上下其手，把与自己有牵连的线索一一掐断，原以为事情就此了结，没想到全国人民早已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全国上下到处都出现了讨袁怒潮，连他的许多亲信也不再听命于他。1916年6月6日，在极度的恐惧中，已当上“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宋案中级别最高的凶手，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1917年，洪述祖在当了几年寓公后秘密回到上海，又化名张皎厂，在美租界北山路621号定居。他自以为这些年来，他费尽心机，别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其实，洪述祖没有料到，还有人时时“惦记”着他呢。他进入上海的第二天，黄金荣便得到了他的消息了。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租界会审公廨的传票。原来，他向祥丰洋行借贷一万五千银两尚未归还，该洋行控告他逃避债务。洪述祖从会审公廨出来，正要跳上电车，却突然被人用力揪住。

揪住他的人是宋教仁的15岁儿子宋振吕。

“还我父亲血债！”他又哭又骂。

洪述祖脑袋嗡的一响，知道完了。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自己躲躲藏藏，终究还是被捉到了。

“我们早已等候你多时了！”宋教仁的秘书刘白上前用力捉紧。两人把其扭到会审公廨，洪述祖落入法网，大理院判处洪述祖死刑。

1919 年 4 月 5 日，洪述祖死于从美国刚引进的电绞椅上。他的死也是很有“戏剧性”的。

用电绞椅执行死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因而先抓来一条狗作试验。狗全尸而死，没有任何伤痕血迹，果然“文明”。这天 11 时 45 分，洪述祖被绑在电绞椅上行刑，不料，洪述祖的头都被绞了下来，鲜血喷射，身体跌入坑中，吓得执行官等人不知如何是好。

事后，他们请来了北京医学院学生将洪述祖的头重新缝上，外面用绷纱膏布贴好，这才交给家属收殓。洪述祖用这样的方式“留名青史”，也算死得不枉了。

至此，“宋案”的大小凶手都死光了。

可以这样说，黄金荣正是因为承办了这一案件，才从此走向他人生和事业的顶峰，“中国第一帮主”的名号非他莫属了。

四、收蒋介石做门生

蒋介石原名瑞元，奉化溪口人，父亲名蒋肇聪，是盐铺老板。母亲王采玉，23 岁再嫁到蒋家，一年后生瑞元。瑞元幼时瘦弱多病，但又顽劣成性，常犯规矩，人们叫他“瑞元无赖’。在私塾读书，成绩优良，但常发狂态，老师也无可奈何。7 岁那年，父亲染病身亡，寡母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15 岁时，为他成亲，不料拜堂之时，他竟去门外抢拾爆竹，惹得贺客哄堂大笑。四年以后，清朝政府摊派田赋，蒋家无力负担，差役将蒋介石关押。他受此欺压，愤而剪去发辫，告别母妻，先入保定陆军学校受训，旋即去日本人振武学校。不久，他加入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政纲的同盟会，与王柏龄、戴季陶、杨虎等相识。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日本，他与张群等回到上海，陈其美派他到浙江去参加起义活动。光复后、袁世凯篡夺总统权位，他又受陈其美指派，组织讨袁军，攻打制造局。失败后，被袁世凯和北洋政府通缉。

陈其美被刺死后，蒋介石在政界失去了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他只好另辟门路，寻找庇护者，开始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关系密切起来，并跟随他们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

1916年9月，蒋介石与张、戴、陈三人结拜为兄弟。

蒋介石在上海滩做证券生意，时间近六年之久，他开始在虞洽卿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干些抄写记录、通报行情的杂活，收入不多，颇不如意。

后来，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合伙依次经营“恒泰号经纪行”，蒋介石当上了经纪人，几笔生意投机成功发了点小财。在做证券交易生意期间，他吃喝嫖赌，声色犬马，是典型的下层流氓。

乐极生悲。1922年，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出现股票暴跌风潮，“恒泰号经纪行”在这场风潮中亏损倒闭，蒋介石负债三千元，为逃避债主追债，他整天东躲西藏，处境十分狼狈。

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是往哪儿走呢？最好是往广东去。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已经建立了政权，正是用人之际，到广东去，既能够摆脱眼前的窘境，又能够寻个出头之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走是很好的选择，但能走得脱吗？现在那些讨债的，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蒋介石。如果他们知道他要逃，弄不好会要他的小命。如果有一个“大人物”出面，把这些债主摆平，那就好了。找谁呢？

蒋介石盘算了几天，觉得只有拜黄金荣为师，才能使他脱身了。

尽管他对黄金荣的流氓手段有点看不上，但现在到了危急时刻，也顾不得许多了，也算是临时抱佛脚吧。但就凭他一个默默无名的人物，直接去找黄金荣显然不行，需要有人做介绍。

于是蒋介石先找到虞洽卿帮忙。虞洽卿也是一个人物，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知道蒋介石这个人是把好手，他能屈能伸，心活手段也辣，将来必有出息。现在他跌倒了，拉他一把，将来会有无限回报。

虞洽卿听过蒋介石的来意，便一口答应了，说：“你我是浙江老乡，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我怎么会见死不救呢？只是这些催债的人都有背景，地面上的事，我也难于对付。这样的事，我看只有黄金荣能行。你先回去等消息，我先和黄金荣通个气，然后再通知你去拜见。”

蒋介石赶紧说：“我听虞先生的。”

虞洽卿也是上海滩的闻人，与黄金荣相熟。虞洽卿来到黄宅，黄金荣迎进客厅，让到烟榻旁，两人谈了蒋介石的情况，黄金荣答应了收蒋介石做门生。

按照青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普通的压帖贽敬自几十元至几百元，最起码的也需5至10元。若照当时黄金荣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甚至有几千元的。贽敬越多，越受老头子看重。

拜师之前，要填具门帖。这门帖是由黄金荣账房间印就的，约6寸长4寸半宽的淡黄色双层折子，里层印着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介绍人等，左角上还要贴上2寸的照片。举行仪式的时候，所堂里点起香蜡烛，黄金荣坐在中堂，地上铺着红毡条，门生跪在红毡条上叩三个头，算是行大礼，正式拜师。

以上是一般的规矩，但是，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

拜师后，债主们都接到了蒋介石的请柬，地点在虞洽卿家里。

债主们走进虞家宽敞的大厅中，看到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看到了笑眯眯的虞洽卿，看到了满脸横肉的麻皮金荣，看到了青衫白鞋戴孝的蒋介石。蒋母刚死不久，蒋介石还戴着孝。

酒过三巡，黄金荣向徒弟递了个眼色，蒋介石会意，便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向在座的债主们一鞠躬，声音颤抖地说：

“各位，兄弟今天请你们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与难过。高兴呢，各位都赏光了，还有我的师父金荣先生光临。我的前辈洽卿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将终生难忘。请大家同干一杯！”

蒋介石一饮而尽，抹了一把嘴，双手抱拳：“难过呢，家母弃世不久，又欠各位债款。现在南方革命蜂拥而起，我准备南下去探探路子，至于你们的债款，我蒋介石是绝不会赖账的，待我从南方一回来，便连本加利地还给你们。”

债主们正想开口，黄金荣干咳了一声，向债主们扫了一眼，开口说道：

“蒋志清是我的门生，要请各位多多照顾，大家都是场面人，何必斤斤计较呢？刚才，志清也说了，从南方一回来，就将欠款还上，大家还害怕什么呢？如果他不还，我黄金荣替他还，大家还信不过我吗？”

债主们一听，完了，这笔账算扔到水里去了。哪个敢和黄金荣去要钱？

一旦他恼怒起来，还不把你撕成碎片。既然钱要不回来了，还不如说句好话。于是，债主们一起拱手："既然有黄老板这句话，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好！好！那我代介石谢谢各位了。"

蒋介石拜师以后，在黄金荣府上居住了一段日子。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为避难登上了永丰舰。蒋介石觉得不宜在上海继续待下去了，他想乘此机会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便向黄金荣表达了这个意思，黄金荣拿出200元钱送给他做路费，帮助他前往广州。

蒋介石见黄金荣雪中送炭，十分感激，口口声声道谢："门生有出头之日，必当图报。"他恭敬地行礼告别。黄金荣起身送行，心里暗暗为白送200大洋而懊恨。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穷极潦倒的蒋介石，今天卑躬屈膝来投靠自己；多少年后，居然耀武扬威当了北伐军司令，重返上海，自己却倒过来要俯首贴耳地去向他投靠。

五、精心接待黎元洪

20年代的上海，凭借它租界特定的地位，在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各种人物纷纷前来，成为微妙的政治中心。黄金荣出于多种考虑，寻找各种社会人等，结交各色人物，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接近政治和军事的上层。接待黎元洪便是黄金荣这类活动中的一个典型。

1923年6月13日，受直系军阀控制的总统黎元洪又在直系的逼迫下辞去总统职务，于是到天津后通电反对直系，进行复位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段祺瑞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到7月中旬，200多位议员来到上海，章太炎等议员致电黎元洪，希望他"挺身而出"，到上海参加活动。经过权衡利弊，黎元洪于9月8日南下上海。

当时有些人认为黎元洪已经下野，没有必要冒着与北京的执政者交恶的风险再去讨好黎元洪，因此，上海有些方面对黎的到来便采取冷处理态度。

黄金荣从他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像黎元洪这样的名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于是，早在黎元洪动身之前，便与黎氏之驻沪代表接洽妥当，表示将保证黎元洪的安全。黄金荣还关照张啸林、杜月笙全力接待。

9月11日，黎元洪携夫人危文绣、秘书刘钟秀等刚到上海，黄金荣即充当起东道主，主办丰盛的宴席为黎元洪夫妇和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等洗尘。黎元洪人居杜美路26号。黄金荣委派杜月笙、金廷荪等率徒子徒孙日夜护卫，不准有半点差错。黄金荣又派张啸林负责前总统的行动安全，于是张啸林做起黎元洪的贴身警卫来了。不管黎元洪何时到何地去活动，他都必须时时刻刻地跟随身边，不能有半点马虎。

黄金荣安排的欢迎仪式，气氛非常隆重。只见军警密布，对现场实行戒严，禁止与欢迎无关的人靠近一步，还派了一些便衣们混在人群暗中保护。乐队在一旁奏起欢迎的曲子，使气氛更加热烈。

黄金荣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等候迎接贵客。黎元洪一行走来，黄金荣连忙迎上去，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满口“总统”长、“总统”短的，黎元洪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收到如此的待遇，满心欢喜。黎元洪当场赏赐给他一套挂满各种勋章的上将军服。黎元洪的夫人将慈禧太后使用的镶金烟枪和嵌宝烟盘也送给黄金荣。黄金荣从来没有受过这般恩宠，于是更加忠诚地小心侍候，竭尽全力地百般招待。

黄金案也竭力安排好黎元洪的饮食。他想尽办法搜罗各种山珍海味，多种新鲜水果。还聘请了技术高超的厨师，亨饪制作宫廷菜肴。三天一小筵，五日一大宴，尽量使前总统欢心。黄门中一些有身份的人，也设宴款待总统一行。一来增加热烈的气氛，二来拍拍马屁可提高自家的声望。还好总统已经下台，正需用人，不会计较对方的身份。于是杜月笙就在自己的家里，宴请了黎元洪。宴会间，既对前总统有隆重的礼节，又给其随从以百般殷勤的照顾。感于此，黎元洪大发感慨。当场命饶汉祥题写对联一副，赠予杜月笙。对联上写道：“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把杜月笙比作了战国时的春申君。饶汉祥又提笔书写一个斗大的“福”字，送给黄金荣。黄、杜二人得此墨宝，如获至宝，非常珍惜，或雕刻，或装裱，挂在自家中。

黎元洪在上海拜访如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钧等旅沪名流，同时酝酿在上海组织政府，直接与北京抗衡。但张作霖和直接控制上海的卢永祥等反对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各派国会议员也自有打算，甚至不准这个下台总统旁听议员开会。由于种种因素，决定了黎元洪在上海少不了要碰钉子、触霉头，黎元洪在上海没有达到政治目的，于是连呼：“我又上了他们的当了。”

黎元洪夫妇在上海逗留了多日，还看了南方特有的由女伶演唱的“髦儿戏”。

黄金荣安排黎元洪在他的共舞台戏馆看戏。决定当晚上演《鸿鸾禧》、《骂殴》和《失足恨》戏目，分别由当时的走红演员吕美玉和李桂芳、张文艳和特邀男旦王芸芳来主演。黄金荣派人重新布置了包厢，专门向木器店租了四个大红木龙椅，显得十分隆重豪华。警卫之事，依然由张啸林及兄弟们负责。晚上开演前，观众已入场就座。黄金荣陪同前总统夫妇进入包厢，就坐龙椅上。手下的兄弟个个佩带手枪，守卫在旁边。

戏开演了，演员们个个抖起精神，拿出绝活，表演绝好，唱得也妙，引起了场内观众阵阵的喝彩声。这一夜的戏，演得十分精彩，看戏的和演戏的都很尽兴。黄金荣这时却意外地发现了既长得漂亮戏又唱得好的吕美玉，引出以后的一段风流事。

不管怎样，招待黎元洪夫妇看戏的事，就算是圆满地结束了。黎元洪在上海的那些日子，也没有出什么乱子。

这次招待黎元洪，黎与黄金荣真是各得其所。黎元洪正处政治生涯的挫折时期，南下上海调整了心情，而且以便联络南方，以图东山再起。而黄金荣虽花了不少银子，但却收到不少政治资本。他凭租界一个警官的身份，参与接待一个刚刚下野的总统，可谓史无前例，由此赢得各方的瞩目，为今后又铺一层坚实的基础。

第十章
立下了“汗马功劳”

黄金荣的发家就是靠着法租界巡捕这一职业，黄金荣创造了他自己的“辉煌”，被法国人称为租界上的“治安长城”。后来黄金荣的长媳李志清回忆说：“想想也是好笑，我们老太爷一辈子不会打枪，绝少出手打人，而且一生一世不会说法国话，但是他却在法捕房做了三四十年的总探长。职位升到无法再升，法国人还要拉牢他，于是只好又破规矩，把法国人自家才可以得的荣誉职务让出来。”



黄金荣在法捕房做了几十年的总探长

一、逮捕陈独秀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进步书刊层出迭现，学说思潮起伏，各地向往新生活的青年汇集于此。《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六三”罢工的怒吼，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这些划时代的事件使上海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之地。由于意识形态的完全对立，标榜信仰自由的租界当局也赤裸裸地干涉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来。

共产党与原先的革命党不同。这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尚处极弱的萌芽之中，根本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且共产党人中也多无帮会关系，于是黄金荣对待共产党就不像对待原先的革命党了。他秉承法租界当局的旨意，对在法租界活动的共产党人极力压制。

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 21 号创办《新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直到 1918 年 1 月才离沪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法租界二年多的时间里，黄金荣并没有对他“特别关照”。这是因为这时的陈独秀在租界当局和黄金荣看来，根本对他们构不成什么危险，所以对陈独秀的活动熟视无睹。

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黄金荣以及法租界当局就忙活开了。6 月 5 日，上海人民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法租界捕房大批巡捕出动，在法国探长的指挥下，要求各商店开市。黄金荣也奉令到公馆马路、霞飞路等商业街劝商人开市。尽管费尽口舌，但几乎没有效果，各店主看到黄金荣来劝，大多数都说愿意开市，但学生未放，国贼未除，现在开市不是时候。黄金荣对此也无可奈何。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 106 号举行。这时，法租界当局已经嗅到了危险，便想进行破坏。

30 日晚，中共一大的议程是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表意见，会议开始不久，程子卿穿着黑马褂闯入会场，说要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接着就说走错了门而退出。参加会议的代表看到事情有危险，便及时转移了开会地点。

程子卿走了十几分钟后，一批法国巡捕和中国密探搜查了这幢房子，但中共代表们已经安然转移了。巡捕们一无所获，只得怏怏而去。

1921 年 9 月，陈独秀从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的任上，请假回上海，到上海后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新青年》杂志和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当时的上海报纸登载了陈独秀回沪的消息，这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即遣派黄金荣等人密切监视。黄金荣侦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仍在法租界进行活动，马上向公董局报告，10 月 4 日，法租界当局决定以“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

年等书籍……有过激性质”而逮捕陈独秀。

黄金荣奉命带领几个探员前往陈独秀的住所去抓陈独秀。

这天下午 2 时，黄金荣带人来到陈宅，让手下包围了房子，然后敲响了陈宅的后门。包惠僧出来开门，看是陌生人，就要关门。黄金荣把住门不放，声称一定要见陈独秀先生。争执中，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过来了，发现这个麻脸人面相凶恶，知道来者不善，便说：“陈先生不在家。你们要找他改天再来吧。”

黄金荣看此理由不行，又生一计，说：“我们找陈先生的目的其实是想买《新青年》杂志，陈先生在不在都一样，你们给我们找几本杂志就行了。”说着，就硬往门里挤。

包惠僧边说：“这里不卖《新青年》。”边阻挡。但那里对付得了黄金荣。

黄金荣挤进门去，一边四下观察情况，一边向客堂走去。进了客堂，看见地上堆着很多的《新青年》，便叫嚷到：“你不是骗我们吗，这儿不是有这么多《新青年》吗？”

在门外埋伏的几个探子听此声音，知道是黄金荣发出的暗号，就一齐冲进来。这时，吵嚷声也惊动了正在楼上工作的陈独秀。他听见楼下的动静，就穿着拖鞋下楼而来。一看来人的模样，知道是租界的探子，来意不善，便急忙返回，想找机会走脱。可是不论前门后门，都已经有人把守，只得退回客堂。

这时，黄金荣露出真面目，指使手下人登记各人的名姓，陈独秀报称叫王坦甫，在场的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高君曼均报了假名字。黄金荣又指使手下对房子进行搜查，不大一会功夫，就抄出了很多书籍，计有《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杂志和印刷品多种。

黄金荣说：“你们收藏和印刷过激书籍，是违法行为。请各位跟我们走一趟吧。”

黄金荣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人带往法租界巡捕房。

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帮凶，陈独秀等只好听任摆布。黄金荣他们都不认识陈独秀，现在虽然逮捕了这么多人，但黄金荣觉得没有抓住陈独秀，很不甘心，就带了些人继续潜伏在陈宅，等待陈独秀上钩。

下午 5 时许，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邵力子等去陈宅找陈独秀，

正巧进入了黄金荣设下的罗网。黄金荣看看天色不早，就把他们押往巡捕房。在路上，黄金荣忽生一计，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褚補成：

“你来找陈独秀，那一定认识陈独秀啰？”

“废话，不认得，我来干什么？”

“那我就带你们去见陈独秀吧。”黄金荣狡猾地说。

黄金荣把褚、邵两人押到关押陈独秀等人的捕房门口，对邵、褚两人说：“喏，陈独秀就在里面，你们去和他谈谈吧。”

褚辅成不知陈独秀已化名，进去看到陈独秀果然在，便高嚷：“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黄金荣一听大喜，知道自己的计策奏效。这样陈独秀就暴露了。黄金荣随即通知埋伏在陈独秀寓所的巡捕们撤回。当晚，褚辅成、邵力子被释放了。

第二天，黄金荣将陈独秀一行押至薛华立路会审公廨审问，幸好黄金荣等搜查比较马虎，没有搜出中共章程等，所搜得的杂志以及私人信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也与法租界无关。

法官问陈独秀：“报纸上说你在广东倡导共产共妻，破坏家庭，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笑答：“此为绝对造谣。”

法官没有问出什么罪名，就暂时把陈独秀羁押。

陈独秀被捕后，孙中山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多方营救，两周以后，到 10 月 6 日，罚款 100 元了结获释。

出狱后，陈独秀立即写了《陈独秀启事》在《民国日报》上刊出，然后设立“人民出版社”，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指导工人运动和宣传活动，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之后不到一年，为遏制中国共产党人，法租界又决定以藏有违禁书籍之名逮捕陈独秀。

1922 年 8 月 9 日上午 11 时，黄金荣与巡捕房特别机关法国人探长西戴纳，率探目程子卿、季友生、曹义卿等到达环龙路铭德里 2 号陈独秀寓所，搜得陈炯明汇来的 4 万元的收据一张，以及《新青年》的纸版、印刷品、传单等多种。随即将陈独秀带到卢家湾法租界总巡捕房。

10 日上午，黄金荣等将陈独秀带至会审公廨，法国探长指控陈独秀收藏违禁书籍，并将书籍等呈鉴。法庭决定于 18 日判决。这时全国各进步团体

纷纷发表宣言，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呼吁释放陈独秀。孙中山也致函法国总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18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开庭，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法国人巴和所遣的博勒律师进行了辩护，指出“法兰西与中华民国，同为共和国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载诸宪章约法。况陈君为学者，从事社会学之研究，安可不罗致书报”。陈独秀著作中虽对共产主义发表赞成意见，但他观察中国目下情形，认为“还未到共产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同”。因此，根据著作权审判，罪名不能成立。最后中法会审官互议后，仅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嫌疑，罚款400元而交保释放。

这天下午5时，陈独秀被释放。

二、解救法国“肉票”

太湖原属江浙两省，自清中期以后，便有许多强悍之徒，利用港汊纵横、舟楫出没之便，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人称“太湖强盗”。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军也对此无可奈何。

民国初期，太湖强盗中最有势力的水盗首领就是徐天雄。他自小随父浪荡江湖，对社会的情况可以说是十分了解。长大以后，他拜浦南知名的青帮大亨陶金生为老头子。这样一来，势力就逐渐大了起来。后来去投奔他的散兵游勇、地痞恶徒越来越多，他干脆拉起一支队伍，做了土匪。他在太湖中设下根据地，利用水乡的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干起打家劫舍、抢掠客商、抢人绑票的勾当。由于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一心扩大自己的军队势力，对这帮匪徒不愿征剿。

为什么不愿意征剿呢？一是湖匪善于打游击，大部队去了，费时费力，却找不到人。小部队去了，打起来又怕死。所以湖匪肆无忌惮，越来越猖獗。，据说徐天雄鼎盛时期手下有一千余人。

湖匪作恶，只要有利，什么人也不放过。

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凡尔底携爱妻到太湖旅游。这天的太湖，天气晴好。蓝蓝的天空飘浮着片片白云，碧绿的湖水翻滚着朵朵浪花。远望水天相连，山水相依，层次丰富，形成一幅“山外青山湖外湖，黛峰簇簇洞泉布”的自然画卷。俯看碧波荡漾的湖水，银鱼、白壳虾、鲚鱼在水面上相

互追逐、嬉戏，真是令人心旷神怡。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太湖，浪涛随风在湖面上翻滚、奔腾，相互溅起无数的浪花，仿佛在向到来的游客招手相迎。

凡尔底夫妇走在游览的人群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引得很多人不住地看他们。这时，徐天雄派出来的几个眼线也注意上了他们夫妇。几个人悄悄一商量，觉得这对外国人是个"大肥猪"，他们要比中国人值钱得多。于是暗暗跟随，等到凡尔底夫妇落单的时候，一拥而上，绑架了他们。

徐天雄看到绑了外国人，非常高兴。审问明白凡尔底的来历后，派人向法国领事馆送了信，开价四十万银圆"赎票"。法国领事馆知道自己的书记被绑架，第一反应是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要人。但马上有人说，这根本没用。北京政府的政令在太湖一带根本没人理睬，何况这些是谁的话也不听的土匪。他们无恶不作这么多年，当地政府都无可奈何，现在去找政府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还耽误时间。还是找能够与湖匪直接说得上话的人去交涉吧。

法国人经过一番商量，觉得这事还是应该找黄金荣去处理。

法国总监召见了黄金荣，把前因后果告诉了他。不料黄金荣摇头道："总监先生，我是上海人，这么多年也一直在上海，对于太湖一带实在是不熟悉啊。你让我在上海租界抓强盗流氓我能做到，你让我到太湖去抓土匪我可没有那个本事。"

总监说："黄探长，我们法租界里，如果想找一个能干这件事的人，非你莫属。我们都知道你的本领大，关系多，你不出马，别人是做不了的。何况，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这帮湖匪势力很大，有一千多人，多年来政府都奈何不了他们。看来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只能靠通关节，让他们自愿放人。"

看黄金荣沉吟不言，总监进一步说："黄探长，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法国人的声誉，处理好了，我们有功劳，你的功劳也少不了。希望黄探长不要再推辞，尽力把这件事做好吧。事成之后，我一定为你请功。"

黄金荣叹口气说："好吧，我试一试吧。"

黄金荣回去之后，立即召集手下的所有人开会，问他们有没有与太湖徐天雄有关系的。高鑫宝说："太湖七十二家水寨中，数徐天雄力量最大。我与这个徐天雄虽然不熟识，但其他的寨主我认识的不少。我去走一趟吧，总能找到能够拉上关系的人的。不过，这徐天雄会不会卖我们一个面子就不好说了。"

黄金荣大喜，说："只要能拉上关系就好说。不论是官军还是土匪，他们

手里有了钱，总喜欢大手大脚的花。上海是最好的花钱地方，像徐天雄这样的人，少不了也喜欢来上海。他们只要来过上海，就会听说过我黄金荣。只要他们还想继续来上海，就一定会卖面子给我。鑫宝，你但去无妨。”

黄金荣的确是料事如神。高鑫宝前去拜山，马到成功。徐天雄听说是黄金荣派来的人，连道久仰。对凡尔底夫妇无条件放人，不仅分文不取，而且还以礼相待，送回了一对法国“肉票”。

黄金荣不费一枪一弹，不出一毫一厘地顺利解决了这件绑票案，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刮目相看。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总领事还一次发给黄金荣 20 多张特别护照，持有这种护照的人，在法租界内享有特权，例如随身携带的物品可以免受检查等等。

再说这伙湖匪，卖给黄金荣面子也是别有所图的。自从他们拉上了黄金荣的关系，再去上海开“洋荤”就方便多了，既不用担心受到流氓骚扰，也不用害怕被官府捉拿，玩得既开心又放心。

三、临城劫车案

就在黄金荣解救出湖匪手中的法国“肉票”不久，在山东临城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劫车案。在这起案子中，黄金荣受命救出了法国主教，凭着在这一“大功”升为法租界督察长。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很快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地军阀各自为政，连年混战，胜者就掌握了政权，“合法”搜刮百姓，失败者就躲起来，养精蓄锐，靠抢掠为生，时时准备东山再起。

这样的局面也造就了许多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有的是自己拉起“杆子”的；有的本来是军队，因为吃了败仗或其他原因脱离原部队，便占山为王的。

山东峄县和滕、邹一带属于苏、鲁、皖、豫四省边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四省边境属于剿匪督办张敬尧管辖。盘踞在抱犊崮的孙美松原是滕县人，过去是张敬尧的旧部，他们对这位张督办推崇备至。张敬尧失败后，孙美松部因政府不肯收编，就占据抱犊崮落草，做了不少坏事。

后来，北京政府觉得在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听任土匪横行，颜面不太

好看，就指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消灭这些土匪，并派第六、第二十两个混成旅包围抱犊崮达一年半之久。围山时间一长，山上因缺乏饮水和粮食，孙美松便遣人向同样落草的胞弟孙美瑶求援。

孙美瑶年仅25岁，骁勇非常，是个有名的双枪手。接到大哥的求援信，他便和大哥合在一起，凭借险要地形，据险固守，抗拒官兵。这样一来，官兵虽然不敢攻上山去，但土匪也不敢冲下山来。官兵围山日久，山上严重缺粮，再这样下去，孙氏兄弟的队伍就可能不战自溃了。怎么办呢？他们计议良久，做出决定：要想摆脱眼前的困境，就要做件大案，让官兵投鼠忌器，以此作为逼官兵退兵的砝码。

1923年5月5日深夜，一列载着中外旅客的火车，从上海途经南京、济南、天津要开往北京。火车行驶到了离山东临城车站约三四里的地方，司机在车前灯的照射下，发现铁路上有人群在走动，似乎在抬什么东西。司机急忙鸣笛警告并急忙刹车，但由于列车行驶速度太快，一时停不住，仍然继续前进。

走着走着，司机发现前面约有数十丈的铁轨已被拆断，大呼不好，只能眼睁睁看着列车出轨倾覆。

火车在剧烈的震动中停了下来。车中的旅客东倒西歪，从睡梦中醒来，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听车外面砰砰一阵枪响。胆大的悄悄向外看去，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影向列车冲过来。接着，这群人跳上车厢，用枪指着乘客，威逼他们下车。旅客中有胆子大的，问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说："少废话，要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听话。多说一句，一枪崩了你。"

这一群被绑架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另外还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十几名外国记者以及几名外国游客。这天夜里，天气不好，下着大雨，寒风透骨。这批被绑掳的旅客大多都是睡梦中刚刚醒来就被赶下车来，很多人反穿着睡衣，也有来不及穿鞋袜的，被这群拿枪的人挟行在坎坷不平的山道上，向事先布置的抱犊崮山麓走去。这些旅客那里受过这种罪，只听个个叫苦连天，哭声震野。

抱犊崮属山东峄县管辖，这里原是个深山丛林的壑谷。它的地形状似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二十亩地的盆地，山腰狭小，陡峭的山壁难望尽头。山壁两旁凿有攀石作扶手，或嵌以扶手的木桩，攀登时如若不小心，就有跌人万丈深渊的危险。这个山起名"抱犊崮"，也有来由。据当地相传，由于大牛不能上山，但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农民只有把小牛抱上山去，待

养大后耕地，因此有这个“抱犊”的名称。孙美瑶兄弟占据此山以后，便在山顶周围挖掘防御壕沟，中间筑有房屋和地窖，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水缸蓄积雨水以备使用。凡是被绑架来的重要“肉票”，均安置在地窖内。

临城劫车和绑架洋人的消息迅速传到各国驻北京公使那里，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要求迅速营救被掳的美侨；驻北京的美军要求直接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扬言出兵中国。当时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但各报也乘机煽风点火，鼓吹什么“组织国际联军”来共管中国铁路。

不久，驻京五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在三天内必须将被掳的侨民全部救出，不得伤害一人，否则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中国的官府历来害怕洋人，现在看到洋大人翻脸了，北京政府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开会想办法平息洋人的怒气。

5月7日，孙美瑶命令先将外籍女票释放，要她们捎信给政府军，信内言明：“须将围山部队撤出十里以外，否则被俘外侨均将被杀。”从山上递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报记者英国人鲍威尔所写。鲍威尔精通汉语，写了英汉对照信各一封，劝告政府军切勿进攻，须和平解决，十九名被绑的外籍男侨都在信上签了名。

在旧中国，列强侨民的生命重于一切。为了避免危及外侨的生命，驻京外交使团主张和平谈判。

从5月20日起，在外交使团一再威胁下，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省交涉员温世珍、曹锟的代表杨以德等头面人物，先后到达枣庄举行谈判。那些洋大人如美国公使等也来到枣庄，督促谈判。

在这之前，政府派遣围剿抱犊崮一带的军队已有一年多没有领到分文饷银了。没有饷银发给士兵，士兵们就“自谋出路”、“自力更生”。他们与要剿的匪暗中串通，官“匪”互派代表，暗地里搞交易。官兵将军械弹药出售给“土匪”，“土匪”将银元交给官兵。猫和老鼠做起了买卖，官兵依靠“土匪”，“土匪”依靠官兵，各得其所，彼此倍逾亲密。

省督军田中玉早已知道这种情况，过去他不闻不问，但现在情况变了，各路大员都来到这里。田督军害怕土匪勾结官兵再来个围劫政府大员，那可

就真要闹得地翻天覆，不堪设想了。为了防患于万一，他特地从济南调来亲信军队一千余名，用以保卫谈判大员。

田中玉、熊炳琦与抱犊崮孙美瑶的代表周天松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对方提出要求：一是政府军解除抱犊崮之围，将军队撤回原防；二是收编抱犊崮部众为政府军混成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和给养。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将外侨分作三批释放。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字。

这时，周天松要求在场外国人和邹、滕、峄三县绅士一同在条约上签字，因为他们担心官方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在这之前，官方确实干过背盟杀降的事情。1919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了一支“土匪”,可是隔不几月,“匪”首十七人却全部被枭首。因此现在对方具有戒心。要求他们信得过的外国人和绅士们签字担保。这个条件最后也被官方接受了。

字虽然签了，但人还没有放回。交通总长吴毓麟为了讨好洋大人，便自告奋勇，愿入山为质，换取“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不甘落后，道是愿附骥尾，一同上山。

省长大人主动深入“匪”巢，“为民”赴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总统黎元洪马上拍来电报嘉奖他们的“忠勇”,并劝他们和谈事成后提早回北京。其实,吴、熊两人怎敢上“匪”窟做人质！不过是说说罢了。他们来到枣庄以后，每天坐在花车里和同伴们抽大烟，打雀牌，还嫌不够畅快，又特地派人从峄县城里招来几名美貌年轻的烟花姑娘，日夜侍奉身边，尽情玩乐。他们接到黎总统的“嘉奖”电报后，就乘坐花车回到北京领受“殊荣”去了。

谈判既已达成协议，便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任抱犊崮首领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官，派人上山接洽释放外侨日期。

当一切就绪，劫车事件眼看就要“圆满结束”的时候，又出事了。

孙美瑶突然不承认协议了。而且扯碎了委任令，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和谈条约。还要求政府军再撤退一百里以外，接济山中粮饷，并且声称待召集山中首领会议后，才能提出正式和谈条件。

孙美瑶为何要出尔反尔呢?

原来他看到北京许多官员和洋大人都亲自驾到枣庄，就认为自己原来的要价太小，后悔了。他想：既然这些大人们对这些肉票这么重视，我何不狮子大开口，趁机大赚一把呢。

孙美瑶毁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各国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北京政府另谋和谈途径。同时，公使团还要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务要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侨。为此，山东当局无奈，不得不继续谈判。

孙美瑶向官方提出的和谈条件越来越苛刻：既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省督军，改编他们为两个师，又要求划邹、滕、峄三县为他们的割据地，政府在百里内不得驻扎军队；对苏、鲁、皖、豫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收编，并要求英、美、法、意、荷、比六国公使签字担保等等。

由于条件苛刻，和谈无法继续了，田中玉赶到北京坚决主张改抚为剿。代理内阁总理认为非剿不可，连夜开了一个内阁会议，拟派别人为“剿匪督办”。这个意见顿时激起外国公使团强烈反对，曹锟得悉后也不以为然。田中玉深恐曹锟出来阻拦，特地到保定向曹锟密报。原来这是田中玉采用一个明“剿”暗“抚”之计，用以恫吓，迫使对手放弃过苛的条件，重新进行和谈。

于是本来撤围的政府军又围拢过来。孙美瑶等人果然不经一吓，就在十几名外侨中挑选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雷迪，派他下山向官方接洽，并叫他对天宣誓，保证于三天内回山。为什么选雷迪呢？因为孙美瑶觉得“洋和尚”总是比其他人可信一些。当然，他还是派了两人跟随，说是照顾领路，实际是同去监视。

哪知道，这个雷迪和两个随往的人竟一去不返。孙美瑶等对此颇为惊讶，认为外国人也不讲信用，欲杀几个泄恨。

四、虎穴探险救雷迪

这个法国天主教神甫雷迪是什么人呢？他去了哪里呢？

原来，雷迪受孙美瑶的派遣，宣誓下山。因他原是个养尊处优的人，被关了多日，饮食不对口胃，更兼天气炎热，蚊蝇交集。在途中肚泻不止，走了没有一天，就在一座山神庙里病倒了。离这所山神庙约十里的地方，就是抱犊崮设的哨所。跟随雷迪的两个人，只好一个在庙里监视雷迪，一个去哨所向土匪小头目报信。小头目一面派医生给雷迪治病，一面向孙美瑶报告情况。

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得悉雷迪被土匪掳去，急得寝食俱废，马上和法租

界总监商讨此事。为了快点营救雷迪脱险，法国人马上从上海派出六名中国人，由法国驻沪领事帮办脱司曼带领，专程来到山东峄县探听雷迪的下落，营救雷迪。

为什么领事如此着急呢？这是因为雷迪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神甫，据说在欧战时曾获得“勇士”奖章，现在奉命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以传教为名暗地里搞间谍活动。这次，他也是奉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命令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的。

被派出去营救雷迪的队伍临行前，总监对六名中国人说道：“各位如能救得雷迪生还，愿出赏银一万元。”这六个人中，一个是曹显民的胞弟曹启民，因他懂得法语，其余五名侦探中有一名就是黄金荣。

他们到达峄县后，便与当地军警配合，化装深入山区，找了一个名叫兴山的乡民做向导，侦查雷迪的下落。可是，一连十天过去，一点有用的消息也没有打听到，一行人不免有些心焦起来。因为他们在山区的行动，不同于官兵，只能偷偷摸摸侦访。

这天，几个化装侦访的人在一个人烟较多的村子里歇脚，叫向导兴山探听前方路由。事有巧合，离雷迪所在山神庙不远的那个哨所里，有一个名叫喜子的，与给黄金荣做向导的兴山是同村人。兴山偶然来到那哨所附近走动，无意中与喜子打了个照面。喜子被孙美瑶裹胁已将近一年，家里人四出打听。不料在这里竟会遇到喜子，高兴得直叫起来。

喜子急忙拉过这个同乡人，来到偏僻的地方，问道：“兴山哥，你因何来到此地？”

兴山灵机一动，转问喜子道：“喜子，你如何会来到这里？俺到各地寻找你好苦呀！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你如今在干什么？”

喜子答道：“俺被胁掳后，已在山上入伙。”

兴山问道：“你在他们那里干些啥？”

喜子答道：“烧饭打杂，什么都做。最近两天倍加忙碌，到了晚上，还得站岗放哨。这里地处禁区，你要赶快离开，如若给头头看见，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是我也难以活命。现在他正去送茶饭，就要回来了。”

兴山这几天正在打探消息，到喜子说头目去送饭，就问道：“你那头头送茶饭给谁吃的？”

“俺也不知道底细，据别人说，前面那座山神庙里新近住了一个外国人，

生病了。每日两次送茶饭，都是这里头头亲自送去的。”

正说间，喜子面现惊慌之色，指着远方对兴山道：“兴山哥，你快躲开，我们的头头来了！”急忙挥手叫兴山快走，自己也躲入哨屋去了。

兴山获得了宝贵的消息，急忙回去，将刚才遇到的情况，从头至尾向黄金荣等人叙述了一遍。黄金荣听了，兴奋得将兴山一把扯在身旁，问道：“这座山神庙的地方，你是否去过？”

兴山说：“这个地方原是偏僻的地方，人迹罕见，是土匪出没的老巢。这山神庙坐落在何处，俺也不知。不过，问问村里的人，就知道了。”

黄金荣自己从村子里请了几个上年纪的老乡，拿出酒肉请他们吃喝，趁机盘问这座山神庙的所在。一个老者说：“山神庙离这里约有五十里远，路不好走，其间得翻过两个山嶂才能进入山脚，尽是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俺在年轻时曾上这山神庙去过一次，如今相隔已有四十多年。常听人说那边山里有土匪盘踞，要到这山神庙，恐有困难。”

黄金荣又问道：“除了被土匪盘踞的路外，难道就没有其他道路能进入山神庙吗？”

另一个老乡答道：“这个我们不清楚。你们要去的话，可以绕道去后山，到了那里，再问当地老乡，就知道有没有了。”

黄金荣谢过了几个老乡，回到住处，便和曹启民等人磋商一番，然后一行人乘着明月，连夜绕道往后山进发。到了天将微明，东方出现鱼肚色，估计已到山后，便进村找个歇脚处，随便吃些早点，向当地老乡探问山神庙的路径。内有一个老乡说道：“只听人说山前有个山神庙，俺们这寨子里人都没有到过，更不知上山的途径。”

黄金荣他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意。过了一会儿，黄金荣就对当地几个老乡道：“我们有急事要去山神庙，你们谁能探得出这山神庙的道路，我们愿出重赏。”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有两个年壮乡民应声而出道：“我们愿意先探，探不出着落，不领分文。”

黄金荣大喜，叫向导兴山和二人一同前去。三人饱餐一顿，带上干粮，认定方向，朝山神庙方向走去。路果然难走。三人翻过几重丛林，绕过迂回险道，走到一处高崖之上查看道路。就发现了山岙里隐约有一座建筑物，三人喜出望外，精神顿时振奋，不顾步履艰险，朝那座建筑走去。靠近约有四五百米，

他们不敢再走，怕被土匪发现，就在那里眺望。这果然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山神庙。目标已经找到，他们在四周做了标记，寻找原路回返时，已是黄昏了。

黄金荣听了老乡们报告，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立即重赏了两个老乡，又许以如若成功，再另重酬。两个老乡见黄金荣慷慨，也愿意拼力效劳，当下便与黄金荣商讨如何深入古庙的计策。

到了第二天早晨，两个老乡作向导。一行八人，分作前后两队，带着武器干粮和抬人长棍，按三个人做的标志，来到离山神庙不远处一个丛林中暗伏下来。到了两更时分，分头闯入了古庙。

这座古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成，庙门早已败落，大殿也已倒塌，只有大殿旁边还有两间偏廊屋没有倒，但也是满目疮痍，杂草丛生。

黄金荣闯入破庙内，一手擎着回光灯，一手握着勃朗宁手枪，摸到廊屋门前，正要举手推门，谁知这回光灯的灯光，早已映入破门内，晃动的灯影，惊动了两个看押外侨的人。两人慌忙翻身爬下床来，异口同声问："谁呀？"

在疑惑中，黄金荣推门而入。这破门原无门闩，这两个看守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深山中会有人来，所以也没有防备。在这眨眼间，随同黄金荣同进破庙的其余七人，闻声急步赶来，一同进破廊屋内。那两个看守者糊里糊涂中就被捆绑了个结实。黄金荣以手枪敲敲他们的头颅，喝令他俩不许声张，否则就要杀头。那两个人在仓促中见到突如其来的外路人，已知来者不善，又看到有几个人手中握着从未见过的手枪，早已吓得魂飞天外，浑身颤抖，只知道连叫"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黄金荣问："你们这里还有几名同伙？外国人共有几名？他们在哪里？胆敢撒谎，就要你们的命。"

那两个人哪敢说谎，同声答道："我们看押的只有一个大鼻子外国人，是山主叫他到官方那里去和谈的，两天前病了，走不动，只好歇在这里，就在隔壁屋里。我们俩是山主派来随他下山去的，这里再没有其他人。"

黄金荣和曹启民走入隔壁屋内，用回光灯一照，只见一个黄发披面的外国人僵卧在土炕上。这人见到灯光，又听到脚步声，可能以为要来杀他吧，惊慌得缩做一团，不断用手画十字，像是在叫"上帝保佑"。曹启民向前，用外语盘问他是哪国人，对方回答是法国人，名叫雷迪。

黄、曹两人一听，不由惊喜若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忙一齐向前把雷迪扶起来。招呼其余几人进来，把雷迪抬出险境。

政府军见雷迪被“反劫”回来，怎敢怠慢！一面备车将他护送至临城车站，一面向枣庄和峄县电告情况。在峄县等候的法国人脱司曼闻讯，急忙赶到临城车站，将雷迪护送返回上海。当黄金荣等人将要上车时，那同来的两个老乡和向导兴山，苦苦要求愿随他们前往上海，听候差遣。征得雷迪同意，这三人就同车来到了上海。后来这三人，一个名叫沈长赓的，做了麦兰捕房侦察队长；一个外号叫“山东码子”的，做了法租界花捐班稽查，并开了几家妓院；兴山后来在十六铺巡捕房做捕头。

孙美瑶自雷迪下山不返后，心中十分恼恨，想杀几名外侨泄愤，身边人说：“不可杀。杀了人对我们没有好处，反而使双方撕破了脸面。真打起来，咱们要吃大亏的。”

孙美瑶这才作罢。为了防止政府军再劫走外侨，孙美瑶将鲍威尔等三名重要外侨用绳子吊上山顶，押在洞内。可是，此时政府军的态度日益“强硬”，孙美瑶无奈，只好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两天内回来，并派两人相随。鲍威尔下山后，便向官方转达了对方所提的三个条件：一是发给六个月军饷；二是收编一万名；三是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拒绝了这些条件，鲍威尔遵誓回山。

不久，田中玉由北京返回枣庄，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飞行投发传单。孙美瑶只好又派鲍威尔下山，转达了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一是要求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是收编为两个旅。官方也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先释放外俘三分之二；二是收编以有枪者为限。

和谈终于接近解决，官方派徐海镇守使陈调元上山主持收编事宜。孙美瑶众人就抚，外侨也陆续释放。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与郑士琦签署和平条约，最后八名外侨全部释放，孙美瑶部众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以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方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其驻防地。

孙美瑶干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劫车案，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后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设下鸿门宴，当场将其击毙。

再说黄金荣等人护送雷迪到达上海，法国领事和总监接到电报，亲自赶往车站与雷迪会面。黄金荣和曹启民得到赏金各三千元，其余随同几人，也都有奖赏，并立即提升曹启民为法国天主教堂帮办神甫，黄金荣为法租界麦兰捕房“督察长”，其余几个同去营救的人，也都提拔重用。黄金荣升为督察长，

便成为华人在法租界巡捕房职位最高的人物，原来法巡捕房中重要职务都是由法国人担任，这次破格提升黄金荣为督察长，还专派了8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黄金荣带着这8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成为上海人的“佼佼者”，一枝独秀，“挺立”在法巡捕中，颇为引人注目。

第十一章
都是女人惹的祸

黄金荣一生与女人“有缘”，他的辉煌发家，原配妻子桂生姐出力很大，但他发迹之后，却开始追求更年轻的女人。由此，他遭遇过横刀夺爱，遭遇过争风吃醋被绑架，遭遇过女人红杏出墙……



旧上海的美女海报

一、均培里黄府庆典

随着黄金荣事业的发达，同孚里黄府越来越显得狭小了，于是，黄金荣决定卖掉同孚里，迁人八仙桥。

此次安家，黄金荣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规划。他在这里建起 9 幢砖木混合结构的二至四层的里弄房屋，这里占地面积为 1.55 亩，建筑面积为 1703 平方米。沿霞飞路和麦高包禄路的底层为出租的店铺，上面仍是住家。

为什么要取名钧培里呢，这是因为黄金荣的第一个孩子名叫黄钧培。

不久，黄金荣又购下沿街的土地，建成一排三层街面房屋，以拱卫自己的住宅，赁屋居住者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

然后他又安排他的得力帮手和干将们住在他的周围，做了第二层势力圈。如杜月笙、顾荣生则住金福里，袁宝珊、金廷荪、马祥生、范恒德、蒲金荣等住在附近的宝昌里、福昌里、贞吉里、生吉里、紫阳里等里弄，与钧培里遥遥相对，以便招之即来。

均培里的格局是这样的：

钧培里弄口上书“钧培里”三字，弄口设铁栅栏门，两边各置一条红漆长板凳，凳上每日坐着几个彪形大汉，都是清一色黑香云衫褂裤。

钧培里1号即黄公馆，它是一幢独立的洋房，房间足有几十间。西边的一幢由其胞妹一家居住。

钧培里2楼正中为客厅，朝南是一排8扇玻璃长窗，窗下是3只红木茶几，间隔摆开，每只茶几间是仿明代式样的红木太师椅。客厅里地下铺了大块棕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横梁悬满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敬赠的红底金字横匾，前者有蒋介石、汪兆铭、杨虎、宋子文、韩复榘、吴佩孚等人；后者有朱葆三、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不是歌功颂德，就是铭恩褒奖。厅中央挂了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目画，画上的神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前面长案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烛台，终年烟火缭绕。关公像左右两旁排着一连串镶有锦框的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颁发的洋文奖状。四面靠墙排着红木椅几，几案上满放着各大商行送来题刻着“乐善好施”、“侠义心肠”等的大小“银盾”。在大厅中间，气派十足地安放着两张垫着大红呢毡的紫檀八仙桌与十六只靠椅茶几。桌椅上金线湘绣的围帔，显得富丽堂皇。从顶上挂下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大白天也闪闪发光。

1917年的春天，黄金荣新盖的住宅钧培里落成，正逢他虚年49岁生日。

在旧上海，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做生日，都是“做九不做十”，如今黄金荣既恰迁新居，又逢生日，当然要热闹庆祝一番，也好在上海滩显显威风。

为了扩大庆典的规模，黄金荣广发请帖，在上海租界里，上至军政要员，各巡捕房的头子，富商巨贾，下至众多的前徒，都被邀请前来聚会。

庆典开始的这一天，钧培里的外面的道路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举目望不到尽头。在门内，来宾水泄不通，前簇后拥，络绎不绝。进了门，首先要去门房交礼金，门房内，账房先生以及黄金荣的几个门徒忙着记账，收礼金。只听得银元叮当作响，报账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这次作寿兼乔迁庆典，整整安排了三天：

第一天专门接待军界政界人物、各巡捕房头脑和有名望的商界人物以及“高档”门生，这些人，或者有钱，或者有势，或者钱势皆有，黄金荣自是热情应酬。

第二天和第三天专门接待其他的门徒。这些门徒，尽管没有第一条的宾客那样重要，但他们是黄金荣打天下、坐天下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人数众多。黄金荣也不需要一一应酬。

三天之内，在黄宅大厅和厢房等处，安排了近百桌酒筵。那些贵宾上客，自然是专设雅座宴饮。那些一般的门徒们，先到门房内献上寿礼，在签名簿上签上姓名，然后一边等待。管事的看凑足十人，便由指派招待者陪至大厅上，在红烛前行三鞠躬礼，就入席大吃一顿。大厅内桌挨桌，人挨人。都是这一类的低级门徒。他们在这里，不敢像在酒楼里一样吆五喝六，划拳行令。一个个都像绅士一样，悄无声息地吃饱喝足，然后抹抹嘴巴，滚蛋了事，根本见不到黄金荣。

二、争夺美人吕美玉

黄金荣在上海眼看是步步登高，实力骤增，这让他十分得意，觉得自己奋斗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既满足又不满足，他最不满足的是女人。

黄金荣也像许多男人一样，喜爱漂亮的女人。在与林桂生结婚后的那几年，黄金荣只是偷偷地拈花惹草，从来不敢明目张胆做。但是，上海滩上的美人太多了，时时撩着黄金荣的心，在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以后，他开始变得没有顾忌，不但逛妓院，而且开始泡名妞了。

1919 年的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一丝风也没有，闷得让人烦躁。黄金荣像一只斗败的公鸡，靠在太师椅上耷拉着脑袋，一双浮肿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嘴里还不时地喘着粗气。

一名侍从哼着小曲，摇晃着脑袋从客厅过道里走过来，冷不防被人用脚绊了一下，他气得开口就要骂人。

“嘘——！老弟，不看清苗头，当心吃苦头，你没看见老头子在那里生闷气吗？”

那位被绊脚的伙计压低了嗓门说：“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走，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花园的尽头，只见那个绊脚的伙计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华成烟草公司生产的美丽牌香烟，一边指着香烟上的美人像悄悄地和那个哼小曲的伙计“咬”起耳朵叽咕起来。

原来，黄金荣被香烟壳上的这个人物迷住了。这个印在香烟壳上做广告的美女是谁呢？

此人是上海滩上的京剧演员吕美玉。她长得丰姿绰约，是一位闭月羞花、落雁沉鱼的绝代佳人。当初，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为讨黎元洪欢心，邀请他携其夫人去共舞台看戏。那场戏，就是吕美玉主演。黄金荣自此发现了她的美貌，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心想娶来做小妾，将其占为己有。

其实，黄金荣对吕美玉并不陌生。这吕美玉本是上海京剧界名角吕月樵的女儿。吕月樵在世时，既能唱文，也能唱武，技艺超群。一次，在天津演《目莲僧救母》时，他从两米多高的布城上翻落下来，摔成重伤，当即死去。全家能走的都走了，只剩下妻子王修义带着女儿吕美玉及小儿子生活，非常困难。黄金荣因当年常看吕月樵的戏，还有同情之心，便留吕美玉在共舞台演戏。以后，这一家人全靠吕美玉演戏，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养家度日。

吕美玉 17 岁就进了共舞台，开始不过是跑龙套，演演配角。有一次，主角张文艳因嫌钱少临时退班，吕美玉被总管临时推上台救场，不料一举成名。于是成为共舞台的招牌演员。

黄金荣自从被吕美玉的艳容所吸引，几乎天天带人到共舞台去给她捧场。吕美玉的声望也因此与日俱增。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就把自己生产的美丽牌香烟壳上，印上了她的肖像。

黄金荣想：老子在上海滩是大亨，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员，有财有势，喽罗徒孙成千上万，玩弄个把女人还不是三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所以，他不着急，想用“文明”的手段得到心爱的美人。

有一天，黄金荣独自来到吕美玉家，想来探问一下门路。王修义母女见贵客临门，自然不敢怠慢，连忙热情招待。王修义买了酒菜，请黄金荣吃饭。黄金荣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大吃大喝。

几杯酒下肚，借着酒蒙脸，黄金荣拐弯抹角地说出了有人想娶吕美玉做小老婆的话。王修义听话辨音，察言观色，猜出这个人可能就是黄金荣自己。心里有点不大乐意。但她慑于黄金荣的权势，不敢得罪。便推托说这事她做

母亲的做不了主，需要问女儿。这时吕美玉早已回避，黄金荣没有探出底细，怏怏而回。

这以后不久，黄金荣又一次来到吕美玉家探问，王修义又推托说，她已经问过女儿，女儿说自己还小，想过几年再谈。黄金荣碰了钉子，仍不死心，一面答应以后再谈，一面继续起劲地大捧吕美玉。

正当黄金荣对吕美玉下功夫时，忽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摆出架势要和黄金荣一争高下。

这个人叫魏廷荣，这个魏廷荣也不简单，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他曾创办法租界华人商团即“中华义勇团”，自己担任司令，深得法国人喜欢。每年的 7 月 14 日，是法国国庆日，他都要带领商团队伍上街游行庆祝。魏廷荣还做房地产生意，经济实力日益雄厚，占有着徐家汇一带三分之二的土地。魏廷荣还是天主教虔诚信徒，每做礼拜必不敢误，得到了天主教徒们的拥护。

魏廷荣也是由于看了吕美玉演的戏而对她产生好感的。说来也巧，魏廷荣在 40 岁生日时，决定大加庆贺一番。除了大办宴席，广邀社会名流到府上做客外，还邀请上海的京剧名角进宅内演戏。原来，魏廷荣在家里就造有一座舞台，喜欢在自己家里欣赏京戏。

黄金荣很想结交这位权贵，看到这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于是就从共舞台选了“招牌”吕美玉等人到魏府去唱戏。吕美玉已是上海滩的名角，到这里来唱戏也不会差。

果然不出所料，吕美玉的表演倾倒了府内所有的看戏者，掌声、喝彩声接连不断。魏廷荣于是一见钟情，看中了吕美玉。他打听到吕美玉至今还未出嫁，于是便有意娶其为妾。他知道吕美玉是黄金荣共舞台上的招牌名角，便想请黄金荣作媒。

过了不久，他就把黄金荣请到府上，当面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黄金荣本来是兴冲冲来到的，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就像一瓢凉水浇了下来，心里拔凉拔凉的。但他心里恼恨，却无法流露出来。他既不能得罪这位大人物，也不情愿把自己的意中人拱手送给别人。只好口头上答应帮忙，内心里却盘算如何毁坏这门亲事。

黄金荣这次是自不量力了。论实力，在上海滩上，魏廷荣不是黄金荣的对手，可是在情场上，黄金荣却肯定敌不过这个姓魏的。黄金荣肥头大耳，一脸的麻皮，常常穿一身黑香云衫裤，说话粗鲁，里外都是一副老流氓样子。

正经一些的女子有谁能看得上他呢！魏廷荣呢，西装革履，风流潇洒，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头衔外，还是堂堂的法兰西留学生。他的丈人又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买办巨商朱葆三。朱葆三又是清末上海方面的大官吏。相比之下，花枝招展的吕美玉自然投入有钱有势、风流年轻的魏公子的怀里。

黄金荣本来算计的是，当他向吕美玉母女俩提出这门亲事时，她们拒绝，他便可以此为借口回绝魏廷荣。这样，自己既不会使魏廷荣怪罪，又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决定一边提亲，一边从中挑拨。哪能料到当黄金荣来到吕美玉家，向母女二人表明了魏廷荣的意思，代其提亲时，王修义和吕美玉却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意思。

王修义还真挚地道谢说："谢谢黄老板，我丈夫若地下有灵，也要向你道谢！"黄金荣脸上的麻皮猛地抽动了一下，但他毕竟是善面恶心的大亨！为了掩饰内心的嫉恨，他故作高兴，仰脸大笑。

第二天，他就上魏府，道喜之后，像平时向人敲诈一般，张口代吕美玉索取一笔巨额聘礼。魏廷荣爽爽快快满口答应，还奉送给媒人一份厚实的谢礼。黄金荣讨好地建议要向华成烟草公司收回"美丽牌"上的肖像商标，否则，订十年合同，一箱香烟抽四角"商标费"。他又来到吕家，作为长者，拍拍胸脯，愿意包办全部嫁妆。随后，他又到了魏府，向魏廷荣说明亲事已经谈妥，并提出了巨额的聘礼。魏廷荣大为欢心，一切条件均予同意，还重重酬谢了黄金荣。不久，双方作好了所有的准备，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吕美玉在吹吹打打的热闹声中嫁到了魏廷荣的家。

黄、魏之间争夺吕美玉的斗争，最终以魏廷荣的胜利而告结束。不料，更深一层的争斗又开始了。

吕美玉进了魏家后，就对魏廷荣谈起了黄金荣的企图。魏廷荣这才知道黄金荣与自己是"情敌"。他听别人说过黄金荣的为人，知道在情场上吃了败仗的黄金荣，可能不会与自己善罢甘休。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先下手为强。

魏廷荣联络了法租界的华董们，这些华董和魏廷荣都属租界的高级华人阶层。他们和这些流氓恶霸早有矛盾，只是碍于黄金荣的势力，隐忍不发。如今，见姓魏的出头，正中下怀，于是马上抱成一团。

华董们大部分是法国留学生，他们在租界和法国上层各界人士中都有大批同窗好友。魏廷荣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不但在法商办的法文报纸《真理日报》

上频频攻击黄金荣等一伙开烟设赌、招摇撞骗、绑票狎妓等种种劣迹，还特别向法国外交部控告黄金荣勾结腐蚀法租界刑事科长，并拉拢法捕房总监费沃利一起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丑事。

经巴黎当局的查询与核实后，将法捕房总监费沃利撤职调回，另派中校伯尔继任法捕房总监之职。

黄金荣又一次吃了败仗，在法租界里只好暂时老实下来，但内心却是气愤至极，心想魏廷荣不仅将自己心爱的人夺走，而且现在又来搞他，真是太不仗义了。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报复。

黄金荣立即找来了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对策，制定了行动计划。一天，张啸林带了几个人在魏府门口等候，准备见机绑架魏廷荣。但是，行动太暴露，不一会儿就被魏廷荣的保镖发现。保镖紧护着魏廷荣，将魏府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绑架没有得逞。从此以后，魏廷荣防备更严密了。

黄金荣知道靠这一手奈何不了魏廷荣，但是，在心里，却怎么也咽不下这一口气。

“姓魏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黄金荣在心里愤愤地说道。

十年之后，上海滩上果然又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这就是 1929 年 7 月 24 日轰动上海的大绑票案。被绑之人正是当时法租界赫赫有名的头面人物魏廷荣。而其背后的指使之人就是黄金荣，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件案子最终不了了之。

三、黄金荣被绑架

黄金荣娶吕美玉的事情没成，他又把眼睛盯上了另一个女伶露兰春。

露兰春从小丧父，5 岁时，母亲改嫁给一个叫张师的巡捕。张巡捕是扬州人，拜黄金荣为师，他既歧视不是亲生的女儿，却又想在这拖油瓶来的女儿身上挤点油水，就要她跟一个票友学戏。张师为了讨好师父，同时想养女将来能够到共舞台演出，在女儿才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常常领她到黄公馆去。露兰春生得眉清目秀，团团的小脸粉嘟嘟的，一笑脸上就是两个酒窝，十分讨人欢喜，黄公馆里的人都戏谑地叫她“小毛团”。黄金荣常常喜欢拧她的粉脸，让她坐在自己膝上唱戏。她唱罢一曲，黄金荣就高兴地喊道：“赏钱！”拿到

赏钱，露兰春会笑着鞠躬，甜甜地说："谢谢黄家公公。"

由于黄金荣的关照，露兰春被带到共舞台，正式跟小金铃和粉菊花等名伶学戏。

露兰春聪明过人，不到三年，已经学会十几出老生戏，又兼工青衣，唱念做打，样样出色。三天打炮戏，一炮打响，小小年纪，便成了共舞台的红角，主演的连台本戏《宏碧缘》、《狸猫换太子》天天客满，风靡上海滩，历久不衰。而她最拿手的是时装戏《枪毙阎瑞生》，每次公演，共舞台都水泄不通。外商胜利公司又把其中最精彩的唱段《莲英惊梦》灌成唱片，在上海滩上火爆销售。

露兰春唱红以后，黄金荣觉得这个小毛团越来越讨人喜爱。他觉得，这样的女人，弄到床上一定会风情万种。另外，她唱戏，从共舞台一个月就能拿走三千多块大洋的包银，本身也是一颗摇钱树，要是进黄公馆，岂不是人财两旺。

黄金荣这一次害怕夜长梦多，就改变了手段。他不再像对吕美玉那样，客客气气，讲究情面和体面，而是利诱威逼，双管齐下。

他先请露兰春的养父张师到德兴馆吃饭。在二楼雅座，与黄金荣单独吃喝，这在张师还是第一次，真有些受宠若惊；他想，对方一定有重要的事与自已商量，只不知是好是坏，是喜是忧。

喝了第一杯酒，黄金荣笑眯眯告诉张师："这几年，你在巡捕房做得不错。我在副总监面前推举，打算升你当副探长。"

张师立即喜上眉梢，起身举杯道谢："多蒙栽培，我决不忘探长大恩大德。"他心里高兴得感激涕零，情愿把自已的一切都交给恩人，作为报答。

喝了第三杯酒，黄金荣也像刚才恩赐张师升级一样，近乎命令地向客人宣布："我还想抬一下你的身分，让露兰春到我黄家来。"

张师一时听不懂黄金荣话里的意思，涎着脸询问："你黄家公公要她……"

黄金荣嗔怪张师糊涂和愚蠢，就单刀直入地说出："我要她做我的……"毕竟不好意思出口，但厚一厚脸皮，还是说出了口，"二房。"

张师手里的杯子几乎震落，一对八字眼忽然圆鼓鼓地呆瞪着对方。他先是惊疑，接着高兴得心房怦怦乱跳。他一点不考虑露兰春是不是肯嫁给年龄比她大一倍多的老头，断送自已的青春和前程。他只想到自已，脑海里顿时升起从未有过的欲望。虽然想到女儿出嫁，从此要失去一笔包银，可是他却由黄金荣的下属一下子升为督察长的岳父，他那唱戏的养女成了上海头号大

亨的小老婆，自己从此也可依靠她享受比包银更多的荣华富贵。他感激黄金荣的恩赐，恨不能对这未来的女婿下跪。他一面道谢，一面拍胸，露兰春那事完全包在他身上。

回到家里，张师连哄带吓，要强逼露兰春嫁给黄金荣。

没想到，这一次的事情居然也与吕美玉的事情一样，又横地里插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卢筱嘉。他到共舞台看了几次戏，一下子被露兰春迷住了。只要有露兰春登场，他每场必到，捧场、献花，到后台约请吃饭，简直到了日思夜想的程度。

卢筱嘉是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当时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四人并称为“四大公子”。那时候，上海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是卢永祥的部下，他名义上受江苏督军齐燮元的管辖，而实际上，他则事事听命于浙江督军卢永祥。所以，上海实质上成了卢永祥的势力范围。

卢筱嘉年方二十有二，在上海滩横冲直撞，如花似玉的上海姑娘，也不知被他睡过多少。他不相信，露兰春这样的一个戏子，自己有什么睡不上的。他并不知道，黄金荣这次是下定决心要娶露兰春了，他再也不能忍受像吕美玉事件一样，自己只替他人做嫁衣了。所以，黄金荣得知卢公子近似疯狂的举动以后，勃然震怒：“竟敢到老子头上动土！老子的女人是你敢想的吗？”

他警告露兰春，凡是姓卢的这小子送来的花篮一概扔出去，约请的饭局坚决拒绝。同时，告诫手下人，严加防范，不准卢公子跨进后台一步。

为了保险起见，黄金荣场场坐镇共舞台，严防别人捣乱。

卢筱嘉呢，因为露兰春老是不赏脸，十分气愤。凭老子卢公子，什么样的大姑娘没睡过？想和你露兰春睡睡，那是看得起你。凭爷们这年轻、俊俏的模样，怎么也比那麻皮要强得多，那一脸大麻子，夜里摸上去，还不硌手？要是不出出你这小破货的洋相，你不知咱哥们对付女人的手段。

这一天，卢公子在报上看到。露兰春主演《落马湖》的广告，那“露兰春”三个字，每个字足有鸡蛋那么大。卢公子知道，《落马湖》说的是金镖黄天霸的故事，他看过。不过，露兰春是百看不厌的，戏还没开场，他便带着两个马弁，早早地来到包厢。

共舞台的剧场里，锣鼓喧天。

这一天的观众又是济济一堂，除了每场必到的黄金荣外，还有虞洽卿、

杜月笙、张啸林等。

剧场里的锣鼓一停下,就听见乱哄哄的谈话声和“噼噼叭叭”的嗑瓜子声。

黄金荣不时地摸摸下巴子，显得十二分得意。

此时，在后台的化妆室里，露兰春却浑身无力。她有些发烧了。这些天，她太累了，天天要唱戏，她太累了。

台上传来《空城计》里激越的唱腔。

露兰春听了一会儿，想振作精神，但头还是有些昏，她不由地有些担心，下面一场，她的大轴戏《落马湖》就要开始了。她急忙站起来，走到门口，做了几下深呼吸，使神智清醒一些。

戏开锣以后，卢筱嘉就想着露兰春立刻上场，可上上下下的尽是些别的角色，“妈的，兰春这宝贝怎么还不上场？”

过了一会儿，露兰春扮演的黄天霸登场了。

“三尺雕翎箭，开弓人马翻，杀敌逞英豪，英雄出少年。我乃金镖黄天霸。”

随着念白声，露兰春从“出将”门上场，甩了一下水袖，移步台中亮相，想把腰上的垂带踢上肩头，连踢了三下，都没成功。这是最起码的腿子功，三四流武生都不在话下。

“唷——！唷——！乖乖，好功夫！”卢筱嘉突然开心起来，大声吆喝。

露兰春情急之中抬头用粉眼朝卢公子一瞟，作了个应景的俏眼。意思是请包涵一下，我身体不好。

而卢筱嘉却喝彩依旧。

台上的露兰春显得难看极了，顿然觉得头晕目眩，身子晃了一下，差点晕过去。

台下的黄金荣也差点被气昏倒，骂咧咧地站起来，“妈的，想不到在上海滩上，竟然有人敢在我黄金荣头上拉屎，怎么拉的我叫你怎么吃掉。”

说着，他一挥手，手下的打手们纷纷涌上前去。

卢筱嘉正在得意洋洋，忽见一伙人凶神恶煞般地走来，知道不好。但想逃是来不及了。这伙人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包厢里拎出来，迎面就是一拳。

两个马弁早已被人制住，动弹不得。剧场之中，卢公子像个皮球，被踢过来踢过去。不一会儿，笔挺的西装被撕成碎片，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流血了。

直到这批人一哄而散，马弁们才得以上前，把半死不活的卢筱嘉抬出剧场，走上停在门外的汽车。

车子正准备开走，蓬头垢面的卢筱嘉突然又鼓足力气，推开车门，对着刚刚走出剧场的黄金荣恶狠狠地说："黄麻皮，不出三天，老子叫你尝尝你家小爷的厉害！"

说完，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当时，杜月笙也听见了卢筱嘉的话，他朝黄金荣看看，黄金荣冷笑一声，"娘的，上海滩上，你动老子一根汗毛试试！"

杜月笙也想，确实，在上海滩上，谅你也不能把黄金荣怎么样。

卢筱嘉打道回府以后，连夜赶回杭州，向父亲卢永祥哭诉。卢永祥虽因儿子寻花问柳生气，但对黄金荣如此作为却大怒："这个麻皮，不过是法国佬的一条狗。我的儿子再不行，也轮不到上海滩上的流氓来管。我倒要看看这麻皮有什么能耐，你太岁头上就是有一座山，老子也能给你挖掉一块，叫郑秘书！"

郑秘书代卢永祥拟了一份电报稿，发给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

过了两天，共舞台正上演《枪毙阎瑞生》。

黄金荣正看得很入神，突然，一批便衣闪电般来到他的包厢前，两人上前揪住他的两只胳膊。黄金荣一愣，正要使劲甩开，却觉得后脑勺上已顶着冰凉的枪口了。

"麻皮，你的命连一条狗命都不值，要是不识相，爷们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说着，有人上前，轮起大巴掌，狠狠地打了他十几个耳光，打得黄金荣耳朵"轰轰"响。他刚想动动，又有两个人上来，踢沙袋样朝他身上猛踢。

黄金荣挨了几下，再也不敢乱动。

那伙人这才把他拖出包厢往门口走。往外走的过程中，黄金荣才发现，所有的路口都有拿着手枪的人在守着，戏院里的人都在老老实实地坐着，没一个敢乱动的。

出了剧场的门，黄金荣被拖上门口停着的汽车。汽车往龙华方向开去。

租界以外的沪南地界，当时是军阀的世界，流氓地痞也要受军警控制。何丰林的司令部就设在龙华。

在龙华何公馆有一个地牢，坐落在后花园一座假山下，不走进太湖石堆起的小门，谁也想不到这玲珑剔透的假山之下还是一个如此恐怖的世界。

黄金荣就被关在这地牢里。在这里，他已经被关五天了。

地牢很高，顶上全是用太湖石筑成，每每望上去，黄金荣都很担心，这

些石头会不会掉下来，砸烂他的头。但他这担心纯属多余，这地牢很坚固。不但很坚固，上面的缝隙还能透下亮光，如同天窗一般。

他明显地瘦了，脸色苍白，连黑麻点也变白了。他的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很紧，勒的他的小脚脖钻心地疼。

墙壁很潮湿，他依然靠在上面——他觉得，这样，人要舒服些。

忽然，一扇铁门被打开了，一个士兵端着一碗热水进来，“吃饭吧。”

“你……你们难道要饿死我？”

“饿死你？那不如什么也不给你了！”

“你们天天让我喝水……”

“你自找的！给你饭你不吃，怪谁？你关在这里，就是人犯，就得受罪，你以为你是黄金荣就不得了了？”

“求求你，给我点吃的吧。”

“行！不过，还是黄米饭。”

不一会儿，士兵又进来。他端了一盆黄米饭。黄金荣接过，马上狼吞虎咽起来。

吃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看士兵，“能不能给我点菜，盐水也行。”

士兵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头菜扔过去。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一盆黄米饭很快吃完了。黄金荣觉得太好吃了。他伸个懒腰，躺在地上睡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黄金荣被人弄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两名五大三粗的士兵站在他面前，“起来。”

“干什么？'

“请你去会客。”

黄金荣慢慢站起来，但刚一动，脚钻心地疼。

“求求你们，把脚镣松开吧，我是不会跑掉的。”

“谅你也跑不了。”这时，黄金荣才发现门外面站着一个青年军官，“把脚镣打开。”

一个士兵上前，打开了脚镣。黄金荣顿觉十分轻松。

出了地牢，走过后花园，黄金荣被带到一个大厅之上。

青年军官在厅中立定：“报告师座，犯人带到。”

"进来。"

黄金荣被带进旁边的一间房子。一进去，他惊呆了，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竟然是淞沪护军使何丰林。

"黄老板，这几天过得还好吧？"

"何……何师长，这……这是干什么？玩笑不能这么开呀？"

"是的，这玩笑是有点过火了。不过，这可是黄老板开的好头噢。"

停了一下，何丰林高声说："四公子，你出来见见老朋友吧。"

随着他的喊声，卢筱嘉一步跨了进来。

"黄麻皮，怎么样，你有没有尝到小爷的厉害？"

黄金荣一见头上缠着纱布的卢筱嘉，立刻明白了，他真是捅到马蜂窝上去了。

"我，我……"

"你个杂种，竟然那么狠。按说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我卢筱嘉气量小！说叫你三天之内知道厉害，怎么样？算话吧？一顿一碗热水，好过吧？"

黄金荣心里窝囊万分，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开的共舞台，竟然栽得这么狠。

"我真想把你的麻脸整平！"

卢筱嘉说着向黄金荣靠近，黄金荣胆怯地后退。

"来人，"卢筱嘉喊了一声。

立刻，两个壮汉手提皮鞭上来，站在黄金荣的对面。

何丰林立刻站起来，挥了一下手，壮汉们退到了一旁。

"黄金荣，你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大亨，这不错。我们平时在一些特殊生意上也都互相照顾，这次的事，你自己说应该不应该。喝句倒彩，这在哪里没有？值得你下这么狠的手？"

"误会，误会。"黄金荣连连点头。

"误会？"何丰林一跺脚，"是卢公子，你就说误会了，那要是普通百姓呢？你以为你是大亨，有法国人撑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了？"

"何将军，卢公子，这事是我黄金荣的不是，下次，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下次，你还想有下次？"卢筱嘉在一旁说。

黄金荣看了看卢筱嘉，眼里闪着绝望的光。

“唉！”他叹息一声，“人们常说阴沟里会翻船，没想到，我就撞上了。惭愧，惭愧！”说着，黄金荣大笑起来。

“你还笑？”卢筱嘉一步上前，重重地打了两个耳光。

“带下去，再饿他三天！”

何丰林点点头：“带下去吧，我就不信，我堂堂的护军使治不了一个上海滩的白相人！”

黄金荣又回到了地牢。

看守的士兵过来，又给他戴上了脚镣。他流泪了，杜月笙呢？张啸林呢？那些徒儿徒孙呢？你们怎么都见死不救呢？

黄金荣被绑架的时候，对此毫无所知的杜月笙正要往黄公馆去，顾嘉棠突然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杜……杜先生，大事……不好了，黄老板被抓走了。”

杜月笙以为顾嘉棠说什么没说清楚，便说：“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么慌张？坐下，慢慢说，说清楚点。”

“是这样，刚才有一伙持枪的便衣，把黄老板抓进一辆汽车，开走了。”

“什么？”杜月笙手中的茶壶“啪”地掉到了地上，“真有这种事？”

“我这种时候还能说假话吗？”

杜月笙此时也镇定下来。他想这上海滩真是不可琢磨，黄金荣这个架人拉票的大祖宗竟然被别人给绑去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看来，真要出人头地也并不那么容易。这黄金荣黄老头子一跺脚，上海滩都要晃三晃的人物，说跌就跌了。

顾嘉棠正要向杜月笙详细叙述事情的经过，黄公馆的桂生姐来了电话：“月笙吗？”

“是我，师母。”

“金荣的事你知道了吧？”

“刚听顾嘉棠跟我说。”

“那好，你快点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杜月笙放下电话后，沉思了片刻，吩咐顾嘉棠说：“公司营业照常，当心别人趁火打劫，你告诉金廷荪经理准备好一批款子，备用。”

说完，他坐上车走了。

在黄公馆里，杜月笙和桂生姐、张啸林商量了半天，终于理出头绪，决

定兵分三路，立刻行动。

桂生姐打电话给黄金荣的好朋友、道胜银行买办，大名鼎鼎的虞洽卿，请他去说情，先稳住何丰林，以防不测。

张啸林亲自去杭州，向卢永祥求情。因何丰林现在已拒绝见他。

杜月笙设法进入何公馆，向何丰林当面交涉。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黄金荣还是被扣押着。

法捕房前去交涉，何丰林置之不理。虽说法国统治者蛮横，但是这一次因为何丰林态度强硬。而被黄金荣打的又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法国人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条走狗去得罪这些军阀，对此事，也就听之任之。

虞洽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去求情，何丰林也不买账。

桂生姐此时把黄金荣乱搞女人的坏处全忘记了，使出浑身解数，打听到何丰林的母亲信佛，每天拜菩萨。她觉得，这或许是一条不错的路子。

她从自己的保险箱里取出一尊金观音，又把黄金荣敲诈来的一尊竹节罗汉拿来，放进提包，径直去龙华拜访何老太太。

何老太太一见"观音"和"罗汉"这两件稀有的见面礼，笑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桂生姐嘴巴滴蜜一般"妈呀妈"地叫个不停，把个何老太太喜得合不拢嘴，不到一小时，就认她做干女儿了。

后来，桂生姐提出放人，何老太太一口答应。

张啸林到了杭州，磨了几天，终于见到了卢永祥。在他的百般解释与万般保证下，卢永祥终于答应向何丰林打个招呼，说："筱嘉的气已出，就放麻皮一条活命。不过，怎么放，你们跟何丰林去交涉。"

外围的障碍都已扫清了，可是，何丰林还是迟迟不肯放人。黄金荣手下的几千名徒子徒孙，生怕今后失去靠山，有不少人来找杜月笙说："杜先生，你下命令吧。我们今晚上就去攻打何公馆，就是死也要把黄老板救出来！"

"不行，你们千万不能乱来。不然，事情就难办了。"

其实，杜月笙早已成竹在胸了。黄金荣刚刚被重新投入地牢，杜月笙就来到了何公馆。

杜月笙是只身一人前来的。

何丰林见了，不由地暗暗佩服杜月笙的胆识。

"何将军，杜某久仰大名，一直想和啸林兄前来拜访，但总是不凑巧，碰不到一起，只好今天一个人来。"

“杜老板太客气。谁不知杜老板是沪上闻人，何某哪敢当？”

“兄弟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平日为伍的都是下九流，只怕何将军看不顺眼。”

“哪里哪里，何某一介武夫，没见过世面，怕大上海的人笑话。”

“何将军不必过谦，贵军驻扎上海，保土安民，秋毫无犯，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

“杜老板，兄弟是一介武夫，喜欢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今日登门，有什么话，请直说。”

杜月笙看了看旁边的卢筱嘉，说：“月笙我胸无点墨，最喜欢直来直去。”

“这样最好不过。”卢筱嘉接了一句。

杜月笙喝了口水，说：“卢公子，这次露兰春在共舞台演出，按理应该把大红请帖送到何将军这儿，一来请诸位捧场，二来请诸位指教。只是因为兄弟一时疏忽，把这件大事给忘了，实在失礼。今天，兄弟特来赔罪！”

“杜老板，这就不必客气了。今天你来不是送戏票的吧？”卢筱嘉有些不快。

“共舞台这几日停演，票自然没有，等再开场时，我定当送来。”

“那戏我们可没胆量看。”

“卢公子，关于共舞台发生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

“误会？”

“卢公子有所不知，当天深夜，黄老板就把我们手下人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当时真不知道是你。”

“杜老板，我不是3岁小孩子。没有黄麻皮的命令，他们吃豹子胆也不敢。”卢筱嘉从腰里抽出一把匕首，用力插在了桌子上，“要不是何师长阻拦，我早把他那张麻皮剥了。”

杜月笙愣了一下，说：“卢公子，兄弟们同在上海滩混，磕磕碰碰的事在所难免，冤家还是宜解不宜结。”他回头看了一下何丰林，“何将军，你说对吧？”

何丰林点点头，“有道理。”

卢筱嘉说：“杜老板，不要绕了，我们还是有话直说吧！”

“请讲。”

“你今天到这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想请你们高抬贵手，放黄老板回家。”

“人，我们肯定会放的，不过，得有条件。”

“卢公子尽管说，只要不让我上天摘月亮，其他什么条件都行。”

“杜老板还是喜欢绕。我说实在的，只有三个条件。”

“3000个也行。”

“好，你听着！第一，叫露兰春来三天，由我一个人独自听她唱戏，算是赔罪；第二，叫共舞台的那些打手到何公馆前，每人叩三个响头；第三，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都登出一条消息，黄金荣请卢筱嘉饶命。”

杜月笙鼻子都气歪了。

“卢公子，恕我放肆，斗胆给你换三个条件，你看好不好：第一，露兰春已经名花有主，我看就不必难为她了。我让稻香楼里的头牌春带雨，做你的夫人。这位春带雨，虽说是长三堂子，但卖嘴不卖身，依然是黄花女。所有的花费，全部由我来承担。”

卢筱嘉有些心动了，有漂亮的黄花姑娘玩，而且不用花自己的钱，自然是美事。

杜月笙接着说：“第二，共舞台的那些保镖，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上海滩的好汉，其中还有四个是我的徒弟。弄不好，他们卷铺盖走人，就是黄老板也没办法。他们都是上海滩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到哪挣不到一碗饭吃？再说，兔子急了咬人，狗急了跳墙，大家都在上海滩混，要是没有黄老板约束，他们铤而走险，卢公子在上海滩也不好混啊。干脆就让他们在稻香楼为你卢公子摆酒压惊，当面道歉，是不是更好些？以后，大家成了朋友，还能彼此不照顾？”

卢筱嘉觉得，这也挺有道理，不由地点点头，说：“那第三呢？”

杜月笙微笑了一下说：“这第三条，报上的消息这样登：杜月笙诚邀卢公子赴宴，黄金荣敬酒三杯。”

卢筱嘉一听三条都挺不错，气消了一大半。只是一想到露兰春，心里还有点疼。此次事情，全是因她而起，若不玩她个三天两夜的，心中这口酸气，怎么能消掉呢？

“其他我都可以接受，露兰春我也不多为难她，只要她到我这赔罪三天。怎么样？”

杜月笙忙说：“我已和卢公子说过，她已名花有主……”

“不是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她算什么名花，不过比妓女的名字好听一些。黄麻皮都能随随便便地玩她，咱爷们叫她敬酒赔罪三天又哪里闪了她呢？”

杜月笙没有办法，只好撇下他，对何丰林说："何将军，我们办了一个公司，想请将军入股。"

"办公司？"何丰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杜月笙会说这事。办公司赚钱，是他喜欢的。便侧过身子，伸长头颈问："入一股要多少钱？'

"一个铜板也不要。只要将军肯赏脸参加，股份我们奉送。"

"那太不好意思了。"

"凭将军的名望和财运，月月都可以分到大股的红利。"

接着，杜月笙又详细地告诉何丰林，他已和黄金荣、张啸林三个人筹集了1000万资金，准备把三鑫公司扩大，在上海华洋两界全力从事鸦片贩卖。如果何丰林与卢永祥两位愿意加入，所得红利，五人平分。何、卢不必出钱，只需在运销上向部下打个招呼，在江浙各地，"三鑫"的货畅行无阻就行。

这无本万利的生意，何丰林激动地当场拍板成交。

卢筱嘉也代表他的父亲卢永祥拍板成交。

公司说着就扩大了。

黄金荣也是公司里的人了，大家是一家，放回的事，便不言而喻了。

何丰林正要说服卢筱嘉同意不要叫露兰春赔罪，把黄金荣叫到司令部里来，一道谈谈，杜月笙却摇手说："不要忙，我还有一个条件。"

杜月笙想得很周到。原先威风凛凛的黄金荣被抓到龙华关了六七天，灰溜溜地放出来，脸往哪搁呀？

"将军，你看是不是这样，由我做东，明天晚上，在六国饭店请客，庆祝三鑫公司扩大，也算是何、黄两家认干亲的家宴。当然，何老太太一定要出席。另外，请何将军在卢督军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使卢督军呈请北洋政府陆军部颁给黄老板一枚奖章，并聘请他做护军使衙门的督察。"

何丰林想了想说："也好。不过，我也提一个条件，黄金荣要拿出十万块银元。"

杜月笙看看何丰林，又看看卢筱嘉，心想：花十万块钱，拉上了路、何的关系，也值！

四、为娶新人弃旧人

黄金荣好不容易回到家中，桂生姐既心疼又生气，有时就不停地唠叨：“活该，还不知道哪天死在野女人手里呢？”

黄金荣知道理亏，也不与她计较，但在他的心里，一个愿望却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不让露兰春再唱戏，而是把她娶进门。他觉得，他为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不过，黄金荣觉得难以启齿。作为人生伴侣来说，桂生姐对于他是没说的。他的成功，可以说有一半是因为有了桂生姐。但一看到露兰春那如花似玉的面孔，黄金荣最终还是决定要娶她。

当黄金荣对露兰春表白自己的想法后，露兰春却提出了进黄家门的三个条件：

一是要正正当当坐龙凤花轿进黄家的门。二是黄金荣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银箱钥匙都交给她管。三是结了婚后还要在台上演戏，包银全部归她！

黄金荣原来一直担心露兰春会拒绝，没想到她一口答应。只是这三个条件是有些使他为难：桂生姐过去对自己在外寻花问柳，总是浅浅一笑，毫不介意，她只要求保持自己在黄公馆当“正宫娘娘”的地位。现在露兰春正式进门，而且要管家掌权，把“正宫娘娘”逼走，精明厉害的桂生姐怎么会答应呢？

黄金荣左思右想，踌躇无措。最后，他决定舍弃桂生姐！

黄金荣是这样考虑的：桂生姐在这些年里虽然曾帮助自己发家赚钱，但他如今荣华富贵都已齐全，已经不再需要她出力帮衬了。更何况儿子突然夭折，既折断了唯一维持他俩关系的锁链，她也丧失了继承黄家财产和掌权的支柱。现在，在黄金荣心里，她已经成为一无用处的僵尸，他今后需要的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来供自己享乐，再为自己生育儿子，传宗接代，黄家有真正后代，自己也就后福无穷了。

黄金荣虽说下定了决心，但由于他平时对桂生姐言听计从，心里一直有三分畏惧，对这件事更不敢当面开口，就委托杜月笙从中周旋。杜月笙接到这个棘手的难题，实在犯了难。

对杜月笙来说，恐怕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吃的一碗“情面”。他一直把桂生姐当作自己的恩人，她提拔他，器重他，还做主为他娶妻。他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报答桂生姐的恩情。没想到黄金荣竟要他去办这件忘恩负义的缺德事，自己岂不成恩将仇报，以怨报德？他比黄金荣本人更为难，更踌躇。但是，黄金荣是自己的老头子，没有黄金荣，也就没有自己现在的一切。黄金荣嘱咐的事情，自己也不能拒绝。

经过反复思量、权衡得失后，杜月笙最后下了决定：黄金荣是想啥要啥，会不择手段满足自己无尽的欲望的。而桂生姐过去虽对我不错，恐怕也已经到达顶点，以后自己在社会上撑场面，更需要的是黄金荣的帮衬，这次能讨他的好，他一定会把自己捧得更高。但是为了不忘桂生姐的恩德，自己也应尽量使她有个较好的退路。

再说桂生姐，正在为黄金荣安全归来庆幸呢，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黄金荣会抛弃她。

最近这些日子，桂生姐的命运实在糟糕极了。前不久，儿子黄均培刚刚去世。

黄均培是黄金荣与桂生姐生的唯一一个儿子，小名叫“阿宝”。由于桂生姐只生养这个独生子，因此格外宠爱，自幼雇专佣服侍，长大后也有专仆随身照管。待到大了，在家延师读书。

此子模样虽然不像黄金荣，但其顽劣性情与当年的金荣有的一拼。只因娇生惯养，“阿宝”不但不听师训，而且经常外出浪荡。有一天，阿宝偕同几个朋友在英租界南京路香粉弄附近游玩，不知怎的和几个年轻人打起架来。因阿宝自幼瘦弱无力，被对方一顿围打，受了内伤。阿宝被人打成内伤后，不敢告知父母，同时他也不知道什么内伤不内伤，忍着痛也就过去了。待到日子久了，内伤逐渐加剧，竟致呕吐鲜血。桂生姐发起急来，盘问发病的起因。阿宝初不肯说，经再三盘问，才把得病的起因告诉了母亲。林桂生听说后，一面延请中西名医会诊，一面寻访僧道巫婆祈祷。药石和巫婆的“仙丹”同时并服，不但没有把阿宝的疾病治愈，反而吐血增加，卧床不起，茶饭不思，体瘦盈把。

阿宝是黄金荣夫妻唯一的命根子，如有三长两短，黄金荣岂不绝了后！诊治阿宝病体的几个名医，眼见药石无效，病入膏肓，束手无策，只好放弃医金不要，溜之乎也。黄金荣夫妇尽管财大气粗，但却买不来儿子的命。眼

看儿子难有生望，急得林桂生三魂无依，六魄出窍。

无可奈何之余，桂生姐竟想出一个“娶媳冲喜”的计策来。

所谓“冲喜”，本是自欺欺人的迷信之举，不过他俩却想，如果把儿子的病冲愈，自然很好；万一儿子死了，还能得到个媳妇。这件事不折本。

这阿宝的未婚妻是谁呢？是青帮“大”字辈李阿三的女儿，名叫李志清。

为了给小阿宝“冲喜”，黄金荣和桂生姐说做就做，也不需要举行隆重仪式，随即差人通知女方。把房间收拾收拾，添置了几件家具，就派汽车将李阿三的女儿志清娶过门来。阿宝因卧病日久，咯血过多，骨瘦如柴，两腿原已不能站立，不得不由两个小伙子左右扶着，才算拜完花烛，草草成礼。

李志清与阿宝结为夫妻，夜夜伴着这病夫独自流泪，好不凄凉。因阿宝病入膏肓，回生无术，不过一月，竟一命呜呼。李志清眼看病夫死去，想哭也哭不出“恩爱”两字，却哭坏了阿宝的母亲桂生姐。这黄家枝头原只这一颗苗，如今断了种，绝了代，比剜了她的心头肉还疼，怎不叫她哭得肝肠寸断呢？成殓之日，桂生姐更是哭得痛不欲生。

桂生姐刚刚从失去儿子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没想到接着黄金荣被绑架。桂生姐又惊又怕又急，好不容易把黄金荣解救出来，心情还没有平复，第三波打击又接踵而至。这一次，桂生姐这位女大亨垮了！

当杜月笙忐忑不安地去试探时，桂生姐正躺在床上抽烟，寡媳志清在旁服侍。过去她吸烟是为了提神，儿子死后，她让香雾麻醉自己，忘掉一切。见到杜月笙像有要事相商，便遣开媳妇，坐在自己坐了十多年的那张藤椅上，手握白兰花，边嗅边听。

能说会道的杜月笙今天变得舌拙口讷，好不容易才讲清楚黄金荣的要求和自己考虑的对策：“黄老板也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不过，我总是站在你桂生姐一边。你们两个不是谁当大当小，而是平起平坐，可以让她坐花轿进门，可是你桂生姐还是“正宫”，娘娘的宝座还是你坐，将来实在合不来，随时随地请她出门，至于财产，那也等以后再说，反正各有各的份……”

桂生姐，这位当年叱咤上海滩的女大亨，如今却仿佛一尊石像，一动不动地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杜月笙却发现她的脸色越来越白。

半天功夫，桂生姐都一动不动地那么坐着，以至于杜月笙怀疑她是不是气得背过气去了。他正想说句什么话打破这死一般的静寂，忽然，桂生姐举起颤抖的手，对杜月笙做了个“请出”的手势，嘴里低得不能再低地发出一声，

仿佛重病时的呻吟："三天……不，一天以后听我答复。"

杜月笙默默退出后，桂生姐呆坐了半晌，才慢慢起身，放下门帘，关上房门，又闭上所有窗户，让窗帘挡住一切亮光。她在黯淡的房中静静独坐，手指习惯地在扶手上划着圆圈。杜月笙刚才的话，一句句像一把把利剑，刺破她那铁石心肠；又像一声声炸雷，震得她灵魂动荡。她话说不出，身动不得。两颗泪珠，沿着冷峻的面颊，缓缓流下。

她没有想到，十多年来，她帮助黄金荣寻求荣华富贵，让黄金荣在租界里得到至尊的官位，又暗中帮他大发横财，使这个麻子在几年之内享受到一切，而自己最后却是如此下场。难道这是报应？她当初无情地撇开认为没出息的丈夫，今天，自己也遭到有出息的人的无情抛弃。

也怪自己没有看清，这个满脸麻子的大亨，他的心原来也是如此丑恶肮脏。他强凶霸道，贪得无厌，需要时，一张嘴把所有他垂涎的东西全部吞掉，饱腹以后，又像吃剩的骨头一样，把你一口吐光。他损人利己，寡廉鲜耻，为了自己享乐，不顾别人痛苦；利欲熏心时，对自己的亲人也会无情地残害、捉弄以至抛弃。她居然自己心甘情愿身随这个男人十几年，为他出谋划策，担惊受怕，昧心发财。现在，桂生姐只觉得自己原先的所作所为可耻，只感到自己现在的内心充满了内疚和悔恨。悔恨又有什么用呢？她桂生姐不要别人怜悯，她一直是黄公馆的正宫娘娘，是上海滩有名的女大亨，虎倒威风在，即使被赶下台，也要保持娘娘的尊严和女大亨的骄矜，绝不能让别人，尤其是那个麻子看出她的软弱。

第二天早上，她把媳妇志清叫到身边，告诉她事情的经过，然后哀婉沉痛地询问，也是请求："你跟公公，还是跟我？"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尽管桂生姐直到最后才知道黄金荣的决定。但李志清媳妇和她的娘家，从种种迹象上，早已经看出了黄金荣的用心。他们知道桂生姐被赶走是早晚的事，对此早有应对措施。当初，李志清自己并不愿嫁给有病的丈夫，可是家里人逼使她用青春换取黄家财产的继承权。这一次，自然也不能离开黄家。她对婆婆哀婉的请求不知该如何答复才好，只有双膝跪下，含着泪悲伤地哭诉："婆婆，我对不起……"

一切都明白了。一刹那间，桂生姐感到万念俱灰。她无力地从藤椅上站起，把银箱钥匙交给媳妇，收拾几件随身衣衫，藏好她自己的私蓄，一分钟也不愿多留，怏然离开。到了门口，又回头朝自己曾度过魔鬼一样生活的房间投

视憎厌的一瞥，忽然重又回屋，双手将插在瓷瓶内的桂花，一枝枝折断，一朵朵捻碎。然后忿然一顿足，昂然下楼。

桂生姐离开黄公馆，在西摩路另外租了一幢房子。三个月以后，她送信给苏州马家，问过去的丈夫是不是愿意来上海，她可以为他谋一个差使。马捕快如今日子过得艰难，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桂生姐利用自己的余威，让马捕快当了一个名声虽难听但收入可观的粪霸，以此作为过去离弃他的补偿。至于她自己，直至独居到死，始终不愿再提黄金荣这个可恨和可耻的名字。

五、捡来一顶绿帽子

桂生姐离开黄宅之后的第三天，上海钧培里的黄公馆张灯结彩，鞭炮轰鸣，鼓乐喧天，一只八抬龙凤花轿，迎来了一代名演员露兰春。

露兰春本来没有看上黄金荣，所以才用那三条要求为难他。她以为黄金荣做不到，自己也好就此推辞。实在没有想到黄金荣心狠手黑，竟然把自己的结发妻子赶出了黄公馆，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黄金荣。

露兰春既然进了黄府，就立即以主妇的姿态出现。黄家保险箱的钥匙，由黄金荣和她各执一副。其实她不是想帮黄金荣理好这个家，而是想掌握黄金荣的财产。

老夫少妻之间，黄金荣对她自然是事事迁就，处处巴结。但没有多久，黄金荣觉得不对了，许多夜晚，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气力跟不上。黄金荣很不甘心，他觉得，自己是个有力量的男人，能驾驭住任何东西，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女人呢?

黄金荣命令手下弟子，大量购买虎鞭，他每天吃一条虎鞭。那时是旧中国，当局对珍稀动物也不加保护，其他人也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所以虎鞭能源源不断地运进上海。

这东西果然管用，这些日子以来，黄金荣一到夜晚就成了头凶狮，趴在露兰春娇嫩的酮体上又啃又咬……

黄金荣老夫聊发少年狂，洋洋得意。自己以为，这一下露兰春肯定很快活了，会喜欢自己了。他没有料到，露兰春对他更加讨厌，看着他粗笨的身躯，

满脸的麻子，恨不得一脚把他蹬下床去。整日价也没有个笑脸，黄金荣却是一个粗人，不懂露兰春的心思，还以为她是娇羞呢。

露兰春早在在共舞台演出时，就对一个年轻小伙子发生了兴趣。这个小伙子名叫薛恒，是戏院里的常客。薛恒是薛宝顺的二儿子。这薛宝顺又是什么人呢？薛宝顺是一位具有传奇性的富商，他原是走街叫卖“货郎担”出身。有一天，朋友要他代卖十几桶蓝色颜料，他迫于情面，只得低价收入。可是蓝色颜料无出路，成为废物。不料慈禧太后驾崩，因国丧，所有红色都要改为蓝色，于是他高价抛出，发了小财。德商洋行见他能推销颜料，便与他合作，让他做买办。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撤离上海，把库存颜料廉价卖给薛宝顺，他又高价卖出，发了一笔大财，成为上海颜料巨商。

薛宝顺生有四个儿子，个个都是浪荡子，其中薛二少爷更是胡闹。上海滩上的漂亮姑娘，他也不知玩过多少了。一见到美丽动人的露兰春，他立刻被迷上了。

富家子薛恒有钱又有闲，追女人的办法也不少。对露兰春，他展开了鲜花攻势，常常买鲜花送到后台。一来二去，两人熟了。

薛公子青春年少，齿白唇红，风流倜傥。又久混于风月场中，经验丰富，惯于哄女人，讨女人欢心很有一套。与黄金荣相比，两人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所以他很快勾动了露兰春的心。为了避人耳目，露兰春常常借口外出，偷偷地和这位二少爷到江湾去骑马作乐。

开始，黄金荣并不知道这一切。他觉得，以自己在上海滩的势力，根本不用设防。与卢筱嘉冲突那次，只是阴沟里翻大船。除了卢筱嘉，上海滩上不会有人打露兰春的主意了。就是有，最多也只是有贼心没有贼胆之辈。他实在是忘记了“色胆包天”这句话。

孙美瑶劫车案发生后，黄金荣一心扑在案子上，常常夜不归家。后来，他又到山东峄县抱犊崮去，又是好几天没在家。回到捕房后，立刻被提拔为督察长，他不由得心花怒放，洋洋自得。

此时，他才想起，许久没有和小美人露兰春玩玩了。

出了捕房大门，黄金荣立刻赶到共舞台。他以为，露兰春一定还在台上唱戏，不知他“载誉归来”呢。没想到，空旷的戏院里连个人影子也没有。

黄金荣这才觉得不好，仔细一想，露兰春的种种反常现象都涌入脑中。他浑身禁不住冷汗直流，飞快地直奔钧培里的家中，发现家中保险箱被打开，

保险箱里的黄金美钞、珠宝首饰一件不缺，但一只装有重要文件的大皮包却不翼而飞了。

黄金荣顿觉天旋地转，眼冒金花，两腿一软，跌坐在了沙发上。

露兰春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黄金荣正在心慌意乱之际，外面传来了汽车驶近的声音，黄金荣奔到阳台上，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轿车，前座有一男一女，女的正是露兰春。

黄金荣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叫楼下的保镖立刻把两个当场打死。但是，他没有下命令。他知道，半夜开枪打死送露兰春回家的阔少爷消息一旦外泄，惹麻烦不说，面子岂不是全丢尽了？

黄金荣尽力克制住了自己。

这时，他想起了那只大皮包，它肯定是被露兰春拿走了。在那只大皮包里，有数不清的文件，如果把包里的文件公开出来，尽够上海各级法院、治安机关忙上十几年。

文件包括各项明里暗底的鸦片往来账簿，与各界私下往还的重要函件，以及江湖上的秘密，官场中的罪证。露兰春认为捏牢这张王牌，就等于抓住了黄金荣的小辫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她已秘密包下都城饭店五楼的501套房，和薛恒在那儿同居。

这天夜里回来，露兰春是为了拿一件东西的。

黄金荣没有张扬，但他也没有让露兰春走。露兰春虽然握有黄金荣的把柄，但见黄金荣回来，依然吓得小腿发软，立刻让一手下人去通知门外汽车里的薛恒，“快走，黄老板已经回来了。”

薛恒只好驾车离去。

黄金荣气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黄金荣叫来了杜月笙，对他说了露兰春和她拿走那只大皮包的事。

他恶狠狠的说：“敢骑在我头上痾屎！我要杀了他们这对狗男女。”

倒是杜月笙仍保持沉稳，他温吞吞慰劝麻皮金荣：“我们犯不着为这种人吃人命官司。事情弄到这一地步，也不要梦想有圆满结果。离婚吧，看将来谁进南天门，谁下油锅！”看到黄金荣脸上浮起同意的神色，就进一步建议，“不过，不能让她步步得胜。我的意思，这里也出一封律师信，说她不守妇道，提出要和她离婚。让外面的人看来，不是她不要你，而是你甩掉她！你大名鼎鼎的督察长，这一点面子一定要有，对不对？”

黄金荣没有作最后决定，不知是仍舍不得与露兰春离异呢，还是觉得这办法不够解恨。杜月笙却代为作主，找到一个熟悉的律师，也不说明原因，就照他的口述写了封律师信。

十天以后，由会审公廨法官和大中华饭店老板从中调解协商，双方分别在自己委托的律师事务所里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个公文包原封不动地交回了黄金荣。

不过，黄金荣规定了两个离婚条件：一、露兰春今后不许离开上海一步；二、露兰春不准再度露面唱戏。

一个月以后，有人悄悄地传来一个消息：露兰春与薛二少爷结婚。

六、设局报复露兰春

露兰春结婚的消息在黄金荣听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使这上海滩头号大亨蒙受不堪忍受的耻辱。黄金荣立刻想到：这是露兰春对大亨过去强占和凌辱她的报复，也是他本人当初无情遗弃桂生姐的报应。悔恨、怨愤、羞辱、震怒，一切煎熬心灵的痛苦情绪，像一股股烈焰，日日夜夜在烧着他的心！他的耳朵里整天响着两个字：报复！报复！为自己报复，为桂生姐报复！他要使露兰春此生休想过一天安宁日子，要把她的美满婚姻破坏，毁灭，使他们沦为一对永沉苦海的夫妻。

黄金荣找来了几个得力的弟子，派他们去打探露兰春和薛恒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财产、活动、兴趣爱好等。黄金荣做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先弄清情况，才好抓住要害，狠下毒手。弟子们领命以后，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了调查、询问、跟踪等各种手段，摸清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一是两位新婚夫妇拥有大笔的财产。露兰春当然有很多的积蓄，特别是那批金银珠宝首饰，这是都清楚的。而薛恒公子更是继承了一份巨大的遗产。他们除了拥有巨额现金和存款外，还有数额惊人的股票。此外，他还掌握了一大批房、地产，经济实力非常雄厚。这两口子，即使什么事不干光吃利息，这些钱财够他们花几辈子，二是薛恒也算一个不太高明的赌徒。这位花花公子经常是白天赌钱，晚上看戏。他虽然赌博已有十几年，却始终也没有摸着这个行当的门道，赌技总是很差。以往赌钱都是小赌，每每赌输了，也只当是玩玩，

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损失。所以，他的赌瘾一直保持着。

听到这些情况，黄金荣十分高兴，他觉得自己总算抓住了他们的致命要害。他要出手了。

黄金荣打算在赌博方面大做文章，搞垮薛恒，连累露兰春。他暗地里设下圈套，先派徒弟去找一批精于赌技的人来和薛恒赌博。这些人，必须是薛恒从未打过交道、不知底细的人。

于是，几个广东赌徒被招至黄公馆，受到了热情地招待，并接受了主人交待的一项特殊的使命。这伙赌徒来到赌场寻找薛恒，欲引诱他来赌博。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天，他们终于发现了薛恒，就托朋友介绍与其相识。来赌场的人总离不了个“赌”字。大家马上提议赌一把，交个朋友，试试运气。薛恒见有人赌，哪有不上的道理。于是，各自入坐，摆开战场，大显身手。第一场赌下来，薛恒居然赢了很多。他心里十分得意，暗暗嘲笑这些人都是笨蛋。还想再赌。这伙赌徒想放长线钓大鱼，他们看到薛恒渐入圈套，便就此收住，起身告辞并约定下次再来聚赌。薛恒自然巴不得。不久，大家又在赌场见面，继续摆下阵拼杀起来。这次，薛恒赌的很大，但好像运气不佳，连输了几场。

薛恒觉得这伙赌徒赌技不过如此，自己输不过运气不好。于是一次比一次押得多，一次比一次输得惨，很快就把带来的钱输了个精光。薛恒心里还是很不服气，决心要和他们杀个高低，于是约定以后再赌。就这样，他一次次地赌下去，输掉了全部现金，输掉了银行存款，还欠下了一大笔赌债。

其实黄金荣诱薛恒来赌博的把戏，直接的目的是想把露兰春带走的那批金银珠宝首饰再夺回来。薛恒输光了钱，又欠了一屁股赌债，只有找露兰春想办法。露兰春也没有别的法子，就挑了几件珍贵的首饰要去银楼变卖，替丈夫摆脱这些债务。可是，她自己一时又不便出面去办这种事，以免引出闲话来。但是万般无奈，只有硬着头皮去变卖这些珠宝，而黄金荣事先已向银楼作了交待，他要用低价收回全部这批首饰。银楼照此代办，压低收价，只付给露兰春一点点钞票，然后，再把首饰一一送进黄府。

几次以后，露兰春惊觉到薛老二受人之骗，就婉言劝告。薛老二从那些广东赌友的神色手脚上也觉察到自己陷于骗局，他也猜到对方定有人撑腰，可是捉不到把柄，只得自认晦气，不了了之。

露兰春识破了黄金荣安排的赌博骗局，就不许薛老二外出应酬，免得再中圈套。她采用自古相传的办法：让薛老二躲在家里，终日沉湎在烟毒中，以每日不足道的消费来保住自己的巨额财产。

可是花花公子总离不开花花世界。在抽足鸦片后，精神饱满，他一定要找地方发泄他的浪荡习性。他在烟、酒、嫖、赌中最感兴趣的还是赌博，不但有输赢，而且够刺激，于是他又找到寓赌于乐的赌场——跑马厅。

薛老二本人喜欢骑马，他认为进跑马厅，既可以满足他的爱马癖好，又可以过他的赌博瘾，就向露兰春再三要求。露兰春不忍过分抑制丈夫的习性，也相信洋人的高尚，开始几次陪薛老二一起去赏光，后来就让丈夫独自一人去外国赌场。

有一次，薛老二照例输了钱，败兴而出，加上烟瘾又发，哈欠连连，连抬腿的力气也没有。他急于回家，可是现场出来的人异常拥挤，都抢先坐车而去。正在他左顾右盼时，有一辆黑色汽车迎面驶来，在他身前煞住。左右车门一下子全被打开，有三条汉子下来，把薛老二架上汽车，直驶丰林桥。

薛老二先以为遇到绑票，等到被关进“清党委员会”的监牢后，才明白自己不明不白地变成了共产党。这正是上海“四一二”之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的时候，许多人都被当成共产党员，不经审讯就莫名其妙的杀头。薛老二看到同牢的“犯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而自己竟受优待，非但没挨打，捉他的便衣反而还偷偷地塞给他两个让他过瘾的“烟泡”。

有人赶到薛家，把经过告诉露兰春。露兰春急得惊惶无主，四处打听丈夫下落，但诸亲好友都茫然不知。她奔了一夜，也哭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收到薛老二的亲笔纸条：自己成了共产党，请夫人赶快设法营救——送“烟泡”来维持生命。

露兰春闻噩耗，真像戏里常唱的一句词儿：冷水浇头怀抱冰，眼前发黑，几乎昏倒过去。她怎么也不相信一个花花公子是共产党。可是她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是黄金荣在算两年前的旧账，在薛老二身上向自己报复；其手段之狡诈，用心之恶毒，使受害者既无法揭露其报复目的，旁人也不敢同情。她知道解铃尚须系铃人，这件事只有靠黄金荣开恩，可是她又不愿向仇人求告。

却说薛老二在监牢里，每天有“烟泡”过瘾，从来也没有被提出去审问。

他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误会，也一定是场笑话，反正自己又不是共产党，迟早会被释放，就安下心来，只在白天夜里做些荒唐的梦。没想到在第五天晚上，几个刽子手闯进牢狱，把同牢的几个共产党五花大绑，押了出去。最后轮到了他身上，他手脚发软，浑身发抖，连“冤枉”二字也喊不出来。就被押到刑场，站成一排。他仰望一下黯黑的夜空，惨叫一声“冤枉”，就闭上满含泪水的双目。耳边听到同难者高呼口号，自己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只会哽咽。猛听得从前面传来一阵枪响。他全身一颤，扑倒在地。

他没有死。他不是和那些真正共产党员一样被处死刑，而是“陪斩”——和死囚一起上刑场，却不把你打死，只吓得你灵魂出窍。这是陈群在“清党”中施展出来的敲诈手段。果然此法有效，薛老二活着回到牢狱，立刻咬破手指，写了封血书，向露兰春求救。露兰春想来想去只好请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假装郑重其事地询问经过，一面听，一面凝视哭诉着的露兰春的面容。他嘴上表示同情她的遭遇，心中却埋怨她自作自受，也不由得想起了桂生姐，认为桂生姐当初就是受她排挤而出走的，现在她本人却遭到比桂生姐更悲惨的下场。他清楚黄金荣报复的目的，不是残害薛老二，而是为了报复露兰春。但他不愿被人看作是黄金荣的帮凶，而当他是露兰春的支持者，这样可以落得个好名声。于是毫不掩饰地为她出了个主意：“我不知道薛先生是不是共产党，我与‘清党委员会’也没关系，但是这种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听说他们有个规定：要么死在牢里，想活着出来就需要释保，还要用钞票铺路。你和薛先生有办法，他有地产存款，你自己还有不少首饰吧？”

演惯了戏的露兰春，记得在很多剧目里有向官府行贿的情节。不过，这次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却比戏里的情节更曲折，也更微妙。从杜月笙的话里她终于明白这件“清党”案的幕后指使人是谁，抓薛老二又是为什么，自己是事由的总祸根。她不愿让薛老二在遭到委屈后再蒙受损失，就从银行里提出全部存款，连同自己所有首饰，一起送到杜公馆。请他找别人出面，去保释薛老二。

杜月笙犹豫不决地望望堆在桌上的钞票和一箱首饰，搔一下平顶头，推说另外有事。到另一间屋子打电话给黄金荣。

不料黄金荣大发雷霆，先在话筒里责怪张啸林：“他，不是帮我忙，是拆我台。我不过提一声，想摆摆炮，吓吓薛老二。没想到啸林动真刀真枪，外面传出去，说我小气，公报私仇。我黄金荣不是这号人！”又婉转地告诉杜月

笙，“这一次，你就代我帮帮她忙吧。不过不要把首饰拿出来，人家不肯接手，也没办法分，还是先卖给杨庆和银楼换钞票。至于我，一点好处也不要，难道我会要卖老婆的钱？”

杜月笙放下电话，会心地莞尔一笑。原来，见钱开眼、强夺横抢的黄金荣现在也懂得顾全体面、场面和情面了。

露兰春按照杜月笙的意思，把首饰卖给杨庆和银楼。换来的钞票连同存款一起共 18 万元，请陆冲鹏转送给“清党委员会”。

三天之后，薛老二被释放。黄金荣从杨庆和低价买进那批首饰，而 18 万元由陈群的虎狼平分。

第十二章
银子要比磨盘大

在上海滩的流氓大亨中，黄金荣以爱财闻名。他在租界经营多年，利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他受贿贪污敲诈勒索以及各种不正当来源的钱财为数巨大，又加上鸦片业等的巨额收入，他积累起了巨额财富。



上海滩三大亨

一、攫取迎仙戏院

黄金荣自升任“探长”后，在当时法租界已是个显要人物，一般华捕和在法国巡捕房里任职的华人，见了他都要招呼或行礼。就是给法租界总监翻译的曹显民，原是法租界第一流红人，这时对新蹿上来的黄金荣，也得和颜悦色、另眼相看了。

黄金荣威风越来越大，就想着再置办更多的产业。俗话说，钱多了不咬手。

黄金荣本是个爱财的人。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都不会错过。如今，他看中了上海老北门城外开设一家迎仙舞台。

这迎仙舞台戏院是一个叫胡贵庆的上海人开的。胡贵庆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这座戏院上，本来想把它建成一棵摇钱树。上海人喜欢热闹，戏院刚建成的那一阵，观众纷纷涌来，也的确赚了钱。但后来，情况就有了变化：演出时虽然座无虚席，但是正式出钱买票的观众只不过半数左右，其余半数则是些披着老虎皮的军警和地痞流氓。这帮家伙大模大样人场占座看白戏，谁也不敢前去阻挡，有时还要吵闹场子和寻衅斗殴打架。

胡贵庆为了阻挡这班五丧七煞鬼前来观看白戏，不得已邀请当时上海商业界和流氓帮较有声望的虞洽卿出面做他的替身，做了戏院老板。胡贵庆本来想把虞氏扮个钟馗,挂名拦鬼。没想到虞洽卿非但没有驱走这些五丧七煞鬼，反而增加了戏院的额外支出。原来虞洽卿又安插了他的一些人马到戏院内谋职位，人浮于事，支出浩大。

这样，胡贵庆的债台越筑越高。连戏院破了也没钱修了。只见戏院内的七百多张木凳座位，由于年久失修，已是陈旧不堪。戏院下雨天东滴西漏，刮风时直穿室内。戏院房屋破漏，就邀请不到好的戏班。设施的老化加上流氓的骚扰，观众就越来越少了。虞洽卿尽管做了挂名老板，却不肯给他垫付欠款。为了早日摆脱如此困境，胡贵庆想起了曹显民。

他想：曹显民在法租界人脉广，不如去托他代为物色一个既有财势、又有排头的人物，把这戏院及早出盘了事。一可多得些出盘费，二可摆脱日坐愁城的苦境。

盘算已定，胡贵庆就谒见曹显民，说明来访的事由。曹显民在法租界多年，自然知道开戏院、浴室、茶馆和旅社，这些都要有后台。尤其是开戏院子，没有人撑腰，流氓地痞、看白戏的招架不了，没有不亏本的。

曹显民答应了代为寻找这样一个对象。他首先想到的是黄金荣。

这天晚上，曹显民来到林家宅，在闲谈中对黄金荣说："金荣，有一个赚钱的好行当你做不做？"

黄金荣一听赚钱，很感兴趣，问："什么行当。"

"戏院，这可是个赚钱的好门道啊，"曹显民说，"上海人好热闹，喜欢看戏，开戏院，只要做好了，最来钱。你做不做？"

黄金荣说："我也考虑过开家戏院，无奈本钱不够，也就作罢。"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那个迎仙戏院老板胡贵庆想出盘戏院，你不妨去顶盘下来。胡贵庆开戏院连年亏本，负债很多，各债主向他索债很紧，已弄到走投无路。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如今只要你去出个面，把胡贵庆的债户叫来，向他们当面说明一下，这家迎仙戏院岂不稳稳当当落到你的手中！别看胡贵庆不赚钱，到了你手里，就是一棵摇钱树。你出面，谁还胆敢来看白戏？”

黄金荣一拍大腿，高兴道：“对啊。有现成的戏院，做现成的老板，这正是机会啊。老哥，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财运。”

“哈哈。有你黄金荣出面，好的戏班就会不邀自来，这是花小钱而占大利的事情。到时候你赚大笔大笔银子，可不要忘记了老哥我呀！”

曹显民仰面哈哈大笑，黄金荣听了也直乐得麻脸上点点生花，咧着嘴眯眯发笑。随即与曹显民约定次日下午到茶楼面商此事。

到了次日下午，在茶楼里，曹显民介绍黄金荣和胡贵庆见了面。黄金荣向胡贵庆询问债户和欠款金额，胡贵庆答道：“积欠如地租费、土木费、柴米、杂工俸金和借款等项约五千元左右。债主每天都在催索，无法再宽期了。”

黄金荣对胡贵庆道：“你明日把所有的债主一起叫到这里来，这些债务，由我来承担。至于出盘的契约，你回去请人写好，明日同来当面画押过户。”说罢，就偕同曹显民匆匆走了。

胡贵庆回家后，当晚请人代笔写了出盘戏院的契据。次日约同各债主到聚宝茶楼会面。各债主听说胡贵庆出盘戏院，欠款定能偿还，个个眉开眼笑，一齐来到聚宝茶楼。黄金荣照例坐在雅座室里，叫各债主暂在外面等候。胡贵庆进入雅室坐定，从袋内取出已写好的出盘契据，黄金荣随叫帮闲把契据朗读一遍，认为内容尚可，就叫胡贵庆在契约上画了押。接着便叫进各债主与胡贵庆双方核实所欠金额，当场出具欠条。各债主以为凭欠条领欠款不误，各自面现喜色，等待取款。谁知黄金荣伸手向自己胸脯一拍，就此板起麻皮脸，睁着老鼠眼，对各债主说道：“胡贵庆因所开戏院亏本太多，无法偿还债务，他已将迎仙戏院出盘于我。关于胡贵庆欠你们的债款，由我黄某负责。你们把欠据妥为保存，不会落空。你们各自回去罢。”各债主听了黄金荣一番话，彼此面面相觑，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黄金荣顶债不付，有意耍滑狡赖，出具欠据只不过是一张白纸。各人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怏怏离开了聚宝楼茶楼。

路上，债主议论纷纷，一个说道：“这个麻子一出面，咱们的钱是没有机

会要到了。”

另一个说道：“胡贵庆欠债，我们找他要去！”

第三个说道：“我说，你就不要惹麻烦了，若让那麻皮知道此事，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另一知情债主马上凑过来说道：“我们的钱算是扔到水里去了，但胡贵庆也不自在。如果他的戏院如出盘给别的人，他除了欠款，多少还能得些钱。可现在，他也和我们一样，把钱白白扔到水中去喽！”

黄金荣接盘迎仙戏院后，修饰一新，就把该戏院的旧执照向法租界副总监汤姆生处掉换一张新执照，更名“共舞台”。

迎仙舞台更名“共舞台”，重整旗鼓将要开锣营业了。听说后继老板是探长麻皮金荣，不但能邀到好戏班，而且谁也不敢进去看白戏，一些帮闲们因为闲着在家，为了要解决生活问题，也愿来当按目和茶房。

“按目”，就是专门替看戏的阔佬买票送票的人。“茶房”就是专门伺候看戏富豪的人。过去的戏院，正厅中要划分“官厅”，花楼上增添“包厢”。这官厅和包厢，都是有钱的阔佬们看戏享坐的座头。

茶房们见到这班有钱阔佬们到来，都要打躬作揖，泡备好茶，恭送前来；水果是时鲜的，瓜子是精选的，装在崭新发光的银盆里递将上来。阔佬们既然得到了侍候和奉承，当然要加倍给茶房“小费”。

这些人在演出前就等候在大门外，手中握有“官厅”和“包厢”的戏票，准备送给前来观戏的阔佬们。

他们只要看到坐汽车或坐马车来的看戏人，便急忙迎上前来，打开车门，口称“大爷”或“少爷”，弯身打躬，百般奉承，并陪这些阔佬进内就座。阔佬们不要自己亲自去买票，即使戏票紧张，也照样能有上等座位，只不过多花些钱而已。

凡是戏院有新来的名角儿和好的剧目，或者新角儿登台三天内的头座戏票，早已掌握在这班“按目”手中，并提早分派给自己所熟悉的阔佬们。这些阔佬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对这班“按目”倒也另眼相看。

到了年终，戏院里演出“封箱”戏时，“按目”们把这确分派戏票看成一次向阔佬们“打秋风，找花销”的机会。

阔佬们原也知道，既要做阔佬，当然不能太吝啬，除戏票加倍给钱外，还得另封几块银元作为额外犒赏。

所以，那个时候，戏院里的按目和茶房，也算是有油水的职业了。但要谋得这项杂缺，还得有一个较有面子和较有财力的总头儿推举，并且要自愿倒贴若干押金，与戏院订立半年或一年合同。戏院老板对此公开招标，看谁给的押金多就包给谁干。这种陈陋旧规，在旧上海服务行业中普遍如此。这一次黄金荣在这些茶房和按目身上就又捞了一笔钱财。

黄金荣把共舞台装好后，便派人去京津邀请有名的剧团。当时京津戏剧界的人，听说上海共舞台要邀请角儿前去演出，觉得可以开拓生活来路，增加收入，还可到上海开开眼界，一举两得，无不乐意应邀。当时首次来上海共舞台演出的角儿，有须生谭鑫培，青衣花旦王瑶卿，小生金仲仁、程继先，老旦龚云甫，架子花脸郝寿臣，武生杨小楼和吕月樵，小丑萧长华等。演出那天，戏台前十几排正厅头座早已由按目包售出去。开锣之时，黄金荣腰佩勃朗宁手枪，带了十几名下差巡捕，站在戏院门口，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那些平时看白戏的兵痞流氓，看到这种架势，只得眼巴巴望“门”兴叹，不敢惹事。真所谓“蛤蟆吃蝎子，恶蛇吞蛤蟆，一阶压一阶，乌龟欺王八”。这话确实不假。

黄金荣做了将近五年共舞台的老板，因打鬼有力和盘剥有术，居然赚了很多钱。后来共舞台的地皮业主要将这块地皮出卖给英商沙逊地产公司另建房屋。当时共舞台周围所有破旧房屋均已拆除，唯独共舞台仍在开锣营业，不肯搬迁。沙逊地产公司也知道黄金荣不是好惹的，只得找人和他洽商。结果沙逊地产公司贴补黄金荣一笔相当可观的搬迁费，他才肯把房屋折旧出卖。后来，他又另觅新址，另盖院。

二、插手“梨园公会”

黄金荣开设了共舞台，金钱滚滚而来。他尝到了开戏院赚钱的甜头，于是又想方设法要把魔爪伸入“梨园公会”。“梨园公会”相当于现在的戏曲联合会。

上海“梨园公会”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远在乾（隆）嘉（庆）年间已经成立。会址在城内小北门靠西仓桥附近。开始，这里原是上海地方戏曲艺人自发组织的“戏曲传授所”，同治十一年在该所树碑立基时，才改为“梨园

公会”。到了清末民初，英法租界地区商市逐渐兴旺，城内的商业向租界方面迁移。梨园公会因房屋年久失修，才另觅新址，在法租界小北门八里桥路中段建了新的梨园公会。新的梨园公会，规模较旧的大些，建立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一五年间。

清末的上海梨园公会，直辖大小各戏院达四十家之多。当时凡是开设戏院的，必须参加公会。那时，上海商业最繁华的区域在大东门和小东门城内外一段地方，大小商店和行号萃集其间。可说是市廛栉比，万商云集，货殖汇集，城开不夜，戏院和妓院依附其间，一般邪游者于玩妓之余，乘兴涉足戏馆，侧帽听歌，拍桌按板，流连忘返。

当时梨园公会内部，几个当事人相互争权夺利，争吵不休，互不服气。趁此机会，黄金荣于是乘虚而入，授意门徒提议敦请黄金荣为梨园公会董事长。于是黄金荣就当了董事长，委派自己的门徒林树森为正会长，赵如泉、韩金奎为副会长。从此，梨园公会内一切重要事务，均由他一人独断独行，成了一个名闻南北的大戏霸。

黄金荣抓到梨园公会后，把有碍他私人利益的规章制度尽行废除。有名的京剧演员的演出，得由他操纵安排。如若不然，不但横加阻挠，并且还要暗地迫害，迫使当时京剧界名声较高的名伶也投拜到他的门下。

当时有名的“苏北大亨”顾竹轩，为了要开设“天蟾舞台”，不得不挽人投帖拜倒在黄金荣脚下，恭恭敬敬叫了他一声“先生”。一般由京、津来沪唱戏的名角儿和在上海开设戏院的老板，如若不拜他为“先生”，休想登台演唱和开设戏院。谁个不买他的账，马上就可立见颜色，要红就红，要白就白，要你有冤无处申，有气无处出。

那时，英租界浙江路牛庄路口新开一家“大新舞台”，老板叫陈松堂。这个陈松堂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英国人，是个混血儿。他开设大新舞台戏院，原想依靠英租界里洋父亲的牌头，不进黄金荣的门槛，不去上门打个招呼，就择日开门营业。

当门徒把大新舞台开业的消息告诉黄金荣时，黄金荣大怒。心想：“你也太瞧不起我黄金荣了。在上海滩，有哪一个戏院敢不经过我的点头就开业？哼，老子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黄金荣马上招来门徒，如此这般吩咐一番。门徒领命而去。

大新舞台开张第一天晚上，张灯结彩，人声鼎沸。不一会，演出开始，

观众们正看得入神，不断的叫好。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高叫："柱断楼塌啦！"接着人群哄动起来。四处传着："戏院的柱子要断了，赶紧跑吧。"

观众见有人边喊便向外逃窜，都害怕了，也纷纷跟着向外逃去。楼上楼下秩序顿时大乱起来。黄金荣指使的流氓趁势在人群中乱挤乱窜。人群本来混乱，加上流氓的故意捣乱，观众们前挤后拥，自相践踏，当时踩死踩伤者数十人，事后清场，光是挤掉的鞋子就拾了满满两筐。大新舞台开业第一天，就无故闹出了一场人命大祸。其实，什么柱断楼塌，分明是流氓们捣鬼。大新舞台老板陈松堂要给死者赔棺收殓，伤者送院医疗，花费了相当可观的银钱。更严重的是，从此观客不敢光临，迫使陈松堂不得不把大新舞台出盘给人。

三、"少爷"的投名状

上海的戏院，经常演一出《庵堂相会》的戏，说的是清朝时期，有一个名叫陈宰庭的书生住在这儿，有一年清明时节，出身于豪门大家的金秀英前来烧香，在一座小木桥上巧遇陈宰庭，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但金秀英的父母嫌陈宰庭太穷，认为女儿看上他有辱金家门庭，于是百般阻挠。金秀英大胆地与封建礼教进行斗争，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金秀英和陈宰庭这一对年轻人冲破家庭的封锁，结成了夫妇。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吸引了不少情窦初开的男男女女。

上海人说,《庵堂相会》这出戏里的故事就发生在上海南京东路的"虹庙"里，戏中的小桥就是郑家木桥。

由于虹庙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加上地处闹市，所以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尤其是那些面容憔悴的妓女，个个成了虹庙里的香客。旧社会的妓女们，大多都是被生活所迫才走上的这条道路，这些在火坑中受尽了折磨的人，都希望能像金秀英一样找到一个好男人，救她们脱离火坑，逃离地狱。

黄金荣了解这些妓女们急切脱离火坑的心情，于是，他利用了妓女们天真幼稚的心理，在这里演了一出比舞台的表演还精彩的大戏。

这戏的女主角是当时上海滩的一个红妓，名叫漱玉。此人身材苗条，肤如凝脂，齿白唇红，温柔可爱。因为长得好看，又有多种才艺，成了上海滩

妓女中的头牌人物。上海的豪客富商，竞相上门，都已一亲芳泽为荣。如此一来，漱玉身价倍增。几年下来，漱玉手头上已有几十万的积蓄。

漱玉红得发紫，但内心仍然想找一个如意郎君，带她脱离苦海，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她也经常到虹庙烧香，求神拜佛，希望神仙佛祖能够保佑自己早了心愿，早日告别卖笑生涯。

也许她的祷告管用了。这天，妓院里来了一个青年男子，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来到直接就点漱玉。他对漱玉说，自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的唯一儿子，这些年一直没有遇到意中人，听说漱玉小姐色艺双全，就慕名前来，不料一见之下才知道，原来传闻名不副实——漱玉小姐比传闻要出色一百倍、一千倍。实在没有想到，这世间竟然有漱玉小姐这样的人，老天可怜，让我遇到了你，我愿抛弃一切，与漱玉结为终身伴侣。

漱玉虽然接待过不少豪客富商，但对这位风流倜傥又巧舌如簧的“少爷”却是一见钟情，她暗暗思忖：“这虹庙里的菩萨还真灵啊，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结识了此人，也不负我天天去烧香的苦心了。”于是，漱玉便全身心地去爱他。

不久，两人海誓山盟。“少爷”给了妓院老板娘一笔钱，将漱玉“赎”了出来。临行前，漱玉将多年积下的钱和金银珠宝藏进珠囊盒，放进箱子里，跟随“少爷”，跨上了轿车。

他俩在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的六楼包了一间高级房间，如痴如醉地过了一个多星期。两人真是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缠缠绵绵，卿卿我我，天天沉在温柔乡里，忘了窗外的现实世界。

这天，“少爷”含情脉脉地对漱玉说：“玉，咱们已经是夫妻了。有一句话我也不怕你生气。我看你的那些金银珠宝，翡翠玛瑙，很不安全。我整天替你担心。每次我们出去玩都有些提心吊胆的！”

“你说怎么办呢？”

“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了，我就不说两家话了。这样吧，把它们放在我爸爸公司的保险库里去，那里保险。如此，我们则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如今这进藏出藏的，真难为你了。玉，你说行吗？”

漱玉一听，把贴身钥匙和珠宝盒交给“少爷”，说：“你说咋办就咋办。我人都是你的了，钱你放在哪里都行。”

“少爷”眉毛一扬，与漱玉就势在床上滚了起来，如此亲热了一番，随后拿起珠宝盒起身说：“我先把这个盒子去放好。待会儿，我们俩出去跳舞。”

临走前，“少爷”还给了漱玉一个飞吻。

谁知“少爷”这一走，整整一天，都不见回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不成？漱玉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人敲门走了进来，递给她一张结账单，说道：“太太，昨晚你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有事要外出，请我们向太太结账。”

漱玉一听懵了。再接过账单一看，大洋整整三百六十元！顿时，她眼前金星乱冒，孱弱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在地。

第二天，漱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少爷”所说的那家公司，但公司里哪里有他的影子。

在一个天寒地冻的雪夜，人们在南京路一座大厦的屋檐下发现了倒毙在地的漱玉。在她枯柴一般的手里，还捏着一张在虹庙菩萨前求得的“上上签”呢！

这个冒充“少爷”的人，正是黄金荣指使的。这人想要投靠黄金荣，便拿了这个作为“投名状”。

黄金荣把漱玉的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玩弄了一番，连声说：“不错，不错。真不错。”不知道是赞美这个门徒呢，还是赞美这些珠宝。黄金荣把玩一番，随手挑起一条链子，扔向“少爷”，说道：“拿去送给相好的吧！”说完，把珠宝盒锁进密室里。

四、血染的金钱

黄金荣在法租界，算是华人中的第一号人物了。他插手各种赚钱的门道，包揽黄、赌、毒生意，指使手下门徒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许多人都恨他，但却敢怒不敢言。但是，也有一些有势力的人起来与之对抗，范开泰就是其中的一个。

范开泰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是英租界的大流氓，诨名“乌木开泰”。

乌木开泰是做乌木生意起家的，专做乌木筷子、砚匣、果盒、茶盘等物品的。乌木开泰很看不起麻皮金荣，认为他是“空子”开堂，不成体统。当黄金荣开香堂请他捧场时，他竟然置之不理。两人由此暗地里结下了冤仇。后来，黄金荣开了三鑫公司，还开了几家烟馆，垄断了鸦片生意。这等于抢了乌木开泰的饭碗，因为乌木开泰在英租界开了一家赌馆。于是，他恼羞成怒，演出了一场轰动上海的“硬碰硬”的大戏。

一天，经营三鑫公司的金廷荪跑到黄公馆，说是有两箱鸦片在北站外边被乌木开泰的人截住，双方正在混战。对方的人多，我们的人手不够，眼看就要吃大亏了，得赶紧派出人马救援。

黄金荣听了不以为然，说："你们没有说这些东西是我黄金荣的吗？把我的牌子一亮，他们敢不让你们过去？"

"师父，我们一开始就亮出了你的牌子。可是，这些王八蛋，不但不听，还骂您。"

"他们骂我什么？"

"他们骂得很不好听，我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说！"黄金荣大喝一声，似乎骂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人。

"他们骂您……扒……扒……灰……"

"砰"的一声，本来心平气和的黄金荣一下子暴怒了，把一只茶杯甩在地上，跌得碎片四散。黄金荣一张黄面皮脸涨成紫酱色，咬着牙骂道：

"妈的，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你们就上天了！竟敢踩践起我黄金荣来了，真是欺人太甚。好，我就让你看看我黄金荣的厉害。"

黄金荣对金廷荪吩咐道："传我的话，让阿祥亲自去，多带点人，给乌木点颜色看看。踏平以后，把乌木开泰这些杂种统统捉来抽筋剥皮！"

阿祥就是马祥生，他专门带领一批彪形大汉，充当打手。

马祥生带领这一帮打手，在金廷荪的指点下，来到了北站门外，参与了斗殴。

双方在马路上大打出手的时候，有一个门徒闯进巡捕房里，气喘吁吁地说：

"黄督察员，您可能上了乌木开泰的当了！乌木开泰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声东击西是为了……"

"啊！"没等这人说完，黄金荣霍地站起来，一手拍着脑门，喊道："糟糕！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呢？金九龄，快通知顾玉书带人去救商州会馆，越快越好。余下的人都带好家伙跟我走！"

当黄金荣他们来到商州会馆，已经晚了。只见到处断桌残凳，一塌糊涂。几个妖艳俏丽的女庄主，已被撕破衣衫，蓬头垢面，倒在地上嘤嘤哭泣。门口两位守卫大汉，也是气息奄奄，倒在地上动弹不得。里面的其他伙计，也是鼻青眼肿，衣衫褴褛。赌窑里的赌客不用说早已四散。钱财全部被抢劫一空，门窗玻璃，桌凳橱柜，没有一样完好。

黄金荣本想顿脚大骂一通，可是一转念，这样有失体统，还没有什么用处，倒会让手下慌乱。他慢慢地冷静下来，思考对策。

再说马祥生他们，在北站的殴斗实际上只持续了个把钟头，公共租界方面的流氓，尽是些小喽罗，他们的目的就是调虎离山，所以虚张声势一阵，拖延了一段时间，便互相掩护着撤退了。马祥生一帮人没有夺回鸦片，哪里肯轻易罢休，继续紧追不舍，直到夺回了两箱鸦片，还抓住了几个“俘虏”，这才洋洋自得地得胜回营。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被乌木耍了。

他们回来时，已是半夜了。黄金荣一直等在砸烂的商周会馆里，铁青着脸坐在一堆破烂桌柜前。看到马祥生他们回来，还带回了“俘虏”，黄金荣问了几句话，就把三个“俘虏”统统放了。还让金九龄取来十五块龙洋，亲手发给每个被抓的人五块，说是供他们养伤之用。

等三个“俘虏”一走，金廷荪便向黄金荣发牢骚：“师父，他们这么欺负咱们，你还这么对待这几个瘪三啊。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听金廷荪这么一说，其他徒弟也齐声附和着。

黄金荣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用用脑子吧。这几个小瘪三，打死他们又有什么用？我们的死对头是乌木开泰。我们报仇要找他报。阿三、阿祥，你们手下的人辛苦了，每人赏龙洋八块。这次我们吃亏了，不怪你们，只怪我没有想到。你们回去好好休息，下趟行动，等我的命令。没准备好之前，谁也不要轻举妄动。阿祥，你负责重新布置会馆。”

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上登出一段奇妙的广告：

“日前，商州会馆被匪徒所抢，损资百万。今已整修一新，扩大门面，增加设备，改为商州乐园，为市人消遣之佳处。并报请租界当局，派巡捕保护游乐人等安全，欢迎各界人士惠临光顾！”

上海人一看这则广告，心里就明白了，黄金荣的赌场重新开张了，而且有巡捕房保护，再也不用为安全问题担心。至于“扩大门面，增加设备”一事，到底怎样，许多人便想去见识见识。

黄金荣委派马祥生重新整顿赌馆也算是知人善任。马祥生很有头脑，他把赌馆所在的一条小弄堂全包了下来。在弄堂的第一家，开了爿菜馆，这么一来，可招来更多赌客。紧挨菜馆是一家妓院。在这儿开妓院，马祥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豪商阔佬，进赌场前，必须要和女人热络热络，才能

提起精神，进入赌场“厮杀”。那些赢了钱的赌客，也是出手大方，很多人喜欢乘兴嫖女人！这样一来，赌客输了的钱进了赌馆，赌客赢了的钱进了妓院菜馆。只要进了这条弄堂，有钱你就尽情花吧。

弄堂另一边是大烟馆，瘾君子的宝地。弄堂里还有一家“活春宫”，供赌客欣赏，可以说，这个弄堂里的项目繁多，凡是能赚到钱的都开办。但弄堂里的主题思想还是以赌为主，其他均为赌而服务。

在赌场的顶楼上，还增设了一个典当柜。这个柜，除了金银珠宝、地皮房契之外，还可以典当人。赌徒们要将自己的老婆孩子当掉，这柜上也照收不拒的。女人可以卖到妓院去，孩子可以训练成各类挣钱的人。这一措施，为赌徒们大开方便之门，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经历过一番劫难的商州会馆，摇身一变为“商州乐园”，比被乌木开泰砸破之前更加“繁荣娼盛”了！

黄金荣整顿好了赌馆，便想报仇了。

一天晚上，黄金荣招来几个心腹门生，他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们，说：“这个人就是乌木开泰，大家看看，记住这人的面孔。一定要死死记牢他。”

然后，他又介绍了乌木开泰的手下“爪牙”：

“乌木开泰手下有几个大将。一个叫花玉椿，绰号叫‘象牙回椿’，是个鸦片贩子。还有一个苏嘉寿，是只老狐狸，捣我们的商州会馆，全是他出的主意。我们要对付的就是这三个人。血债血偿，现在，我们就要他们尝尝厉害。”

黄金荣猛地一拍桌子，好像桌子就是他的对头一样。

缓了一口气，黄金荣又让门徒，在英租界巡捕房做探长的陆连奎，介绍了今日他探得一个消息。

陆连奎便向大家介绍起情况。

英租界有一家电影院，是葡籍俄人郝思蓓在四川北路海宁路日兴建的，名叫爱普庐影戏院。这家戏院定在后天下午三点开张。为此，英租界巡捕房发了几张请柬，乌木开泰、象牙回椿、苏嘉寿几个人每人一张。这一次，他们肯定会去看电影的。这样一来，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对，我们可以在他们去看影戏的路上，或是散场以后打他个措手不及。”顾玉书抢着说道。

“万一他们不去呢？”马祥生问。

“他们不可能不去的，”陆连奎满有把握地回答，“既然俄国人请了他们，

地面上的事就交给他们维持。开张那天，他们是非去不可的。”

黄金荣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就在影戏散场以后动手，大家回去做好准备。我们要一战取胜。”

门生们散去准备，黄金荣也回到密室，打开一只手提箱，取出一支左轮手枪，拿在手里摆弄了一会，又放回原处。又在一套寒光刺目的匕首包里抽出一把，翻手向后一甩，匕首闪电似地直插密室门上的环靶圈中心。

他转身看看，笑了笑，对匕首的锋利和自己飞刀的功夫感到满意。他走过去拔出匕首，重新插回套内，放进提箱。

两天后，黄金荣又接到密报，说是乌木他们坐的马车是乌蓬草绿色车厢，赶车的是个癞子。很好辨认。密报还说了乌木他们的老巢在哪里。

黄金荣把密报传给聚集而来的门徒们看了，各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到了傍晚，黄金荣一行人埋伏在了四川路桥左右。在徐徐降落的夜幕中，只见两辆马车顺着四川北马路，风马电掣般向桥堍驶来。前面一辆，乌蓬草绿车厢，紧跟着后面的一辆是灰篷米黄车厢。这就是乌木的马车，虽说瞧见仇人，分外眼红，但他们没有冲出来，怕打草惊蛇。

当马车奔到四川路桥堍的时候，车夫机警地看看前后左右，没有发现人盯梢与追逐，于是癞子车夫减慢了车速，准备上桥。这时，从桥对面的四川中路突然冒出一辆轻便马车，冲上天桥，直驶下来，与上桥的乌篷车擦边而过。癞子车夫还没有看清什么，就觉得后脑勺一震，一把飞刀插在了心口，啊了一声就倒了下来。

坐在车厢里的乌木开泰刚看完电影，正在回味呢，猛然听外面惨叫一声，车子一震。他疑惑地问：“怎么回事？”一边从车厢里探出头来，想看看车夫怎么回事。头刚刚伸出，他的后脑上着了一刀，连声都没有出来，就倒回车厢，鲜血顺着后颈、脊梁流下来。

车厢里的花国椿一见苗头不对，从裤腰间拔出匕首，往马屁股上一凿。那马失全身一震，奋蹄飞跑上桥。花国椿趴在车厢板上，见南桥堍上还有一帮人，知道已受了包围，冲是冲不出去了，便从车内闪出身来，跃过桥栏杆，纵身跳入苏州河，逃得了性命。

后面第二辆马车坐的是苏嘉寿。顾玉书、马祥生各带人马埋伏在桥的北堍，他们见黄金荣亲自出手对付乌木两人，便一声唿哨，拥向第二辆车。苏嘉寿与其余两个小头目，都在车厢里，等到听到动静，跳下车来，掏出身上的家伙，

想抵抗。那赶得上对方人多势众，一会儿功夫，几把匕首就插进了他们心窝，呜呜几声，倒在血泊中。连那赶车的，也一起送命。

另一个战场是四马路十八号长三堂子——乌木的老窝。黄金荣的手下顾竹轩带着一帮人，进去一阵打砸抢，弄了个乌烟瘴气。临走时，丢下一信，警告老鸨、龟头等，要想堂子继续开下去，三日内与“四老板”接洽。

四马路上其他各家妓院都接到同样内容的通知。众人一凑头议论就明白了，四马路一带地盘上的乌木一帮人肯定已倒掉了，新主顾是“四老板”。接着，他们就知道了乌木开泰已经死亡的消息。于是四处打听这四老板的底细。原来，这“四老板”，大名顾竹轩，是黄金荣弟子中以杀人著名的恶霸，小名顾四，绰号瘪嘴，帮会集团中称他为“四老板”。这人原来是拉黄包车的，后来进英租界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开设黄包车行，出租给苏北同乡。

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他又拜黄金荣为师父，在黄金荣的保护下，他的车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接着他又开设了大名鼎鼎的天蟾舞台。如今又要接管这一带的妓院了。

各家妓院探听明白情况，知道这个新主人比原来那个更厉害，反正谁来他们都要上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纷纷向顾竹轩接洽重新开张事宜。

黄金荣这次出师大获全胜，上海滩的流氓，从此一提黄金荣，就恭恭敬敬，再也没有人敢与他作对了。

五、徒弟绑架师父

上海曹河泾一带，有一座曹家花园。这座曹家花园，布局雅致、气派，规模宏伟，尤其是镇守园门口的那一对汉白玉石狮，据说从山东采石，请名家高手雕凿而成的，威风凛凛。

这座花园的主人名叫曹启民。曹启民，浙江宁波人，其父自清末民初闯荡上海，由于治家有方，生财有道，一举成为上海滩布业巨子。曹父耄耋之年，曹启民接过父亲的产业，继续发扬光大。他精心建造曹家花园，目的是专供他父亲晚年怡娱的。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却会因此而埋下祸根。

黄金荣有一个徒弟叫王文奎，这王文奎和曹启民曾经为争一个舞女而妒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整治他一下。现在看到美轮美奂的曹家花园建成，便

绘声绘色地把曹家花园的富贵奢侈说了一通，怂恿黄金荣说："师父，我打听过，这个曹启民继承了万贯家财，富得流油。我们何不搞他一下，也省得他这么张扬，到处炫富。"

黄金荣对徒弟们做这样的事情，一般是不会阻拦的。他问："你打算怎么搞？"

王文奎立即向黄金荣附耳如此这般一番，黄金荣听后点头首肯。于是，一项绑架曹启民的罪恶计划形成了。

王文奎为什么这么恨曹启民呢？这话要从头说起。

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之称。每当夜幕降临，舞厅的霓虹灯此亮彼暗地闪烁起来，入口处极其性感的红舞女巨幅照片特别醒目。衣饰华美的众多舞客，兴致勃勃地步人舞厅。随着优美的舞曲奏响，舞客和舞女成双成对地在舞池内旋转。

上海的舞厅和妓院一样，也是分档次的。

大华饭店、华懋饭店和卡尔登等舞厅，是西洋风味的外国舞厅，其规模设施，豪华奢侈，只有显赫的社会名流才能光顾得起，这算是头等舞厅。

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南京西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梅，这些是一等舞厅。这些舞厅装潢华丽，设备高档，舞女年轻貌美，技艺娴熟。

延安东路的新大华、黄陂路的维纳斯、南京西路的大沪等舞厅算是二等舞厅，设备和舞女稍差一些。

大世界和永安等游乐场附设的舞厅，是三等舞厅。

还有一些不入流的小型舞厅，如"夜总会舞厅"、"逍遥舞厅"等等。这些小舞厅收费低廉，舞女伴舞五至八次才收费 1 元，光顾者大都是商贩，中小工厂老板及职员等。

舞厅是靠舞女唱主角的。所谓舞女，是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舞女的来源有小职员、公务员、逃妾和侍女等等，她们多为生活所迫而沦为舞女。

舞女靠什么赚钱呢？

舞女的收入一般以舞票为主，每次以舞票多少与舞厅老板折账。最走红的舞女可得十分之七，次一等的十分之六，末等的不到十分之五。但舞女并不能全部拿到折帐后的钞票，还要给"舞女大班"提成。舞女大班是一种地方上的恶霸流氓，他们给舞厅和舞女提供保护，从而索取报酬。另一种是专

门介绍舞女陪客、伴舞的人，像工厂里的包工头。他们也负责向舞厅推荐舞女，介绍生意。

舞票收入不多，舞女便寄希望于舞客的施舍。舞厅规定，舞客每去买一瓶十几元昂贵的香槟酒，舞女可得到一元二角。所以每当一曲终了，舞女都或明或暗地要舞客掏钱买香槟来喝。

有时，乐曲声中，那些有钱的舞客会将一条藏有钞票的手绢悄悄地塞到舞女手中，舞女则报以甜甜的一笑，伴舞更尽心尽力了。舞客送钱给舞女，不能让舞厅老板知道，也不能在外面送，更不能给舞女大班看到，否则就会让他们剥削去。

有一天，王文奎到仙乐斯舞厅跳舞，发现只要是漂亮的女子，都愿意找一个胖胖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一起跳舞。

王文奎看这个男子并无特殊之处，怎么会这么吸引这些舞女呢？仔细观察一番终于发现，原来每一个舞女伴舞，都可得到这人的一个藏有钞票的手绢。

王文奎当时只是笑了笑，心想：真是有钱的主，你有钱爱这么花，谁也管不着。

但此后不久，王文奎笑不出来了。原来陪王文奎的舞女要"脱槽"，嘟囔说王文奎给的小费太少，不大方。正好王文奎和那个男子坐在邻近的两张桌子上，那边的话自然飞到王的耳朵里。

一个舞女说："曹老板呀，还是你爽快，我最看不起那些小手小脚又小气的人了，没有钱还撑面子，没钱可以到那些低等舞厅去，何必上仙乐斯。"

"是呀，是呀。我也是看不上这些小气鬼。这种人简直是打肿屁股充脸面，死要面子活受罪。"这被称为曹老板的人只顾讨好舞女，没想到隔壁桌上坐着一个越听越生气的人。

王文奎流氓出身，霸道惯了，一听这话火冒三丈，立即窜到姓曹的面前，一把拽起曹的衣袖，甩手一巴掌，揍得他面皮发红。姓曹的老板哪受过这种气，立令保安人员将他毒打一顿，撵出舞厅。

王文奎那肯就此善罢甘休，就想报仇。但通过了解，才知道他打的舞客是上海滩布业巨子曹启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知道自己是无法扳倒他，只能瞅准时机，才能给曹启民一个致命的打击。

现在机会来了，自己一番话说动了老头子。只要黄金荣首肯，自己还怕什么？

一天早晨，一辆老式轿车停在曹家门口，车上走下一个听差，彬彬有礼地叫开了门。待门一开，几个持枪的绑匪便一拥而上，直扑三楼，把刚刚起床的曹启民强行绑走。临走时留下一张纸条，说绑曹的是绍兴帮，要曹家速备 500 根条子，于两个星期后赎票，否则就要把“肉票”撕掉。

王文奎等人绑走曹后，立即把他送到杨树浦乡下一间草棚藏了起来，留下两人看守，自己回到黄公馆向黄金荣报功去了。

说来也巧，这天公共租界破获了一桩盗窃案，据犯人交待，赃物就藏在曹启民隔壁的草棚里。于是，一辆警车长鸣警笛朝那间草棚开去。看守的绑匪，一见巡捕朝自己而来，以为是走漏了消息，赶紧逃跑了。曹启民大呼救命，于是阴差阳错，被巡捕们救出了匪巢。

曹启民幸运获救，但是绑匪已经跑掉，不知道自己是被谁绑架的。

黄金荣绑架了曹启民，作为黄金荣徒弟的公共租界督察长陆连奎早知此事，但并不想多管。当曹启民逃回来后，求助于陆连奎派巡捕保护时，一个念头突然在他的头脑里出现：既然黄金荣可以绑架生财，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于是，另一处好戏又上演了。

一天晚上，黄金荣正在共舞台戏院看戏，忽然后面传来了吵闹声，越来越激烈。黄金荣就叫身边的打手过去看看，是谁狗胆包天，敢在这里胡闹。这些人过去不久，忽然停电了，戏院顿时一片漆黑。黄金荣正在纳闷，一直坐在黄金荣身边老老实实看戏的三条粗汉突然一跃而起，一个将事先准备好的湿毛巾塞进黄金荣嘴中，另两个一人一条胳膊，将他拖出戏院，塞进门外的汽车里，悄悄地开走了。汽车东拐西弯，也不知转了多少圈，终于在一幢阴森森的洋房前停了下来。三条汉子将黄金荣押下车来，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后，来到一个地下室。地下室早有一个中年汉子候在那儿。

中年人倒是说话干脆，开门见山：“黄老板，你是这一行的祖师爷，规矩也不用我多说，拿 50 根金条来，换一条命。”

黄金荣知道自己遇到绑架了，也是二话不说，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名片，又拿出一支笔，在名片背面写道：

“请交来人 50 根金条，不得有误。”

中年人接过名片看了看，交给身边的一个绑匪，叫他速到黄公馆去一趟。接着又转过身来，对黄金荣说：

“黄老板真是名不虚传，不愧是上海滩上的老英雄，提得起，放得下。好，你讲仁，我讲义。只要金条到手，我们一定送黄老板回府。”

那个绑匪拿着黄金荣的片子来到黄公馆，见到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李志清在黄公馆这些年，耳濡目染见的听的多了，一看，就知道黄金荣出事了。

李志清心生一计，只拿了49根金条出来，对绑匪说道：“你看，实在对不起，家里只有这49根条子了，凑不齐50根了，你看怎么办？”

那绑匪当然不信，堂堂的黄公馆，若拿不出50根条子，那不是笑话吗？便说：“太太，请不要难为小的，小的只是奉命而来。”

“那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我这里还有些金首饰，给你凑足份量，行不行？”

绑匪一听，说的不错，只要够50根条子的份量就行。李志清便用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等饰物凑足了一根金条的份量，然后连同49根条子一起交给了绑匪。

那绑匪倒是诚信之人，收到金条之后，果然把黄金荣送回府了。

绑票的祖师爷被绑票，黄金荣那会善罢甘休。回来后，黄金荣马上给警察局和租界的巡捕房都挂了电话，要他们务必抓紧破案，看看到底是谁，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面也派出手下的徒子徒孙，四出打听，一有线索，马上报告。

几天过去了，竟然一点线索也没有。难道这些绑匪跑到天上去了？黄金荣既心疼那50根金条，更气愤绑匪的大胆。正在哀声叹气之时，李志清走了进来，说道：“别急，我设好了机关，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黄金荣一听大喜，说道：“你设了什么机关？”

“嘻嘻，我在给绑匪金条的时候要了个花招，我只给他49根，还差一根是用金饰物凑足分量的。”

“这有什么用？”

“你想啊，我们黄府的首饰非同一般，别人拿到了会爱不释手，轻易不会熔化掉。只要不熔化掉，迟早有一天，会露出狐狸尾巴的，那样我们可以顺藤摸瓜，逮个正着。”

黄金荣觉得这果然是个好办法，便静待时日，等待狐狸尾巴出现。

指使绑架黄金荣的陆连奎也真不愧为黄金荣的徒弟，李志清想到的，他也想到了。陆连奎拿到那些首饰后，知道不加处理，会使人顺藤摸瓜。他在

破案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招。于是他把这些首饰通通都熔成了一根条子。也是天意吧，他在熔成金条以后，却发现漏掉了一个金耳勺。那金耳勺制作得实在惹人喜爱，陆连奎将金耳勺随手装进贴身的口袋里。处理完首饰以后，陆连奎又将参加绑架黄金荣的绑匪全部送到香港去避风头，当然，每人少不了一大笔钱。可以说，陆连奎将此事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不是那个金耳勺，这个绑架案简直就可以上教科书了。

事情就在陆连奎的三姨太手中败露了。

一天，陆连奎和三姨太在一起喝酒，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就睡在三姨太房里。那三姨太是个眼浅之人，每次陆连奎来此，她都要在他身上诈出一些钱财出来。

这一次，三姨太趁陆连奎睡熟，又在他衣服里东摸西摸，在贴身小袋里，发现了这只金耳勺。她知道，陆的样样东西都是不义之财，能在他身上搜刮点就搜刮点，当即将金耳勺取走。然后派自己的贴身女佣到银楼，去将金耳勺换成现钞。危险将至，陆连奎对金耳勺的丢失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黄金荣早已布置好罗网，就等这一步了。金耳勺到了银楼典当，马上就有人通知了黄公馆。黄金荣一看就知道是自己家的东西，顺藤摸瓜，没费多少功夫，便查出是陆连奎绑架了自己。

黄金荣更加火冒三丈，马上布置了一个暗杀计划。

有一天，陆连奎正在中央饭馆里和一个女招待调情，忽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三姨太在外面“偷人”，被抓个正着，要他赶快去。

陆连奎一听，气冲上头，顾不得多想，冲下楼来，走进大厅里。这时，三姨太的弟弟在大厅里正与一个妓女闲聊，见陆连奎下来，连忙问：“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陆连奎气呼呼地说：“走，让你也长长见识，看你姐姐怎样丢人现眼的！”

三姨太的弟弟莫名其妙地跟着姐夫走出大厅。刚出大门，突然从暗处射过来一串子弹，枪声一响，陆连奎和其内弟已经倒在血泊中。

没想到，陆连奎命大，这一次居然没有死，只让子弹擦破了点皮。

原来他听到枪声一响，知道有人暗算，便装作中弹躺在地上。那内弟不明就里，做了替死鬼。陆连奎侥幸逃出一条命后，知道自己干的事情被老头子知道了，连忙卷起金银，到乡下避风去了。

陆连奎的三姨太，见弟弟被打死，丈夫也失踪了，居然去找陆连奎的老

头子黄金荣，要他帮忙查清这起事件的幕后人是谁。黄金荣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放到桌面上，冷冰冰地说："你认识这件东西吗？这是我黄家的东西！"

那三姨太一看是那个金耳勺，顿时明白了。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那陆连奎此次逃脱了性命，在"八•一三"上海沦陷后就投靠了日伪，以为从此有了靠山。在黄金荣等人的帮助下，他还是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

第十三章
“四一二”屠杀上海工人

黄金荣收蒋介石做门生，使他与国民党关系更加密切。蒋介石也利用他与黄金荣的师徒关系，把黄金荣拉到他的船上，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利用黄金荣的帮会势力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上海工人群众血流成河。黄金荣欠下了累累血债。



上海滩三大亨都参与了屠杀上海工人：杜月笙（左）、张啸林（中）、黄金荣（右）。

一、准备脚踏三只船

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后，先在大元帅府任参军。孙中山知道他在辛亥革命后的杭州光复和反袁世凯斗争中起过作用，便任他为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大队司令。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成为非常大总统的助手，颇受信任。孙中山确定联俄政策后，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由于张静江的竭力推荐，担任了孙中山与廖仲恺创办的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抬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并掌握了军队实权。1926 年 7 月 1 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任总

司令，率领十万大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向长期盘踞各地、鱼肉人民的军阀进攻。革命军在各路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前两次在军阀的镇压下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决定继续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前两次武装起义展开之时，黄金荣等上海流氓帮会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捣乱，他们有的冒充工人纠察队，胡作非为，败坏工人纠察队的名声；有的受外国资本家的雇佣，充当武装警卫，欺压工人群众。给武装起义制造了许多困难。中共浙江区委经过研究，决定先礼后兵，派汪寿华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和黄金荣等人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诸暨檀溪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远东职工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国际反帝同盟会议。1925 年初回国。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农工部委员。“五卅”运动爆发后，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1926 年，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兼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

汪寿华到上海后，托人和黄金荣等人联系，要求找个时间约个地点，双方在一起随便聊聊，以增进了解。黄金荣一听，便知道他找自己要谈的是什么事，但黄对谈判是个外行，便托杜月笙出面谈判。

1927 年 2 月 28 日，杜月笙与汪寿华见面。

两人一见面，杜月笙就说：“汪先生，黄老板身体欠佳，特地派我来代表他与您见面。黄老板说，您有什么吩咐，我们一定照办。”

汪寿华不免客气了一番：“杜先生，对您我是久仰大名。您是上海滩知名人士，懂大体，识大局，为人排忧解难，扶困济贫，本人是一向钦佩的。您来那是再好不过了。”

“过奖，过奖，”杜月笙连连拱手。

汪寿华开门见山地说：“杜先生，目前的形势您也知道，北伐大军节节胜利，上海指日可下。我们上海工人准备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赶走军阀，您怎么看？”

“我也是苦出身，上海工人起来反对军阀，我举双手赞成，可是，”杜月笙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汪寿华的反应，接着说，“可是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手里拿的可都是铁家伙呀，不好对付。”

汪寿华说：“这个，杜先生不用多虑，我们几十万工人完全可以对付他们这几万花架子的部队。再说，北伐军薛岳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龙华，孙传芳的

部队，已龟缩在闸北、吴淞、南市等地，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关门打狗。”

杜月笙听了汪寿华的一番话，问道：“那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杜先生深明大义，是个痛快人，我就直话直说，请你做好三件事。一，请你约束手下的帮会兄弟，保持中立；二，不要阻拦法租界工人罢工，当然必要时协助一下更好；三，据我们了解，您同防守上海的毕庶澄有些交情，希望你能够把他笼络住，如果在我们起义时，能切断他与部队的联系，那就更好了。”

杜月笙想了想，觉得这三件事也并不是难事，自己完全可以当场答应。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说道：“汪先生，请放心，你所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一定尽力，至于具体情况，等我回去和黄老板他们商量一下，再通告你。”

“一言为定。”

见过汪寿华以后，杜月笙立即坐车驶向钧培里黄公馆。

到了黄公馆，黄金荣和张啸林都在焦急地等着他呢。原来，黄金荣也得到了北伐军占领龙华的消息，所以急着想知道杜月笙和汪寿华会见的结果。

杜月笙故意不谈会见的结果，反问道：“大哥想站在哪一边呢？”

黄金荣还在沉思不语。张啸林第一个跳起来：“我们和军阀无怨无仇，而且亲如兄弟。三鑫公司也多亏他们，货源不断，销路不绝，他们吃败仗，我们也就断了财路。他们退出上海，我们少了后台！你金荣哥已经被法国人一脚踢开，难道我们再打自己人屁股？”

杜月笙淡淡地反问一句：“照你的意思呢？张大帅？”因为张啸林与张宗昌不但同姓，而且长得相像，脾气也一样，所以也就称他为“大帅”。

张啸林毫不思考地说：“我主张和张宗昌、孙传芳联在一起，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坐在中间的黄金荣其实早有打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是自己的门生弟子，北伐军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子弟兵，比威信，论关系，自己理当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将是比法国人更亲密、更扎实的靠山。可是，此时此刻，他不愿像张啸林那样把心放在嘴里，将主见和盘托出。他想到杜月笙一定有比自己更高明的对策，所以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只是说：

“难呀！法国当局要我这个督察长组织一支‘纠察队’，配上坦克车，在公馆马路、霞飞路上来往巡逻，以保持法租界平安无事，我不能不尽力。而孙传芳那一头呢，淞沪镇守使李宝章和三鑫公司往来密切，鸦片生意全靠彼

此合作，至于他们的同伴张宗昌，前些日子从南京派毕庶澄带2万海陆军队进驻上海时，你们两人还代表我到车站去欢迎他，关系也不错，总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吧。至于北伐军就更不用说了，总司令蒋介石是我的门生，不说将来大事小事全靠他，就是单从师徒之情出发，我也不能冷脸相待啊……”

黄金荣边说边望望杜月笙，话没说下去，而是捧起已经冷却的茶杯，像怕烫似的一口口慢慢喝着，见杜月笙不停地点头。

黄金荣最后说道：“这三方，谁也得罪不得，可是我总不能三条线都拉着吧。”

“大哥，其实您还落了一方——不是三条线，是四条线。”杜月笙补充道。

黄金荣一脸迷惑：“四条？哪四条线？”

“还有一条是共产党啊。”

“共产党？它也算一条线？莫不是你和汪寿华谈好了。”黄金荣有些惊讶地瞪着杜月笙，“月笙啊，你千万不要被汪寿华的花言巧语迷住啊。”

没等杜月笙住口，张啸林开言了：

“二位兄弟，我可是没你们那么多弯弯绕。我看，谁对我们好，我们就帮谁，考虑那多么多干什么？什么北伐军，共产党的，他们给我们什么好处了？我们三鑫公司多亏了李宝章一伙仁兄的关照，才得发财。别人会如此帮我们买卖烟土吗？我看，难！”

黄金荣摇摇头，问杜月笙：“月笙，你的意思呢？”

杜月笙看了看两位，说道：

“刚才大哥已经分析过了，但我们不能四条线都抓着，抓了四条线，等于一条线也抓不住，我们只有抓住最要紧的线，方可成就大事业……”

张啸林急道：“老三，说这么多干什么，你干脆说抓哪条线吧！”

“北伐军！我实话告诉两位兄长，我也答应了汪寿华的要求，让手下弟兄们与他们合作。”

张啸林猛地站了起来，说：“什么？你答应了共产党？……老三，你开玩笑吧。”

黄金荣挥挥手，示意张啸林坐下，转而又对杜月笙说：“你是怎么考虑的，说说看。”

“如今局势越来越明朗了，吴佩孚在湖南、湖北全线崩溃，孙传芳也从江西、浙江败走，而北伐军则节节胜利。现在，上海的李宝章和毕庶澄已是瓮中之鳖，待不了几天了，上海不久就是北伐军的天下。”杜月笙停了停，转头对黄金荣

说道：“大哥，即使没有你和蒋介石的师徒关系，就从目前的形势看，你说我们该牵住哪条线呢？”

“那还用考虑吗，谁力量大就依靠谁，我们总不能靠一座冰山吧。”黄金荣说，“现在，我们应该让蒋介石北伐军进来，赶走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我们不照样有靠山吗？至于洋人吗，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精诚合作。”

张啸林又开始说话了：

“两位兄弟说的有道理。俗话说，有奶就是娘。赶走李宝章的部队，让北伐军进上海是对头的。但是，还有一点我想不通，帮助共产党干吗？帮助共产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哎呀，你这个‘大帅’怎么不会转弯呢。我们帮助共产党的目的，是让他们赶走李宝章和毕庶澄。这样，蒋介石的北伐军不就不费吹灰之力进来啦？到那时，我们再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把共产党统统杀了，上海滩不还是咱们的？”

张啸林有点不服气，说：“现在共产党和蒋介石可是一伙的，你怎么断定蒋介石会帮助咱们消灭共产党？”

其实，黄金荣也有这样的疑问，不过他不说，和张啸林一起望着杜月笙，等待他的回答。

杜月笙神秘地说：“你们可知道，蒋介石在赣州已动手杀过共产党了。”

“真的？”

“上个月 23 日，杨虎兄也在安庆动用帮会的兄弟，也对共产党下过手，听说他们打伤了共产党人几十个。”

“蒋介石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那活动经费就是他负责提供的。”

“这还差不多。”张啸林似乎松了一口气，说，“共产党那一套我是最痛恨了，他们一得势，我们这些人就得统统滚蛋。要不是你这样说，我决不会去帮他们。”

黄金荣也拍拍屁股站起来：“月笙，那你打算怎样帮共产党呢？”

“我们当然不必和他们一道拿刀弄枪去拼命，那是折本的买卖。”

张啸林道：“那我们怎么做？”

“我看这样做：第一，我们都告诉一下手下人，现在不要与共产党为难，他们干什么事，我们不要阻拦，能帮忙的就适当帮帮。第二，就是对付毕庶澄。这个就由我出面吧。”

黄金荣最后总结道：“我看月笙的办法不错。我们就这么办吧。”

二、司令沉醉温柔乡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同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负责领导工作。3月21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午12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接着，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

中午12时起，上海无数的工厂、学校、机关、商店、火车、轮船的汽笛、电铃、悬钟顿时齐鸣，上海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开始了。继之而起的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仅半个小时，不论租界和华界，所有的工厂一律关门，电车和公共汽车一概停驶。按照事先的约定，黄金荣等人没有阻止工人们的行动。

提蓝桥电车厂、友新铁厂的工人带着自制的炸弹，来到飞虹路香烟桥警察局。炸弹发出剧烈的声响，吓得警察们四处奔逃，工人们趁势冲了进去。

攻打五区警察总局的工人们办法更妙，他们把鞭炮放在火箱里，爬到靠近五区警察总局的居民屋顶上燃放鞭炮，然后扔下两颗手榴弹，顿时，鞭炮声声如机关枪开火，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仿佛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那些警察，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全部缴械投降。工人纠察队一下得到三十多支长枪，力量大增。

预定由大罢工转为起义的时间，是当天下午1时整。可是不到预定时间，由王若飞、徐梅坤指挥的南市工人纠察队首先打响，势如破竹，仅五个小时，就攻下了淞沪警察厅和所属的一署三所，占领了电话局、江南造船厂和高昌庙兵工厂等所有重要目标。

闸北是张宗昌的主力毕庶澄的第八军驻地，情况最为复杂，重要的据点就达十多处，守敌装备精良。

周恩来在罗亦农、汪寿华、赵世炎等战友们的紧密配合下，在极短的时间内，使5000余名毫无作战经验的工人纠察队员，掌握了基本的巷战知识，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次日下午6时许，在不依赖外力援助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上海的工人武装力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淞沪镇守使李宝章逃窜，下落不明。直鲁军精锐之师第八军，被上海武

装起义的工人彻底打垮，全军覆灭。

那么，第八军的军长毕庶澄此时到底在何处呢？原来在黄金荣等人的布置下，他正躺在女人的温柔乡里呢……

毕庶澄本来就是一个著名的花花公子。他初到上海，就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所陶醉，他兴高采烈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来上海走一遭，那简直是白活在世上了。”

上海到处都有迷人的好东西，最好的当然是女人。看到上海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毕庶澄眼都直了。毕庶澄是 1927 年 2 月 24 日率第八军进入上海的。他到上海的第三天，黄金荣让杜月笙、张啸林代表自己去拜访毕庶澄。接着，杜月笙又把毕庶澄带到他的老相好，富春楼老六那里。那老六，身材高挑，胸脯饱满，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千种风情，万般媚态，让人痴，让人醉，让人迷！毕庶澄在富春楼里一泡就是三天三夜，每日都劲头十足，连令久经风月场的老六都难以忍受。

第八军官兵一连三天看不到自己的军长，渤海舰队也找不到自己的司令（毕兼渤海舰队司令），司令部里军情文书堆积如山。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亲自到富春楼去请求汇报工作，向毕庶澄报告接到张宗昌急电，要他率领上海的舰队南下讨伐国民军。

但沉浸在温柔乡里的毕庶澄很不耐烦：“大帅有电，那你就照办吧，来做什么？”

“可是，我的舰队一走，这吴淞口就空虚了……”

毕庶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既然这样，那就不去吧。我给大帅发个回电行了吧，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了就赶紧回去吧。”

毕庶澄对这个打扰他好事的杨树庄很不满意，赶走了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杨树庄看看没有出路，回到军舰上之后，干脆投降了北伐军去了。

毕庶澄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正搂着女人在床上呢，又有部下来报告：“报告司令。北伐军已攻占杭州、宜兴、常州，张大帅要您速率本部，离开上海北上，一可以解孙传芳被困南京的围，另外也好使第八军能够机动些，不至于在上海被擒。”

毕庶澄哪里舍得离开上海，他回答道：“上海是个宝地，为什么我要急匆匆地离开呢？叫老子去救孙传芳，我才不那么傻呢。去，按兵不动，大家该找什么乐就找什么乐。看不到我这里正忙着吗。”

“可是……”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在上海，老子的话就是天。赶快滚！”

那部下见状，不敢多话，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毕庶澄赶走部下，刚要与女人温存，黄金荣在杜月笙的陪同下又来了。这下，毕庶澄不能不接待。他很不情愿地穿好衣服出来。

杜月笙告诉毕庶澄说：“毕司令，我得到情报：沪宁铁路已被北伐军从常州拦腰切断，运兵北上南京，已经不可能；杨树庄舰队已投降北伐军，从海上撤退去了山东，上海空虚；北伐军逼近上海，情况越来越危险了。”

“妈的，这么紧急的情况，那些狗娘养的怎么不向我汇报呢。这下完了，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毕庶澄这一下子慌了，急得满头大汗。

杜月笙暗笑，心想：还不都是你被温柔乡缠住的缘故，还有脸怨别人！

他说了一句：“其实办法还是有的，只是……”

“快说，有什么办法？”

黄金荣这时插嘴道：“我与月笙计议了很久。觉得为今之计，唯有这个办法能够两全了。”

黄金荣附耳上去，轻声地说了两个字：“易帜”。

毕庶澄听了，呆住了，背着手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又一圈，最后长叹一声：“也只好对不起张大帅了。那么，拜托黄老板和杜先生替我与北伐军方面联系吧。”

黄金荣和杜月笙走后，毕庶澄的万般柔情灰飞烟灭，再也顾不得女人了。还没有等到黄金荣他们的回信，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就响起来了。

这时，毕庶澄刚刚睡醒，卫兵来报，说有些工人不上班，想罢工闹事。

“你们这些笨蛋，这点小事报告什么。你们手上的枪是烧火棍啊？传我的命令，谁闹事就打死谁。”

“是！”卫兵马上去传令，可是他去了就没有回来。因为司令部已被武装起义的工人给端掉了，卫兵不知道是被打死了，俘虏了，还是逃跑了。好在毕庶澄顾不得这些，他正在女人的肚皮上“战斗”呢！

第二天天大亮后，又一个卫兵来报告：“毕司令，不好了，我们的很多兄弟都被打散了！”毕庶澄正在最要紧的关头，哪有心思管这事，他不由大骂道：“妈个巴子，你们怎么老是不让我安生啊。等我这里的事干完再说。”

等他干完了自己的“事情”，工人们已经占领了全城。败退下来的一队卫兵此时还没有忘记他们的司令，他们闯了进来，给毕庶澄披上一件衣服，架

上他就往外跑。

“到底出了什么事？”

“司令，工人已全盘占领了上海。如不趁着现在的混乱逃出上海，再想跑就来不及了。”

借着夜色和混乱的掩护，这队人从逃出上海，前往无锡乡下。可惜，毕庶澄躲了初一，却没有逃出十五。不久，张宗昌便派人把毕诱骗到济南，就地枪决了。

三、蒋介石看望黄金荣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南昌。收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发电给在上海龙华待命的白崇禧，命令军队马上入城。

于是白崇禧的队伍，在距离工人夺取上海城不到两个小时，便耀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

接着，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准备来上海。现在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当年穷困潦倒的蒋志清了。他坐着炮艇，在一群卫兵的护卫下，重回上海滩。

黄金荣前几天便得知蒋介石要来上海消息，这几天心里格外高兴，也格外忙碌。自从退休后，他的心情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黄金荣还让理发师给他理了头发，青青的头皮在短发间忽隐忽现，显得精神劲十足。

为了更好地迎接蒋介石。黄金荣特地把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叫到黄公馆，商量迎接蒋介石的办法。

黄金荣首先开口：“蒋志清如今成了总司令，我这个做老头子的脸上也有光啊。难得的是，他还没有忘记我。说是要来看我，你们说说，我该怎么迎接他？”

“大哥，人家现在可是北伐军总司令了，可不能乱说什么徒儿老头子了。”杜月笙提醒说。

“对，对，现在他已是蒋总司令了，身份变了。”

“总司令也是人，是人就爱财，我看应该送他一点东西。”张啸林在一旁说。

“可是送什么好呢？”黄金荣搔着头皮。

黄金荣的儿媳妇李志清说：“我看送他十几根金条吧。”

张啸林不以为然，说：“十几根金条情意太轻，我看要送就送一只纯金的

大匾，上面写‘天地英雄’四个大字给他。”

“不好，这样不好。”杜月笙摇着头。

“怎么不好？老百姓都讲究个人情来往，难道当了总司令就不受礼了？”黄金荣疑惑地说。

“礼是肯定要送的！只是送什么，怎么送，要讲究。一般人送什么金条，金匾，他求之不得。可是别忘了，现在的蒋总司令可不是一般人了。他稀罕几根金条，一块金匾？送这些东西，反而显得咱们俗气。”

“那，你说什么东西不俗气？”张啸林耐不住性子首先发问。

杜月笙不回答，反而问道：“你说，总司令现在最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面子。”杜月笙答道。

“面子？”黄金荣有些不明白。

“对，面子。”杜月笙慢吞吞地说，“当年，蒋总司令离开上海滩前，不是向大哥投过门生帖子吗？你现在退还给他，就是最大的面子。”

“对！对！对！”黄金荣一拍大腿，“明天我们一起去调接他，把帖子带来，见到他后，就退给他。”

“不，不！那样就不是给他面子，而是让他丢面子了。”杜月笙连连摆手，“我早想过了，退帖子要秘密，当年是虞洽卿做的介绍人，现在你还是应该把帖子交给虞洽卿，要他转交总司令。”

“好，就这么办！”黄金荣双手一拍道：“我马上就办这件事，你们也都快回去歇着吧，明天一早早点来，我们要多带着人，去迎接他。”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去拜访黄金荣。但蒋介石的卫队长为了保护蒋总司令的安全，抽调了60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过外马路转到一枝春街，首先进入法租界。车子一到一枝春街口，几个安南巡捕把警棍一摆，将车子扣了，拉到巡捕房，警卫班长也被扣押。

蒋介石人还未进租界，便碰到了洋人的一鼻子灰。黄金荣在家里得到这个消息，亲自跑到捕房向捕房的法国总巡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为了看望黄本人，黄考虑到司令的安全，请蒋带警卫人员到黄金荣家来保卫。这事事先未向租界打招呼，有点不妥，可这是友好拜访活动，租界定要给予方便。

法捕房总巡立即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国驻沪领事认为中国武装士兵进入租界，违犯了两国间的规定，有碍法国的面子。但旁边有人提醒说：

这蒋介石是中国的新兴势力，前途不可限量，现在各国正在加紧与蒋介石交往以捞取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他呢？”

领事一听在理，立即给法捕房总巡回话：听从黄金荣的安排，不但允许蒋总司令带武装士兵进入租界，还要加派法捕房的巡捕保卫，以保证总司令在法租界的安全。

法国捕房总巡得令后，立即释放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去接总司令。还特别规定，所有法租界的巡捕，一看到蒋总司令的坐车，立刻立正敬礼，以表友好。

于是，蒋总司令从一枝春街，经过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钧培里路口的黄公馆。这一番闹腾，已经耽误了大半天时间。

下午将近三点钟时，均培里黄府门口来了三辆小汽车。从前后两辆车里，跳下四名侍卫兵，排成两行站岗保护。虞洽卿和王晓籁从另外两辆车内匆匆先下，一起恭立在中间汽车的车门前。那辆车门慢慢开启，从容而昂然地跨出来穿着军装的蒋介石，和前几年穿“马口铁”长衫的狼狈相相比，迥然不同，显得特别轩昂和神气。

黄金荣和杜月笙早就赶到大门口恭迎。见了蒋介石，拱着双手说：“蒋总司令，欢迎，欢迎！”

蒋介石对黄金荣先亲切地微微颔首，还恭敬地行了个军礼，然后由黄金荣引路，身后跟随虞洽卿等人，进入客厅。坐定后，由李志清献茶。黄金荣又拱手奉承：“总司令亲临敝舍，真是我黄金荣的光荣。”

蒋介石举起右手，稍稍一摆，他不忘记自己落魄时对方曾赠赐路费的恩情：“过去承黄先生帮忙，我永远不会忘记。”

黄金荣听到蒋总司令称自己为“先生”，连忙起身，先是摆手，后又拱手：“总司令怎么称我‘先生’？不敢当，太不敢当。过去你、我那份关系已经过时了。”

蒋介石也诚恳地站起：“不，不，不。先生总是先生，今后还有很多事要仰仗先生。”

说着，蒋介石从怀里取出一只黄灿灿的金挂表，双手送到黄金荣面前：“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

说是奉赠，实是偿还当年借的路费，表明蒋介石虽衣锦荣归，一步登天，但不忘旧事和先生的恩情。

黄金荣把挂表接在手里，闪闪金光照亮他脸上的麻皮，笑得他两眼眯成一条线。这是他有生以来得到的最光彩的“财香”。此后，他不论外出或在家，

穿短打还是长袍马褂，总将表藏在胸袋里，让金黄锃亮又粗又长的金表链露在外面，闪闪发光。每逢喜庆大事，总要在众人面前拿出来炫耀一番，以显示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蒋介石说："我刚到上海，这里的市面行情不清楚，有些事情还要先生指教。"

黄金荣连忙回答道："总司令有什么事，只管吩咐，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大家闲聊了一会，这时，外面有个卫兵进来，递给蒋介自一份电报。他看了看，站起来说："军务在身，不能久留，介石这就先告退，改日请先生到司令部来，日后我们再见。"

黄金荣晃着肥胖的身子，躬身相送，一直送到门口。

四、嗜血豺狼密谋忙

这一年的清明，黄金荣一大早便上漕河泾祭扫祖坟，在小镇上盘桓到下午两点光景，坐车到龙华，登门拜访蒋介石。昔日恩师登门，蒋介石自然十分客气，迎入客厅敬烟，令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宾客双方坐下，蒋介石开口了："先生，那天在你家，由于人太多，不方便，我就没开口。其实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先生帮忙。"

"什么事？"黄金荣自从退回门生帖子，蒋介石还是一口一个先生地称他，他实在开心，现在有事请教他，哪能不受宠若惊。

蒋介石毫不忌讳地告诉他要解决共产党的事。

黄金荣一听，大腿一拍：

"让我带领青帮兄弟去杀他娘的。总司令，你不用愁，法巡捕房早在上个月，就让我组织起纠察队，还有16辆坦克，在公馆马路、霞飞路上巡逻，防止中国地界工人武装进租界捣乱。现在我可以把这批人马拉出去，打共产党！"

"不，不，"蒋介石连连摆手，"靠你这点力量不够，而且用青帮的名义，也不太方便。"

"那怎么办？"

"这样，你先不要着急，马上我要陈群、杨虎两人到这儿来，具体情况，你们可以商量着办。我先叫他们来一下，你们认识认识。"蒋介石说着叫卫兵

去叫陈、杨。

不一会儿，进来三个人，蒋介石给他一一作了介绍：“这一位是陈群，我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位是你熟悉的，杨虎杨啸天，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这一位是大秀才陈布雷先生，他也是老上海。”

黄金荣和三人一一拱手见礼。

蒋介石笑着说：“都不要客气，都是自己人。陈主任，杨处长，这里的事你们再商量一下，我与陈秘书还有个会要开，先走一步。”

蒋介石走后，黄金荣说：“二位，咱们一起到寒舍去怎么样？我再把杜月笙和张啸林两人叫上，咱们五个人商量出一个周密的计划。”

陈、杨一听也十分乐意。于是一起到了均培里黄公馆，黄金荣派人请来了杜、张二人。五人秘密商量起来。

虎背熊腰、浓眉细目的杨虎先爽朗地捋袖大笑，继又大摇其头说：“打军阀，一点不费力。倒是对付共产党，太费脑子！”

黄金荣一时还不能领会，杜月笙故意问道：“国民党和共产党不是合在一起打军阀吗？”

坐在一旁的陈群，举止端庄地眨动一对小眼，像对自己家里人说私房话一样说：“中山先生生前定下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可是，我们和共产党始终联不到一起，他们处处和我们作对。就拿这次‘北伐’来说。国民革命军每到一个地方，共产党就发动工人，又是罢工，又是组织纠察队。武汉军阀逃到外国军舰上，他们就反对外国人，引起正面冲突。在九江还去占领英租界，闹得外国人开炮，打死不少人。这不是使我们国民政府为难吗？有的地方，国民革命军还没进去，他们就来个武装暴动，还成立什么‘临时政府’。这哪里是响应，分明是‘先到咸阳为王’，抢地盘，夺江山！你们上海不就是这样？”

黄金荣等被陈群滔滔不绝的一套话说得又信又服，连连点头。张啸林还气愤地跳起来骂：“岂有此理！难道蒋总司令不制止他们？”

陈群说：“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总司令就说过：‘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有第二个领袖’。这话就是警告共产党休想篡夺权。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有人要免除他常务主席职务，他也公开演说。其中有两句：‘提高党权就是排除异己’，‘谁反对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在江西赣州，他下密令把共产党陈赞贤枪毙，又把九江总工会学生会解散。在安庆，

我们又请青帮弟兄帮忙，把总工会捣毁，把他们的人杀掉！”

张啸林把脚搁在椅上，手朝下一挥：“杀得好！”还愤愤不平地对两位客人诉苦出气，“你们没看到他们怎么杀孙传芳、张宗昌手下的人，是该一报还一报！”

杨虎这时火上加油：“啸林兄弟，你先别高兴。共产党口口声声要‘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现在他们占了上海，和租界对峙，把军阀赶跑，说不定几天以后，就会替外国人做事、吃外国人饭、和军阀有关系的人……”说着，狠狠地对三大亨横了一眼，“包括你们几位在内，统统杀掉！”又含笑询问黄金荣，“那年共产党在上海开代表会，你曾经亲自带人去抓他们，他们能不记恨？”还讥嘲地附加一句，“共产共产，就是把他们的对头，一共铲掉！”

这一番话，把三大亨对共产党的恨意进一步挑起来了。张啸林更是火星直冒，一跳三尺高，对黄、杜二人怒声大喝道：“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

陈群和杨虎互相示意地对望一眼，然后陈群揭起茶盖，喝口冷茶，面带奸笑，婉言安抚道：“三位可以放心。蒋总司令早有安排，也决不会让三位吃亏。”

三大亨都把目光注视在陈群的脸上，认真而严肃地聆听他讲话。

陈群放回茶碗，双手对搓一下，不快不慢地道出他们早就谋划好的对策：

“蒋总司令已经请汪精卫从日本回来开过秘密会议，商量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还要他和陈独秀一起发表宣言，表示国共和好，骗骗共产党。另一方面，要吴稚晖、张静江等八个人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文告。然后再出动武装，把共产党一下子铲光！”

张啸林高兴得双手鼓掌。黄金荣摸着麻子，频频颔首。只有杜月笙，一面表示赞同，一面在考虑：这样的大事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成功的。

杨虎好像看出杜月笙的心事，就爽快地提出：“关于动武的事，国民革命军不能直接出面，怕这样引起被动。我们想利用地方势力，这就要借助三位了。”

三大亨没想到这样重大的担子会落在自己头上。反共心切的张啸林，他以为像运土、抢土一样，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就毫不犹豫地一口允诺。黄金荣感到为难，讷讷地向杨、陈二人推辞：“我现在巡捕房里没有权，法国人也不肯借兵给我。”而杜月笙既不推辞，也不允诺，只谨慎地反问一句：“两位看怎么办？”

陈群把早就想好的主意，作为建议征询：

“你们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三大亨。上通洋人、军阀，下达三教九流，绿

林好汉、帮会流氓都在你们手里，只要登高一呼，一眨眼就会有十万人马，力量之大，威信之高，非他人可比。总司令早就看中你们，所以一到上海，就来黄公馆拜望。”

三大亨被杨虎陈群捧得飘飘然。骄气陡起，杀心大发，张啸林恨不得立刻出动，而杜月笙在亢奋中又考虑周密地说：“我们虽有人马，可是师出无名，而且军饷、武器……。”

杨虎一摆手：“且请放心，虞洽卿已经答应总司令，筹备三千万巨款，作为反共清党之用。”

黄金荣惊讶万分：“三千万！他拿得出这么多钱？这位阿德哥平时装穷，还向我借钱呢！”

杨虎代为辩解，也是向黄金荣示意：“当然不是他自己的钱，他是买办，又是商界大亨，外国人和有钱人都怕共产党，我们帮他们的忙，他们还不乖乖拿出钱来？至于武器，我们可以供给。金荣哥是不是也出把力，向租界打个招呼？”

杜月笙还提出个难题：“可我们不能赤膊上阵，而且事先准备时，难保不走漏风声。”

陈群连连点头：“这一点我们也考虑到了。总司令意思要你们和总工会一样，公开打出旗号，招兵买马，伺机动手。”

黄金荣不好意思地搔搔麻子，笑着问：“我们能打啥旗号？”

杨虎透露天机：“总司令也早想到了，辛亥革命时候，孙中山不是利用‘哥老会’、‘三点会’帮会力量吗？后来把它们成立了‘中华共进会’。它早已解散，现在你们就拿起这块招牌，冠冕堂皇，就不会被人疑心了。”

张啸林却嫌这种事多余，黄金荣也觉得麻烦，只有杜月笙拍膝赞赏，还道出其中妙处：“这叫做‘兵不厌诈’！”

等杨虎陈群离开黄公馆后，杜月笙和张啸林就围着麻皮金荣的烟榻，一面抽烟，一面商量，一直谈到天亮。他们决定先成立“中华共进会”，还考虑到由自己三人出面有种种不便，就去和青帮“大”字辈老头子张仁奎老太爷商量，由洪帮大哥浦锦荣来当会长，还特地在报上登出“中华共进会”筹备处成立的广告。

广告一刊登，果然有不少旧会友应召而来，也有新的无业游民闻风参加。杜月笙等就以大、小八股党为班底，邀请从广东赶来的王柏龄、洪门龙头、

宁波炮台司令张伯岐、洪帮头子樊瑾成、蒋伯器、还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寒云、范回春等为参谋。加上上海滩各帮会头脑、各路大亨、把头所率领的地痞流氓，市井无赖，还有“保卫团’等，不下一万余人，真是乌合之众，虎狼成群。黄金荣从陈群那里领来虞洽卿捐献的经费，向洋行和巡捕房购买枪械子弹，储藏在黄公馆里。杜月笙一面和王柏龄等日夜研究作战计划，一面通过李应生，向两个租界当局去打招呼：答应让“共进会”的人马先在租界聚居，发事那天还需洋人多多支持。

到4月10日那天，杨虎和陈群又来商谈“作战计划”。蒋介石已指派吴稚晖、钮永建、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还想到东路军在沪驻军内有人倾向共产党，有些不太可靠，就将其调往南京，另调新投顺过来的浙系军阀周凤歧部队担任“沪上防务”，由龙华进驻南市和闸北，还决定在12日清晨动手。同时密令杜月笙必须在11日夜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先行谋害，限时限刻，不能太早，也不能过迟。早了会让共产党发觉而引起警惕，迟了会错过时机，一定要在“总攻击”前解决，使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措手不及。

五、上海滩血流成河

4月11日上午，杜月笙叫来在杜公馆专门负责联络和接待客人的万墨林，要他送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到驻在湖州会馆的总工会去，顺便带一张请帖给汪寿华，请他务必在当晚到杜公馆来一次，有要事面谈。

汪寿华明知有危险，但为了争取帮会力量，还是赴约了。8点刚敲，汪寿华坐车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有万墨林和谢葆生迎接，伴他进门。

大门刚关上，从马路对面窜过来两条黑影，押着车夫，将汽车开走。从此那车夫下落不明。

汪寿华自然不知道这些，他由万墨林和谢葆生一前一后“伴”着，经过黝暗的庭院走廊，跨进客厅。

只见偌大的客厅里只点了一盏顶灯，昏黄的灯光下，张啸林一身短打，双手插腰，满脸杀气地坐在中间一张虎皮椅上，身后站着的马祥生和高鑫宝，像两只豺狼，目露凶光。

汪寿华一见情况不好，立即转身，想走出客厅，不料早已埋伏在厅门里

的顾嘉棠和叶焯山，猛地从暗中窜出，扑向汪寿华。芮庆荣又随即跟上，拿出凶器朝汪寿华头上猛击，汪寿华被打昏在地。

几个凶犯七手八脚将他装进一只大麻袋里，搬到大门外一辆早就准备好的汽车上，还带了铁锄和铁锹，飞速朝沪西方向驶去。

等他们活埋了汪寿华回来。就见杜公馆客厅里灯火辉煌。大厅正中挂着“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图像，图像下面的供桌上红烛高燃。以黄金荣为首，与张啸林、杨虎、杜月笙、陈群等人，身穿黑褂蓝袍，站得整整齐齐，一起叩头。他们歃血为盟，义结金兰，同时也是在为“共进会”出师宣誓。

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共进会”的各路首领都前来祝贺和集合，等待出发。到深夜三点钟，大家一口气喝下大杯热酒，张啸林跳到桌上，猛喝一声：“时间到了，通知各路人马，分头出发。”

就在“共进会”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群众进攻后几个小时，这群流氓准备屠杀工人的时候，上海的闸北、浦东、沪西、南市等地区的工厂，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大集会，宣布实行总罢工，一致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收回总工会和工人俱乐部。

与此同时，二十六军前线指挥部兼淞沪警备总司令白崇禧贴出布告，声称：“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值此戒严时期，并前方用兵之际，武装工友任意冲突，实属妨碍地方安宁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不得不严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外，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以免再起斗争，而维持地方秩序。”

紧接着，二十六军长兼上海戒严司令部司令周凤岐也布告如下：“……本日拂晓，本埠各处忽闻枪声四起，即经派人调查，据系有工人及莠民暨类似军人持械互斗……本部职责所在，不得不力予维持，妥为消弭。……”

这两张由官方张贴上海各街头的布告，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企图推卸罪责，蒙骗群众。没想到这样的告示也触怒了“共进会”。

张啸林第一个跳起来，大骂道：“这不是胡说吗？明明是我们‘共进会’帮他们打工人，杀共产党，我们死了许多人。他们不费一兵一卒，把功劳抢去不说，反过来还说是有工人和‘莠民’互斗。他们对共产党，倒正正当当称‘武装工友’，把我们患难弟兄的‘共进会’称为‘莠民’！还说我们任意冲突、危及安宁！他们岂不是血口喷人、恩将仇报？”

黄金荣也有同样的感觉，觉得这事使人尴尬，非但吃力不讨好，也变成

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免也有些泄气。但他不像张啸林爆仗脾气，他是这些人的头头，要稳住，于是苦笑着打圆场：“这些名堂不必计较，我们做事也是为我们自己。但凭良心，不求报偿！”

陈群这时赶紧插进来解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他们写这样的布告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我看周凤岐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是一伙的。这样，将来也可以少一个话柄，你们说可对？”

13日中午，成千成万的工人群众，从四面八方朝闸北青云路蜂拥而来，在空场上集合。空场中心，临时搭起主席台。大会主席在台上向广大群众说明“四一二”事件的真相，激起了千万人愤怒的吼声。人群顿时形成汹涌的怒潮。当千万群众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列队游行到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时，突然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队伍毫不畏惧，继续前进。刚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突然从各处窜出早已埋伏好的军队，向赤手空拳的游行队伍扫射。革命群众冒着风雨，与敌人搏斗。一颗颗罪恶的子弹射穿工人们热血沸腾的胸膛。他们痛苦地倒下，又挣扎着爬起，满身鲜血，坚持前进，敌人的屠刀凶狠地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百成千的死伤者横卧街头，潦雨如注，和鲜血溶在一起，整条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叛变走向了最高潮，一场闻所未闻的大屠杀达到了顶点。

在屠杀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联名在报上刊登污蔑、攻击共产党的声明：“寄生于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贪苏联赤化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教育之工人，捣乱地方，无所不用其极，士不得学，农不负锄，工不入厂，商不居肆，女不安室，动辄游行，以加薪为条件，以罢工为要挟，视地方公正之士，无绅不劣，无豪不土。如有出面抗衡者，以反革命头衔，加诸其身。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无异是反共的檄文，也是奉献给蒋介石的“表忠书”。

果然，蒋介石从南京回到上海，盛宴招待，当面赞赏黄金荣等三大亨“深明大义”，夸他们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还委任三人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颁发奖状和勋章。

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家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樟悬挂在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

第十四章
人虽退休势未减



黄金荣虽从巡捕房退休势力却未减

1925年3月27日，黄金荣向巡捕房提出了辞呈，他称自己已在巡捕房供职多年，向来办公勤谨，曾得到法国政府奖章多枚，但因近来年老体弱，故请求辞去督察长一职，并建议由自己的弟子来继任，以便幕后进行遥控。法国人同意了他的辞职，但却没有按照他的心愿安排后继人选，于是黄金荣又演出了一幕贼喊捉贼的好戏，最终逼迫法租界当局聘请他为法租界顾问，他的弟子担任法租界督察长等要职。他人虽退休，势力却未减。

一、督察长居然遭敲诈

自从进入巡捕房当包打听以来，黄金荣在法国人手下已干了三十多个年头，在这几十年中，他为洋主子卖力卖命，得到了主子的赏识，一步一步升到督察长的宝座，已经到了尽头了。因为督察长顶上便是副总监与总监。这两个宝座只有法国人才可以坐，作为中国人的黄金荣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而且，按照洋鬼子的规矩，人过60岁，便要退休，离开工作岗位。虽然现在他黄金荣还不到六十岁，但前几天，法捕房总巡已经放风了，说是黄督察长年事已高，现在应该退休享福了。

黄金荣明白，这个话是专门说给他听的，目的就是逼迫他退休。为什么要逼迫他提前退休呢？因为有人想抢督察长的这把交椅。这人是谁呢？不用猜，黄金荣便知是一直与自己作对的沈德福。

现在，黄金荣是既伤心又担心又痛心。伤心的是，自己为法国人出了那么多力气，最后却要被他们抛弃，卸磨杀驴；担心的是，一旦自己从督察长的位子上下来，在上海滩说话就没有那么硬气了，自己的各种利益恐怕要受损；痛心的是，自己白白地退休，把苦心经营起来的捕房让给沈德福那小子，太便宜那小子了！

就在他为自己将不得不丢掉督察长的位置苦恼的时候，又发生了巡捕集体敲诈黄金荣的怪事。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黄金荣长年有两大嗜好，其一是鸦片，其二便是赌博。黄金荣因为喜欢赌博，就经常在自己开设的赌台聚赌，这里也成了黄金荣的第二个家。1925年春节，在1月29日晚上下班后，大自鸣钟巡捕房第273号华捕卞鸿裕、第2号华捕徐国祥和第378号华捕李荣三个人一商量，居然商量出一个“太岁头上动土”的办法——敲诈黄金荣。他们一起前往黄金荣开设的赌台，黄金荣正在里面。他们三人一见到黄金荣，就说：

“黄督察长，过年好，我们三个来给您拜年了。”

黄金荣在租界这么多年，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到赌馆拜年的目的是什么。他又惊讶又气愤。惊讶的是，这三个巡捕居然敢当面向这一行当的祖师爷勒

索陋规，真是吃了熊心豹胆了；气愤的是这三个家伙居然根本没有把这么多年来赫赫有名的他黄金荣放在眼里。

黄金荣涨红了脸，愤怒地要冲过去撕碎这些同行。但转眼一想，自己何必现在就和他们斗。现在闹，会影响赌台生意，影响过春节的心情。

于是他转了一副笑脸，说："各位辛苦辛苦，你们看的起我黄金荣，我很感谢。"

说着，他吩咐手下给了每人 3 元大洋。

三人见大名鼎鼎的黄金荣不过如此，很为自己的计谋得意。他们离开后，立即招呼好友第 306 号华捕李三、第 57 号华捕张渭川和第 371 号华捕周根生等 10 多名华捕一拥而入，强要大洋。

黄金荣见烧香惹出了鬼，花钱也没有买到平安，非常生气，现在，他一分钱也不给了。李三等人见状，便掏出警笛吹响，想要拘捕黄金荣。恰好有法国巡捕赶到，上前盘问情况，把卞鸿裕、李三等十多人立即被解送捕房。

30 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审理。卞鸿裕等延聘的律师申辩称：被告巡捕等乘新年之时，向各赌户索陋规，设或有之，实因赌户赌博，以致引诱他人，此乃原告之咎，请求从宽发落。结果法庭判处卞鸿裕、徐国祥、李荣 3 人各押西牢两年，李三、张渭川、周根生等 3 人，各押西牢 1 年。

经此事件，黄金荣明白了法国租界内有一股不小的势力与自己作对。他想：我黄金荣还在督察长的位子上，居然就有人这样来敲诈我。如果我退下来，那么他们还不得把我黄金荣的肉吃了。

这样一想，更加坚定了黄金荣继续保持自己权力的决心。

可是，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势力呢？继续当督察长，争取一下是可以办到的，但六十以后呢？那就必须退休了，现在离退休也就两年了，应该想一个长远之计。

黄金荣挖空心思想了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一条以退为进的妙计。

二、指使“飞贼”闹上海

1925 年 3 月 27 日，黄金荣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辞呈，称自己已在巡捕房供职三十多年，向来办公勤谨，曾得到法国政府奖章各种。近因年迈，加之

脑筋不足，故请求辞去督察长一职。

法国人似乎早就等待着黄金荣的辞呈了，黄金荣的报告一上去，就获得法租界的批准。

黄金荣辞职报告批下来以后，他见到了法捕房总巡乔卞思。总巡的态度与黄金荣意料的一样，连一句客套话都没说，只是礼节性地征求一下意见：“黄先生走后，你认为谁可以顶替督察长的职位呢？”

黄金荣知道现在自己说的话法国人不会听，但他还是说：“依卑职所见，金九龄很合适。他跟我多年，头脑灵活，办过不少漂亮的案子，当督察长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

黄金荣停顿一下，又说：“程子卿也是合适的人选。卑职以为，没有这两个人，租界治安恐怕很难保证。”

乔卞思“唔唔”了几声，没有表示什么，便从写字台边站起来伸手给黄金荣。黄金荣心里却不是滋味，愤愤地想：

“想当年老子一走了之去了苏州，你们法国人还不是乖乖去请我来？你小子以为我黄金荣不中用了，就卸磨杀驴。哼，我们走着瞧，洋鬼子！我这一走，看你们到时候会不会再乖乖请我。”

黄金荣愤愤地出了法捕房，拦过一辆黄包车，回家去了。

回到家，媳妇李志清迎上前来，问：“法国人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他们巴不得我走呢。”

“那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走了，到老来一场空？”

“你放心，我有办法让法国人离不开我。”

“有什么办法？”

“我退职以后，让金九龄当督察长，让程子卿当主任。这两个人，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会听我的话的。法捕房的权不是还照样捏在我的手掌心里吗？”

“那法国人会照你的话去做？这次不就是因为沈德福要当督察长才让你退休的吗？”

“沈德福当不长的，你看着，用不了多久，法国人就会照我的话去做的。明天，你给我收拾一下东西，我要到苏州去一趟。”

苏州，是黄金荣的出生地，也是他父亲发迹的地方。几十年前，黄金荣被法国人逼迫，来到苏州，结果不久还是请他回去了。从此黄金荣在上海滩

创造了辉煌。今天，黄金荣又一次来到苏州，他相信不久，法国人还是要来请他的。

这一次，黄金荣回苏州与当年大不一样，怎么说也算得上衣锦还乡了。衣锦还乡，自然风光。黄金荣回到苏州，迎接他的人自然很多。不过黄金荣不管对谁，一句也不透露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只说是退休之后，来苏州散心。

黄金荣住在了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曹安昌的家里。三年前，曹安昌曾特地到上海拜黄金荣做老头子，如今老头子亲临，他自然尽心接待。他知道黄金荣虽然人老了，但对女人还是很有兴趣，于是忙着到各个胭脂巷中挑选妓女，夜夜供老头子消受。

黄金荣白天赌钱，晚上抽大烟睡女人，日子过得蛮舒坦的，别人看来，他的确是来散心享受的。

一天，妓女们众星捧月般地围着黄金荣掷骰子，几把骰子掷下来，黄金荣面前已是银钱一堆，他便命几个妓女来抢。那些妓女一听抢钱，哪顾得着其它，一哄而上，把桌子上钱抢个精光。黄金荣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有人来通报，上海黄府派人来送信。

来人是黄金荣的秘书骆振忠。他来是告诉黄金荣，法国人果然任命沈德福为华探督察长了，更可恨的是，这姓沈的走马上任之后，把黄金荣的人马全部换下，要害部门里都安插上了他自己的人。情况非常危急，要黄金荣赶快想出应付办法。

黄金荣一听，哈哈大笑："这一点小事情，你也沉不住气，还怎么做大事？我们不是早合计好了吗？照计行事就行了。"

"师父，您老要抓紧啊，再拖下去，让姓沈的翅膀硬了，我们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嗯，嗯，这个，这个……回去告诉九龄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我马上去办我的事。"

第二天上午，黄金荣一副大亨打扮，手中拄着文明棍，脸上戴一副黑眼镜，在曹安昌的陪同下，坐着汽车直驶苏州警察局看守所。

曹安昌首先钻出车门，看守所长见状，连忙上前问候。哪知道曹安昌并不搭理，自己急忙奔到另一边的车门，拉开，手扶车门顶框，伺候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出来。

等黄金荣下了车，曹安昌这才对所长说："郎所长，这次我特地邀请到上海法捕房黄督察长，请他来看看我们的情况，顺便按照西牢的办法指点我们改进工作。"

看守所长万没想到，这人竟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亨，一下子有点手足无措。说话也有点结结巴巴了：

"久……久闻督察长大名，如……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实在是三……三生有幸。参观后，还请多……多指教。"

"郎所长客气了。金荣才疏学浅，今天来只是随便看看，看看。"黄金荣随口答应着。

郎所长领着黄、曹两人参观监牢。当他们走到一间单身门口时，黄金荣问道："这号里怎么只关一个人？"

"这是个重犯。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太湖贼水上飞。"

黄金荣"哦"了一声，凑近铁栅，摘下墨镜看个仔细。只见角落里坐着一个上了脚镣手铐的青年人，耷拉着脑袋，看不清面目。

黄金荣拨拉一下铁栅门上的那把大锁，回头对陪在一边的曹、柳两个说："这种单面弹子锁很容易开的，我们西牢早就不用了。"

"是啊，黄督察长不知道，咱们看守所穷得叮当响，哪里有钱改善设备！这不，我打了好几个报告向上要钱，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一分钱。"郎所长趁机诉起苦来，好像黄金荣管着批钱似的。

"郎所长，黄督察长面子大，他出面替你们说说，准能成，"曹安昌说。

"对对，黄督察长要是能够为我们美言几句，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黄金荣一边嘴上说"一定一定，有机会，我一定说。"一边向飞贼望去。

几个人在这边谈话，水上飞一听法捕房黄督察长，好奇地抬头一看，黄金荣于是看到了这人干瘪的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便友好地眨了眨左眼。再转身朝曹、柳两人努努嘴。

郎所长欠着身子往前领路，曹安昌落在后边，悄悄地将手里的一个小布包扔进监牢里。

水上飞贼听到咔嗒一声，有个小包落在他的脚边。他乖巧地用脚踩住，等脚步声远了，才挪动屁股，背脊朝外，打开小包一瞧，一张小纸条包住三把钥匙。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小字："三天后木渎石家饭店后楼见，看完吃掉。"

黄金荣此行苏州，其实就是专门为这个水上飞而来的。

这个水上飞，功夫十分了得，可以攀岩走壁，可以空手入室。此人强悍、机智，善于伪装自己。有人说，他可以在十分钟内，记住十个不同的人的面孔，而且不留痕迹，是不可多得的“空空妙手”。

黄金荣要把这飞贼“借”到上海，弄他个天翻地覆，鸡鸣狗叫不安分。到时候，法国人无计可施，就会想到他黄金荣的。

却说苏州木渎镇上，有个流氓石秃子，在镇上开了家石家饭馆。他久闻黄金荣的大名，一直想拜其为老头子，可惜无人引见。听说黄金荣到了苏州，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带了两根条子，动身去城里请曹安昌引见，拜黄家金荣为老头子。收门徒能够扩张势力，黄金荣当然同意，何况还有两根黄灿灿的条子作为见面礼呢？

石秃子磕头三拜后，偷眼瞟瞟老头子正高兴，便小心翼翼地邀请黄金荣到木渎镇石家饭馆作客。他的目的，是想借黄金荣这个“名人”为自己的饭馆做广告。黄金荣反正也没有别的事情，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活广告到了石家饭馆，被石秃子一宣扬，小镇果然轰动起来。大名鼎鼎的上海滩大亨，苏州老乡黄金荣衣锦还乡，谁不想看看啊。一传十十传百，附近村镇的人们，怀着看看稀奇的念头，纷纷来到店里，没钱的看一眼就走，有钱的，那就吃上一顿。石家饭馆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喜得石秃子不知如何是好，更加曲意巴结这个“财神”老爷子。把个黄金荣伺候得有点“乐不思蜀”了。

这一天午后，在石家饭馆里，酒足饭饱的麻皮金荣正抱着小玉姑娘在楼上呼呼大睡，楼下响起了敲门声。

“谁呀？”小玉问。

“黄老板请的太湖客。”

小玉姑娘将打着呼噜的黄金荣推醒。黄一听是太湖客到了。一骨碌坐起，穿衣梳洗，而后到隔壁房相见。

来人正是太湖贼水上飞，原名胡老七，太湖边上的洞庭东山人。因为他从小练就一身轻功夫，飞檐走壁身轻如燕，撑起小舢舨快如飞，江湖上便浑称他为“太湖水上飞”，与当时的著名的飞贼燕子飞、葛飞飞、草上飞等并称“四大飞贼”。

这个人的本事，黄金荣以前曾听高雅芳讲过，但不打交道，也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听说此人被抓，关在苏州监牢里。正巧，法国人这时逼他退休，

他费尽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借贼生事”的妙计。

参观看守所前，他便向门生曹安昌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于是便演出了三天前参观看守所的那一幕。

水上飞得到三把钥匙后，便知是黄金荣暗中搭救。他想：“这黄金荣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现在救我，必然是有求于我。如今投靠在他门下，也是一条出路。且去看看他要办什么事情。”

两个人一见面，水上飞扑通一声跪下，连磕三个响头，口称：“恩人在上，请受老七一拜！”

黄金荣上前扶起水上飞，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何必这样，举手之劳，不值得这样感谢。”

说着，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关切地询问：“在牢里，没吃什么苦头吧？”

“没关系，碰了几下，还碍不着什么事。”

“总算运气，我在上海听说你这次失风，特意赶来搭救你。”

“督察长知道小人？”

黄金荣神秘地一笑，反问道：“有个叫高雅芳的，你知道吗？”

“高雅芳？那是我师姐，已经多年不见。督察长认识她？”

黄金荣多年与盗贼打交道，知道怎么与这种人说话，他大笑道：

“哈哈，我们何止是认识，熟的很呢。她说你武艺超群，又讲义气，是把好手。我黄金荣平生就敬佩好汉，听到你出事，忍不住地赶到苏州看看，看看能不能帮帮你，也是你吉人自有天相，居然这么顺利。”

这几句话，听得水上飞感激涕零，“督察长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若用得到我老七之处，我决不会说半个不字！”

听到这里，黄金荣欲言又止，说：“你刚刚出来，先好好休息几天吧。在苏州我看也不安全，要不，你到上海躲一躲风头……”

水上飞是乖角儿，自然知道黄金荣话里有话，他慷慨地说：“督察长，有什么话就说吧。只要我胡老七能做到的，砍我的头也去做。”

“老七，你真是豪爽之人，我黄金荣没有看错你。”黄金荣一把握住水上飞的手，连连摇晃，“我的确有件为难之事……”

黄金荣说着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片，是手绘的一张地图。黄金荣将它摊在桌子上，两人指指点点，小声议论。

黄金荣在苏州又住了几天，这才慢吞吞地回到上海。正如同他预料的一样，

这时法租界早已炸开了锅。

先是法国驻上海领事家里的一只价值连城的叭儿狗被偷。说起这只狗，也着实名贵，其祖上几代，都有纯正的血统记录。叭儿狗本身生得也是极为可爱，它浑身雪白，细软洁白的长毛中，可藏得一只鸡蛋，双眼绿如翡翠。更喜人的是，非常聪明，善解人意。能够听懂人言，主人要她打拱、握手、再见，那是说到做到。

领事夫人对这只狗爱如珍宝，白天和它嬉戏，晚上抱着它睡觉。此狗一丢，领事夫人如同丢了魂一般，平日的优雅风度全然不见，一会儿大骂中国人是下等人，一会儿大骂法租界的巡捕都是饭桶，一会儿大骂领事连自家的一条狗都保不住。领事被闹得心慌意乱，只得严令华捕督察长沈德福限期破案。

沈德福正为这事上蹿下跳，没个线索的时候，捕房总巡乔卞思家里居然又失窃了，一小箱拿破仑金币、一只三克拉钻戒与两件貂皮大衣被盗。总巡把沈德福找来，破口大骂，说是案子破不了，你就赶快走人。

沈德福在外面奔波忙碌，一点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找到，垂头丧气回到家中，当天夜里，自己家里也被盗了。

飞贼闹上海的消息顿时传开了。这一来，法租界里的有钱的主，个个惊慌失措，天天夜里不敢睡觉。他们中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纷纷找到法国总巡，要求赶快想办法。如若这样下去，他们要考虑迁出法租界了。

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漏子被捅出来。星期六夜里，强盗班领班金九龄带了一帮人，突然闯入一家大旅馆，把一个花花公子与姘头从床上抓起来，还将在外间搓麻将的客人逮住，带到捕房里，罪名是聚赌嫖娼。

金九龄告诉这人，星期天司法处休息，他们要在冷房里关一天一夜，到星期一上午才能处理。

“这是新任督察长沈德福的命令，我们不敢不照办！”金九龄说完后便走了。

而金九龄的手下却偷偷与花花公子说，这案子其实可大可小，如果拿出几根条子的话，他可以设法圆通一下，案子可以私了。最后，花花公子拿出两根金条，当夜走人。

没有料到这花花公子不是别人，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虞洽卿的一个表亲。虞洽卿一个电话挂到乔卞思那里，告沈德福放纵部下敲诈勒索。

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闻人，法国人都得给他面子。法国总巡又把沈德福喊去，训斥一通。沈德福里外不是人，心里直叫苦，却是一筹莫展，只能唉声叹气不已。

三、的确是个好演员

就在沈德福自怨自艾的时候，黄金荣回来了。到家的第二天一早，法租界捕房总巡乔卞思就登门拜访了。

在门房来报有洋人来访的时候，黄金荣就知道这回洋鬼子又上门求助了。

他让仆人打开大铁门，只见一前一后两辆汽车开进来。第一辆车下来的是总巡乔卞思。他下车后，连忙往后一辆车子奔去，伸手拉开车门，躬身请出一个人来，黄金荣定睛一看，竟是法国驻上海领事杜来！

黄金荣本来想拿腔做派，为难一下乔卞思的，却没想到杜来竟会亲自来。法国领事亲临华人部下的家里，那可是从来没有过的。黄金荣不由得几分发慌，赶忙几步抢出来，点头哈腰，满脸是笑，将两人迎进精致的小客厅里。

黄金荣诚惶诚恐地说："金荣实在不知两位贵客临门，有失远迎，怠慢怠慢！"

领事杜来说："黄先生不要客气。我们该首先向你道歉才是。你一路旅途劳顿，刚到家，便来叨扰，实在过意不去！"

"总领事客气了，金荣为法兰西帝国服务几十年，从来不觉得辛苦，总领事先生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杜来说："黄先生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我们是永远记在心里的。黄先生的能力品德也没得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敢再次麻烦黄先生。"

这时，乔卞思才有机会插言："黄先生，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几件事，不知你听说没有？"

"昨晚听家人偶然谈起，但详细情况不清。"

"唉，黄先生刚一走，我们这儿就乱了套了！怪不得人称黄先生是我们的治安长城呢。我现在才体会到这话真是千真万确啊。"乔卞思讨好地说。

哼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活该！黄金荣在心里暗骂，嘴上却说："其实，沈督察长精明强干，这些小事难不倒他。"

乔卞思摇摇头，说："唉，也当初真是看走眼了。他现在成了没头的苍蝇，瞎乱撞一气，什么办法都没有。我们这次来，就是请黄先生帮忙的。"

"不不，金荣已经退休，再出来不合适。再说，有沈督察长在，我黄金荣

再做什么，那就是越俎代庖了。这样，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我们中国人最忌讳这个。”

两个洋人一股劲请黄金荣帮忙，而黄金荣却一味推辞。杜来是明白人，知道黄金荣是老奸巨猾，请他帮忙，来这些虚悬套不顶用，还是不能绕弯子。便爽快地说：

“黄先生，你说的也对。你已经退休了，再请你出山，那要有个名义。我看，就聘请你为租界特别治安顾问，一切待遇与督察长一样。您的才智与威望是我们法租界的财富，我们要懂得珍惜啊。”

“是呀，我马上去打印聘书，明天就举行颁发仪式。”乔卞思赶紧接了一句。

“呵呵，既然两位先生如此抬举我黄金荣，我黄金荣不是不识抬举之人。我愿意为租界出最大的力量。”黄金荣目的达到，心花怒放。

“好，好，我就知道黄先生与我们是一条心的。这几起案子，还是要请你亲自出马。”杜来看到说服了黄金荣，也异常高兴。

乔卞思看黄金荣答应了，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大半，问道：

“黄先生，你看破案子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呢？”

“什么也不用，只要强盗班的班长金九龄过来，其余的就不占用了。至于沈督察长那头，还让他案子照办好了，两头破案，总比一头强。”

到现在这个时候，黄金荣的话两个洋人哪有不依的呢。本来以为黄金荣还要提更多的条件，没想到他什么也不需要。两人大为高兴，觉得黄金荣忠心耿耿，真是不错。

几天后，黄金荣打电话给乔卞思，说昨夜金九龄抓到了一个案犯，事关重大，审问时最好总巡与沈督察长到场指导。

乔卞思这几日被窃贼闹得昏昏沉沉的，一听抓到人哪有不想亲自见的？他让黄金荣与金九龄把犯人押到法捕房总巡写字间来，他要亲自审问。

总巡写字间玲珑小巧，一张乌木写字台占了房间一半。台子后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乔卞思。他的左手边是黄金荣和金九龄；右手边是沈德福与助手任水扬。

不一会，两个便衣华探押进一个人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太湖贼水上飞。乔卞思问：“你这几天做了什么案子，老实交代。”

水上飞很会审时度势，其他几个人盘问时，他总是支支吾吾，答非所问。等到乔卞思问话时，他便老老实实地招供说：“我们是师徒两个人过去一直在

苏浙一带做生意。听说上海富人特别多，我曾经要到上海来，可是师父说，上海有个黄督察长，太厉害，去了准失风。所以一直没敢来。前些日子，听说黄金荣下台了，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师父说可趁机大干一番。领事家那个案子，是我师傅做的，总巡家的案子，是我做的。这两次进门都很顺手。看新上任的沈督察长焦头烂额的样子，师父又和我去他家露了一手。没想到……"

水上飞欲言又止，看看沈德福，不说话了。

"没想到什么？"乔卞思急忙问，看水上飞有所顾忌的样子，又加了一句："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水上飞这才大着胆子说："没想到沈督察长家里藏着那么多烟土，居然是一个大鸦片贩子……"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沈德福破口大骂，顺手拿起一只茶杯向水上飞掷去，水上飞头一歪，撞在墙上，瓷片洒了一地。

黄金荣平心静气地说："沈督察长，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你何必生气。先听他说完好了。"

"这贱骨头血口喷人！"沈德福余怒未消。

"沈督察长不必激动，"金九龄似笑非笑地劝道，"其实这事不难查，空口无凭，需要证据。只要看看赃物，再去实地勘核一番，不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吗？"

"还有赃物？"乔卞思问。

"是的，这家伙偷的大土被卑职截获，如今正封在强盗班的写字间里。"金九龄边说边走到门口，向外喊了声："起赃。"

两个便衣华探奔过走道，一会儿捧来三只薄板白坯小箱子。每只箱子尺把长五寸来宽。乔卞思拿过一只，放在乌木写字台上，让金九龄打开。

一股异常的香味冒了出来。黄金荣、沈德福、任水扬，还有低头缩在一边的水上飞，都不约而同地耸了耸鼻子，精神为之一振。再把那箱子里几层纸拨开，露出乌黑发亮的九只坨子。这的确是地道的印度大土。

"这是不是你偷的？"乔卞思问水上飞。

水上飞不说话。

乔卞思又问："在哪里偷来的？"

水上飞还是不说话。

乔卞思大怒，说，再不开口，加重处罚。

水上飞这才左右看看，颤抖着低声回答道："我害怕。"

听到这儿，黄金荣急忙站起来，向对面沈德福瞟了一眼，朝乔下思拱了拱手，起身告辞："总巡先生，此案牵涉甚多，我在此多有不便。我看这件案子，还是由你单独审为好。"

金九龄也是同样的说辞。沈德福看看形势，知道自己也必须出去避嫌了。最后审讯的结果自然不用多说。

黄金荣达到了目的，沈德福被迫辞职，金九龄接任督察长。程子卿做了法捕房政治部主任。法租界公董局正式任命黄为法租界顾问，华人巡捕的提升必须得到他的提名。无论是在法租界，还是在上海滩上，黄金荣权势仍炙手可热，威风凛凛。

四、风风光光庆大寿

192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60大寿的日子。

黄金荣的寿诞，事先已由他的得意门徒作了妥善安排：小东门大吉楼菜馆老板任阿堂，老北门鸿运楼菜馆老板周一星，大世界对面三和楼菜馆老板陈贵法，都是黄金荣的门徒，承包了这次寿筵。

过去孔夫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黄金荣手下门徒也有三千，门生五百。这么多人虽不能全来，但仅仅来到的，每桌如坐十人，最少也得准备三百桌。

这样大规模地置办酒筵，确实罕见。单是卡车装运鱼肉菜蔬，也要搬运十几卡车，另外还要装运碗盆和桌凳。因此，沪西道上卡车驰骋不息，盛况空前。

寿筵分为三等，门徒们都吃大众酒筵；门生们吃比较丰富的酒筵；还有几桌特备的鸡尾酒宴，是黄金荣特地招待高级门生总司令蒋介石的。

这天，黄公馆上上下下布置一新，黄公馆的佣人们将黄府打扫得干干净净，堂中那大"寿"字也是必需的。黄金荣还特地让人把他历年获得的委任状、奖状、勋章、奖章统统挂出来，以炫耀自己的功绩，一切物品都摆放齐备。

宅内不仅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还摆下了四五桌麻将战场，供祝寿的人大闹一番。黄金荣剃了个精光的头，全身焕然一新。一大早就来到客厅，等候祝寿的人们，很多天以前，就将请帖发出去了。众徒弟们和亲朋好友也作了充分准备，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地表示一下忠孝的心意。很早也就有人前来登

门祝寿了。这些人知道黄金荣一向是爱钱的，便尽量奉献钱钞，少则上百，多则上千。一整天，祝寿的人川流不息，送来的钱累积起来，多得吓人。爱赌的，也凑成几桌，打起麻将来。黄公馆内真是热闹非凡，直到天黑，人们才渐渐离去。

当然，来祝寿的人中，最尊贵的还是蒋介石。

这天，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赶来上海祝贺，并随身带着卫队百名，前呼后拥来到黄公馆。黄金荣率领一班把兄弟恭候在花园大门外，等待贵客的光临。师生见面，手把手分外亲热。二人携手进入大厅，蒋介石在寿诞案前立正，行了三鞠躬礼。黄金荣急忙向前，用手挡住，口称："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将蒋介石迎入花厅，坐于上座，宾主相谈甚欢。

接着，黄金荣邀请蒋介石去吃鸡尾酒宴。黄金荣坐主位，左首坐的是蒋介石，右首坐的是虞洽卿，下首作陪的是蒋介石在交易所里共过患难的朋友，如徐青甫、孙棣珊、朱同阳等人。这些人都是多年故交，相见无须客套，既已入座就位，就在乐队吹奏声中开宴，共同举杯为老头子祝寿。真是觥筹交错，好不热闹；话今谈昔，分外亲热。

这天晚上安排的堂会演出，原先戏目很多，因考虑到蒋介石的安全和时间关系，就只演出五出折子戏。堂会结束后，蒋介石回到事先安排好的法租界的锦江饭店下榻。

蒋介石这次祝贺老头子黄金荣六十大寿，自然也带来了贺礼。贵为总司令的蒋介石拿出的是什么贺礼呢？是一支德国制造的手杖式手枪！

这支手枪，乍一看似手杖模样，乌黑而发光。仔细看，手杖的弯把处有扣机，而手杖外表却看不出扣机的痕迹。蒋介石把这支手枪双手敬送给老头子时，还在老头子和众把兄弟们面前作了实弹射击表演。黄金荣收下这支珍贵的手枪，欣喜若狂，爱若珍璧，就此藏置秘处，不让外人观赏。

给黄金荣拜完寿的第二天，蒋介石要去奉化祭祖扫墓，事先租定了虞洽卿"三北轮船公司"新宁绍的轮船。蒋介石此次来上海时，共带卫队五百名，那天去给老头子拜寿时，只带去百余名，其余驻扎在城外水神庙和泉漳会馆两处。

当天中午，大约十二点左右，蒋介石还在锦江饭店宴请宾客，这批卫队已等候在东昌渡"三北轮船公司"码头附近。因离开船时间还早，这批卫兵便三三两两到处乱闯。其中有几个竟闯入了法租界地区。法租界小东门巡捕

房的法国巡捕，看到中国士兵身背枪支闯入法租界，自然出来干涉。这些卫兵跟随蒋介石，走到哪里都是有人奉承，从来都是牛气冲天，现在居然遇到干涉，虽然是外国人，他们也根本不买账，于是吵闹起来。这一吵闹，其余的卫兵也纷纷入内，仗着人多势大，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几个法国巡捕裹挟到了华界。

法国巡捕头目见状，一面下令坚守巡捕房的大门，以防这批卫兵乘机冲入。一面用电话报告上级请示处理办法。法租界总监得到这个急报，又电告法国驻沪领事馆。法国驻沪领事正在想办法之际，又得到报告，说是中国士兵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便派数十名华捕和安南巡捕到交界处警戒。两方形成对峙。

消息传到了蒋介石那里，他深恐事态扩大，就下令立即释放法国巡捕。于是双方撤走对垒武装人员。谁知法国驻上海领事和法租界总监不肯罢休，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肇事者向那名法国巡捕赔礼道歉。蒋介石听了以后，不由大怒，奉化也索性不去了，就命令全部武装警卫队开入法租界锦江饭店附近警卫，准备要和法国人大干一场。

黄金荣见此，内心非常高兴。他想，只要蒋介石态度强硬一些，摆点颜色给法国人看看，不怕你法国人不瘫软下来。待法国人无计可施的时候，定要前来求助于自己，那时，他既可杀杀法国人的嚣张气焰，又可讨好自己的门生。

事情果不出黄金荣的预料，法国人见蒋介石毫不妥协，不由慌张起来！其实，他们是看错了对象．这件事如果是发生在地方官员身上，他们一提出抗议，定会讨些便宜。如今此事是发生在蒋介石的卫队身上可就不同了！无可奈何，法国人不得不又一次来到钧培里黄公馆，求他出面斡旋。黄金荣在法国人面前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其实他这样做，无非是让蒋介石去做人情。蒋介石自然心领神会，待到次晨，便率领卫队浩浩荡荡离开法租界，乘新宁绍的轮船到奉化扫墓去了。

五、排排场场建花园

清明节是中国人祭奠死去的亲人的节日。按照旧时上海的规矩，清明前后 10 天里，为上坟插柳的季节。这时，他们三三两两地提着朱漆竹篮，篮上放着几束香，篮把手上挂着一串白纸幡。然后折几根杨柳，挟带一螺“纸钱”，

去向坟中的父母送去一年的“花费”。

黄金荣的父母，就葬在上海西南郊漕河泾一带。每年清明时节，黄金荣都要亲自到这里来，焚一些纸钱，掮把锄头，为父母送钱，为父母“补屋修房”，祭奠一番父母的坟茔。

1932年清明前几天，黄金荣又来祭奠了。

黄家的祖坟，就淹没在荒草杂丛之间。那旷野是荒凉凄黯的，四周一望无际，全都是大大小小的馒头式的坟地。一阵春寒吹来，使四周的东西都呈现出愁惨的景象。黄金荣在父母合葬的坟上亲自摆下供品：一盘香椿芽炒鸭蛋，一碗野香葱炒新蚕豆，拌浇麻油，另外，则是“关刀肉”加上一锡壶黄酒。

摆下供品后，黄金荣又点几根香烛，倒身拜了几拜，再把纸钱摊成几份，一份是父母亲的，一份是土地爷的，一份是邻居的，还有一份是给游荡在外面的野鬼留着的。

一缕缕青烟袅袅升起，一张张纸钱飞向冥府。烧完纸钱，黄金荣直起身来，看那竖着的石板坟头釜，不禁流下泪来。

他为什么流泪呢？没有人知道。平常，黄金荣是极少流泪的，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容易动情了；也许是看到躺在这荒野之间的父母，心里自责了；也许是觉得自己现在的荣华富贵，父母没有看到，没有享受到。

黄金荣站在哪里，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籁籁地掉了下来。站在一旁的秘书龚天健看到此情此景，心里猜着师父的心思，试探着说道：

“师父，老太爷的‘房子’也旧了，是不是拣个黄道吉日，将老太爷的‘旧屋’修一修，再种些花，挖口塘，养些鱼，让老太爷有地方转悠，然后弄些石人石马摆设摆设，为老太爷镇‘宅’……”

黄金荣擦干眼泪，回过头来，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是啊，这么多年，我也该尽尽孝心了。阿健呀，依你看，这坟应该怎么修呢？”

“我看，要修就要排场大点，起码不能比杜家祠堂差。”

“对！要建就建座更大的！”

“更大的？”龚天健有点迷惑。

黄金荣说：“我想建座花园。”

“对，对，还是师父想得周到，要比就得超过他，还是花园气派！只要您开口，徒儿们都会尽力的。”龚天健也乐了。

当天，黄金荣就在实地勘察起来，左指右指，把偌大的一块地盘用手在

空中划了出来。回到家第三天，手续便办好了，将60亩的土地全买了下来。

果然不出龚天健的所料，听说黄金荣要造花园，他手下的徒子徒孙们无不闻风而动，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忙着去借钱进贡。其中杜月笙捐5000元，金廷荪捐4500元，张啸林捐4000元。少的也有四五十元。最后统计，筹到的款子，竟高达353万银元，付去全部花园建造费用以外，尚余几万银元结余。

1933年，经过一年的建造，黄家花园竣工了。在举行落成典礼前，黄金荣亲带一帮人马，来此视察参观。

花园朝南的正门三间房子，屋上是桶瓦泥鳅脊背，檐下配上两扇红漆大门，左右两边一色雪白粉墙，门前是白石阶，阶前虎皮石砌成平地。

在气派的园门上面，是镶匾额的地方，现在空着，准备在落成典礼的时候挂上。

走进正门，迎面又是三进房子，黄金荣准备把中间一座大厅取名为“四教厅”。

出了二进房子，是一所大院，但见满园清泉淙淙，行行绿柳飘拂。绿荫中，殿阁飞檐鎏金；荷萍后，长廊漆朱画绿，景色宜人。

西厅里，座椅后，依十丈屏风，画猛虎啸月，更使此堂威严。

再步入后院，看阳光透柳照碧池，秋荷目亭亭玉立，鱼儿穿梭游弋。

沿卵石斜径，进月亮门，早闻淡淡花香，登阶入厅，藤编铺地，中又置红毡地毯。沙发铺床，绫罗幔帐，映湖蓝四壁，更显得舒适宜人，富丽堂皇。

此后厅，各有门通三处，由曲折长廊相接。出此而沿廊漫步，看会议厅、公事房、汽车库、迎宾处，大小中西餐厅口。

在护卫处的四周，又分别散布着“明净斋”、“消闲堂”、“聚贤居”、“武威厅”、“世德居”、“忠孝房”。这是居家会客的佳处。

1933年8月8日是个黄道吉日，从清晨起，漕河泾一带就热闹起来了，靠近花园的两旁路上，馄饨摊、糖粥担、五香茶叶蛋摆满了路两旁。

早上8点钟，在嘀嘀嗒嗒的唢呐声中，从汽车里抬出一块黑底金字的长方匾，上书“黄家花园”四个大字，四周用红绸带子扎着。放过三声“高升”后，便在噼噼啪啪的“百响”鸣放中，将这园名大匾挂上大门额顶。

过了半小时，一辆黑色轿车开来，门前一队吹鼓手立刻鼓起腮帮子，挣红脖子拼命地吹打起来。

车子在吹打声中，徐徐开进大门，在小道上滑行一段以后向西一拐，又

往北开了一箭之地，嘎地一声停在花园中的一个大厅前。

一个仆役匆忙上前拉开车门，黄金荣身着长袍马褂，弯腰下来。之后是龚天健和俞永刚两人抬着一方大理石碑面，石面上镌刻着几个鎏金大字：

文行忠信

蒋中正题

黄金荣双手扶着石碑面，倒退着身子，将它迎进厅内，供在上方。

后来，这块匾额被镶嵌在厅右边的六角亭上。

这个大厅，是“四教厅”，取蒋介石“文行忠信”四个字的教诲意思。这厅的建筑，仿造丛林大雄宝殿的样子，厅前陈列着一堂樊八仙，厅内当中供福、禄、寿三翁；两旁分列着红木大椅，墙壁上挂着社会名流等人送的匾额。

这一天，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祝贺，黄金荣特意命人制作了“黄家花园民国二十一年落成纪念”证章遍赠贺客。

在此次落成大典上，张啸林担任大总管，调度一切期务；杜月笙负责总招待，招待诸路来宾。应邀前来的，有上海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各巡捕房的头脑，以及黄金荣的徒子徒孙。

开宴前，黄金荣委派张啸林为代表，念了花园落成词：

“本花园之落成，愿望本人晚年避世颐养之所，草草工竣，未臻完美。多蒙在座诸位关注备至，并亲自光临，深为感谢。更蒙蒋总裁在戎马倥偬中莅临是会，实为本人之万幸！兹值国家多事之秋，不敢过于铺张，有慢及此，备有簿筵，聊尽本人东道之谊。”

张啸林读罢落成词后，乐队奏起迎宾曲，在执行人员指引下，一齐分档人席。宴会罢后，大厅上接着演出堂会戏，由南北名伶主演、合演。

黄家花园落成后，黄金荣十分喜欢这个花园，每日和徒子徒孙、帮闲清客在园中饮酒打牌，寻欢作乐。

第十五章
黄金荣霸占“大世界”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原为黄楚九所开，黄金荣觊觎已久。在黄楚九死后，他终于借自己的势力，把大世界游艺场抢到手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在荣记大世界，舞台上面演着戏，舞台下面也演着戏……



黄金荣霸占的大世界

一、黄楚九开设大世界

黄楚九本来是个医生，字晓臣，祖籍浙江余姚，生长在上海，自幼随父学医，专攻眼科，曾赁店面于英租界宁波路贵州路口开诊。

黄楚九人虽行医，心却想发财。行医不长时间，他就发现，做医生很累，还发不了大财，要广开财路，发财致富，这行医不如卖药能赚钱。想到做到，他便弃医经商，开设了“九昌公司”，制造成药。他首先试制的是“女界宝”，说是专治妇女月经不调，其实实际效果很差。但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愚昧，往往是不看疗效看广告。只要善于宣传，会做广告，药就卖的好。黄楚九是个有“头脑”的人，善于利

用大大小小的报纸宣传，同时还亲自到各药房推销，一时间倒也骗了不少人。

黄楚九从这“女界宝”中尝到了卖药的甜头，于是就在英租界福州路开设“中法药房”，向法国凯利士洋行订购大桶黄色糖浆，内配以草药，改装小瓶，名曰“艾罗补脑汁”。药瓶上还贴上说明书，无非是说常服此药，不但能药到病除，而且可以延年益寿，神效非凡。

经过这样的大肆宣传，艾罗补脑汁不但畅销上海，而且遍销全国。糖浆当做补药卖，当然又获巨利。

继而，黄楚九又开动脑筋，在英租界白克路黄河路口盖造了一幢厂房，购买了一些陈旧的机器，开设了“九福制药公司”，制成成药“百龄机”。其原料与“艾罗补脑汁”大同小异，只是换个名称而已。药成之后，又到处大做特做广告，连戏装上也绣上“百龄机”的药名。说什么常服此药，能强身舒筋，补脑活血，老年人能延寿一百年等等，简直成了神药。

过去打把势卖大力丸的，尽管那大力丸什么病也不治，但也能够卖出不少。何况像黄楚九这样顶着制药公司的招牌，广告无处不在呢。

黄楚九如此这般，不断制造假药，居然使他开辟出一条“金银之路”。一个小小眼科医生，不到十年，就做了几个药厂的老板，真是平地一声春雷，蛰眠在泥土里的小蛇，顿时昂起头来。在上海滩，腰间有钱，气势就壮！黄楚九利欲熏心，生意越做越大。

黄楚九为什么开设大世界游艺场呢？这要从头说起。

当时人称黄楚九是上海著名的商界滑头之一，因为这人对如何经营商业，如何赚钱，他的头脑可说是超人一等的。自从英、法等殖民主义者在上海开辟租界后，英租界的市政发展非常迅速，远远超过了法租界。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首先开放烟、赌、娼行当。接着，商人们又开动脑筋，开设娱乐和游艺场所赚钱。黄楚九看到开游艺场赚钱，自然不肯放过。于是也想在英租界开设一个范围较大、内容丰富、百戏杂陈的娱乐场所。但仔细一算，其投资非要四五十万银元不可，当时黄楚九虽有这个雄心，但还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他的计划一时还难以实现。

此时有一个名叫竺修斋的人，原籍浙江绍兴。因他足智多谋，善于策划，绰号叫“智多星”。竺修斋是英租界财势两旺的大红人——经庆棠和经润三叔侄家里的帮闲门客。因为他经常给经庆棠出谋划策，经氏叔侄对他言无不听，计无不从，非常器重。一次，黄楚九与他谈到自己的计划，竺修斋听了，随

即大包大揽地说道：“只要有利可图，何愁没有钱！我老竺在经家老板前说话还是管用的，只要我一开口，定能话出事成。”

黄楚九一想，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财神投资，资金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方投资，自己能够做老板吗？肯定能，这经润三的产业那么多，这小小的游艺场是不会亲自前来管理的，这样，自己不就可以成为现成的老板了吗？

黄楚九算盘算得精，他的想法能实现吗？

且说竺脩斋回去，果然向经润三谈了黄楚九的想法，并说如果投资五十万元，三年内就可完全收回投资。经润三听说有利可图，随即叫来了黄楚九，共商大计。当时经润三在英租界外有“洋势”可靠，腰里有“财势”可倚，想做事，很容易。于是，就觅定今南京路西藏路口南北两处转角的地皮，盖了四层水泥钢筋的大楼。为了沟通南北，又雇工打通了地下隧道，既便于游客行走，又可多卖票增加收入。上海人原是最爱吃噱头的，从来没有见过地下隧道，当然一睹为快。就这样，新世界游艺场于 1914 年春兴建，1915 年夏竣工落成，对外营业。当时黄楚九想方设法也投资了十万元，但大股东是经润三，于是推举黄楚九为经理兼业务主任，经润三委派竺脩斋为襄理。因为竺脩斋是经润三信得过的帮闲，委以襄理，实际上是充当经润三的眼目，来监视黄楚九的行动。

新世界游艺场开门营业后，因为场内剧目众多，内部设施新颖，收入超过预料之外。

开业不到一年，竺脩斋与黄楚九就发生了矛盾，意见有了分歧。竺脩斋于是在经润三面前对黄楚九谗言中伤。而经润三因黄楚九对新世界业务和人事方面独断专行，内心早就不高兴了，如今听了竺脩斋的一番话，顿时怒从心头起。

当时的经润三，可以说是财大势大。不要说一个黄楚九，就是十个、二十个黄楚九也不在他的眼里。经润三着人把黄楚九叫来，当面把他训斥了一顿，并把他原来投资的十万元股金，全数发还于他，把黄楚九从新世界游艺场里一脚踢了出去。

黄楚九给经润三从新世界游艺场排挤出来，内心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要出出这口怨气，便想觅地另开一个游艺场给你经润三看看，方消心头之恨。他虽然有这种打算，但英租界是经润三的范围，难以和他分庭对抗。

怎么办呢？黄楚九就着眼于法租界，并托人走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法租界总监甘世东的门路。甘世东听说黄楚九要在法租界开设游艺场，自然乐意，就一口应允下来。于是黄楚九就着手筹划开设大世界游艺场。

黄楚九虽然得到了甘世东的支持，但是要独资开设一家游艺场是不容易的。因为这要先支出一笔实际资金，比如：买地皮、盖房子、内部装修等等，非要先投资不可。他既没有经润三的财势，又要出这怨气，只好采取先筑鸡棚后买鸡的办法，用新世界游艺场拆出来的十万元资金，购进了今延安东路西藏南路转角处，约有十二亩地的地皮，作为开设游艺场的地址。

黄楚九既购到了地皮，已没有盖造房屋的资金了，怎么办呢？他一面请甘世东签发"大世界游艺场"的营业执照，一面从九福公司和中法药房两处抽出些流动资金，再用地契向银行押借两万元，雇工把这块地皮围以竹笆，里面装装搭搭，因陋就简，搭了几个场子；一面联系几个地方戏剧团和滑稽剧团等，前来演出，以便先赚些钱。这些办法倒也不错。有些剧团有了固定的场子，演员们只要每日能有青菜粗饭下肚，也不计较每月包银多少，总比在街头露天演出好些。另外，黄楚九还以拆账方式，招雇马戏团和杂技团，轮流演出，生意还是不错的。

大世界游艺场，于 1917 年春动工，当年 7 月 17 日便开始营业。黄楚九为了开辟财路，增多收入，千方百计开动脑筋，以噱头为号召，来吸引游客。游客购票进门，面对两边装置的哈哈镜停步一照，无不眉开眼笑。同时，还在场内各处装置了赌博性的玩意儿，如：吃角子老虎、拉电铃、打气枪、套金刚、扭弹子等等，凡是有钱可赚的设施，尽皆罗列其间，并把空余场地租给人开设饭店和小吃摊等。

那个时候，凡是开戏院、游艺场、茶馆酒楼、旅社浴室等，如若不是大流氓自己当老板，或没有大流氓来作为后台，休想干成。黄楚九要是没有现成的后台，不要说做大世界的老板，连小世界的老板也难做成。

黄楚九于是请虞洽卿介绍，拉过一次场，摆了几桌酒筵，备了一个红帖儿和一对大红烛，封上一份厚贽，投拜在黄金荣脚下，作为"门生"。

大世界游艺场开业后，因有了黄金荣在后台作为靠山，谁人敢来招惹是非？但当时因为缺乏资金，大世界几个场子都是木料搭起的平房，夏秋天气，还能过去，到了冬春季节，便要饱尝西北风。遇上雨天，游客稀少，大煞风景。黄楚九有鉴于此，很重视搞些噱头，以便多向游客刮钱。如豢养了十余头小

驴子，给游客骑驴，每小时收费两角（银毫），还有坐风车、吹橡皮牛、拳击电磅、汽车打靶等等。另外，还物色了一些奇异怪物，供人观赏。

黄楚九可以说是抓住了上海人的心理。一方面，上海人爱吃噱头，另一方面，到这里游逛一番，花费不多，倒也开了不少眼界。所以来看的人很多。正因为如此，其业务蒸蒸日上，对新世界游艺场确实造成了很大威胁，甚至压倒了新世界。尤其是外地人来到上海，总要到这里游玩一番，才遂心愿。

当然，因为这里游客众多，诸色人等都有，场内既可到处走动，又可自由纵情游玩，难免良莠混集。有些无赖流氓和好色之徒，乘机调戏和侮辱良家妇女，或扒窃游客的腰包；并有一些附近的妓女，在老妈子监陪下，到场内接揽对象，还有一些“私门口”暗娼，也混迹其间，暗找对象。凡此种种，给大世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一般良家妇女，不敢涉足其间。

自大世界游艺场开业后，内部剧场虽因陋就简，但黄楚九对其远景规划和发展前途早有打算。他早就想好了：想在大世界两边沿马路的地皮上，借空建造四五层水泥钢筋结构的大楼，底层辟为店面房子，租给商店；楼上辟为剧场，内部再建造一个京剧场，因当时京剧最能吸引观众；另外再把楼顶上辟为露天电影场。黄楚九的这个远景规划，估计需投资四五十万元。

为了要实现这个远景规划，黄楚九又在法租界西藏南路路口租了三间门面房子，雇用了几个专业人员，开设了一家“上海日夜银行”。顾名思义，这家银行就是日夜对外营业，以方便客户存取款，并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一番，无非是利息从优、通宵营业、灵活方便等等。经过他这么一宣传，一般稍为富裕的人们，都手捧银圆，高高兴兴地送进了他的银行。于是，黄楚九把客户存来的钱，移东补西，用于扩展大世界游艺场的事业。

上海日夜银行开业后，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居然存进了约四十万元的活期存款。这样，黄楚九就用这些钱，一步步实现他的规划。到了1925年，这座颇具规模的游乐场终于竣工落成，正式营业。黄楚九在这个新的大世界里，每月光纯收入就有两万五千元左右，一年便有三十多万元。

二、黄金荣接管大世界

黄楚九优点是头脑活泛，缺点是贪得无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

越不满足，恨不得把全上海所有的大小企业都吞下肚里。他看到海上客货运输事业前途无量，于是又东挪西移，向荷兰安达轮船公司上海子公司订购了两艘各四千吨位的客货轮。每艘价格二十万两，双方签订合约，先付规银二十万两，待轮船驶抵上海，双方再履行合约，银船两讫。黄楚九深恐这种付款方式不妥，双方便特请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作保证人。

但是，黄楚九四处插足的行动引起了同行的嫉妒。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又说："夺人生意，等于杀人父母"。当时，虞洽卿正担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开设的三比轮船公司业务正在扩展。今见黄楚九也来开设轮船公司，与他抢夺生意，自然很不高兴，就想方设法破坏。虞洽卿利用他在荷兰银行上海分行的职权，向荷商安达轮船公司方面作梗，把黄楚九东借西凑的二十万两规银，一下子捆搁起来。

恰在此时，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反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纷纷集会游行，反对军阀外媚强权、内杀人民的罪行，掀起罢工、罢课和罢市运动。与此同时，军阀混战的战火也烧到江、浙等省，大量破产农民流入租界，沦为难民。更兼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为了恢复本国的元气，各自生产大量商品，相互竞争市场。上海原是国际通商大埠之一，在外国商品倾销下，商业呈现一片萧条景象。

在这双管齐下的巨浪冲击下，黄楚九的九福公司生产的"百龄机"不灵了，中法药房的"艾罗补脑汁"，搁在仓库里也销不出去，大世界游艺场的游客也逐渐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在日夜银行存款的客户不断减少，而提款的客户越来越多，弄得黄楚九顿时慌张起来。这时不知从哪里又传出风声，说是：

"日夜银行的存款已被黄楚九提走大半，他自己已经病情严重，躲到杭州避风头去了。"

这个风声放出后，立刻谣言四起，"日夜银行"门前围着一千多人要求提出存款。黄楚九闻讯，立即赶回上海，亲自坐镇，拼力挽救残局。

黄楚九 1931 年 1 月 2 日回到上海。十天之后，在报上登出他的照片，以稳定人心。他以地产契约为抵押，募集了三十一万元，又向亲友借贷五万元，应付"日夜银行"的提款。通过这些措施，"日夜银行"的挤兑风潮渐趋和缓。

黄金荣眼看黄楚九要缓过气来，又指使他的门徒向"日夜银行"一齐要求提出一笔巨款。黄楚九看清了这股恶风逆浪的来头，竟是他多年孝敬的黄金荣，又气又恨，于 1931 年 1 月 19 日突然昏厥。经抢救，苏醒过来，自知

无望，不禁老泪纵横，口授遗嘱，恳请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袁履登、叶山涛、赵芹波等人组成他死后处理善后事宜委员会，并拜托他们在办理善后时，“莫伤害我妻子儿女应得的利益”。

1931年1月19日下午4时10分，黄楚九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黄楚九死去的消息传播出去，顿时轰动了全沪商业界，引起了“青帮”流氓们的注目，同时也引起了甘世东的注意。黄楚九这一死，遗留下来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到日夜银行提取存款的客户，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喊叫声、谩骂声、拍柜声、号哭声，汇成一片。隔了两天，日夜银行贴出了一张通告，内容是要求客户组织债权团，容待清理存款再作支付。各存款户不得不向债权团登记。这组织债权团的首要分子，就是黄金荣的门徒们。

黄楚九死后，等于倒了一株大树，往日依附在这株大树上的大小猢狲趁机连叫带跳地摘取果实，然后各自逃窜。上海人把这叫做“树倒猢狲散，摘果抢羹饭”。黄楚九的几个代理人，趁此机会，捋起双袖，大显身手，能抢就抢，能偷就偷。

不久，九福公司和中法药房库存的“百龄机”和“艾罗补脑汁”，早已空空如也，不知去向。大世界游艺场管事孙如奎和业务主任鲍琴轩在内部趁火打劫，勾结各剧团老板，假打欠条，捞了一票，就此分道扬镳。孙如奎抢得现成果实，另去做了赌台老板，后来又花钱做了沪南警察局长；鲍琴轩则去开了一家“五味斋酒菜馆”。齐天舞台的管事张善琨也在混水中摸了一把，去开电影院。其间还有大手和小手，七手八脚都睁大眼睛，趁机抢劫。

黄楚九遗留下来的各项事业，顷刻变成了烂摊子，谁都不敢前来接收。但是像大世界游艺场，还是一块肥肉。有的人想染指而又不敢伸手，因为这块大肥肉，早已有黄金荣手下的门徒用手托到黄金荣的嘴边，只等黄金荣张开口来坐吃现成。

清理黄楚九债权团里的黄金荣的门徒们，聚集在钧培里黄金荣的大烟室内，一齐恭请黄金荣来坐享这块肥肉。黄金荣这时假意三推三让，做作一番。待他抽足大烟，起身坐在烟榻上，看到十几个得力门徒都躬身环立两旁。

唐嘉鹏首先开口道：“这大世界游艺场，师傅你赶快接手罢！既要为黄楚九的债务着想，也要为我们的生活着想。如今你不出面接收，谁人敢前来接收呢？请你不要再推让了。”

其他门徒们也随声附和。黄金荣听了众门徒的一番劝进后，故意做出一

番为难的样子说："做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谈何容易！既要拿出本钱来偿还黄楚九的欠债，又要分心去管理。"说罢，向两旁环立的门徒们瞪了一眼，众门徒们听了都默不作声。

唐嘉鹏说："管理的事，我们门徒都可以替你办理。至于偿还本钱，我看可以您老出面压压……什么时候还那就是我们说了算的。"

黄金荣伸出肥胖的大手，朝着自己胸脯上一拍，说道："既然如此，我来'顶'五十万元债务，这大世界游艺场由我来接管，你们还得给我同心协力来管理好。"众门徒听他答应下来，个个眉开眼笑，打躬作揖然后得意而出。

第二天，黄金荣要接手的消息传播出去，日夜银行的客户们便认为存款有了着落，发还就在眼前，一齐来到"黄楚九债务清理处"等候佳音。谁知道黄金荣"我来顶五十万元债务"这句话，并不是拿出五十万元偿还债务，而是要"顶"五十万元的债务。这"顶"字实际上是顶而不还的代名词。

黄金荣既做了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虽然黄楚九欠别人的钱他不想还，但别人欠黄楚九的债务，他却抓住不放。他知道黄楚九在荷商安达轮船公司还有二十万定购金，于是便向虞洽卿施压，就把这笔款子要了回来。自黄金荣收到这笔规银后，除清理大兴营造厂、通商银行贷款和零星有据债务外，把余下的款项交给日夜银行债权团去摊还债务。这个债权团的负责人，原是些流氓，捞到钱怎肯放手！早就暗地劈把，分干了事。

接着，黄金荣又把大世界沿马路开店的老板们叫来，声称要办过户手续。如要续租，每间店面得缴付三千块银圆的过户费，否则收回房屋。这些被勒逼的店主，为了继续做买卖，不得不设法把房屋顶费给他。其间有些店主，以后恐遭意外，相继拜在他的门下为门徒。那黄金荣就在这十八间店房名下，一下子又敲进了约四五万元的银圆。黄楚九生前惨淡经营的事业，就这样落入了黄金荣之手。

三、荣记大世界开张

1931 年 5 月 30 日，荣记大世界在大世界共和厅举行成立大会，宣布设立荣记胜利大世界公司，黄金荣担任委员长和经济委员，闵采章、鲍琴轩等十余人为委员，顾无为、唐嘉鹏、江倬云等为监察委员。大会主席黄金荣致辞

称：“鄙人承蒙荣记胜利公司同仁，公举为委员长兼经济委员，事情难却，惟希本公司同仁及职员等，和衷共济，各尽厥职，勤勤恳恳，务以营业为前提，从今伊始，整理游艺，一新耳目，要以增多游客为第一目标，务使济济游客，乐游兹土……瞭望前途，愿与同人共勉之。”

6月1日，荣记大世界开张，门票减到小洋2角，于是，大世界又重新热闹了起来。

荣记大世界号称“中国最伟大游艺场”、中国第一大众俱乐部。所请剧团实力雄厚，大世界的戏码的确是非常强盛的。这里以《申报》一天的广告为例：大剧场上演的日戏有陆零六的《祥梅寺》、童月娟的《六月雪》、赵连璧的《黄金台》、白艳琴和郭鸿雁的《双沙河》、沈光裕、孙筱楼、马永利的《界牌关》、孙继良的《捉放曹》、荣娇鸾的《孟姜女》、范永庆等的《大收关胜》；夜场有《彭公案》。大众话剧社上演的有蒋呆儿、张一鸣等十余人合演的日戏《金钱》、夜戏《梅花落》。南方歌剧有张鹏飞、沈伟侬、徐琴艳上演的日戏（三笑》，夜戏《孟丽君》。维扬大班有王秀清、潘喜云、崔少华的日戏《红鬃烈马》，夜戏《穿金宝扇恨》。绍兴文戏有《王华买父》《唐棣花》等。还有轰动一时的歌舞班《万花团》上的“撩人情绪的铜像舞”，“发人绮思的土风舞”，“引人发笑的滑稽舞”，“动人快感的香艳舞”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鼎盛时期，大世界，每日进出的游客达两三万人，节日更达到5万人。摊点就有77个。在这个“大世界”里，不但有娱乐，还有迷信，但黄金荣只知赚钱，管理方面基本继承了黄楚九的衣钵，甚至更加混乱。每日济公坛前香烟缭绕，善男信女磕头如捣蒜。而且，流氓、扒手和诈骗活动层出不穷，秩序异常混乱。

大世界这个娱乐场也曾与一些政治事件有牵连。知名度最大的要算是1931年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

20年代后期开始，国民党内及各地的军阀势力为争夺中央权力，展开了旷日持久而错综复杂的较量，期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汪精卫自然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先是到广州与胡汉民等召开“非常会议”，但因为争夺国民党中委名额而两人决裂，遂赶到上海，又向政敌蒋介石频送秋波，双方因为都有合作的需要，于是决定在上海举行密谈，蒋介石的代表是张群、陈希曾。会谈后，汪精卫方面需要选举产生10名汪派国民党中委，以便将来与蒋介石方面合作。为此，汪希望蒋介石代为寻找汪派改组派开会的场所，蒋与黄金荣商议，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提供大世界里的共和厅作为会场。这共和厅可

是众所周知的妓女找嫖客的场所。

1931年12月3日早晨7时，大世界铁门禁闭，此日停止营业，大批安南巡捕和中国巡捕在四周警戒巡逻。黄金荣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程子卿等均亲自到场。上午9时，汪精卫等到场开会，到12时选举出唐生智、张发奎、谷正纲、刘文辉等汪派国民党中央委员10人，这些人被讥为“野鸡中委”。经过这次“汪记”的大世界选举，黄金荣与汪精卫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四、狗窝里的斗争

黄金荣接管了黄楚九的大世界游艺场后，首先任命门徒“水果荣生”陈荣生管理。门徒唐嘉鹏觊觎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派人枪杀了陈荣生。由于陈荣生账面上老是轧不平，在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所以对这个门徒的死，黄金荣也不难过，就任命唐嘉鹏做了“大世界”第二任经理。

唐嘉鹏，绰号“小二子”，苏北如皋人，自幼来上海，流浪在老西门唐家湾斜桥一带。他叔父唐麻子在打浦桥开设黄色车行，是“青帮”中有名的流氓，在当地自有他的势力。唐嘉鹏二十几岁就依仗叔父的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这唐麻子与苏北大亨顾竹轩因有亲戚关系，经常在顾家走动。因此顾竹轩开设天蟾舞台时，就任用唐嘉鹏为稽查作为自己的爪牙。

所谓“流氓”，往往都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之人。“青帮”流氓之间虽属同帮，但在相处中也不是相安无事的。帮内各派为了要扩展自己的势力，有时就故意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牺牲别人，甚至踩着别人血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凡是有名的流氓都是这么上来的。顾竹轩虽然是黄金荣的门生，但他开设的天蟾舞台，与黄金荣的戏院形成了竞争关系。黄金荣认为顾竹轩开设天蟾舞台，抢占了他的生意，对顾竹轩心怀不满。于是嫉妒胜过了“门生”的情义，从此对顾竹轩不悦。

顾竹轩开设天蟾舞台时，唐嘉鹏为他到处奔走，出了很多力，本想顾竹轩会给他一个管事，谁知只给他一个稽查职务，因此两人也产生了矛盾。唐嘉鹏不久倒戈一击，投拜黄金荣门下为门徒，黄金荣立加重用，委他在斜桥、打浦桥一带苏北人的集中地，开设了一家专演淮剧的荣金戏院。唐嘉鹏见黄金荣对自己格外青睐，对他倒也忠心耿耿。顾竹轩本来认为自己是苏北大亨，

后边也有硬邦邦的靠山，“各人头上顶爿天”，为什么要向你低头！这次唐嘉鹏离开自己去投奔黄金荣，就认为是黄金荣有意报复，两人的矛盾更激化了。

唐嘉鹏由于经常出人黄家，看到寡居的李志清容貌娇艳动人，便有意在她跟前油腔滑调，现出一副轻浮相。李志清虽然与公公黄金荣有一腿，但黄金荣毕竟不如唐嘉鹏年轻。她看到唐嘉鹏西装革履，神情潇洒，眉目端正，也早已心猿意马。两人你有情我有意，虽然在黄金荣的淫威之下不敢明目张胆勾搭，但古人说“色胆包天”，两人还是终于找到机会成了好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黄金荣对此也是有所察觉，心里对唐嘉鹏也有不满。

但是，唐嘉鹏自进入黄金荣的门槛，给老头子做了两件大事，都干得十分利落，黄金荣还要倚重他，所以黄金荣暂时也不好对他发作。

唐嘉鹏所做的两件大事是什么呢？一件就是绑架尹启忱的儿子小雄，另一件是绑架温公尧。

先说第一件事情。

尹启忱曾在清朝做过苏、常、太地区钱粮稽征官，在任期间，腰间积满民脂民膏；清政府垮台后，携眷来到上海英租界过“寓公”生活。

尹启忱是苏北泰兴人，与顾竹轩的父亲有乡梓姻戚关系。尹启忱家里拥有巨万资财的名声早已刮入唐嘉鹏的耳内。唐嘉鹏为了讨好老头子黄金荣，给他广辟财路，自己也可从中得些利益，于是就给黄金荣出谋献策，要绑架尹启忱的儿子，作为要挟的人质。

绑架肉票，不比一般入户抢劫，需要从详计议、周密部署，方能采取行动。况且这尹启忱又住在英租界，万一失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黄金荣也不敢贸然行事。他除了提供必要的武器外，还着人帮同唐嘉鹏从详商讨如何绑架的步骤。

尹启忱的住宅坐落在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与上海江海总税务司盛宣怀的住宅仅一墙之隔。尹启忱腰间虽有巨万家财，并有三妻四妾，但都没有生过一男半女。年近六十，膝下犹是虚空，不但他本人着急，就是家小也替他担忧。尹启忱好色成性，将近花甲之年，还在外面搞了一个不正当的妇女。不久，这个妇女肚子渐大，尹启忱也不问就里，就将她娶进来，竟给他生出一个男孩，尹启忱又把她纳为正室，男孩起名小雄。

小雄到了上学年龄，尹启忱聘师在家教授学业，每日下午四五点钟，老师和男仆都陪同小雄到内院小花园里散步，这已成了日常的习惯。

尹启忱虽然在上海过的是“寓公”生活，但与一般富豪家门都有接触，尤其是毗邻一墙之隔的盛老三家，他是常去抽大烟的，同时还接触了英租界老闸捕房的一班探目；就是苏北大亨顾竹轩也要尊他一声“舅父”。顾竹轩建造天蟾舞台，也曾借他一笔款。他还是英租界北京路大陆银行的大股东之一。

唐嘉鹏绑架尹启忱的儿子小雄，首先采用了“孙悟空打入铁扇公主肚里”的方法，听说他家要雇用一名苏北厨师，就把一个暗做眼线的厨师介绍进去。这个厨师名叫大宝子，不到两月，就把尹家的内情摸清。唐嘉鹏得到情报，一面勘察地形，接通内线，约定时间，一面分派四名同伙，各怀手枪，分散在尹家，左右外围接应；并向利生公司（黄金荣、杜月笙等开设的赌台名称）借用一辆汽车，由唐嘉鹏亲自开车，另有三名同伙随车去绑架肉票。

这天下午五时左右，料定尹启忱的儿子要下楼至花园散步，唐嘉鹏便化装成一个老人模样，开车来到尹宅大门边停下，下了车，手持红帖儿，向尹宅叫开旁门。旁门一经诓开，假冒仆佣的唐嘉鹏便从腰里掏出手枪，对准尹宅管家的胸口，把这个管家逼胁至门旁小房间内。这时，后面又紧跟两人入内，威逼管家拿出大门钥匙，开了大铁门，登上停放路旁的汽车，开入大门内。此时，埋伏在外面的四个同伙，有两人跟随入内，一名同伙把大铁门虚掩守在门旁。唐嘉鹏把汽车开到小花园旁，见尹启忱的儿子在老师和男仆的看护下，正在花园里游玩。四个同伙拥上前去，一面抽出手枪威胁老师和男仆不许声张；一面抽出黑布罩住小雄的面部，随即抱上汽车，由唐嘉鹏开车驶出大门，风驰电掣而去。其余同伙威逼着老师和男仆来到门房小房间里，并与管家一同反缚起来，口内塞以布团，虚掩大门，扬长而去。

唐嘉鹏绑到这个肉票，就把他暗藏在法租界长浜路荣金公司后门密室之内。

尹启忱儿子被绑的消息迅速传到老闸捕房，这个捕房的华探长曹雨田早已料到十之八九，一面紧紧封锁消息，一面赶到黄金荣家里。黄金荣没等曹雨田开口，就对他说道：“我刚听说尹启忱的儿子被绑了，遗憾的是，这事竟发生在你的管辖范围内，最好不要把这消息泄漏出去，尤其是报馆方面。如若透露出去，于你面上也不光彩。”

黄金荣这么一说，曹雨田也不再开口。他知道反正事成之后，劈把分赃少不了自己的一份，便倒下身躯抽吸大烟。

再说尹启忱见儿子被绑，急得心似火燎一般，赶忙报告盛家、捕房和顾

竹轩。顾竹轩料定是法租界帮里人干的，当晚也来到黄家面见“先生”。黄金荣一见顾竹轩早知就里，也不待顾竹轩开口，就对他说道：“刚才听说你家亲戚的儿子被人绑架了，人既被绑架，你看怎么办？”

正在抽大烟的曹雨田也搭腔道：“竹轩，事已至此，暂慢声张出去，我眼前比你还着急哩！如今有你先生在此，谅也不难解决。”

聪明人一点就透，顾竹轩也就放下心来，当晚就回到尹启忱家里，安慰尹启忱不必着急，事情已有着落。当时顾竹轩就预料此事的主谋是唐嘉鹏，次日一打听，果然如此。因此对唐嘉鹏更产生了双重怨恨，认为他放肆得目中无人了。

尹启忱为了救回儿子，急得寝食俱废。其实，这种事说难也不难。只要你有钱，事情就好办。尹启忱肚里能出多少尺寸，黄金荣早就看得一清两楚，先说赎价三十万，后经顾竹轩几度奔走，就以十万元拍板成交。尹启忱爱子心切，一纸十万银票支出，儿子就赎回来了。

黄金荣纵徒绑架尹启忱的儿子，顺顺当当捞到银票十万，便在大烟榻上分赃劈把，自得一半，劈给曹雨田一万元，唐嘉鹏二万元，其余两万按参与其事的人数，劈分有差。事后，黄金荣仅向“门生”顾竹轩打个招呼，就此了事。顾竹轩对“先生”虽敢怒而不敢言，但对唐嘉鹏更恨了。

再说说绑架温公尧的事。

这件案子发生在一九二八年，曾经轰动全沪。

温公尧，河北蓟县人。他原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下一个嫡系师长。段祺瑞垮台后，他挟带巨资，来到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王家沙，精筑别墅，安享清福。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此公身上的钱味，早已被黄金荣等嗅到鼻腔里，当然对他不肯放过。

生意就在眼前，说干就干，黄金荣在大烟榻上经过筹划，就派唐嘉鹏去执行。唐嘉鹏对这样的事那是驾轻就熟，眉弯眼笑，喜在心上，一声“得令”，立即行动。

温公尧隐居在租界里，深恐有人动他的脑筋，在家深居简出，非必要时不步出家门一步；如若外出，定瞻前顾后，盘算一番。唐嘉鹏接受了命令，因内线无法接通，一直没有下手，这也是温公尧的细心之处。他家里雇用的仆佣，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随从，从没有用过外人；况且他很少露面，就是站在你对面，你也不认识他。所以唐嘉鹏一时很难下手。其间又经黄金荣几次

催促。唐嘉鹏只好叫来“翻江鼠”洪阿奎共商下手之策。洪阿奎献策道：“事到如今，只有采取冒险行动，入门强行绑架。”唐嘉鹏也以为然，计议已定，准备上门劫持肉票。

唐嘉鹏设法借到了英租界的三套巡捕制服，分派三人冒充巡捕，带领五个便衣，肩背丈量工具，冒充英租界工部局的土地丈量人员，另派四人在外把风。那日上午 8 时，来到温宅，赚开旁门，就把看门的反绑起来，搜出大门钥匙，开启大门，把预停的汽车开入门内，仍把大门虚掩；然后由两个把风的入内，一个看守大门，一个监视门警，唐嘉鹏和其余七人蜂拥入内，把所有仆佣驱赶一室，喝令他们指点温公尧的卧室。仆佣们为了各自的性命，当然据实相告。谁知温公尧在卧室内早已得知风声，料知事出意外，大祸临身，三十六着，逃为上策。因他造这所住宅时，为了避免意外，在内室特筑甬道，可通后门。

他急忙打开甬道之门，企图通过甬道从后门逃走。不料这时，一个站在后门把风的匪徒瞥见，料定是温公尧无疑，一个箭步窜身向前，把他拖入门内，以枪威胁他不许声张，随后招来同伙，七手八脚把他塞进车内，绑架而归。

温公尧虽被绑到手，但是要想勒索还有不少困难。原因是他原是北洋军队里出身，见多识广，尤其是财权都归他个人掌管，别人无从知晓；而他又宁死不肯和匪徒谈判。其间虽经和他家属联系，家属因手中无钱而不能做主。所以弄得匪徒们也焦急起来。

此时老闸捕房的曹雨田和该捕房的英国头脑已得知这个消息。这英国头脑本是“文明强盗”，心比持枪抢劫的强盗还要凶狠几倍。如今他既得知此事，便想看曹雨田如何处置这个案件，事后如何与他劈把？否则，叫你滚蛋，你非滚不可。因此曹雨田也非常焦急。

匪徒们索价四十万银圆，温公尧不依，宁愿以命相拼。后来，匪徒们深夜把他架上汽车，开赴郊区以撕票相威胁，他这时才有些胆寒起来。经过几天谈判，终以十五万元成交。又由温公尧亲自写信约定管家至预定地点，与他见面；然后匪徒们又押解他与管家会面，当面告诉管家保险箱钥匙存放何处，密码如何。如此反复几次，温公尧才开出支票，叫管家到银行换成十五万元本票，交给匪方，匪方才于当夜把他送到家门口。一笔交易，就此银、人两讫。

温公尧经这次被绑架，认为上海租界也不是安全之地，不如及早迁地，

方为上策；说走就走，遂把别墅卖掉，携眷迁到香港去了。

温公尧被绑肉票一事虽已结束，但为分肥，流氓之间又发生了矛盾。按黄金荣的主意，只给老闸捕房英国头脑一万元，曹雨田认为太少，又求黄金荣增加了一万。但曹雨田把两万元银票交给英国头脑时，这英国头脑顿时发起火来，把银票朝写字台一扔，硬要十万元。曹雨田没有依允，但知道这个外国头脑不是好惹的，还是趁此辞职了事，免得惹出意外灾祸来。好在腰间已装满了黄白物，就是子孙坐吃几代也没关系，并且落得自己识相。于是，就此辞去老闸捕房华探长之职，回家坐享清福去了。

唐嘉鹏绑架了温公尧，不但分到两万元赃银，而且给老头子办了一件大事，立了一次大功，在众把兄弟中的地位顿时提高，眼睛就生在额角头上了。因为他既有一股狠劲，又能说会道，办事利落，深得黄金荣的器重，黄就委任他为大世界游艺场的经理。

唐嘉鹏担任大世界经理后，便认为老头子少他不了，顿时趾高气扬、为所欲为起来。不但在黄家直进直出，而且色胆包天，想从黄金荣手中抢夺李志清。唐嘉鹏越来越嚣张的举动让黄金荣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想把唐嘉鹏叫来训斥一番，又有碍李志清之面；想派手下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那理由实在又说不出口。

就在此时，顾竹轩来到黄金荣的烟榻旁，讲述了唐嘉鹏在外面胡作非为和抛弃妻小的事来，这正好给了黄金荣借口。

原来，当年唐麻子把唐嘉鹏介绍给顾竹轩作帮闲时，唐嘉鹏已二十五六岁，还未娶亲。顾竹轩有个远房表妹，名叫妞子，已二十开外，还未曾许人。妞子家境富裕，又是独生女儿，父母爱若掌珠，欲择一个上门女婿，以娱晚年。唐嘉鹏听说此事，又见妞子长得不错，便向她竭力追求。姑娘年龄大了，原也受不得做爹娘的支配，妞子看到唐嘉鹏卖相生得端正，两心就此相印。妞子的父亲是个老实人，看到唐嘉鹏有些流里流气，轻薄浮滑，初不愿意；怎奈拗不过女儿，顾竹轩的内眷又从中撮合，也就把妞子许配了他。

后来唐嘉鹏脱离了顾竹轩，拜倒在麻皮金荣的门下，给黄金荣干了几件大事，分了几万元的赃款，就在外面日夜花天酒地，把妞子早已置于脑后。他还在外面另娶女人别赁房屋，见新忘旧，要把妞子甩掉。这时妞子已有一个女孩，只好忍气吞声，到了晚上，便去舞厅、酒楼找他。有一次在酒楼中找到了他，妞子哭哭啼啼劝他回家，唐嘉鹏不但不听，反而举拳打了她。妞

子回得家来越想越气，在忍无可忍之下，便向顾竹轩倾诉根由，要求顾竹轩设法惩罚这个薄情郎。顾竹轩听了表妹妞子的哭诉，顿时气上心来，旧恨新仇不由使他对唐嘉鹏心起杀机，定要除掉他。于是，先礼而后兵，先来向“先生”打个招呼。

流氓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都是翻脸无情的。黄金荣本来对唐嘉鹏已是忍无可忍，现在有了报复的机会，怎么会反对呢。他听顾竹轩说罢，就暗示顾竹轩，任他去处置唐嘉鹏。顾竹轩得到“先生”的默许，说干就干。这天晚上，唐嘉鹏应把兄弟之邀，在红棉酒楼晚宴毕，步行回大世界游艺场，欲进大门时，身后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便应声倒地死于血泊中。

一个流氓就这样无价值地死了。

事情发生后，黄金荣并不为唐之死惋惜。黄金荣几位谋士出主意可用唐之死治一下顾竹轩，黄金荣觉得也是个机会，就通过租界巡捕房抓了顾竹轩拘留审查，理由有三点：一是唐嘉鹏死在顾竹轩的天蟾舞台门口，且两人过去矛盾很深；二是许福保杀唐前曾去找过顾竹轩；三是杀人凶手也是苏北人。开始，法院判顾竹轩入狱一年后，顾的家人和徒弟纷纷上诉，告初审判决证据不足，最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定无罪释放，所以顾竹轩只蹲了近半年班房，黄金荣在初审后这段时间，也觉得事情有点做得太过分，又收了顾竹轩徒弟的厚礼，在上边进行疏通，终审判决才免了顾竹轩半年牢狱之苦。

五、做了难民收容所

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后，由于国民党战略的不当和军队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不久即处于不利态势。而日军则大举增兵上海，扫荡周边地区。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入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45万人增加到125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作为法租界大亨的黄金荣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

于衷。黄金荣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黄担任了副主任。

就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两枚炸弹落在爱多亚路、虞洽卿路路口，这里正好是大世界的门口，当时尸横遍地，血肉横飞。

这炸弹是如何落下的呢？据说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空军所为。

中国空军为什么炸自己人呢？

原来，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受命飞沪，去轰炸停泊在黄浦江苏州河口一带的日军战舰“出云号”。8月14日那天，执行轰炸任务的一个中队轰炸机出发，但由于中国空军刚刚成立，飞行员大多毕业不久，缺乏实战经验。某飞行员面对日军防空火力时，只顾躲避，却忘了投弹。待他避开日军火力网时，发现已脱离了航线，而其他飞机已经返航。可能是由于油料问题，那时的战机不能携弹返航，飞行员深知未投出的炸弹必须解决。他便自作聪明地打算向黄浦江里投弹，前三颗投下去相安无事，可第四颗却偏到了大世界门口，逐酿成惨案，当场炸死炸伤2000多人！

惨案发生不久，黄金荣就打开了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让难民们入内躲避，从此，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不几日，大世界已容纳了几千难民，但四处的难民还是滚滚而来，黄金荣索性把共舞台、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和金荣小学等也空出来接纳了难民，做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东面的四明公所也作了临时收容所。难民人住后，黄金荣每日要支出不少钱物用于购买食物、设立诊所等。他还在南市老西门、城隍庙等处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这些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黄金荣争得了美誉。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及周围地区后，租界成为了孤岛，上海各处的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个，收容人数达10万人。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一方面又怕难民在大世界里死去，从而破坏了风水，断了财路。于是，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大世界内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

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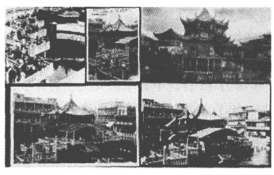
1938年底，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原来从上海近郊和江浙地区来的难民多被陆续遣送回去。但是直到1939年初，大世界里仍有1000多名难民盘桓其间，其中有不少人不仅已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还找到了求生的路，他们往往白天出去做小本生意，晚上回到大世界来免费宿夜。当时，孤岛内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放荡奢靡，不惜一掷千金。这些使黄金荣的门徒们不断向老头子进言，重开大世界，抓住这发财的良机，同时各个剧团的老板等也希望大世界能早日复业。

黄金荣听了门徒们的劝告，正合心意，心想当初日本人打进上海，国民受难，市面萧条，自己以大世界办收容所，接济难民，停业一年多，要算损失难以估量，也算不负国人了。但长此下去，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于是，黄金荣命令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等人，先贴出告示，要求大世界内的难民限期迁出，不遵守者逐出大世界。丁永昌、陈福康等立即安排妥当。1939年的春节，上海荣记大世界又开业接待游客了。

第十六章
绝不出山做汉奸

日本人“八·一三”之后占领了上海，采取“以华制华”战略，极力扶持汉奸卖国贼。黄金荣自然是日本人重点拉拢的对象。黄金荣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韬光养晦，坚决不做汉奸。但同时，他又与日本人、汪精卫伪政府、蒋介石政府都保持着联系。



旧上海的城隍庙

一、日本人来了他不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几年之内，又攻占了山海关，兵犯热河，染指长城，妄图占领华北。在丰台一带，驻军三千，与我军形成对峙形势，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北平；只有离北平广安门二十六里属宛平县的卢沟桥，仍在我军掌握之中。1937年7月7日夜间十点钟，日军一木清直所部的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夜间演习，借口一名日兵失踪，说是被宛平城中国驻军击毙，派了军官和兵士入城搜查，遭到我军拒绝。宛平县王县长一方面通知驻军切实加强戒备，一方面命令保安队代为搜寻，结果一无所获，便亲自去日本特务机关交涉。机关长松井称失踪之日兵已归队，

但仍须弄清原因。当双方正在交涉时，日军三百余人，分乘八辆大汽车，向卢沟桥出动，强行占领了卢沟桥及其周围地区，于是爆发了一场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

中日开战的消息传到上海，市民义愤填膺，纷纷成立抗日团体，支援前线。杜月笙和虞洽卿、潘公展、钱新之、徐寄等发起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他自告奋勇负责筹募委员会，亲自去黄家花园看望黄金荣。

黄金荣知道杜月笙是来向自己募捐，就慷慨地开了一张小额支票，但他觉得这种钱花得没有名堂，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话里不免有些牢骚：“我看像上次‘九•一八’一样，掉几个炸弹，乒乒乓乓打一阵就完了。捐款、公债将来还不晓得落到啥人口袋里。”

杜月笙轻声轻气解释：“这一次不一样，日本人实力比前几年强，野心也越来越大。我们也总不能像上次一样再退让，加上国共合作了，看上去一定要硬拼一下。这几天老百姓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你我都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哪能不冲在前面做些事？”

8 月 13 日，中日军队又在上海开战。打了几个月，中国军队撤退，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杜月笙准备去香港，临走前，他又去看黄金荣。黄金荣见了杜月笙，就大摇其头说：“中国和日本打仗，是小鸡和黄鼠狼打架，自讨苦吃。”

杜月笙开门见山地问：“现在中国军队撤退了，您有啥打算？”

黄金荣撅起厚嘴唇，手搔着下巴，沉吟了片刻后长叹一声：“我已经七十了，吃不起苦了。要是叫我离开上海，‘大世界’、‘黄家花园’又不能扛在背上搬走，我吃什么？我看一动不如一静，暂且留在租界再说。”

杜月笙追问一句，也是警告他：“可是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黄金荣坦然一笑：“上次‘一•二八’，这次‘八•一三’，我都没有公开抗日。再说，凭我‘黄金荣’三个字，他们也不敢动我。”

杜月笙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他们要硬做，就怕他们会软来。要是请你出山，当什么‘维持会’会长……”

黄金荣笑着摇了几下头，然后神色严肃地答复：

“我在法国人手里吃了几十年饭，甜酸苦辣都尝过，外国人的心看得一清二楚，难道再会上小日本的当？”又郑重地对杜月笙表白心迹，“你放心，我决勿会落水。蒋介石封我少将参议，中山先生还送过我扇面，我总要对得起他们。杭州岳庙我去过，人家对忠臣岳飞叩头，奸臣秦桧跪在门口。我学不

像岳飞，可也不会去做秦桧！”

杜月笙走后，黄金荣估计自己今后再也不可能过太平日子了。黄家花园也遭到了日军的破坏，他就把挂在“四教厅”里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赠送的匾额全部取下，藏在地窖里。又把孙中山先生馈赠的扇面和几封书信，锁进铁箱。更要紧的是把那只蒋介石送给他的金表，用蜡裹好，再藏在小铁匣里，深深地埋在地下。平时他躲在均培里，深居简出，除一年一次到城隍庙拜佛求神外，连“日新池’和小东门“德兴馆”也难得去一次。反正每月有门徒上门孝敬，又有“大世界”、“大舞台”和“共舞台”的收入，足够黄公馆开支，不用再到外面去赚“财香”了。

二、侵略者“三顾茅庐”

日寇占领上海后，上海人民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为了欺骗上海人民，日寇驻上海侵略军的头子便阴谋演出“以华制华”的把戏。他们想把黄金荣抬出来充当这个角色。

日寇在上海设立了上海地区后防司令部，司令由佐藤大佐担任。他的司令部设在虹口北四川路，另由吉野中佐担任防守副司令，帮同佐藤参与后防军事。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约半年后，黑田大佐根据日本政府的意旨，便想在上海成立一个傀儡政府——“上海大道市政府”，并打算让黄金荣担任这个政府的市长。因为黑田等知道，黄金荣当时已名贯全沪，门下有大批门徒，让他担任市长最合适。于是就约定日期，与黄金荣晤谈。

1938 年夏天，黑田大佐、吉野中佐带着翻译和三名侍从兵，乘坐两辆军用汽车，风驰电掣般开进钧培里黄家。一行人进入黄家客厅等候黄金荣。

厅内电风扇不停地转动着，可是闷热的暑气，一阵阵从窗口、门前进来。佐藤军服脖子上的钮扣牢牢地扯住，显出一丝不苟的神态。仆人送上的汽水，他不吃，只掏出手帕在光头上不断地擦汗，耐心地等待着主人。

黄金荣呢，此时正躺在歇夏别墅楼上让护士打一针氯丙嗪，穿上夹袄，还披上一条毡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拉着下楼，来到了客厅，点头拱手，向佐藤致意。

等黄金荣在靠背椅上坐定以后，佐藤打个手势，让等在门外的翻译进来。那翻译凑在黄金荣的耳边，说："佐藤将军代表日本帝国驻沪海军司令部，亲自看望您老先生来啦！"

黄金荣听后点了点头，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低沉的话："谢谢将军啦！我老病缠身，恕我失礼。"

佐藤客气道："老先生不必多礼。我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老先生名满上海滩，不知手下有多少门徒？"

黄金荣听了不由得一愣，暗自思量，怎么佐藤会问起门徒人数来了？他不敢说出实数，就嗫嚅而答："约近千人吧。"

佐藤点头微笑，双目不断注视壁上悬挂的字画，又问道："日本国皇军来到你们中国后，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

黄金荣觉得这很难回答，斟酌着说道："贵国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在意见上稍有隔阂。日子久了，我想会慢慢化解敌对情绪的。"

佐藤听了点头称是，说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为中国人造福。可是现在很多人不理解皇军的一片苦心。所以，本人来府造访是来请老先生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

当黄金荣听说要他担任上海大道市市长，连忙起身。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不能，只能哆哆嗦嗦地向日本人说：

"佐藤将军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金荣，心里非常感谢。本应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重病，你看，大热天穿了夹袄还怕冷，下身的瘫痪病还没医好，连路也走不得，哪能当好维持会长！再说，我也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呀！"

佐藤听了这一番话，看看黄金荣现在的情况，便抓起帽子，往头上一扣，说道："黄老先生，你出山，可是与人与己与皇军都有利的事。你还是考虑一下再给我答复吧。我先告辞了。"

日本人的车子一出大门，黄金荣从躺椅上跳起来，三下五除二拉下夹袄，脱光膀子，哈哈大笑起来。他拍拍俞永刚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说：

"我的账房先生了不起，这一针打得真灵。一点也不觉得热。这针叫什么名字？"

"叫氯丙嗪，打了它可以降温，刚从法国人手里搞来的，也有管叫'冬眠灵'的。"

俞永刚介绍完之后，问黄金荣："师父，这维持会长别人想也想不到，你为什么不当？"

黄金荣回答说："这能当吗？我虽然不像《岳传》中说的岳飞那样精忠报国，可是，当卖国贼，祖祖辈辈会被人骂的。"

他在厅内踱着步，抬头看看窗外六角亭边的"文行忠信"四个大字，深有感触地说："阿元在重庆抗日，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再说，中国这么大地方，小日本能坐稳？做事还得留后路。"

"师父，我懂啦，咱们坚决不同日本人打交道。"俞永刚说。

"师父病装得真像，这佐藤回去向上司一报告，下次不会再来了。"龚天健说。

"我看未必。"俞永刚另有想法。

"永刚讲得对，"黄金荣擦好身子，穿起一件白纺绸对襟短衫后，说"他们还要来的，当心打听消息，我装病要装到底，才不露马脚。"

当晚，黄金荣的难兄难弟和一些门徒们得知这个消息，急忙奔赴黄家花园，在大烟室里，他们极力劝麻皮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卵翼之下，青云直上。

但黄金荣不以为然，理由有三：

第一，他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蒋又很器重他，如担任此职，于蒋的面子很不光彩，不如"留条尾巴掸掸苍蝇"为好；第二，在日寇的刺刀下担任此职，万一有个差错，日本人岂能饶恕自己；第三，考虑到自己虽是个流氓身分，但总比做民族败类要好。

当张啸林得到这个消息后，深为大哥惋惜，便要求黄金荣把自己推荐给佐藤，遭到黄的严词拒绝。

黄金荣说："二弟呀，你不要想不通，日本鬼子的饭可是好吃的？万一弄不好，那是自己找罪受。听大哥一句话，还是太太平平过日子吧。大哥经历的事情多了。中国人最恨卖国贼，投降日本人，会祖祖辈辈被人骂的。"

果然不出黄金荣所料。时隔半月，佐藤又登门来访黄金荣，询问他对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考虑如何，黄金荣仍然婉言拒绝。

时隔不久，佐藤又派翻译大贺才吉备好汽车，去接黄金荣来日本司令部晤谈。不多时汽车开到司令部大门里，黄金荣在汽车里看到日寇层层布哨，门卫森严，不由得心里一惊，头上冒出了冷汗。

过去，黄金荣经常出入外国人的官邸，但从没有看到过这种阴森可怕的

场面。他知道，今天佐藤是要威胁自己，吓唬自己。

佐藤把黄金荣接到客厅后，开门见山地说："黄老先生，我知道你有顾虑，我们可以保护你。你若能出面担任此职，皇军担保你一切安全，你的市长办公处任你选择，就是设在本司令部也行。"

黄金荣说："死我倒是不怕。活到我这么一把年纪，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无所谓了。实在是我身体不好，上任不但做不了事情，恐怕还会给皇军耽误事。再说，我黄金荣给别人干了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黄金荣的话，软中有硬，显然是针对佐藤摆出的这个威胁场面说的。佐藤哪里会听不出来，他尽管非常不高兴，也无计可施，只好仍派汽车把他送回家中。

又过了两月，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黄公馆拜访，还是请他"出山"，黄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佐藤看黄金荣是铁了心不出山了，于是改变策略。再来拜访的时候，佐藤没有请黄金荣出山，而是请他"荐贤"。于是，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三、汪精卫登门邀请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在河内、香港等地与日本主子谈妥后，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电文。1939年5月6日到上海，为避人耳目，直到8日才弃船登岸。后住入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准备筹组傀儡政府。1939年8月30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国民代表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黄明知他已投敌，但对于汪精卫的到来，黄金荣不能避而不见，也深知与当了汉奸首脑的汪精卫来往须格外谨慎。于是黄金荣抱定"热情接待，糊涂应付"的宗旨，只是听汪精卫侃侃而谈。

汪精卫首先感谢黄金荣在他患难时的帮助。原来汪和黄是老交情了，早在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汪精卫同代表们拍集体照时，被

王亚樵手下的人打了两枪，送上海治疗，黄金荣替他请了名医，百般照顾，交情甚笃。

接着，汪精卫转到正题上，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并代觅会场。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会议希望在大世界——当年选举“野鸡中委”的故地召开。黄金荣心想，这个会议是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会议，与当年在大世界选举“野鸡中委”的会议不可同日而语，便马上脸上堆笑地说：“大世界的厅堂太小，且不集中。既不够派头又不甚安全。还是在大光明影戏院召开最好。”

汪当然听得出话里有话，只得表示同意。黄金荣立即令门徒程子良与袁履登一起负责布置会场，然后让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要求上海各界能加入“和平救国”运动。

但是，对于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反响极为冷淡。汪精卫不甘心，过了数日，又在日本人开设的乐山花园大酒店宴请黄金荣。并且派来车子迎接。

9 月 13 日晚上，黄金荣收到一封大红请柬，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兹定于十四日下午五点，于乐山花园酒家私人小宴，特请黄老先生拨冗光临，不胜荣幸之至。

兆铭鞠躬

九月十三日

要不要参加汪精卫的私人小宴呢？黄金荣一下决断不了，便请来秘书龚天健、管家程锡文，还有杭石君、鲁锦臣等心腹徒弟商量。

“这乐山花园酒家你们知道是什么背景吗？”消息灵通的小报编辑杭石君故意卖关子，在师父跟前露一手。

他把嘴凑到黄金荣的耳边，神秘地说：“外边只晓得这爿店是日本人开的，可不知道这是日本军部秘密联络点哩！汪先生选定这个地方宴请师父，一定大有文章呀！”

“我看不去为妙，去了怕是要受他摆布。”程锡文反对出席。

“不去应付一下也不好，要晓得现在是日本的势力，上海租界已被日军包围，成了孤岛，我们要在这儿立脚呆下去，还少不了靠靠汪先生的牌头。”龚天健分析利弊，倾向出席。

杭石君与鲁锦臣表示，一切听师父的。

好半天后，黄金荣说："去，看看再说。"

"师父，去看看也好，但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我的意思，你作老态龙钟、有病在身的样子，让他们不好开口。"杭石君说。

"好，好！阿君的话正合我意。"黄金荣高兴地拍了拍杭的肩膀。

下午五点一刻，黄金荣坐车来到，由程锡文和龚天健一左一右扶下车，汪精卫与佐藤已在厅门口恭候。黄金荣一面向主人点头、拱手，一面扶着程、龚两人肩头，装作步履艰难地走上台阶。

酒宴在一个八仙厅内举行，地上铺了澳毛地毯，红木圆桌四周放着五六把红木靠背椅子，上方特意端放着一个宝座——太师椅上搁着两只垫子，一是坐垫，另一是腰垫。

汪精卫笑容可掬地弯腰伸手，将黄金荣让进八仙厅里，坐到了上位。

相互问候，寒暄之后，汪精卫站起身来，以主人的身份祝酒：

"黄老先生，各位好友，今天大家赏光，兆铭万分荣幸。黄老先生德高望重，弟子三千，为上海第一名人，兆铭今日特备水酒数杯，聊表慕之意！请各位为黄老先生健康干杯！"

在座的都应声站起，各自举起面前的杯子。黄金荣挽了一下袖管，颤颤巍巍地要站起来，随在身后的程、龚两人，忙上前扶起来。黄伸出手哆哆嗦嗦地抓起白色高脚杯，一边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已将杯里的酒抖泼了一半。在"请、请"声中，老态龙钟地喝了下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坐在身旁的佐藤举起斟满酒的花雕细瓷杯，起身向黄金荣点头，笑了笑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工作。请黄先生不要再推脱。来，干一杯，我们一言为定！"

黄金荣连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他边说边摇晃着身子，有点站不住似的。一摆手，袖子将面前的高脚杯拖倒了，白兰地流了一桌面。管家程锡文忙着扶住他趁机离席上车回家。留下龚天健在后面，与佐藤、汪精卫打招呼，说了一大串："对不起，失礼了！"

不久，汪精卫又叫周佛海到黄金荣家拜访，请黄金荣当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躺在藤椅上对周佛海说：

"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我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点也不行。"

管家程锡文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

精神。”

龚天健接着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说着，起身恭送周佛海出门。

四、处处留后路

黄金荣最大的爱好是发财，而要发财，就不能随便得罪各种势力。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各方都保持着联系。

由于黄金荣的推荐，1938 年冬，敌寇军部组织伪大道市政府，特派卢英出任伪警察局长。不久，由南市警察局长而跃升为伪军委会参军长。卢英到黄公馆探望师父，黄金荣把卢英当作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而且，黄金荣还不停地利用他与伪政府这些人的关系，大发横财。

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五一亭精绘《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派秘书龚天健专程赴南京赠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

有一年，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合伙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税务局查获，将四马路善生糖行的老板席德霖扣押，并抄走了二百包蔗糖，价值六七亿元储备券，还要罚款五亿元，查处史雨春。

史雨春非常着急，找黄金荣想法。史雨春的妻子同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是结拜十姐妹之一，也向李志清求救。黄金荣和李志清派程锡文陪同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给周佛海小老婆三万元现钞、五根金条。

第二天，周佛海打电话给黄金荣。黄金荣叫程锡文晚上再到周家去。

程锡文到了周家，周佛海说：“我派人同你一起到仓库去，你要多带些人手，在今夜把二百包糖搬走，不要耽误，税务局方面我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

程锡文听后按照周佛海讲的办，这事便顺利解决。

1939 年 2 月 8 日，国民党情报员报告说：“现在上海各大流氓做灰色汉奸者甚多。何谓灰色汉奸？就是一方面与我政府人员联络，一方面令其徒子徒孙替日本做情报工作，彼等则坐收渔人之利。做此项合作者，计有张啸林、黄金荣、顾竹轩、李斤堂、曹幼珊等。”

情况的确如此，黄金荣虽然明着不当日本人的走狗，但与日本人一直保

持着关系。日本上海武官府的司令江新、贝当路日军宪兵队军曹长杜井等经常光顾黄公馆。每次，黄金荣都是盛宴招待。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也是过从密切，汪伪的社会部长丁默邨、工商部长梅思平等都是黄公馆的常客。有些汉奸说："黄金荣在南京虽没有公开的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

1942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陈群落水，出任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长。黄金荣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徒众，乘坐专车到苏州予以捧场。在黄金荣和陈群的安排下，整个江苏省的各级汉奸机构安插了不少黄门弟子，例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福等。他们几乎每月都要向黄金荣孝敬厚礼。

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黄金荣又让养子黄源涛担任了军统上海特派员，原大世界经理丁永昌担任了军统上海租界特工派遣站站长，其他一些门徒也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

1940年初，蒋介石为了控制和指挥上海的工作，在行政院下设立上海市统一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黄金荣也是24名委员之一，其他委员有杨虎、黄炎培、虞洽卿、陆京士、朱学范等。常务委员为杜月笙、吴开先、蒋伯诚、戴笠、俞鸿钧5人，委员会成立后即设立驻沪办事处。黄金荣对此自然表示拥护。国民党派上海市统一委员会常委吴开先、蒋介石的军事代表蒋伯诚到沪活动，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致函黄金荣，请黄予以协助。黄金荣立即请吴开先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叙谈，吴首先说明重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转达蒋介石和孔祥熙对黄金荣的问候。后来，黄金荣和金廷荪根据吴开先的意见，两次邀请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人士到南洋桥金的寓所赴宴，由吴代表重庆，安抚各位，告诫勿被日伪利用。作陪的有原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一些负责人和租界的有关人士。

1940年到1945年间，黄金荣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一直有联络。顾祝同曾派他的妻舅许某到钧培里见黄，黄金荣则派门徒秦兴炎到南京、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药品和粮食。抗战胜利前夕，顾祝同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任命黄的门徒秦兴炎为支队长，黄的儿子黄源涛为大队长，何还与秦、黄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与抗日游击队双枪黄八妹也有联系。1941年，美国一架战斗机在协助重庆政府作战中，被日军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飞行员白劳特降落在太湖，

被黄八妹的部下救护下来。黄八妹派人向黄金荣送信，经黄金荣的穿线，秦兴炎、何尚时等终于将白劳特护送到后方。

连黄金荣的大世界游乐场也成为了重庆方面和日伪分别看中的接头据点。由于大世界地处租界中心，市面繁华，人流杂多而且进出方便，于是被日伪势力所注目，他们经常派人在这里接头密谈。与此同时，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中统特务在戴笠的遥控下，也以大世界作为理想的联络点。黄源涛、丁永昌等为获取更多的情报，在大世界楼上办了一个“高峰舞厅”，每券只售1元，但十分豪华，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入内。果然，舞厅一开张，汪伪76号特务随之而人，这里成了上海孤岛上蒋、日、汪势力角逐的中心。表面上黄源涛与76号的第6行动大队大队长吴醒亚为难兄难弟，连李士群也会到此了解蒋介石、共产党的情报。

同样，黄金荣与中共方面也有联系。在抗战时期的大世界游乐场里，已经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员是姚惠廉，姚和其他的地下党员的合法身份都是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游乐场内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为了能够应付意外情况，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采取帮会的形式来做掩护，吸收下层的曲艺艺人、勤杂工和小贩等加人。

五、76号里的魔王

汪精卫投降日本人后，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汪伪特工总部，这就是让人谈虎色变的“76号”魔窟。

76号的吴四宝，是上海滩上妇孺皆知的人物。吴四宝，苏北高邮人，自幼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以拾荒为生。后来他的父亲开“老虎灶”，他除了搬搬煤块、捅捅炉子外，还做过牵马童，以贴补家用。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番经历非但没有给吴四宝一些同情弱者的善良之心，反而激起了他摆脱“人下人”地位，而成为“人上人”的强烈愿望。为此，他不择手段，坏事做尽。

最先，吴四宝拜沪西一霸“通”字辈流氓张云祥为老头子，跟着他学到了很多做强盗的门道。由于他打起架来有一股子狠劲，在沪西流氓渐渐打出名气。

后来，李士群在沪西76号组织了特务总部，吴四宝便投奔了他。李士群正是用人之际，看中了吴四宝的“才能”，就与他结拜为兄弟，提携他当上了特务总部警卫处处长。从此，他就更加横行霸道了。这个满脸横肉的大流氓，带着一帮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的亡命徒，在上海滩上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所欲为，干尽了坏事。百乐门舞厅有个红舞女马三媛被吴四宝看上，他就用汽车把马三媛强行绑架到76号，软硬兼施，威胁马三媛做了他的小老婆。

不久，汪精卫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李士群升任江苏省伪省长，吴四宝便成了76号里的杀人魔王。

吴四宝有了钱，便大肆显摆。他不惜重金，购买房子，添置地产，配备车队，雇佣保镖，以一掷千金来显示自己的阔绰。

1940年，吴四宝用搜刮来的钱，买下了一幢西式洋房。这幢豪华的住宅交通便利，闹中取静，占地数亩，富有气派，还附设有花园。买下这幢洋房后，吴四宝依然不觉得满足，于是，他恃强带狠，先是将左边邻居的一座洋房强买下来，开了一道侧门，把楼上作为宴客厅，把楼下辟为舞厅；接着又把右边邻居的一个大院子买了过来，也开了一道侧门，作为网球场和晒衣场。

以前，吴四宝总是眼红地看着别人风风光光乔迁，如今他时来运转，也想让别人眼红他。于是，他特地举行了一个乔迁大典。吴四宝把高官名流、狐朋狗友、四亲八香、徒子徒孙都请了来，在华丽的厅堂里摆了一百桌筵席。还在网球场和晒衣场上搭了一座舞台，将上海的优伶名角全部请到演出。大吃大喝，大娱大乐，连开了三天筵席，唱了三天堂会，可以说是风头出尽，吴四宝洋洋得意。

第二年，吴四宝的老婆过40岁生日，吴四宝又示意他的门徒出面为师娘做寿，摆了几百桌酒席，连宴数天，连唱三天堂会，排场比搬家那次更大。

“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这一幅暴发户的嘴脸，蹦跶不了几天的。”黄金荣在家里偷偷地对弟子说。

但黄金荣牢骚归牢骚，却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这话。他知道自己已老了，在上海滩上已不能像以前那样硬挺，何况这吴四宝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犯不着与这小子计较，能忍就忍吧。

但黄金荣不愿意惹事，事情却自己找上门了。

事情是这样的：

上海京剧界有个叫高青田的武生，科班出身，最擅长演《挑滑车》、《长

坂坡》、《战宛城》、《战马超》等折子戏，一时名噪剧坛。这人成名后却忘记了自律，耽于烟酒赌嫖，以至于不抽饱大烟就不能登台演出，所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以至于后来竟典当戏装。

大舞台戏院老板范氏兄弟见此情景，就中途与他中断了合同，一脚踢开了他。这使高青田失去了收入。但是，收入没了，烟瘾还在，高青田最后竟吸起毒品海洛因。这样没有多少日子，他就行将待毙。这时，吴四宝出现了。高青田当即要拜吴四宝为老头子，吴不想收这么一个瘾君子做徒弟，就逼他去戒毒。这个武生总算有点志气，竟戒绝了毒瘾。

高青田重登舞台后，有了吴四宝作靠山，就在上海京剧界称起霸王来。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麟社”，对于不听他摆布的同行，就利用吴四宝的势力进行威胁，有些名伶因此大吃苦头。

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东山再起的高青田，现在想报当年大舞台戏院老板范氏昆仲的仇了。但他知道范氏昆仲的老头子是黄金荣，又不敢轻易下手。于是就找到吴四宝，便添枝加叶地哭诉了一番，要求老头子撑腰。

吴四宝正想在上海滩发发威风呢，有了这个由头，就胸脯一拍说：“你只管放心，老子谁也不怕。不管他后面是黄金荣还是黑金荣作靠山，我都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让他们知道我吴四宝的厉害！”

这吴四宝的确是个魔王，不久，他便派了10名小流氓，各自暗藏手枪，假扮看戏观众，准备在演出时闹事。戏正演到高潮，10小流氓一齐闹将起来，场内稽查自然过来干涉。于是冲突起来，打杀声、口哨声、哭爹喊娘声，彼起此伏，场内秩序大乱，看戏的纷纷夺门而出。这帮小流氓，在戏院里把稽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见范氏兄弟出面，索性闹到办公室，把办公室所有的东西乱砸一通，扬长而去。

范氏兄弟知道来者不善，自己应付不了，早就直奔黄金荣家中诉说情况。黄金荣平时受到范氏兄弟的孝敬，现在正是替他们撑腰消灾的时候。但黄金荣知道自己现在势力下降，而吴四宝现在在上海滩上正是气盛之时，不能硬碰，怎样处理好这事，实在麻烦。最后，他想：还是息事宁人吧，找个中间人劝说劝说完事。可是，找谁呢？现在谁会买他的面子呢？

就在黄金荣左右为难之时，张啸林恰巧来到家里。谈及此事，张啸林说：

“杜月笙不是有个门生汪曼云在上海社会局任局长吗，吴四宝还要叫他一声‘汪先生’呢！不妨请他斡旋一下，料也不难解决。”

黄金荣一拍脑袋，说道："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有这个现成的人为啥想不起来呢？"

黄金荣马上打电话托汪曼云出面去斡旋此事。

汪曼云，浙江绍兴人，自幼生长在上海，20岁左右就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回国后，投拜杜月笙门下。由于他头脑灵活，手腕狡诈，在上海社交界小有名气。

汪曼云接了黄金荣电话以后，觉得现在这吴四宝正是无法无天、趾高气扬的时候，一般人说话未必听。只有日本人的话才能听进去。他便将此事禀告河野顾问，想用河野来压吴四宝。谁知河野竟说："这件事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日本人不管，还是你们自己去解决吧！"

汪曼云只好自己出面与吴四宝谈。吴四宝尽管跋扈，但对汪曼云却还有些尊敬。这天晚上，汪曼云在沪西百乐门舞厅特别间里找到吴四宝，开门见山地谈到此事。

吴四宝听了，提出两个和解条件：

第一，范氏兄弟要各砍断一条大腿来，如果自己下不了手，他吴四宝会找人去帮忙。

第二，如不愿意砍脚，就叫他们的老头子黄金荣陪着他们到76号，点上红烛，向高青田磕三个响头，并赔5万银元的损失。

汪曼云见吴四宝的条件如此苛刻，分明是不给自己面子。但他对此也无可奈何，只有照实回复，说这事他管不了。

黄金荣听见此话，心中暗自恼怒，认为吴四宝实在是流氓中的流氓，一点也不讲"规矩"，做事太不上路。但他凭着背后有日本人撑腰，黄金荣他们也对付不了。黄金荣便与张啸林共同商量了对付的策略：一面叫范氏兄弟暂时避居外地，以防不测；一面嘱令戏院暂时停锣歇业。

范氏兄弟看老头子也不能为自己抹平此事，也是无法。听了黄金荣的主意，觉得老在外避风头也不是上策，又想到近几年戏院不但不挣钱，反而尽受乌龟王八的气，不如把戏院出盘了事。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谁愿意接手呢？最后还是想到了黄金荣。他们便与黄金荣协商把戏院盘给他，黄金荣深知要买下此戏院，非200多根金条不可，因为建造价值就值180多根金条。但流氓在钱面前没有"师徒"之情可讲，麻皮只愿意出80根金条。

范氏兄弟也被逼无奈，只好贱价出盘，以80根黄金的价格，把戏院盘卖给了黄金荣。

黄金荣真是左右都得财，经此一番闹腾，大舞台戏院上也加添了“荣记”两字，就此敲敲打打，择日开锣营业。吴四宝对此也无可奈何。

那吴四宝在76号特务总部干了几年汉奸特务后，手上积了不少造孽钱，但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被日本人处死，这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迟与来早。”

六、新老城隍庙

抗战时期，黄金荣自认为积了点阴德的另一件事情是兴建新城隍庙。

黄金荣非常相信迷信。黄公馆里有关帝像，黄家花园有观音殿，荣记大世界开张时，曾修建济公坛，黄时常带着亲信到济公铜像前诵课念经。城隍庙更是黄金荣常去烧香磕头的地方。

但是，城隍老爷保佑了别人却保佑不了自己。所以他老人家常常遇到灾难。

1924年阴历7月15这天，城隍庙举行建醮大会，邻近村镇十室九空，善男信女齐来祈求城隍保佑。庙内庙外，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下午4时，城隍老爷像被抬到老北门外，忽听街上叫起来“失火了！失火了！”人们翘首一望，只见城隍庙浓烟烈火直冲天空。那殿宇全是木质结构，干柴烈火，越烧越旺。不多几时，墙倒屋塌，所有殿堂顷时瓦解。

这城隍庙为什么会起火呢？

原来，这天城隍爷出巡，庙内的香火头目们均跟随城隍爷吃酒肉去了，只留下张道士和一个帮忙的值看香火。上午，张道士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到了下午，大烟瘾一来，便支撑不住，就嘱咐帮忙的暂为照看，自己一溜烟地滚进“燕子窝”里吞云吐雾去了。

这个帮忙的人留下看管香火，香客仍然络绎不绝。他为了应付烧香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点剩的香支和蜡烛一股脑扔到殿旁的一只大香炉里。这样越积越多，香火和烛火一并燃烧起来，熊熊的火焰蹿上殿顶，顿时烧将起来，越烧越旺，因此酿成一场大火。城隍庙附近虽有商办消防队，但许多消防人员也去逛庙会了。等看到城隍庙失火一个个赶回来去救火时，城隍庙已焚去十之八九了。

城隍老爷无家可归，主持城隍庙的会首和董事们，便把它寄居在沉香阁庙。

好在它住在哪里，都有香火之缘，既来之，则安之，也并不计较。接着，又设立善后办事处，募款重建城隍庙。主其事者因都是有名的绅士和“慈善家”，只要他们一开口即可集腋成裘，重建毫无问题。但正在此时，横路里突然冲出一个“大慈善家”来，声言自愿独资重建。众人看时，却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黄金荣。

黄金荣自幼生长在城隍庙附近，深知城隍庙的好处。他在做小瘪三时就曾经对同伙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把城隍庙一天的蜡烛头拔下来，归于一人出卖，就可不愁一年的吃用。”可知他从小就对城隍庙有觊觎之心了。

大家听说黄金荣要独资建造城隍庙，不禁暗自惊愕。对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摸不清楚。但若拒绝了他的一片“善心”，于道理上也说不过去。与其上门化募，不如同意让他重建。

新建的城隍庙大殿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动工，次年秋建成。殿宇高四丈八尺，全用钢筋水泥砌成。仅大殿造价就耗银五万元。其他大小建筑耗银九万元。这些钱除黄金荣独捐五万元外，杜月笙捐助一万元，张啸林捐助一万元，其余由庙产会支付。

在新建的城隍庙大殿门口墙壁上，还嵌上高两市尺、阔三市尺的两块纯白大理石，上面刻有黄金荣独资建庙的功德：“邑庙本地方神主，保境安民，咸仰德泽。不幸重罹大火，庙宇尽付一炬，致使神无所依，胜地为之逊色。筹金无措，欲兴无力，蒙慈善家大善士黄金荣先生乐善好施，慷慨解囊，捐助五万元独资建造庙殿。其结构不用一砖一瓦，一竹一木，设计新颖，别具宏伟，殿貌巍峨，始有今日之壮瞻。特勒石以志其功德。”

城隍庙建成后，庙权顺顺当当地落入黄金荣之手。城隍庙成了“黄氏家庙”城隍老爷也入了黄氏的门槛，一任他恣意摆布。

“庙店”开张营业，果然生意兴隆，大赚其钱。后来，黄金荣就派程锡文去管城隍庙。

城隍庙成了“黄记”庙店以后，周围的春风得意茶楼、桂茶楼、湖心亭茶楼、绿圃廊茶楼和松运楼、桂香楼、松月楼、绿杨邨等酒菜馆以及那些有名的点心店等，不管过去进过“青帮”的哪个门槛，如今既要在城隍庙活下去，无话可说，都得服服帖帖地投拜在黄金荣门下为门徒，否则的话，立刻叫你关门大吉。

黄金荣的确是善于因势利导的人，他借新建城隍庙，把庙产、财产都紧

紧控制在手里。所谓的董事会议，也都在他家里召开，由他一人摆布。

程锡文管理城隍庙后，首先在四周那些热闹的地皮上盖造市房，以最贵的房租和最高的订费赁租于人，从中捞取大量的房金，每年收入计达五万元之多。其间落入私人腰包的和从摊贩收来的流动收入还未计算在内。真是寸地卖寸金，民脂刮不尽，随处可勒索，孽钱积满盈。程锡文管理城隍庙不到几年，自己也积储了不少的造孽钱，成了大富翁了。

到了 1937 年，城隍庙再遭劫难。11 月，日军占领老城厢后，军队驻扎在城隍庙里，对庙宇大肆破坏。城隍老爷眼睁睁看着这些个坏蛋横行霸道，却是一声不吭，没有人去为他烧纸上香也毫不生气。

但是，做神仙的城隍老爷的脾气虽好，度量虽大，却急坏了另外一批凡夫俗子。一是那些相信城隍菩萨的上海市民们无处进香，失去了精神寄托；二是黄金荣手下的一批倚赖城隍庙这块进财宝地生存的徒子徒孙也没了来钱门路。他们纷纷走入黄公馆，求黄金荣再开发财新路。

一天晚上，黄金荣的大烟室里又挤满了他的徒子徒孙，为首的就是程锡文，请求老头子想想办法。

黄金荣横卧在大烟榻上，眼看着他的门徒们，知道没有城隍老爷保佑，他们的生活现在极度困难。可是，城隍庙被日本人占着，想把他们赶出来是不可能的。为今之计，只有另设一所城隍庙分庙。

说干就干，不几天就觅得庙基，只要盖座殿堂，捏个泥塑的偶像，就可择日开张了。这个分庙设在何处呢？

设在长浜路、巨鹿路附近的观音堂庙。这个观音堂庙原是一家陆姓的私庵，因陆氏后裔凋落，庙堂也随之坍塌。又由于它建于河浜之中，既没有划入英租界，也没有划归法租界，成了两不搭界的独立之地。因为不需花钱买地，于是他们便选定此地，把观音娘娘驱逐出门，因陋就简，很快建成了这座城隍庙分庙。

这新造的庙宇，殿堂不大，庙前盖了几间平房，开了几家香烛店。新庙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建好了，其简单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为了赶在新年初一向社会开放，城隍爷的塑像也没时间雕塑了，只好从老城隍庙移来一尊小神像，权作替代，其他神像竟都是画在了墙壁上的。

这个新城隍庙只有一个神殿，四周则是陋木搭建的商场，销售各种商品。庙门两边还有专售花草、金鱼的摊头。新城隍庙开业后，上海那些有钱的善

男信女闻讯而来。一般爱凑热闹的人也一睹为快，倒也招来了不少香客。从此，新城隍庙成了上海人游玩和购物的场所。上海人有了新的城隍老爷，也就忘了原来膜拜的老城隍老爷。也幸亏那老城隍老爷不计较这些，仍然在冷冷清清的破庙里心平气和地安心度日。

世事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抗战结束后，老城隍庙重新迎接游人。新城隍庙由于失去了它的独特的地位而被冷落下来，至解放前夕，竟已经无人进香了，只有庙门两边的花草、金鱼摊头日益兴旺，形成了花鸟市场。新城隍庙直到 60 年代才被全部拆除。

第十七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黄家花园一角

抗战时期，黄金荣称病蛰伏。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黄金荣立即于1945年8月30日分别致电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祝贺抗战取得胜利，并向国民党表示忠诚。接着，蒋介石到上海视察，黄金荣特意在大世界门口搭起五彩牌楼，大放爆竹，以示欢迎。蒋介石召见黄金荣时，赞扬黄金荣能“忠贞不污”。蒋的捧场使得黄金荣十分振奋，他跃跃欲试，还想在垂暮之年能再度中兴。但是，时代在变，社会在变，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黄金荣已经渐渐走向下坡路……

一、设“荣社”扩展势力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百业待兴，各种势力摩拳擦掌，欲大干一场，帮会

自然也不甘寂寞。杜月笙回到上海后，便做起了市长的美梦，后来美梦虽未实现，但恒社召开第四届大会，会员从520人增加到910人。杨虎与蒋介石之间虽已生隔阂，但仍以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四处活动，并将兴中社改为“兴中学会”，仅新吸收的海外会员就达1万多人。洪帮的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万人。黄金荣对这些十分眼红，于是黄振世和邱子嘉等建议将抗战时期停止活动的忠信社改名“荣社”，采取公开形式办社。黄金荣成立荣社的目的，无非是想扩展其势力，逐步爬向更高的政治地位。也梦想扩大其帮势后蒋介石赏赐他一处割据称霸的地盘。

黄金荣所要组织的荣社，把过去入帮时的一切繁文缛节尽行废除，简化入门手续，并革除“门徒”和“门生”的等级和称呼。凡是自愿投入黄金荣门下为徒的“空子”，只要加入荣社组织，交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后，就成了荣社门内的人了。

黄金荣在荣社成立一月前便发出通知，凡是他的门人，不论“门徒”或“门生”，于荣社成立之日，一律到沪西黄家花园集会。

1946年6月23日，荣社在黄家花园召开了成立大会。这天，沪西漕河泾黄家花园又是人山人海，空前热闹。与会的人员，共三千五百多名。酒筵备了三百余桌。

下午二时起，黄金荣在大厅里大会门徒，名律师史湘泽和江苏省苏锡行政专署署长徐荣达宣读《社词》：

“社组织为了便于集中领导管理，避免良莠不分，鱼目混珠，特此设法重行改组，整顿过去混乱现状，并删除以往入门的繁文缛节和陈陋旧习，此后入社手续从简。沪宁线各地均设有荣社联络点，如当地人士自愿参加荣社组织者，可在当地荣社办理入社手续。凡是加入荣社组织后，必须遵守社组织一切条文，不得有所违反。否则开除出社，如其情节严重者，按照所规定条文给予处理……”

《社词》宣读完毕，黄金荣接着训话。他高坐在大厅上，在徒子徒孙们一片寂静中开腔道：

“今天在庆祝荣社成立大会上，趁此机会，和你们见了一面，我十分高兴。多年来，你们在我门下大多数都能遵循家法，谨守帮规，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其间也有少数人不但不遵守家法，而且不约束自己，在外胡作非为。对这些‘害群之马’要大家群起而攻之，必要时要按家法处理，不能有所宽

容。今天荣社成立后，凡是门下弟子，除遵守过去的家法外，还要遵守‘荣社’所规定的规则，如有违背者，一经查证属实，定要按规则处理，决不宽恕。”

黄金荣训话完毕后，向下面门徒们大声喝问道：“你们听到了没有？”

站在下面的徒子徒孙们齐声应道：“听到了！”

黄金荣又大声问道：“你们能遵守吗？”下面齐声应道：“一定遵守！”

接着就进行入社宣誓，一众社员在黄金荣的带领下高声宣读誓词：“尊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及本社社章，绝不自私自利，绝不以个人情感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至此，这个荣社的成立大会结束。

成立大会结束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黄金荣要见第四代“忠”字辈最小的一个曾孙。此人名叫孙小牛子，二十七八岁，苏北盐城人。他以踏三轮车为生，兼做偷鸡摸狗的勾当。当黄金荣在黄家花园后花厅内大烟室里召见他时，他趴在地上磕头不迭。召见以后，黄金荣又命总管向账房取来钞票两百元，作为给他的“见面金”。孙小牛子接过两百元钞票，又打躬磕头不提。

为了庆祝荣社成立，晚上备筵聚餐，聚餐后，接着演出堂会。因为人多，堂会分两处演出：一处在黄家花园，一处在共舞台。

也是乐极生悲，在黄家花园演堂会戏时，竟发生了一桩人命事件。

黄家花园的堂会戏排定五出：第一出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第二出是《武松打虎》；第三出是《奇双会》；第四出是《宿店•黑斗》；第五出是《龙凤呈祥》。不料正演到武松上场时，外面有人急步来到后花厅，向黄金荣报告说：“不好了，外面打死人命了！”

黄金荣听罢，不由心里一怔，随手放下烟枪，立即从烟榻上坐将起来，问来人道：“因何会打死人命？”

这个来人就向黄金荣报告了打死人的经过。

原来这天晚上，几个住在黄家花园附近的人听到黄家花园里的敲锣打鼓声，想进去听戏。但他们不是黄门的门徒，不能入园，于是就想在黑夜间钻个空子，找个偏僻的去处钻入花园内。待到他们进去时，恰恰被巡逻的瞥见，分头前去捕捉。

这几个人见有人来捉，便想逃出园去，无奈进来容易出去难，急切里找不到出口，只好顺着院墙乱窜。不久就被截住。他们看见巡逻的人手持木棍、铁棒，拥上前来，吓得一齐跪地求饶。谁知这班巡逻的流氓不由分说，抡起

棍棒就没头没脑地打来。那几个人见求饶不行，就被迫回手还击。不料刚一还手，一个流氓便抡起木棍，向其中一人头上打来，正打在脑壳上，只听得一声惨叫，顿时倒地身死。

黄金荣知道门徒闯了人命大祸，一句话没说，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正在这时，主事总管听到外面打死人命，暴跳如雷，对着来汇报的人大骂："一群混蛋，一群没脑袋的王八蛋。你们打出人命来，如今叫谁去担当？你们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一个个打死你们都不解恨。"

这时黄金荣开口搭腔道："如今祸已闯了，骂也没用。我看首先要保密，且莫声张出去。若是声张出去，那时引起人心惶惶，全都乱套，不如待到演出结束，看戏的人散去后再作处理。"

大家认为黄金荣言之有理，就派人把还没有被打死的那几个人叫了进来，暂在后面空室待坐。一面把已被打死的人雇车送医院抢救。那人的脑袋已被木棍打碎了，脑浆已经迸出，哪还能救得活呢？医院不收，只好又把死者原车送还回来。

待到堂会结束，已到翌晨二时。黄金荣一面叫人告诉死者家属前来，一面责令肇祸者抵命以偿。谁知这班打死人的流氓们打人时气势汹汹，却是敢做不敢当，听说要抵偿人命，个个都相互推诿，谁也不肯认账。

不多时，死者的父母、妻子进来，看见尸体，放声痛哭。这死者名叫刘宝坤，年龄只有 27 岁，娶亲只有三年，生有一个小孩。死者的父母、妻子见亲人死得这般凄惨，简直心痛得透不过气来。

正在这时，沪西漕河泾镇的镇长闻知出了人命案，也连夜赶到黄家花园来，见过黄金荣等人，共同商议解决办法。结果是，将死者备棺成殓，黄金荣再拿出三千元钞票，给死者家属作为抚恤了事。

荣社成立后，办事处设立在钧培里黄家和共舞台两处。荣社成立不久，黄金荣门下较有势力的门徒们，便纷纷仿效，各立门户，自拉山头，也都设立类似荣社的组织。

各社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甚至演出相互火并的闹剧来。在南京夫子庙，"荣社"和"恒社"就发生过械斗死人的事件。南京的"恒社"负责人是杜月笙的得意门徒，名叫郑贵祥，因自幼跛脚，绰号叫"跛脚贵祥"。黄金荣在南京的"荣社"负责人叫"大头宝泰"，原是夫子庙一带的地头蛇。

一个银行老板，一个地头蛇，为了发展各自的恶势，都不顾上海两个老

头子的面子，各派打手打将起来。第一次殴斗没有造成伤亡；第二次械斗动用了凶器，结果两个流氓被砍死，五六个流氓被打伤。

这种流氓争权的殴斗，不但外埠时有发生，就是在上海也发生了多次。如黄金荣门徒周一星和黄振世，就曾雇用打手进行过殴斗。最突出的是金九龄和把兄弟鲍吉祥，在卢家湾附近进行过一场殴斗。在这场殴斗中，双方各死一人，受伤多名。

二、八十大寿，最后的荣光

1947年，是黄金荣八十岁寿辰。事先，荣社便在《申报》等报刊上登载启事，宣称："国历十二月十二日暨农历十一月朔日为黄理事长金荣老先生八秩寿辰。先生行侠好义，功在社会，亮节高风，望重当时……凡与先生交好欢迎参加，增辉盛会。"黄金荣原先要大办宴席，铺张一番，却忽然接到陈布雷从南京打来的电报，说蒋介石可能来沪，这使黄金荣为难了。

他不由想起了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接见他的情景。

那时，上海各界要举行庆祝胜利大会。由从重庆飞来的钱大钧以市长的身份，主持仪式。又在市府会议厅招待嘉宾，晚上还在华懋饭店八楼，举行鸡尾酒会。赴宴的有汤恩伯、颜惠卿、杜月笙、王晓籁等二百余人，黄金荣也接到请柬。但杜月笙派人带来的一个口信："黄老太爷年高体弱，如不方便，可不用出席。"不知道这是杜月笙故意作难，不让露面，还是好意阻拦，以防意外？他又听说蒋介石到上海三天，也不见他动静，没有像"北伐"时那样，亲自登门拜师。黄金荣等得心烦意乱，直到第四天，总算收到"接见当地绅耆"的请柬，他连忙剃头，沐浴，穿了长袍马褂，戴着蒋介石当年赏赐给他的那只金挂表到市府去拜谒原先的门徒、现在的总统。

蒋介石身穿草绿色军服，胸前挂满勋章，腰佩长剑，戴一副白色手套，进入会场后，第一个就和黄金荣握手。这使黄金荣受宠若惊，手足无措，老泪直涌。大家坐定后，蒋介石脸色铁板地训话。训话完毕，又招手要黄金荣坐在自己身旁，两眼望着黄金荣胸前的挂表，轻声慰抚并称赞黄金荣在沦陷区八年，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不愧为"四•一二"功臣之一，上海头号大亨和帮会魁首。他还特别肯定黄金荣在青帮中所起的作用。暗示他今后要

组织帮会势力，维持地方安宁，为“内战”出力。

黄金荣受到蒋介石赞赏和鼓励，重又抖擞起来。停顿了八年的“忠信社”，改名“荣社”。而且一反过去“只要好处，不愿出面”的作风，自任荣社社长。他觉得受到这位贵人的看重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

现今，蒋介石又要在自己庆祝寿辰之际来上海。他想：如果蒋介石来到上海，自己举办宴会时不请这位贵客，就可能要得罪他；请了，万一贵客光临，在这内战连连吃紧、上海乱成一团之际，蒋介石看到黄金荣还恣意铺张，寻欢作乐，他可能会十分反感。

思来想去，他改换了主意，他叹口气对亲信管家程锡文说：“今年不要太铺张了吧，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些素菜席算了。”

但有一点黄金荣却十分坚持：就是要杜月笙来主持寿仪，以抬高自己的地位。

众门徒自然深知师傅的心思，表示既要隆重热烈，又须避免过于铺张，像过去那样的张灯结彩唱堂会只能免了，寿仪地点就定在了玉佛寺。对此，黄金荣表示赞同。于是，程锡文、鲁锦臣、杭石君和龚天健等商定，请杜月笙和杨虎主持庆典，黄振世为总务，程锡文和鲁锦臣负责接待宾客。

黄金荣八十祝寿消息传出，各界领袖写联送匾，大加颂扬。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黄锦镛先生八秩寿序》，颂扬在上海历史上自“学博闻智，出秦扶楚”的春申君之后又有黄金荣的诞生，接着历数黄金荣的种种“德行”，竟称黄金荣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也”。最后领衔署名为于右任、王瓒绪、王懋功、白崇禧、何应钦、何成浚、何思源、吴铁城、李品仙、谷正纲、张群、张发奎、许崇智、汤恩伯、陈果夫、孙连仲、蒋鼎文、莫文华、刘文辉、卫立煌、龙云、顾祝同、钱大钧、熊式辉等中国军政地方要人。

送的贺匾有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海屋添寿”、水祥云的“寿同山岳”、刘绍基的“仁者必寿”、方治的“是仁者寿”、李济深的“天锡纯嘏”、刘鸿生的“江夏之杰，人中之龙”等。

号称三太史的张元济、高振霄和钱崇威也各有贺词，其中张元济的祝词是：“天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草，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尔或承。”

真是风光无限。

农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平时香烟缭绕、清静宁谧的玉佛寺格外热闹，

正中的寿联上联是“金玉满堂，天赐百福”；下联是“荣华富贵，仁者万寿”，将金荣二字嵌入联中。上海滩的名流闻人济济一堂。这天的玉佛寺前来拜寿的有正在上海执行“限价政策”、“打老虎”的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市府各局局长，均由杨虎和杜月笙接待。孔祥熙稍迟些也光临大雄宝殿祝贺。

晚上 11 时，李济深也来了，程锡文请他先吃了寿面，然后陪他到内室向黄金荣拜寿，李济深见了黄金荣便抱拳连呼“老大哥，老大哥”。坐定之后，李济深讲了一长篇话，但他的广西话，黄金荣一点也听不懂。后来还是杨虎把李济深的意思详细翻译给黄听，其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账。接着李济深指着杨虎对黄金荣说：“现在蒋介石又把啸天也当眼中钉了。”

黄金荣不觉一愣：蒋介石怎么会对我这个把兄弟也这么无情呢？然后，三人关上房门密谈起来。其时，蒋介石解散民盟，镇压民主力量，飞扬跋扈；尽管程度有区别，但三人都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所不满。

临别，李对黄金荣语重心长地说：“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

这时，黄金荣邀请李济深两人合了一张影，又叫王晓籁和程锡文四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互道珍重而别。

农历十一月初四日的下午，黄金荣正在钧培里休息。因为连天的祝寿活动已将这个八十老人弄得够呛。这时，管家敲门报告：“有南京电话”。黄金荣赶忙来接，原来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亲自打来的。说蒋介石明天到上海来，准备到黄家花园来拜寿。黄金荣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连忙高叫：“快去漕河泾。”

程锡文、鲁锦臣等火速赶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吩咐手下人置物打扫，布置四教厅，并准备好丰盛的宴席。黄金荣的门徒陶雪生听说后，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黄家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内也在四周要点派了心腹站岗。

第二天清晨，陶雪生率领 500 多名自卫团员，在漕河泾的前前后后沿路站岗。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的樊石八仙群雕，个个擦得又白又亮，佣人们爬着用板刷刷地，踮起脚将碱水洗柱，比重新油

漆还要光彩夺目。更为令人注目的是，当年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那块横匾，不免朽黄。黄金荣要门徒们想尽办法，抹渍的抹渍，去污的去污，费了半天工夫，终于使其面目一新，被恭恭敬敬地高悬在厅的正中。在那横匾下面，是那幅有些褪色的“协天大帝’画像。画像前是彩瓷福禄寿三星。红木阁案和八仙桌两旁，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在每张大椅的绣花座帔上，放一只金丝盘成寿字的软垫。他又吩咐所有“荣社”社员，和他的得力门徒，共百来个人，在花园里来往巡逻。黄金荣特别告诫，巡逻时不许漏掉一个疑点，当贵宾驾临时，也不能让贵宾发现巡逻者的踪影。

黄金荣特地从甬江状元楼定了两桌酒席，从冷盆到热炒、大菜、点心，尽是宁波特产。为选陪客的事也使黄金荣费了一番脑筋。特别是对要不要通知杜月笙等人参加更是斟酌再三。他猜度蒋介石所以不在他寿辰的“正日”到玉佛寺，不是忘了寿星，而是有意回避旁人，其中主要的恐怕就是杜月笙。因为他已听说宣铁吾向蒋介石告了杜月笙一状，双方见面，万一委员长发脾气，双方冲犯，非但这一场拜寿的好戏无法唱下台，而且大家都难堪。于是，他决定点滴风声不漏，只要几个荣社的心腹，来当陪客。

一行人足足等了一个上午，还不见贵客踪影。黄家花园里里外外数百个人，个个头颈望酸，脚跟立痛，望眼欲穿。黄金荣年纪大了，熬不得，有好几次躲到房里去抽鸦片提神。厨房里厨师早已生起的油锅，烧菜也不是，不烧也不是。中午已过，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可是谁也不敢先吃。幸亏女当家李志清想得周到，买来大批糕饼，让大家塞进肚里抵饥，大家才能坚持下去。

一直等到下午，谁都以为贵宾不会来了，个个垂头丧气，暗暗埋怨。忽然接到电话，半个钟头内蒋介石就到，要黄金荣一定做好保卫工作。口令传下去以后，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的五百多个自卫团员，个个精神抖擞，持枪保卫。但又要遵照规定，当贵宾经过时，不准对他看一眼。而在花园内的守卫者，不许露面，可又要时时围在贵宾四周，偷窥动静。

一切布置就绪，黄金荣这才挂着金表，带领几个门徒，亲自到花园门口恭迎。又足足等了十分钟，门徒们怕他疲劳，特地搬了张太师椅来请他歇脚。他的屁股刚坐下，就听到从前面传来汽车行驶的响声，便立即站起，站在黄家花园口正中，垂着双手恭立，不像是老头子接徒弟，倒成了学生迎先生。

在卫队保护下，杨虎伴送的蒋介石，身穿蓝袍黑褂，头戴深灰铜盆帽，手持手杖从车里下来了。

下车后，蒋介石对在花园前恭迎的黄金荣等人频频颔首。他神情严肃，目光锐利，给人一个不可侵犯的气概。

黄金荣趋前寒暄了几句，也不敢多说什么，恭恭敬敬地陪着他进“四教厅”。厅前的樊石八仙瓷像，已使蒋介石暗暗赞许，抬头看见自己在抗战前送来的“文行忠信”横匾，堂堂正正高悬在大厅中间，更是满怀欣喜。他心里思忖：和杜月笙相比，黄金荣显得“识相”，也更忠于自己。他把铜盆帽脱下，交给侍卫后，双手一拱，含笑地对黄金荣致歉：

“前几天，中正因有公务，而且玉佛寺人多，种种不便，没来为先生拜寿，请多原谅。”说罢，竟亲自动手去搬近边一只红木大椅。

旁边的人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随从立即过去将大椅接住，按照蒋介石的吩咐，放在“文行忠信”横匾下的八仙桌前。蒋介石又到另一张红木大椅前，取来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然后恭恭敬敬扶着黄金荣坐到位于横匾下的那张大椅上，轻轻说一声：“今天，我特地来拜寿。”说罢，后退两步，到软垫前，双手一拱。

黄金荣像一只大皮球，“咚”的从椅上跳起来，那敏捷的样子，实在不像八十岁的老人。他双手急摇，嘴里忙道：“啊哟，啊哟，这哪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还过来伸手拦住。

可是，蒋介石撩起衣襟，真的跪了下去，毕恭毕敬地朝黄金荣叩了个头。

黄金荣连忙双手扶起，急得满面绯红，连声呼叫：“不敢当！太不敢当！”

旁边的一些人也惊呆了，没想到堂堂一国之总统竟对已经隐退的“大亨”当众拜寿行大礼。蒋介石起身后，还握着黄金荣的双手，亲切而敬重地“致辞”：“这次我特来拜寿，表表对先生的一番心意。”

黄金荣又感动又激动，几乎要落下眼泪。他一时说不出话，就将放在正中的那张椅子让给蒋介石坐，自己却偏着身坐在一旁。他媳妇李志清送上香茗，还对蒋介石深深地鞠了一躬。

蒋介石并不喝茶，关注地对黄金荣望了一眼，露出威严的微笑，问：“听说，你已经恢复了荣社？”不等主人接口，就像发布命令似的叮嘱，“你的荣社人才多，力量大，应当好好利用，为社会出力。”

“是，是，是”黄金荣连应三声，他没想到蒋介石对自己的手下也如此关心，一时也难领悟所谓“为社会出力”的含义，他正要请示时，蒋介石却双手一拱，告辞说：“我公务在身，不能多留。请先生保重身体，多福多寿。”

黄金荣连忙挽留："不，不，你难得来，一定要吃了饭再走。"一面吩咐开席。

可是蒋介石好像没听到似的理也不理，从侍卫手里接过铜盆帽，只向黄金荣稍稍颔首，回身就朝外走去。

黄金荣见蒋介石专诚来拜寿，茶也不喝一口，酒也不喝一杯，屁股还没坐热，掉身就走，既感到失望，也十分歉疚。他诚惶诚恐地随在身后，送到大门口。

蒋介石头也不回，跨上汽车，却在车窗里对他微笑点头。汽车远驶而去，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最后忍不住对身旁的门徒，翘起拇指赞叹："真是个大人物！"他手摸挂在胸前的金表链，喃喃自语："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啊，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的荣幸！"

蒋介石走了，但他留下的话使黄金荣鼓起了劲道。他毫不迟疑地吩咐荣社里的门徒，为维持社会治安出力，还要自己的养子以及其他亲属小辈，加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义务稽查大队长和稽查员。

三、还是大少奶奶有办法

1948 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国民党眼看败局已定，财政方面也呈现出全面崩溃的征兆。当时的通货膨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工薪人员发了薪水，马上就要跑着去买东西，一旦晚了，就涨价。

据统计，在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实力靠接收日伪产业而达到历史最高峰，拥有外汇 9 亿美元，黄金 600 万两，合 4 亿美元，加上接收敌伪资产法币 4 万亿元，合 10 亿美元。而到 1947 年 2 月，南京政府的黄金储备已用去三分之一，到 1947 年 10 月，其黄金、美元储备只剩下 3 亿美元，预计到 1948 年底将全部耗尽。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战争开支，法币发行量惊人的速度增长，到 1948 年 8 月，法币发行总量已达 6 639 946 亿元，500 元面额的大钞也出现了。而蒋管区面积越来越小，滥发的巨量法币只能集中在上海等少量大城市中流通。因此，法币的兑换价值，已低于其本身的成本。如米卖到 5833 万元一石，一只大饼需 3 万元，百元纸钞当作冥钱或手纸用，甚至乞丐也拒收千元以下的钞票。

没有人再相信法币了，这导致了上海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的猖獗。

为了整顿经济秩序，成立不久的国民党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尤其是非法套汇活动。

那时，从事套汇活动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互通行情，后才能决定如何去做。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就能够打掉套汇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也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自己属下的“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当机立断，宣布 40 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帐册都封存冻结。

这一招打到了投机商的痛处，套汇投机商行惊慌失措起来。

当时，有家商行，董事长姓姜，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久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的出口机构。这个姓姜的手中就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日籍会计因为与老板闹矛盾，就把情况向警察告了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泰行的全部套汇暗账。姜慌了手脚，怕被当成“老虎”打掉，就揣了 10 根大条子找到黄金荣，由黄金荣出面，让他主动交出 10 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像这样一面打击，一面私下说情的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这个打击往往只落在那些势力小的人头上，那些高官及其家属根本没事。这一通轰轰烈烈的打击黑市交易活动，最后只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1948 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厉害，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眼看经济就要崩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他看到当时蒋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的。于是，他想起了在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来，先后几次给两人电报，请他们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黄金荣年纪大了，与社会上的联系已经很少，很多情况不清楚，但杜月笙很清楚，他蒋总统都没有什么办法，自己也不可能想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总统说了，他不能说个“不”字。

黄金荣与杜月笙便找了一批谋士，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最后提出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

这时恰逢孔祥熙到上海，听了这个办法，连声称赞说：“好，好！这个办法好。”停了一会，他犹犹豫豫地说：“可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能不能奏效就难说了。”

因为没有其他办法了，蒋介石也只好接受了这个方案，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包括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政府掌握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按说，黄杜二人提出的办法不能说不好，问题是国民党腐败透顶。这个办法还没有开始实行，消息早已经泄露出去了。于是政府所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这些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款来到上海，这些人与上海本地的投机商人相比，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是源源不断。而且，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军车之类的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很快转移到了高级官员的私人手里，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

此计未成，蒋介石又想出一个计策。

1948 年 8 月 19 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迫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

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特地把杜月笙请到南京商谈，要杜大力支持“币制改革”。杜月笙从南京回来后，有点趾高气扬了。黄金荣听说这件事，心里又是郁闷又是气愤。郁闷的是在蒋介石的眼里，自己的地位不如杜月笙了；气愤的是，杜月笙现在翅膀越来越硬，也开始看不起他黄金荣了。

而杜月笙从南京回来后，也根本没来看望黄金荣，也没有向黄金荣透露一点党国的“经济政策”。加上黄金荣的很多门生前来告状，说好处都让杜门捞了，生意也都被杜家抢走了。

“这东西，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黄金荣愤愤地想，“我总要寻机会告他一状，让总统去治他！”

蒋介石发行金圆券的计策还是没有用。金圆券发行的第三天，物价又像乘着火箭似地飞涨起来。

蒋介石眼看不行，就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俞鸿钧是专员，却不愿管事。蒋经国虽是副专员，但自恃有“上方宝剑”，便统率“戡乱建国大队”，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大肆收查敢于违抗命令、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蒋公子一来，黄金荣想，如果能够接近小蒋，趁机告杜月笙一状，也可出一口心中的闷气。于是，黄金荣派人邀请小蒋，准备盛情款待。与此同时，

杜月笙也马上派人去邀请，但小蒋都一一回绝了。

黄金荣看直接邀请不行，就让心腹黄振世出面再次邀请。因为黄振世被聘为“戡乱建国大队”的评价委员，有机会接近蒋经国。

有一天，趁着无人，黄振世跑到蒋经国面前，将一只大红请帖双手呈上。蒋经国打开一看，微微一笑，对黄振世说：“黄老先生屡次邀我，这情，经国早已心领。可是，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赴宴。望你转告黄老爷子，请他老人家不必费心，多谢了！”

黄振世一听，就知道了蒋经国的话外之意，便说：“专员话我已明白，既然到黄家去有所不便，那就到我的振社去，这样，别人就不会讲闲话了。”

“好吧，明天我去你那振社瞧瞧。”蒋经国答应了。

从会场出来，黄振世直奔黄家花园，向老头子报喜。师徒俩就一起策划起告状的事。

原来，杜月笙与南京政府的许多高官都有联系，内部消息特别灵通。他从南京回来不久，便指使儿子杜维屏暗中抢购囤积物资，套购黄金美钞，变身为上海滩上的一只“恶虎”。黄金荣因为杜月笙有食自己吃，忘记了他这个师父而生气。

第二天，12点不到，一辆乳白轿车开到振社门口，黄振世赶紧迎上去。可一开门，却不见蒋经国，他们是吴绍澍和蒋恒祥——小蒋的亲信与智囊人物。吴绍澍一下车便拱手打招呼：“黄委员，蒋副专员临时有要事，无法分身，只得让我和恒祥来叨扰了。他让我俩向您致歉！”

黄振世抑制住自己的失望之情，显得非常热情的说：“欢迎，欢迎！你们俩来了，同副专员来是一样的！”

口里说是一样，心里是止不住的失望。原本要在酒席上向小蒋进言，提防杜月笙暗中抢购物资的勾当，现在，这些话不能说了。

晚上，黄振世又亲到黄公馆，将事情向黄金荣汇报。身边的几个人听了都很扫兴，觉得这个小蒋也太不给面子，费尽心机，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但黄金荣却说：“不能这么看，小蒋能答应到振社去，已经是给面子了。他现在到哪里去，可是人人关注，不能随便轻举妄动的。”

黄金荣躺在烟榻上，呼呼噜噜地烧了几筒鸦片，一个主意突然跳了出来，马上叫人通知大少奶奶过来。

大少奶奶李志清很快过来了，黄金荣说：

"志清，你知道，我一直想请小蒋来府上，可是他顾虑太多，请了几次都没有答应。你的交际手段很高，你出出面，小蒋也许会来的。"

李志清听后想了一会儿，点头莞尔一笑，乐陶陶地走了。

黄金荣果然所料不差，过了两天，李志清把小蒋请到了黄宅来。黄金荣大为高兴。

在酒席上，小蒋在表示：这一次到上海，他是既打苍蝇，更要"打虎"。不论是什么背景，不论是什么高官，只要犯在他手上，就一查到底，绝不半途而废。

表完决心，小蒋就向陪在左边的李志清打听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志清的养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李本人又是后头老板，对交易所的事一清二楚。

李志清说：

"交易所大事都由杜家爷叔拿总，具体事都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连我的儿子想申请个执照当经纪人，也要向杜家爷叔求情。"

"唔，唔！"小蒋不表示自己的意思，但黄金荣知道，他肯定是听进去了。

黄金荣料的不错，蒋经国回到督导专署，马上布置了亲信暗中调查杜维屏的投机倒把情况。杜维屏有父亲杜月笙罩着，根本没有想到小蒋会查他，所以肆无忌惮地投机倒把。就在最近这几天，他还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800多股。于是，蒋经国便以"连续非法交易，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杜维屏与另外两人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捕后，手下人破口大骂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良心。我们杜老板这些年为党国出了多少力，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呢！都纷纷建议杜月笙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

儿子出事，杜月笙当然是既心凉又心惊，但他却不动声色。他知道现在正在风头上，说情只会碰钉子的，只有寻找机会才能成。他一面积极活动，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找出更大的"老虎"，看你小蒋敢不敢打。

反击的材料不久就被杜月笙找到了。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讲完，杜月笙慢慢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我杜月笙的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扰乱市场，是我管教不严，是该逮捕他，

依法惩办。我绝不求情。但是，有人报告说，有个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查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蒋副专员曾经亲口说不论是什么人，违反国家法律都要处罚。现在，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看看。若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们，可随杜某先去开开眼界！”

说完，杜月笙率先离席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记者也随之而去。

蒋经国自然知道杜月笙的用意。他也知道杨子公司是孔令侃开的，但因宋美龄的关系,一直没有动它。如今杜月笙相“逼”,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948 年 10 月 1 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囤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

扬子公司的老板孔令侃根本没有把蒋经国的什么“打虎“行动放在眼里。见蒋经国居然敢来这一手，他一个电话，打到了小姨妈宋美龄那里。宋美龄比听到军国大师还着急，二话不说，直飞上海，把小蒋和孔令侃叫在一起调解。

可是，蒋经国不愿让步，他说：“全上海的人都在看着我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我一旦让步，那么我这个上海之行就算失败了。在上海失败了，党国的经济崩溃，国民党就要失败。我们只有舍弃自己的利益，才能使国家不至于落入共产党手中。”

孔令侃冷冷一笑，道：“想要我舍弃自己的利益，去保住你们蒋家的国家，没门！”

两人吵闹不休，孔令侃冷不丁冒出一句话：“你要是逼急得我走投无路，我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连忙说：“令侃，不许胡说！都是自己人，不要意气用事。”话是这么说，但她知道孔令侃的脾气是什么事都敢做的，于是急忙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份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 月 8 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口气：“我来和他谈谈吧。”

也不知道父子俩谈了些什么，反正蒋经国最后是屈服了。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但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1948 年 11 月 1 日，蒋经国离开上海。蒋介石集团的崩溃已经无法挽救了。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杜月笙的儿子也就没法处理了。既然比他严重的人

都没事，再处罚杜维屏又怎能服人呢。但既然兴师动众地抓了，再悄无声息地放了也不合适，于是糊里糊涂地以罚款了事。

黄金荣小小惩罚了一下杜月笙，虽有几分得意，但这主要是大少奶奶的功劳。无论如何，他在上海滩上再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四、媳妇带走了大部分财产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大员及其家属纷纷出逃香港或者台湾。杜月笙也决定要离开上海了。临走之前，他去看黄金荣，问黄金荣是走还是留？

"走，到哪里去？"黄金荣问。

"还能去哪里，不是台湾就是香港呗。"

"我哪里也不去了，"黄金荣臃胖的身体瘫坐在太师椅上，举着浮肿的眼皮，对杜月笙笑着摇头，"我今年已经80岁了，连上楼梯的劲道也没有，还出去做什么？"

杜月笙先同情地点点头，然后又好意劝告他说："不过，你我留下也不太平，想想我们做的事，共产党不会放过我们的。"

黄金荣闭上眼皮，沉思了片刻，才慢慢吞吞地说："当初，日本人打上海，我也没走，人家为我担心。八年过去，我还不是应付过来了？他们也没动我一根毫毛，比你们辛辛苦苦去重庆还稳坐泰山。这一次，我也准备好了。反正只有老命一条，今天不知明天，本来就没几天好活。随他们把我怎么样。何况，事到如今，我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与其横死在异乡客地半路上，还不如安葬在上海黄家祠堂！"

听这一番话，黄金荣似乎已经看透世事，心灰意冷了。但杜月笙知道，这个身经战乱，处世练达的老奸巨猾，决不会束手待毙，他定是胸有城府，早有安排。这个惯用"刀切豆腐两面光"手段的大亨，一定会有两全之计保住自己。过去自己看轻他只贪小利，胸无大志，现在不得不钦佩他这以不变应万变，一动不如一静的处世本领。

杜月笙走后，黄金荣和媳妇李志清也谈起杜月笙的为人和举动："我最清楚杜月笙。这个人胆大心细脑筋活，明里大大度度，暗里不肯吃一点亏。日本人来时，他先到香港观风头，看看谁输谁赢。这一次，我猜到他还是不肯

到台湾去，聪明人不会抱着一颗树吊死。他必定是先在香港站站脚，看看风向。”

李志清其实也早有了自己的打算，她现在乘机试探公公：“我看杜家叔叔是真聪明，既不去台湾，也不留上海。他知道再跟蒋介石已经没啥好处，而共产党恐怕也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去了香港。”

黄金荣先是连连颔首表示同意，接着又不以为然地笑着摇摇头。

李志清看了有点迷惑，摸不清公公的心意，就进一步追问：“公公，我倒要问你一句，你为啥不走？”

黄金荣早就料到别人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已经想好了对不同的询问者作不同的回答。在宠信的媳妇面前，就半真半假地透露真情：“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实在不愿意受那些奔波之苦了。”顿了一顿，又郑重而诡秘地和媳妇耳语，“杨虎和那边有联系，他亲口和我说过，只要不死心塌地，而且在关键当口立些功，人家对过去的事就不怎么追究。”

李志清顿时领悟。她一面点头，一面暗自思忖。沉吟片刻后，便先是关心，接着怂恿地说：“公公，我倒觉得，有些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将来是否一定会像杨先生所说那样，谁也不能打包票。依我看，我们应该做两面打算。明一套，暗一套，这样才不会吃亏。”

其实黄金荣心里早已在打两副算盘了。明的，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他要听听媳妇心里暗的一盘怎么打。

李志清说：“公公，你年纪大了，不能出远门。再说，你出去，旅途劳顿，我们做小辈的也不放心。你的‘大世界’、‘黄家花园’也是死财产，搬不走。可是……”

她指指楼上安放大铁箱的地方，说：“这些东西怎么办？上次对小蒋那一帮人总算打马虎眼混了过去，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很难说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们这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是一场空了。我们不能不提防，你说对不对？”

媳妇的这一番话说到了见钱眼开的黄金荣心里去了。他最近嘴里说得很泰然，心中一直在发愁。等媳妇一住口，连忙接嘴反问：“你说有啥好办法？’

“是不是……”李志清心里的主意早就千思万想拿好了，可为了不让黄金荣看出自己早就有预谋，她故意地装出豫犹不决，支支吾吾的样子，“最好……最好找一个可信的人，把那些东西带出去……”

黄金荣历经世事，可以说已经成精了。他只要一听对方的话音，扫一眼人家的脸色，就能捉摸到藏在肚里的心计。他也想过这个主意，但要说最信

赖的人，非眼前这个媳妇莫属。可是他实在舍不得他宠爱的媳妇离开自己，就冒问一句："你看看，派啥人去？"

这一次，李志清再也熬不住了，但她把话却说得很含蓄：

"这种事，一定要托自家人，才靠得住。"她多年来已经摸透这位吃"公事饭"公公的蛮犟脾气，有些要紧关子的话，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出自他的口，即使不对，也不算错。

黄金荣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就叹了口气，感慨万分地坦白：

"我还有啥自家人？从来没有亲生儿女。只有你，在黄家的门这么多年，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你婆婆一走，露兰春私奔，全黄公馆只剩下你了，你服侍我几十年，我也把一切都交给你。你当然是我最可靠的亲人了。"

李志清仿佛被年老公公这番哀伤的话所感动，蓦地跪下，像当年对要离去的桂生姐那样。所不同的是，当时为了要继承黄家的财产，宁愿伴公公守寡，不能跟随桂生姐而去。而如今，为了独占那笔黄家的金银财宝，她要以避难为由，撇下年迈的老人不管，远走高飞了。她这时心里又悲又喜，又愧疚又满意。不知该说什么话好；只重复着当年哀告桂生姐的话：

"公公，我对不起……"

黄金荣虽不愿这唯一体己的亲人远离而去，可也只有托付她把自己一生的心血积蓄带走了。他颤巍巍地扶起媳妇，一面频频叮嘱：把财产留一小半，其余都拿走。先到香港，再看风头。为了做给蒋介石看，要媳妇代他在香港申请去台湾的入境证。这又是这位大亨脚踏两只船，"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惯用绝招。

于是李志清准备好行装，买好船票，带了一个养子和一个养女，卷走了金银细软、钻石珠宝，离沪去了香港。

第十八章
黄金荣的最后岁月

上海解放了，广大人民欢欣鼓舞，上海人民站起来了，人民真正主人。而以黄金荣为代表的帮会势力，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威风。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上海滩大亨，在解放军面前，竟吓得尿湿了裤子。在人民政府的强力威慑之下，黄金荣拿起了扫帚，干起了“下等人”的活计；写了“自白书”，忏悔自己的罪恶……在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死去。



黄金荣解放后在大世界门前扫地

一、大亨尿湿了裤子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彻底

崩溃了。与此同时，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在丹阳积极准备进驻上海。

面对狂飚突进的共产党军队，上海滩的闻人大亨大多数都离开了：杜月笙走了，王晓籁走了，金廷荪也走了。自己到底是走呢，还是留呢？黄金荣很是费脑筋。

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说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放过他，因为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了，死在香港倒也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

黄金荣想起杨虎曾经跟自己说过的话："你不要怕，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他们说，只要你以后跟共产党走，可以既往不咎，你还怕什么？"

但他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很多大人物的话是不能当真的。现在共产党想利用自己，就说是既往不咎，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反脸无情呢？

黄金荣还在犹豫不决，章士钊夫人也给他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和轻举妄动。

章士钊夫人的一席话，让黄金荣坚定了不走的信心。他不再彷徨，对那些劝他走的人说："你们想走就走吧，我是决定留下了。现在我已是快进棺材的人了，这一辈子都在上海，不想临死再往外跑了。共产党怎么对我，我也不怕了。"

黄金荣既然打定了主意留在上海，他便积极准备起来。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把国民党的一切财产叫弟子造了报表，通过杨虎，交给了地下党。他又把400多名洪帮头目的名单交给地下党，便于他们做这些人的工作，以防止这些人在解放上海时作乱。

同时，他又凭着自己在帮会中的威望，告诫徒子徒孙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的大屠杀，对地下党能掩护则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条后路。

黄金荣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在大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猖獗，各种事务繁多，上海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金荣本人，

则是这样评估的："黄金荣过去对人人民犯过大罪，为国民党卖命不遗余力，确为帝国主义豢养的一个恶霸。但黄近年来残废衰老，已不作恶，解放后也向政府低头认罪，因此，从瓦解反动帮会势力，对黄金荣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黄金荣在解放以后的确收敛起来，足不出户，深居简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每天的生活还是"早上皮泡水,下午水泡皮",所谓"皮泡水"就是喝茶，所谓"水泡皮"，就是泡在澡堂里。他把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称为每日享受的"三件套"。

不久，作为军管会的代表的杜宣接到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接管"黄金荣，前往他家，对他进行教育性谈话……

1949 年的夏天，杜宣带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乘坐两辆吉普，直奔黄金荣住在上海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对面的"钧培里"。

上海市军管会已经在事先做了电话通知，黄金荣知道军管会的军代表要来，他连忙作了准备。他早早打开大门，让二三十个门徒，一律光头，上穿中式白短褂，下穿黑色灯笼裤，脚登圆口黑布鞋，一字儿摆开，分两厢站立，恭迎"长官"。解放军一到,马上有人向里通报,黄金荣随即由两个徒弟搀扶着，急急忙忙迎了出来，与杜宣在天井相遇。

杜宣看黄金荣，中等个头，身穿一身白纺绸中式衣裤，脸色苍白，脸上的肉明显下垂，的确是垂垂老矣。

黄金荣见到一身戎装的杜宣带着全副武装的战士来到，大概以为要逮捕他，居然吓得双手颤抖，浑身哆嗦，尿了自己的裤子。真是大丢面子。

杜宣直截了当地问："你就是黄金荣？"

黄金荣哆哆嗦嗦地连忙答道："报告长官，在下便是。"

杜宣手一挥，说："还是进屋谈吧！"

黄金荣一听不是马上要逮捕他，赶紧说："长官，请进！请进！"

黄金荣请杜宣步人客厅，上坐，而他自己仍垂手低头而立。

杜宣说："你也坐下吧。"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黄金荣这才坐下。

杜宣刚坐定，黄金荣一努嘴，有人马上递给他一只金表。黄金荣接过来，又把金表呈给杜宣。只见这只金表,配着一根金链,金光夺目。黄金荣打开金表，指着底盖上的一行字，让杜宣细看："金荣夫子大人惠存弟子蒋中正敬赠"

黄金荣道："长官，我有罪，这就是我的罪证，是蒋介石拜我为师的时候送的。现在我把它交给贵军。"

杜宣收下金表，说："我今天是代表上海市军管会来的。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切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事的。对你的情况，我们人民政府很熟悉。过去你对人民犯了大罪，现在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你还要对你所有门徒严加管束，不得进行破坏活动。"

黄金荣诺诺连声。

杜宣又问："最近，你是否还有不轨行为呢？"

黄金荣说："不敢，不敢，我决不敢乱说乱动，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黄金荣年岁已大，加上牙齿脱落，说话含混不清。他还说什么"生了个名义上是孙子，实际上是儿子的"，杜宣不明白黄金荣说的意思。

这时，黄金荣手下一个徒弟上前，替他解释道：黄金荣与儿媳不轨，生了个孩子。经过这么一番解释，杜宣才彻底明白了。

黄金荣那个徒弟接着替黄金荣向杜宣汇报。他说，黄金荣还有几十个门人，打算把黄金荣的一个戏院、两个澡堂、三条弄堂的收入，用来实行"供给制"——他们青帮也要像解放军一样，实行"供给制"，每个门生每月两担半米。

杜宣一听十分恼火，流氓集团怎么可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青帮怎么可以不伦不类也实行"供给制"？他当场对那人进行了训斥。后来，经过调查，查明那人是个混在黄金荣门生之中的潜伏特务。

杜宣他们对黄金荣进行了一番教育，起身要走。黄金荣和他的徒子徒孙们赶紧列队相送，一直送到黄公馆大门外。杜宣又再一次警告黄金荣，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家中。如果发现他的门生在上海滋事，唯他是问！

黄金荣看到解放军没有逮捕他的意思，如释重负，对杜宣的话答应不迭。他颤巍巍地说，"感谢人民政府对外宽宏大量。我黄金荣贩过人口，贩过鸦片，绑过票，杀过人，各种坏事都干过，贵军对我竟是如此宽大，不关不杀，我黄金荣感恩戴德，永志不忘。我向人民政府保证，我一定遵守规矩，不在上海闹事。"

杜宣和战士们坐的车子已经开远，还看见黄金荣和他的徒子徒孙们仍毕恭毕敬站在那里。

杜宣在对黄金荣进行教育的时候，为了稳定他的情绪，还告诉了他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在市府工作会议对他的评价。潘汉年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

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

当黄金荣听到了潘汉年对他的评价，非常感激，内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为表示自己的这种心情，1950 年 1 月，黄金荣购买了 5 万元国家公债，以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拥护。

黄金荣的大部分家财都被媳妇李志清带走，现在的收入又越来越少，渐渐入不敷出了。黄金荣突然想起有笔旧债，就想去讨回来救急。

原来在法租界时代，黄金荣等同总巡乔卞思私下做军火生意，一次，有批军火卖给了商人刘裕章，他没有付款，现在刘就在香港。于是黄便对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 5 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十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

1950 年 2 月，程锡文到香港找杜月笙，结果碰了个软钉子。

杜月笙说：“我没有钱，你去找大少奶奶要，她阔得很！”

程锡文只好无功而还，把情况告诉黄金荣。

黄金荣叫秘书写一封信，让程锡文拿着，再去找。信的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十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为荷。”

程锡文赴港还有一个使命，就是黄金荣奉政府之命，要程劝告杜月笙等人返回上海。杜月笙对现在的黄金荣已不是当年了。他对要他回大陆一事，未置可否，对黄老板要他帮助追讨款项，也表示无能为力。但最后，杜月笙还是看在师徒一场的份上，让管家万墨林汇给黄金荣五万元。

当时，杨虎也奉令要黄振世到香港说服杜月笙、金廷荪和王晓籁等回内地。王晓籁听了黄振世的劝说后立即回到了上海，但杜、金表示难以从命，还劝黄振世回沪后规劝黄金荣速去香港，免得落入共产党的法网。黄振世回到上海向黄金荣谈起此事时，黄金荣多少有些心动，他沉思了一会儿，问黄振世：“你说我们怎么办？”

黄振世说：“一动不如一静，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黄金荣点点头，决定按兵不动。

二、大世界门前扫地

1950年底开始，中国展开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5日，上海军管会颁布《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要求现住上海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等均须在1月11日起亲赴指定机关办理登记。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随后，上海市成立“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和“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紧锣密鼓地发动群众，将运动推向高潮。一些拒不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被逮捕，其中有黄金荣熟悉的洪门侠义社、至光社负责人、军统少将郑子良和青帮头目尚武，云南路妓院恶霸“九头鸟”薛柳影，原老闸捕房的探长韩寿山等，还有黄金荣的徒孙、毅社成员黄锡章和陈章林等。

4月27日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发动了著名的“四二七”行动，一夜之间逮捕了8359名帮会流氓、特务分子。黄金荣的门徒丁永昌、舒锦余、张全福、曹桂生、王琳、赵林和外甥邹政之等以流氓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逮捕。

这一运动受到了上海市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多年来受到黄金荣及其门徒欺压的群众积极参加大小规模的公审会和揭发控诉会。他们纷纷走上讲台，倾吐郁积多年的苦水和仇恨，控诉帮会恶霸的罪行，要求人民政府从严惩处这些恶霸匪首，最后，丁永昌被枪决，其余的被判处有期徒刑。这样，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也自然而然地波及到了黄金荣。

黄金荣所拥有的大世界游乐场的员工们写信给政府，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在一封给报社编辑的信中，全体艺职员控诉说：

“黄金荣他在本市恶势力的雄厚以及他的名声与地位无人不知，至于他的为人，是以媚上欺下称长，假仁假义假慈善是他的作风，唯利是图而不择手段是他的本性。多年来他主使他的心腹榨取我们的血汗剥削我们的自由，并用种种手段威胁我们不许声张，我们实在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我们为着要生存，特将我们的遭遇的痛苦诉诸于后。这种压迫主要有三：一、黄金荣在大世界所领取的钱非常得多，而员工的工资少得可怜；二、同样是黄金荣所设的娱乐场所，黄金大戏院演职员的收入就比大世界员工的收入多得多；三、黄金荣不允许员工加入工会组织。”

连自己控制下的产业的员工都起来揭发黄金荣，黄金荣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1951 年 3 月，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在大世界游乐场的秘密工作中，得到密报，说是黄公馆内藏有枪支，是黄金荣的养子黄源涛的。黄源涛曾担任过原上海市稽查大队第 4 大队大队长。

公安局派员首先派人找黄源涛谈话，一开始黄源涛否认私藏枪支，公安人员拿出确凿证据，他最后被迫承认。

为消除隐患，4 月 13 日下午，公安局的数十名警察浩浩荡荡开到了黄公馆，准备人内搜查。一时间，钧培里内外被围观的群众围了个水泄不通。

黄公馆多少年来都是高高在上、钟鸣鼎食的地方，进进出出的不是高官显贵，就是地痞流氓。上海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如今，世道真的变了，不可一世的黄公馆像一只脱了毛的凤凰，再也没有面子了。

搜查黄公馆的过程中，黄金荣开始很害怕，以为是来抄家。等听明白来意，放下了心，一直老老实实配合。经过仔细的搜查，警察们在黄金荣寓所查抄出 10 支枪支，其中转轮手枪 4 支、手枪 3 支、火药手枪 2 支和已损坏的卡宾枪 1 支，此外还有各种子弹 300 多发和军刀等。

看着这一堆武器，搜查的负责人厉声问道：

“黄金荣，你私藏枪支做什么？”

黄金荣哆哆嗦嗦地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藏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些军火都是黄源涛的，与我可是没有任何关系啊。”

“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现在黄公馆里，你还是当家人吧，既然是当家人，里面的任何违法犯罪事件，你最少也要负管教责任。”

“是，是，长官说的是。我负有管教责任。今后，我一定约束好家里的人，让他们规规矩矩，不做违法犯罪的事。”黄金荣又连连承诺。

自从搜查黄公馆以后，黄公馆的人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开始俯首敛迹了；过去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也不得不向邻居们打招呼、陪笑脸了。而黄金荣，也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多年生活习惯，居然去大世界门前扫地了。

黄金荣当然是不会自己去干这些“下等人”的活的。在黄公馆被搜查出枪支不久，政府派人向黄金荣说：考虑到你已经 80 多岁，不再需要多干些什

么了。但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希望早晨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

得到这一训令，黄金荣自然是极其不满的，但世道已经变了，胳膊拧不过大腿。识时务的黄金荣只得提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

1951 年 5 月，大世界门前的过路人惊奇地发现，大老板黄金荣正在扫地。只见他身穿长袍，拿着一把扫帚，慢吞吞地扫着马路。他的身边，还有一辆垃圾车。

一天早晨，黄金荣的门徒，“江北大亨”顾竹轩出去看病，看见一个老头正在慢吞吞地扫大街，也没有在意。等他走到那人身边，忽然觉得有点面熟，仔细一看，居然是黄金荣。他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才喊出声来：“哎呀，这不是黄……”，本来想叫黄老板，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现在不能称呼这个了。

黄金荣本来一心一意扫地，对来来往往的人都没有在意，如今听到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顾竹轩，也呆住了。黄金荣脸慢慢变红了，心里想：真是丢人啊，这可是多少年没有干过的事了，谁会想到赫赫有名的黄金荣在扫弄堂，做起了低等人做的事情，还碰见了熟人，脸都丢尽了。

两个人，就这么互相瞪着，半天没有说话。他们看看四面没有人，就抱在一起哭起来。

他们在哭什么呢？是哭自己的遭遇，还是哭失去了的天堂，抑或是哭自己的命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让黄金荣觉得丢脸的事还在后头呢。不久，上海报纸的记者把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刊登出来，立即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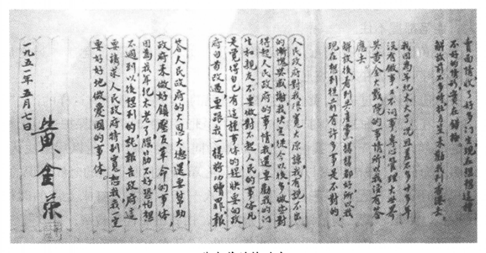
所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知道了他这个昔日上海滩上最有势力的大亨闻人，现在也必须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扫大街了。人民群众看了，的确扬眉吐气：这世道真的变了。

而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了却感慨万千，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但没有多久，杜月笙就于 1951 年 8 月 16 日在香港于凄凉中病故。应杜氏家属的要求，上海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黄金荣看到报纸发表的杜月笙死亡的讣告，想到半个世纪的合作与恩怨，更是感慨万分。

当然，共产党并不是真需要黄金荣每天去扫地，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后，这项强制劳动随即停止了。

三、黄金荣的自白书

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黄金荣生怕自己也像那些门徒一样，被逮捕以至法办。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當面請收了好多门生，現在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極。解放前不多時，社會上來勸我到香港去，我因為年紀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沒有做事，不問事，專心管理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戲院的事情，所以我沒有答應去。解放後看到共產黨樣樣都好，所以我現在想到從前有許多事是不對的。人民政府對我很寬大，原諒我，我有說不出的慚愧，要感謝，我決定從今以後多做些對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還要勸我的门生和親友，不要做對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覺得自己有這種事体的，趕快要向政府自首改過，要跟我一樣將功贖罪，報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還要幫助政府來做好鎮壓反革命的事体。因為我年紀太老了，腦筋不好，恐怕想不週到，以後想到的就報告政府。這要請求人民政府特別寬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愛國的事体。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黃金榮

黄金荣的悔过书

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方行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是在上海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因为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 年 5 月上旬的一天，老态龙钟的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

盛丕华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但我们考虑到，你过去虽说有很大的罪恶，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还能安分守己，况且年纪已大，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然后看你的坦白情况再行处理。”

方行接着说："很多群众控诉你过去的罪恶。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连忙说："金荣深知自己过去罪恶重大，愿意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打打杀杀，破案劫财，杀人越货是老手，但让他写什么东西那是比登天还难。何况年纪已大，连笔都握不住。

于是黄金荣的口授大意，龚天健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在这份自述悔过书上，黄金荣强调了自己的"功绩"，其中有这样的话："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党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里面还说到自己的"慈善"事业："'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

黄又强调在日伪时期，没有落水做汉奸："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

另外，黄金荣还处处诿过于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这份悔过书写在宣纸上，迄今保存完好，现在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因为文中多是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并没有获得通过。于是，军管会首长立即要求尽快重新改写。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又写了一份"自述悔过书"。

这份远较第一份诚恳的悔过书终于获得了通过。军管会立即将其以《黄金荣自白书》的名义刊登在 1951 年 5 月 20 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出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

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四、走到生命的尽头

黄金荣的自白书是他亲自呈递的。当时他是与陈翊庭一起去的，他把重新写的自白书交出去以后，与陈翊庭一同走出军管会办公室，来到楼下门口。这时，陈翊庭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丢在办公室里忘记拿了，就让黄金荣在门口稍等，自己上楼去取回来。黄金荣十分害怕军管会看到自己的严重罪行后会生变故，担心自己会马上被逮捕，不敢再等陈，就匆匆一人独自回到黄公馆。陈出来没有找到人，以为黄金荣办什么事情去了，等了好一阵子才回去。

黄金荣的《自白书》刊登后的第 9 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焯山被押到法庭，其子叶麟根也到庭揭发其父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后，叶被判处死刑。

7 月 26 日，黄金荣的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28 日，叶焯山和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恶霸张春帆与马祥生一起，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些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显得惶惶不安，更加害怕，闭门不出，提心吊胆，担心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被枪毙，被砍头。到了后来，晚上也

整夜无法入眠。黄金荣本来年事已高，睡得很少，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精神更加糟了。

由于心情恐慌，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先是整日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了。渐渐地连坐也困难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了。黄金荣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有着他的大部分荣耀和成就的钧培里，安静地离开人世。

1953 年 6 月 20 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无济于事了。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 85 岁。

黄金荣死后，其亲友徒众，进行了简单的葬礼。尸体于 22 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只有 17 个门徒前来吊丧。这在黄金荣这样一个大亨级别的、享尽了生荣的人来说，死而不哀的程度，是空前的了。毕竟时代变迁了，要在过去，黄金荣的丧事应是上海滩上的一件轰动一时的盛事，起码也要与清末盛宣怀、30 年代洋大亨哈同的“大出丧”媲美。

黄金荣死后，黄家收入日见拮据，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的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向政府提出。后来在无奈之中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即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经济困难。在潘汉年的亲自处理下，顺利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法租界时代的顾家宅公园——这个曾经挂着“中国人不得入内”、“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内”园规的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五个雄劲的大字：“黄金荣死了”。

这大概是上海滩的公众媒体上，唯一能见到的关于黄金荣死讯的讣告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黄金荣应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滋生出的“第一帮主”。黄金荣的死，标志着一个以盗匪四起、帮会横行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的彻底完结。